周駿富 輯

# 清代傳記叢刊

附索引

明文書局印行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駿富 輯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六三）

卷四七一至
卷四七六

（清）李桓 輯

明文書局印行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一目錄

## 隱逸十一


陳愼　米肇頤 弟肇灝　張九仞

王泰徵　儲稠若　李確 鄭嬰垣

理洪儲 董說　陳南箕 弟靚　吳浩然

邱子章　姜埰　姜垓 埰子實節 垓子寓節

祁豸佳　祁班孫　鄒之麟 萬壽祺

錢棻　楊彭齡　趙繼鼎

閻修齡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 隱逸十一

### 陳愼

予之頌服陳先生也自成童而已然先生諱愼字我虔號永修吾鄉里四義村人先朝己卯歲以鄉貢爲應天府學教授其先世光烈公正德辛未進士文章行業彪炳一時至懷丹翁而家聲逾遠行履方整有先民之矩卒臻上壽人士仰之懷丹翁實生先生先生名譟詞壇者二十餘年先大夫與之爲友嘗誨予曰是誠有道者同人中指不再屈表裏洞然篤行君子也爰是心淑先生矣先

生官金陵教多士當世風趨下之日一以返樸還淳爲指歸多士矜式之　新朝革命先生賦歸來壺觴自好儼陶公之在東籬也嗚呼先生之爲人臣忠矣古之所稱忠臣不二厥事不奪其志已爾豈在爵秩之崇卑哉先生潛居二十有八年予解組歸幸專吾母尤幸近先生之居因得稔知先生之所以事其親者尊人疾篤時禱於神願以身代乞假尊人十年壽果如所請嗚呼先生之孝也誠矣人見先生坦易和樂與天爲游黃髮兒齒顏無衰替殆神仙者流也而不知其得於性者粹以全服於道者深且至也先生有孫能述先生之事先生可以不朽矣歿之日凡爲先生之僚友者靡不欷歔悼痛謂先生之貧異於常人其喪也當歲之貧異於

常歲嗚呼先生之所以異於人者豈不以貧哉先生好道故樂居貧與貧終始先生之志也雖然予懷先生失茲典型哲人云亡云胡不傷乃誄曰

凡人之生埏埴自天毀之削之以喪其年智誘物化厥初不全嗚呼先生壽固宜然凡人之生慕富與貴古誼不敦衾影叢媿樂道安貧儒者分內嗚呼先生睟面盎背凡人之生知愛其親服勞奉養謂職已勤大孝慕之遂忘其身嗚呼先生至誠感神凡人之生學爲事君一出一處乃明其倫疇能不詘疇能秉貞嗚呼先生臣節克敦凡人之生營營苟苟及其既喪草木同朽無善於前無名於後嗚呼先生德流永久先生往矣行道興悲嗟此學人將安取

師雨花臺圮雞籠山頹先生之澤百世猶思邗溝月白貫社珠輝
先生之風振古如茲
右哀詞孫宗彝撰

米肇頤 弟肇灝

米肇頤字觀甫御史助國次子崇禎朝歲貢官銅仁知府擢安順道

辰州志肇頤官銅仁遭流寇攻城城中兵不及千人賊兵數萬肇頤身先士卒斬殺無算賊敗走不復敢近以功遷擢自以家世祿仕欲盡瘁報國而事卒不可爲遂挂冠歸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米肇灝

米肇灝字梁若一字大程助國第三子崇禎末歲貢

辰州志肇灝生當萬厤時承祖父科甲之後攻苦欲繼先業有爲

於天下遭時不遇遯居城東五十里之椒谿蔬食菜羹行吟不輟米氏能詩者多自灝發之逮老與兄肇頤潘亮淵趙謙相過從所著有㵎松吟年七十餘卒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張九仞

張九仞名嶺以字行和之含山人五世祖珉以歲貢官廣東布政使司都事有賢聲珉孫歲貢灝灝曾孫守傑有勇略生五子次子塘報把總嶽能日行三百里其四則九仞也貌魁梧鬚髯如戟好覩古名將方略與居鈞豪俠者遊明季流寇大起九仞慷慨語曰壯士立功名在此時矣襄城伯李守錡和人也物色之徵至京補關東把總生擒劇賊貼天飛擢錦衣把總又擢守備掌厚載門初秦寇陰結某內侍爲與援及是警報日至九仞方隸某麾下圖往剿不知其貳於寇也比至全軍潰降九仞憤激大呼揮刀殺數賊隻身歸得不坐未幾乞休南還遇獻賊邏軍執之幾不免乘間變

二守者泗水遁歸時崇禎八年乙亥也當是時淮南遭屠殺殆徧
和含日夜警矣九仞父故爲材官奉巡按檄團結鄉勇九仞至以
軍法部署之北向瀝酒誓殺賊報國遂結石砦於桃花山會縣令
邀九仞城守九仞曰賊號百萬所過皆齏粉豈頹垣所能支乎宜
壁險清野以禦之不然徒餧虎口令書生計逡巡未決十二月九
仞偕遼客楊鳳芝以兩騎北覘賊至尉子橋遇賊前鋒流矢中馬
首馬蹶九仞挾馬行數步示勇乃棄馬發二矢徐步而返賊大驚
曰此健者不可犯檢二矢共觀之矢特長大曰此關東矢也關東
大兵在含山含山不可入遂由昭關外趨和州鳳芝素口吃頗善
高歌至是策馬先到城急不能言惟手北指面發赤衆驚顧曰汝

唱諸鳳芝乃徐引吭高歌得成聲曰流賊到昭關含小兒至今傳其音爲戲時男婦數千得急入諸山豫避賊其近桃花山者多依九仞砦中賊既破和州知含山無大兵也遂至含含城已空賊流言曰和州籠雞含山雀飛賊野掠至桃花山薄砦蜂擁而上九仞怒鐼胄立峯巔推石下大如牛中三賊陷入土聲賊愕然曰挾馬者乃在此眾因鼓譟乘勝下賊奔潰徑去九仞亦以互石故傷擘含山不至慘遭屠戮者九仞保賊力也是年有曾衡武者聞九仞風守楊林圩圩徑四十里環邏漕鎮周遭皆水衡武生有神力時年二十有五因水拒賊賊撤屋剖厝棺編筏渡河衡武令眾據河岸接戰而身泅水敗其筏賊輒墮水死竟不能渡合圩免害皆九

例倡之也後賊數犯含終不敢近桃花山入 國朝九例散遣諸
客課子孫耕讀者數十年鄉黨推戇直焉卒於家
贊曰余聞鄉先生言某令時有毛生者與令比一日以公事譙官
署九例義形於色忿然數毛欲拳之毛疾走入內署乃免剛矣哉
若其神勇偉略與吾含仇公成華公高李公彬何異乃值明之初
佐命爲公侯值明之季勳不彰於國可慨也然功在含人與諸公
後先相望矣

右傳王喜楠撰

## 王泰徵

王先生泰徵字嘉生其系出自瑯琊後遷徽之祁門唐乾符中避黃巢亂又遷於歙數傳族益大士人噂其邨曰王千故先生爲歙縣人大父贈給事公世綱父鄉飲公文謨皆客於江陵先生生其地故遂寓籍爲江陵學生自少善屬文名譟湖襄閒年二十餘嘗以貢試抵會城有前輩白君某者素知名至是年且老矣與先生値詢名氏先生具以對白君愠曰吾聞王嘉生名已久計其年當與吾相輩行若年少奈何妄語旣而知其果先生也始大歎服又嘗醉登黃鶴樓適諸名士方大集先生故使酒乘醉遽出語侵眾眾亦辭爭起詰何之至有欲毆者或從旁識先生乃噂曰此江陵

王嘉生女曹素所嚮往者也衆大驚遂延先生上坐與定交其見重如此先生嗣文甫就即爲同儕傳誦以熟往往竊其所作取科第去而先生猶浮沈諸生中踰壯始舉於鄉越七年始成進士出馬文忠公世奇之門釋褐廣東吳川知縣調繇新會丁母艱服闋補福建建陽縣所至俱大著聲績崇禎十七年以卓異擢禮部主事會愍帝之變竟不赴官歸隱歙之檀山杜門教授爲業蓋先生之學非獨長於舉子義也其於經史百氏無不淹洽既居文忠公門習聞其論議所學益進每與人辨說必旁引曲證纚纚數千言具有條貫及其見之於文尤深沈曲折可驚可喜由是徽之學者悉嬴糧笥書往從先生游歲亡慮數百人一經指授其高第題名

者後先亦不齊數十人先生每出游山水間不攜僕從或以一童子自隨或諸門生相扶掖而已晚年病足久不瘉用晉習鑿齒故事作半士賦寓意中閒雜以譏諷其援據甚博微人皆誦述之年七十有六卒於家嗟乎天之生材也未有有其具而不適於用者也然而見用者恆少而湮沒於窮巖深谷者恆多如先生其一也使先生自出所長以與時賢相角逐未必不比肩抗踵也而顧放棄乎寂寞之濱優游乎壟墟之外訖於老且死而不用豈非其不幸邪抑予聞之昔文中子之在隨也其門有魏鄭公薛太常之屬吳淵穎之在元也其門有宋文憲公王忠文公之屬故身雖不偶而所造就弟子李號興王之佐後世稱說其師道數傳不衰今先

生亦然距先生之歿已十餘年矣而徽士大夫之在朝者濟濟並列溯其師友淵源一惟先生之歸夫豈遂遜於文中淵潁哉則亦未可謂之不幸也予故聞先生之風而樂道之遂從其仲子基棠之請采掇遺事如此

右小傳汪琬撰

儲稠若

士之處亂世甘肥遯潔己而考終必有名以處此夫肥遯逃名惟恐不遠今日必有名以處何耶君子可逃名而不可令人不能名不能名者惟老眀然而以柱下名蒙莊老眀之流也而以漆園名儀封石門不名其名而以儀封石門名毛公辥公儀石之流也不名其名而以博徒賣漿名梅福毛辥之流也而以市卒名其次或以一藝一事名陶安公以治名沮溺以耕名陶朱以貨殖名韓康臺佟以賣藥名嚴遵以卜名許陽以巫名申屠蟠以漆工名梁鴻夏馥以傭名馬瑤以兔罝名姜岐以蜂豕名宋勝之以牧名尸鄉翁以雞名朱桃椎以捆屨名又其次以僻名邱訢名傲顧凱之

名癡其下不得其名而因自爲名高鳳自名爲貪王烈自名爲販劉伶阮籍眭夸王績陶潛之徒自名爲酒又其下至以疾辱名闉跂支離疏以形廢名者也陸通以髡狂名者也皇甫謐以風痺名者也費貽以癩名者也任永馮信以青盲名者也仲長子光以瘖名者也是皆豪傑者逃名之至而保名之固也凡此不勝數彼夫孔融禰衡嵇康志本遯世者而遘禍若此豈非無名以處此哉賣紙翁則今以販名者也應舉不第爲游俠晚年折節讀書能說古今治亂辨人品嗜酒與市儈伍或物色之輒不應曰我賣紙翁也非所謂必有名以處此者耶有名處此則知名可也知名爲誰儲子稠若也羅州人與予善

右傳顧景星撰

李確 鄭嬰垣

蜃園先生歿七十有餘年再絕世遺文散佚其從曾孫錫楨始裒其叢殘之作合為數卷乞表章於當世予惟先生之大節在天壤無人不知顧生平顛末則未有詳述之者異日 國史隱逸傳將何所考乃略為摭拾纂文一通使表之墓先生諱天植字因仲浙之平湖乍浦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父有隱德先生少而蕭散其於世事泊如也嘗曰無欲則心清心清則識朗識朗則力堅無欲則心眞心眞則情摯情摯則氣厚時時以誨學者亦頗耽清言登崇禎癸酉鄉薦浦上之以科名起者自先生始三上公車癸未其子諸生觀卒自以為有隱慝痛自刻責遂絕意仕進改名確字潛

夫彭仲謀作先生傳以爲國難後始改名者非也既游遭喪亂遣妾遣婢殆盡尚有田四十餘畝宅一區并家具一切分畀所後子震與其女兒其髮別其妻徑入陳山自是足不至城市訓山中童子以自給其自署曰村學究老頭陀居山十年陳山之僧開堂先生避諠始返其蠶園復與妻居賣文取食不足則與其妻爲椶鞋竹筥以佐之時有好事者約爲月給供先生米力辭不受有司慕其高訪之踰垣而避其所賦詩皆弔甲申以來之殉節者蠶園者乍浦勝地可以望見海市者也又十年先生益困不復能保其園乃復以妻委之壻家而身寄食於僧寺戚友憐之相與贖蠶園而歸之於是先生復與妻居則年已七十矣所後子震亦稟先生教

棄諸生願以謀食走四方二老相對時時絶食歎曰吾本爲長往之謀頗蝕展未能乘桴又未能至於今日悔之無及待死而已有餽之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王孫之葬何必棺也又十年儀園但存二椽雙耳失聰又苦下墜終日仰臥客至以粉版相問答魏凝叔自江西來造其廬相對而泣臨別以銀五錢贈之五反不受凝叔固以請曰此非盜跖物也乃納之凝叔因屬曹侍郎倦圃糾同志復爲繼粟之舉且謀其身後徐昭法聞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餓死可矣俄而使至則言先生果堅拒不受凝叔歎曰吾淺之乎爲丈夫也嗚呼信夫凝叔之淺也但知爲先生謀食而不知爲先生謀施食之人夫倦圃　新朝之貴人也先

生宜食其食亦何待凝叔故昭法之在吳中能食之者惟一退翁禪師餘莫能也昭法聞凝叔之舉而卜先生之必不食其可謂相知以心者矣不數月先生死其時有鄭嬰垣者亦乍浦人也孤子絕俗與先生稱金石交前數年凍死雪中而先生亦竟以餓死仲謀又言先生能預知死日賦詩而逝意以爲禪定之功也予謂先生披緇而未嘗談空蓋其節極而明何必從葱嶺得力乎先生生於萬歷十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十有一年二月初九日其年八十有二娶黃氏葬於牛橋之西其所著壘園集自寰死之嗣十不存一惟續修乍浦九山志世間尚有傳者其銘曰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正叔之言先生不愧百年宰木護茲遺蛻

右神道表全祖望撰

理洪儲董說

南嶽和上退翁者名洪儲字繼起揚之興化縣人也其姓李氏早歲出家師事三峯爲高弟其後十坐道場而蘇之靈巖最久退翁父嘉兆志士也甲申之變貽書其子曰吾始祖咎繇爲理官子孫因氏理其後以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死社稷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子孫尙復姓理氏先是中州李邕和蹇石恥與賊同姓上書請改理氏嘉兆未之知也而適與之合天下傳爲二理退翁雖出家然感其父之大節時時思所以繼之丙戌以後東南之士濡首沒頂於焦原相尋無已而吳中爲最銜退翁皆相結納從之者如市退翁才厚重不洩其爲人排大難最多世不盡知也

辛卯竟被連染諸義士爭救之久而得脫好事如故或以前事戒之則曰吾苟自反無愧卽有意外風波久當自定又曰道人家得力正於不如意中求之又曰使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吳中高士徐枋歎曰是眞以忠孝作佛事者也枋所居澗上草堂正當靈巖之麓生平少所可甯耐寒餓不肎納人一絲一粟之餽顧獨於退翁有深契自稱白衣弟子退翁時其急而周之無不受嘗曰退翁是竺國中所謂大人者也故儀部郎周之璵亦吳之良也臨終脫然談笑而逝退翁獨沈吟曰是恐非故國遺臣所宜聞者瞿然禾人吳鉏雅有大志一見退翁歎曰軍持中有此老吾輩甯不愧死一日登堂說法忽發問曰今日山河大地又是一度否衆莫敢

對退翁潛然而下退翁旣久居吳明發之慕老而不衰乃築報慈堂於堯峯以祀其父同人爲上私謚曰孝敏晚以南嶽之請主講福嚴寺吳人惟恐失之復迎以歸壬子卒於靈巖年六十九其出家年四十所著有靈巖樹泉集孝經箋說退翁之在沙門闡暢宗風篤好人物大類三峯海內皆能道之而徐枋曰是非退翁心之精微但覩其每年三月十九日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是何爲者年來靈巖香火日微吾友長洲陸錫疇每爲予嘆之因請重爲之碑以表其墖文獻脫落弗能詳然略爲言其大節則瑣屑可置也易姓之交諸遺民多隱於浮屠其人不肎以浮屠自待宜也退翁本國難以前之浮屠而耿耿別有至性遂爲浮屠

中之遺民以收拾殘山賸水之局不亦奇乎故予之爲斯文也不言退翁之禪而言其大節仍附之諸遺民之後以爲足比宋之杲公殆庶幾焉退翁法嗣滿天下而最賢者曰故大學士嘉魚熊公開元從亡不遂自竄中歸聞退翁名往依之爲執爨退翁一見曰是非常人也既而有識之者曰是熊公也其後居華山名正志曰故監司宣城沈公壽嶽子麟生監司死節深抱王裒之痛依退翁說法其後居姚江名大瓠曰歸安故諸生董說經學極博隱居潯溪辛卯之難寺中星散說獨負書杖策入山以是尤爲時所重其後居堯峯名南潛

右第二碑全祖望撰

## 董說

釋南潛者董說字雨若又字月函又自號漏霜湖州烏程人年十七撰夕惕篇以自厲嘗受三易之學於漳浦黃子已爲僧問法於嘉興黃葉老人智舷後從繼起大師受佛戒焚其少作繼起者與化理洪儲退翁也本李氏父嘉兆恥與盜同姓而命之曰吾祖咎繇爲大理氏所由出也其復氏理退翁早歲出家會明亡諸亡命者多主之爲畫計策連染幾及禍於時徒衆皆走而南潛獨從不去南潛所與共事繼起者若檗庵大瓠檗庵者明大學士嘉魚熊開元大瓠者宣城沈麟生其父壽嶽以故監司死節者也南潛雖爲僧顧癖嗜文字老益篤相與賞析者若江夏黃周星九煙吳徐

枋昭法金俊明孝章顧苓云美吳江顧有孝茂倫徐崧松之烏程
韓曾駒人穀嘉興巢鳴盛端明桐鄉張履祥考夫皆耆老遯跡而
與南潛善南潛所著書甚衆志乘稱其目凡三十餘種予嘗得其
手稾數百葉又皆志乘所未及舉者稍次第之合題曰補樵書補
樵者亦南潛自號也南潛往來潯溪堯峯間不常住持遯退翁之
言欲其無所繫而道行教立也南潛之詩清澹荒遠有云孟郊不
在唐聲在吳山雨又云沈珪對膠法象先淵絹理侯其物性窮始
得浮氣死燄自評其詩云爾南潛又嗜草書今研雪錄中論草書
法甚備其手稾皆奇逸可喜予又於卓氏遺民詩集中別得南潛
首陽詠一篇其詞曰草笠古髻眉首陽一樵子擔柴入都城閒話

青峯裏云有兩男兒飢死西山趾白髮齊太公淚滴青蘋水還顧召公言采薇人已矣董氏故世家其族人有爲詩萃者傳南潛但稱其工詩予爲著其大節及其交遊雅故書於補樵書之前俾後人有以見其志焉

右傳錢大昕撰

## 陳南箕 弟覯

陳先生名南箕字狂農江西安福人舉崇禎丙子副榜甲申之變欲以身殉國不果遂棄妻子入歐公山山界江楚間懸崖峭壁人跡所不到先生與弟覯偕隱其中二十餘年幾與人世隔性奇僻厭俗嘗不語有所欲則弟覯其顧盼指畫輒喻意間有來訪者與之言不應拱揖而已或貽以書不發視卽焚之偶有題詠亦未嘗存棄衣垢敝不澣濯糜粥不充恬如也覯字二止丙子舉人偕兄隱兄歿慟甚仍獨處萬山中手一編不轂人罕見其面邑令張召南心慕之淩晨徒步往訪以一役自隨入門闃無人問溪童以深入窮巖對召南喟然曰固知爾主不我見也但得一登堂足矣先

生弱冠時卽與弟同營墓域爲左右穴中通以牖冀死後得時相見暇則攜書挈壺讀且飲於穴中其曠達如此

右事略李元度撰

## 吳浩然

吾虞本以逸民而得名也其風千古已後世迢然豈無伯鸞梅福隱於吳市者乎而少其人也一日春雨初霽偕二三少年遊於北門之桃源澗見有脫帽露頂眉宇高寒踞坐亂山松石間余異而問之曰吳姓字浩然余性落魄不善寒煖無多數語而别遂若忘之越期年偶過錢宗伯紅豆村適几上有七言近體詩為吳某題其頸聯云堪與西山分義字遠同維邑得顏名宗伯云此當今之高士也定遠識之乎因是浩然二字記胸臆間究不詳為何許人又越三四年訪來鶴軒主人適壁上懸錢宗伯所贈詩主人曰浩然先生館於余家者也先生本新安裔出太伯明季四方騷動里

中有爲捍禦計者慕先生之爲人欲羅而致之幕下先生拂衣起擔簦之琴川愛琴川之佳山水因居焉滄桑頓改閉門著書大約輟耕錄井中心史之流俱爲友人取去僅有存者春秋析義一書而已嗚呼天津鵑嘅之後遺民故老竄於荒山大澤湮沒無聞者多矣如浩然之不求人知而人亦鮮知之者可勝悼邪追思往事鬢眉如在髣髴謝臯羽鄭所南一流人物也愧無東澗之筆以記之幸有東澗之詩在可藉以不朽秋夜岑寂鐙殘月落偶書於梧雨軒中時壬子八月也

右書事馮班撰

明之季有遺民曰吳浩然者自新安來隱於虞終身衣白布衣寒

署不易人謂之白衣先生也其沒也鄉里高其義請於有司祀諸
學宮或從而毀之謂其於　本朝之俎豆非所宜享嗚呼知先生
莫如毀之者先生之子元滿卒別爲專祠又數數乞言於人若表
若志若傳記若贊與詩彙爲巨帙繼請弗怠而先生之潛德弗以
是顯且非其志也往者睢州湯公撫吳之日亟尊禮遺佚其時碩
果之存吾吳中蓋有數君子睢州虛心以求遠者致書近者式閭
嘗徒步訪徐君昭發而弗納也至於再三然後得見吳人到今稱
之已因昭法以物色先生而先生前卒則購其遺像爲之贊以致
意睢州之道光矣然此數君子者當景運方新羣才奮起孤行一
意於天壤閒豈其有樂於此王公請之則辭徵命及之則死苟全

其生則終日爲不怡得正以斃則一瞑而不顧矣彼非以爲名也彼安取如睢州之戔戔者哉然而闡幽表微固莫如睢州其贊先生曰藏名之逸吁盡之矣前此稱先生者比諸西山之義雒邑之頑其後益務於夸義也頑也猶有名之跡也惟知其名之欲藏則知夫鄉里之請於有司玷也祀之傷也毁之慊也表傳記序之文贅也吁此先生之志也夫

右書事陶貞一撰

昔李鄴侯爲山人時嘗衣白衣白衣者野服也而後世專爲凶喪之服故人忌之乃吾浩然先生終身衣之而不變何邪禮爲舊君反服甲申之變先生若曰吾不能寢苫枕塊斯已惡矣而又忘服

其獨無慨然於中者乎且當是時　聖朝龍興故老遺獻乘運以取青紫者不可勝數也而先生獨行其志練冠素服徜徉於虞山琴水之間是不爲肩敝而爲頑民其用意亦可悲矣然則雖託於酒而逃焉奚翅嗣宗之嘔血數升哉詩曰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吾將爲先生詠之

昔有梁伯鸞賃舂勞筋骨亦越梅子眞去尉爲門卒皆在吳市閒此是高隱窟季明有吳生避亂來倉卒義旗不肎事先幾自曲突寄生海虞壖姓名甘埋沒時著白衣冠皚皚垂鶴髮觀者不知誰但見行采蕨漉巾麴世界揚波去泥淈毋乃西山民偪人殊咄咄遺風尚在茲大運亦淪忽我來披舊編矯首清吟發庶以激懦頑

此義共播揭

右像贊陳鵬年撰

邱子章

東漢朱虛管甯與同縣邴原平原王烈俱避地至遼東史官爲書之復載甯在東國積三十七年乃歸記其歲月起居甚詳夫東漢末年海內方火然湯沸人民喪其室家弃公寶卿流離相屬莫得而指數管先生起自孤微魁然一布衣浮家遠去此復何關世事而國史謹識之且甚詳若是夫賢者之出處其一去一就足繫於天下之重有若此也吾鄉邱含三先生少有名丙戌以後即避地採藥生洲徜徉壽泠古岸已而轉客林屋山中與人授經亦積二十七年始歸先生年幾七十矣適里中諸先生方有耆舊集聞先生適歸甚喜爲虛左招先生先生念故人欣然始一入城眉鬚巾

杖觀者塞路余時撰耆舊集敘遂以管幼安相擬先生亦笑受之未幾先生以疾卒於家年七十先生族人某某俱請僕爲誌其墓言之至三僕不敢復辭謹按先生諱子章字含三一字梅仙生而性異甫九歲卽能援筆成文已爲諸生遂與里中錢忠介公王太常齊名邱氏世爲右族有邱徵君緒以至孝名歿而未葬幾百年先生身爲負土植松柏以文哭之余近曾上邱孝子壠見其墓門甃石甚工俱推先生義至高先生嘗一客吳中張太史溥吳太史偉業俱盛爲先生延譽吳太史更置酒大會名士置先生上坐且徧語諸公邱先生吾父黨自起行觴執子弟禮甚恭先生以此名益重然竟不得一第其後以薦授行朝中書舍人未幾卽棄去徑

然逍遊不復有所顧夫史謂漢末中國稍定客人俱還惟幼安獨居遼左若將終焉今先生客包山去故鄉七百里非若遼海絕遠不易返而先生望太湖對縹緲峯歷二十七寒暑澹然忘歸此誠有過人者且幼安自歸中朝仰企車蒲束帛相望於道而先生儉德自晦其歸人莫知尙幸重與里中諸長者遊身列耆舊第三人觴詠經年傳爲盛集此則幼安歸後所未有事也乃爲之銘曰

漢火再熄海內恟恟時管先生去之遼東先生此去亦保其身奚爲大書勞彼史臣去時巾絮歸時巾絮往炤水濵眉鬢不異客中木榻舍中木榻安車到門端然不屑漢季逸民惟一管甯後千餘年則邱先生史官繼書藉有此銘

石墓誌銘李鄴嗣撰

姜埰　姜垓（埰子實節　垓子禹節）

陶淵明爲彭澤令卒元嘉四年綱目書晉處士以去令而處也如
農姜公爲給諫卒於康熙十二年書曰敬亭山人以去給諫而戍
也何以不言戍遇赦也從公志免臣貳焉耳

姜公諱埰字如農山東萊陽人也高祖諱淮以禦寇功拜懷遠將
軍祖諱艮士邑文學父諱瀉里以子爵封禮科給事中里居城破
殉節贈光祿寺卿謚忠肅予祭葬建祠公幼好學寡言笑九歲與
長兄圻讀書琅琅盜爲之卻年二十以五藝爲項公夢原拔諸生
第一明年鄉試經藝中式主司以策中指斥時事不錄崇禎庚午
舉於鄉辛未成進士知儀眞縣廉仁不受竿牘時羣盜紛紜上官

徵求煩厲公多不發向當事哀告曰眞州彈丸財賦不滿萬如上行民無類矣上官每動色聽之江廣糧船取道儀閘例取人夫挽拽百姓苦之公請於上悉罷免著爲令又縣處江北而上官駐節金陵姦人詐害必指隔江提人以恐之公請於上悉罷免在縣凡掣摯鹽斤及封引陋例盡爲革除諸商感悅巡漕某劾公不開河誤漕時揚之宦京都者吳公甡等咸憤惋大言於朝曰巡漕爲私耳如姜某且被彈文吏治何賴焉舊例縣令被劾皆去職公僅奪俸五月此異數也總河劉公榮嗣因公被劾以萬五千金開眞州新河河成以泗州河決被收下獄新河遂廢不用公又以地方故坐鐫級丁丑俸滿入京候考選上疏曰劾臣不開河者巡漕某也

坐是開河者總河某也河不開罪臣河開亦罪臣罪將安辭然公
主舊河議榮嗣拒不聽或勸公白上公曰疏出劉公必無幸矣遂
復任劉公既死逮其子追開河金公歎曰劉公僅藐孤吾不爲分
罪劉公絶矣諸商感公廉代償河銀萬兩劉公子卒死獄中袁公
繼咸備兵揚州見公下堂揖之稱先生以嘗閱行眞州見公聽斷
故也流寇充斥鳳泗閒棠陰失守一夜城西火光燭天掘地得石
子數百石賊聞之燒營遁去辛巳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巡撫
南直隸朱公大典疏表公賢勞上諭廉循久任一體考選因目閣
臣曰有臣如此而不用朕之過也三月上御弘政門召見應對稱
旨擢禮科給事中賜餻果湯餠拜官五月條上三十疏上輒嘉納

仲夏以病在告冬十月上殿侍班又陪祭長陵各有詩紀事十一月京師戒嚴受詔分守德勝門肅毖厥事自元勳下憚公不敢歸休沐時首輔以賄聞京師金貴總憲劉公宗周言之首輔懼委罪言官擬出聖諭一道又以舊相姻聯久廢欲起之衆論持不可其黨爲蜚語聞禁中公上疏極論貪婪在大臣不在言官略曰陛下明目達聰虛懷樂諫今者自焦勞獄告修省罪己而外獨於言官致誠此豈有厭薄之心哉惟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惟望言官獨切故責之獨嚴臣亦謬叨言秩不足爲有無顧諸言官豈無志懷忠讜效賈生之流涕者或言矣而持論太激無當聖心此言官之過也卽言而當矣或廟堂之失算臣工之失職督撫之恇怯大

師之悍馘有一於此鷹鸇鳥雀彼獨何人此亦言官之過也繇此觀之即刻自詆修猶處覆餗矧如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缺者乎人臣肺腑不同賢不肖各異豈敢謂盡無其事臣獨駭惑其故者陛下何所見而云然乎自廉節不風士懷苟進長安道上輦金成市徵陛下言臣亦聞之然嘗披覽前代豈無簠簋淪裂治第除吏傾人主之責讓者或其身託近密權移嘗扆若言官小臣也即欲隻手以障天抑置統鈞於何地陛下甄別流品豈不澄清假不幸如二十四氣之蜚語騰聞禁近此必大奸巨憝惡言官之不利於己也而思以中之臣恐人效寒蟬壅蔽主聽誰復爲陛下言天下事者末𠬝直指涿州知州薦守城舊相一事謂臣區區之愚

非獨爲言官存職掌特爲朝廷清治亂之源疏奏上大怒謂敢於詰朕恣肆欺藐莫此爲甚所言二十四氣不知所指何事所載何人姜埰著革職錦衣衛拏送北鎮撫司著實打問速奏玉音亟宣數次天威震赫殿前文武鵠立失色時公在德勝門校尉就逮與熊開元同日下獄舊例詔獄每三日纔得進水薪公三日無勺水入口賴廣陵囚某因舊恩以陳飯半盂進之是時寒冰慘裂僵仆土室褥被無存肌骨欲碎獄卒以皮兜一具裹其足公自言析聲四起倏然有天王聖明之思矣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爭之日旰宗設詔獄豈爲言官哉陛下聖人奈何有此舉力爭自辰至午不肎退上怒其執拗非體將下法司治罪僉都御史金公光辰奏宗

周淸直願以身代宗周上怒以爲雷同罔上奪職謫籍兵部侍郎馮公元飆都給事吳公麟徵婉辭規切上心爲少移矜宗周老革職放歸田里於是公及開元移刑部獄先是公下北鎭撫司臣奉命拷治桚夾敲杖備受搒掠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公以所連多正人恐禍不已唯以指染口血書死字臥階下終不肯承俄有密諭二臣畢命以病故聞衞臣駱養性具奏郎二臣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若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後因劉公爭之密諭繳前旨弗行刑部尚書徐公石麒擬附近充軍上怒特遣大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各杖一百公昏絕不知人久之得甦中人復命上問二臣何言曰言皇帝

堯舜臣得爲關龍逢比干足矣上曰兩臣舌彊猶爾醫呂邦相治之半月去敗肉斗許乃活邦相者前此醫黃公道周廷杖者也明年春萊陽破公父殉難死臺省交章請釋公治喪弟垓血疏請代弗許秋大疫命刑部清獄公暫得出上覽二人名弗善也於是再入獄十二月首輔得罪新參請釋二臣上曰朕怒二臣豈爲罪輔哉不許甲申正月李建泰奉命督師山西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建泰請釋公及開元上報可二月初一日詔戍宣州衞初十日出都兵部差官陳于廷押行公青衣驢背次景州戎馬充斥晝伏夜行過故鄉躃踊哭殯旋聞京師之變益慟哭間道徒跣南渡抵邳伯鎭時方駿北來逃官千餘人露刃相向有諸生相見曰建言姜

公赴戍所勿疑也既渡江弘光即位遇赦遂留吳門不歸會金陵
敗公奉母渡錢塘客舟山吳元素家再遷至天台養疾赤城丙戌
江東趣召以母老辭不起丁亥避居徽州吳氏昌堨躬炊飯子爇
薪孤邨風雨常不一飽又避於武縣嵓塢削髮緇服自號敬亭山
人戊子後居兄弟喪葬光祿公丙申居母夫人喪己亥卜居於吳
丁未葬叔父母過梁溪由京口至眞州欲結廬敬亭以終謫戍之
命自號宣州老兵辛亥自眞還吳遂不復出然日思終老宣州自
壬子得疾至明年年六十有七自度不起呼子安節實節曰吾受
命謫戍會遭世變閒關萬里流離異鄉生不守先墓死不正首邱
抱憾於心及吾病未劇當待盡宣州以終吾志越數日曰吾不能

往矣死必埋我敬亭之麓語訖嘔血數升吟易簀歌一首又書東望松楸不勝心痛八字遺命銘旌碑主不題故官棺用薄材不作佛事六月八日病革舌已澀猶申速往宣州之命二子於次月即奉柩往宣州厝敬亭山阯是日遠近弔者如市同人私謚貞毅先生有敬亭集藏於家嗚呼公之緇服猶黃冠之志也疊山不幸遇魏天祐以成首山之節而公幸善藏其身以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觀其臨終遺命不作佛事此豈欲踞高座說法者哉悲夫

贊曰君父一也一尊一親雷霆虩震猶戴聖明自幼鞠育豈獨無情大廷折檻碎首以爭寒谷回春遺戍更生斅天一變致身無地計無復之一死猶易孤城玉隕血碧未藏謀安窀石遯迹於荒依

依北堂生我事畢窆彼宣州以歸窀穸嗚呼志士緬彼柏灘生死
一轍豈曰懷安

右傳應撝謙撰

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易名之典俾民興行所以彰往哲詔來玆此誠砥世之大經名教之干城也苟其人而行合謚法則雖在草莽雖有一節猶所不廢如東漢之季所稱文範先生文德先生文元先生或逸民獨行之流有其德則舉其謚無不標領史牒炤燿古今而況始則位參禁近名顯朝廷旣則堅臥山林起徵九列面折廷諍則事關君國卷懷遯世則身繫綱常者乎而時異典湮缺焉未舉門人故舊相與哭弔而撫其懿行揭其大節以相與謚之亦

猶行古之道也故東萊姜公埰於癸丑歲六月丙午以疾卒於吳門之舍館遠近聞之莫不悲歎遺民故老尤懷盡傷痛故國之流風悼哲人之斯萎於是起而議曰任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貞無以守之非毅無以成之無往而非然矣公早歲聲華滿天下以進士起家爲令惠政及民有如膏雨當官而行恤民則止不畏强禦不通津要治績既最十年不遷而守身不滓爲清白吏入爲給諫拾遺禁闥時權奸誤國國事日壞公慨然有澄清之志於是譏切時政上書極言無所諱遂觸逆鱗之威遘蜚語之禍禍不測下詔獄治始終鍛鍊三木囊頭身備楚毒而公辭色如一視死如歸上疑刑官有所徇復震怒公復拜杖闕下杖至百追歸司寇

公槖饘不入肌膚不完而復遘太公殉難之變慟絕不欲生時天下無不冤公爭訟公而公無幾微倖心惟自安於槖囚以待天心之悔悟既得旨謫戍宣城而國變隨之公聞變慟而仆地既天下亂戍所不可居公以吾罪臣有君命即不能就戍必客處毋還鄉邑於是往來儀眞吳門之間天下稍定搜訪遺老公深避之之死靡二以久不還故里遂得免天下於是敬公之高節而益服公之深見也如是者三十年俯仰如一日一言一動不忘故君疾既篤猶諄諄遺言必葬我宣城使我千秋無違君命其忠誼如此至其家庭孝友敦倫備禮及所衆著者也於是議者曰公篤行於家施於民效於君殉於國生平偉績飭不勝書而要之人之所不能者

有三焉蓋濡十年而不喪其守瀕九死而不失其度閱三十載而不變其操也夫確乎操持而不拔者貞也卒焉臨蹈而莫奪者毅也以公之聲華久紆墨綬淹跡腴邑而不涴清白不慕通顯此公守身之貞也而斷然有以成其不滓者非毅乎以公之忠諫黃門北寺傳考備毒而坐待天心不欲自理此公蒙難之貞也而斷然有以成其不撓者非毅乎以公之位望而違墳墓去親戚隱身避世不遑甯處逾歷歲紀殆三十年爲晉徵士爲宋故相而簡書無聞干旌不及此公完節之貞也而斷然有以成其不屈者非毅乎嗟乎此非蔡邕氏所謂忠兼三義文備三德者乎有一於此猶可以稱於是合而舉之曰貞毅以謚之按之謚法質之羣議僉曰允

矣吾無聞焉遂謚爲貞毅先生

右謚議徐枋撰

登州姜如農先生有別業在吳門曰敬亭山房敬亭者宣城之山也葢先生以直言忤旨廷杖詔免死戍宣州衛未幾國變先生曰吾不可以歸也轉徙浙東久之僑吳門得故相國文文肅公園居之曰吾宣州一老卒君恩免死之地死不敢忘遂以敬亭榜其堂云嘗崇禎季年人主焦勞銳於爲治臣下不稱任使負上意上寖疑羣臣不可信而言路是非貿亂一二直言敢諫之臣又多議論失平或迂疏無裨實用上數有貶斥疾威之下罰不當罪者有之從古偏聽生奸誅斥諫臣者往往至亡國明主不幸國亡人每追

咎於斥諫臣之故然其得失要當分別論列不可徒徇君子虛名全歸其過君父先生同時有名臣亦嘗論時相退而補牘與面奏語前後不相蒙上震怒以爲欺罔幾抵極刑是以持兩端得罪其事與先生不同而國亡後猶悻悻然不能釋其懟怨先生葢不僅加人一等矣先生抱膝讀書山房中不與世事者三十年有二子甚才教以古人之學余至吳慕其義先謁先生而先生油油然和且直又若未嘗身之爲忠節然者余因歎近世士大夫登巍科躐顯仕則德其座主與主爵之吏稍有降黜則怨君父至遷謫外地乃悍然敢不之官而大吏且以賢能稱職首登薦疏雖世所稱賢者亦不免嗟乎天子可貴人不可賤人可予人不可奪人也善則

歸己德則歸他人而過與怨則歸君父臣子之用心當如是邪先生名琛中崇禎辛未進士令儀眞以最擢禮科給事中山房故美林木前此爲文肅公葯圃又前此爲副使袁公祖庚之醉穎堂三公者皆賢人吾將比栁子之賀邱曹也遂因仲君寶節之請爲之記

右敬亭山房記魏禧撰

虎邱二姜先生祠者祀前明忠節名臣禮科給事中如農先生及其弟行人司行人如須先生也如農先生給事黃門在愍帝末造時天下大亂國事已不可爲大臣猶結黨營私唯以貨賄爲事首輔尤甚先生特疏糾之首輔陰激上怒下詔獄五毒備極將令瘐

死獄中舉朝力爭僅而不死廷杖一百謫戍宣州衛去京師不四十日明社屋矣先生以舊君未嘗賜環不肎歸故鄉轉徙流離變易姓名稱宣州老兵又以宣州有敬亭山稱敬亭山人竟卒於吳如須先生入行人司署見題名碑載崔呈秀阮大鋮與魏公大中名先生上言大中忠節褒卹之臣不可與奸逆同列請鏟除崔阮名上從之及其兄下詔獄先生晝夜號呼奔走營救得不死國變後流寓天台號佇石山人莫年與兄其隱鹿洲鶴市之間論文講學以仁義忠信爲旨三吳後學翕然從風四方咸想望其儀表兩先生沒一時人士請祀學宮祀書院者無虛歲官其地者高兩先生之節皆從其請吳人又以虎邱天下具瞻而兩先生之德質足

以配之康熙甲子復合辭請於所司築祠鶴澗上祀之升主之日黃髮垂髫拈瓣香拜祠下者以萬計余適遊吳親炙其盛如農先生仲子實節屬記其事余嘗曠觀古今取君子與小人較其勝負則小人常見其榮盛君子常見其困絀及取君子與小人論是非則一日之權力終不能掩千古之惡名摧剝於一時者未嘗不顯揚於萬世葢時當晦昧雖聖賢不能自伸其道迨年運而往事久論定九首百足之徒既化爲飛塵餘燼而君子之道乃常伸於天下若二姜先生之事可見矣先生兄弟以道事君侃侃自持批天子之鱗攖小人之怒謗議諠然相與出力必擠之死搒掠楚毒血肉狼籍屏棄放流必不使其少安於朝廷彼小人者志滿意得以

爲攻穴芟薙已足抑而沒之矣孰知曾不數年障日熏天驕蹇朝右者朽腐敗壞子孫聞其名猶將渙然汗出霰然涕下而當日之坎坷跋蹇幾塡牢戶者後之士君子相與喜聞其名樂道其事慨慕其風迹又爲之修葺祠屋仰薦椒桂庶幾先生之靈爽來臨而慰其高山仰止之思也以此方彼果孰爲得哉余考茲山兄弟同祀者在晉爲王司徒珣司空珉彼以舍宅而祀毋論已唯宋二程先生與明二姜先生理學氣節屹然兩相望焉豈不偉歟二先生之族出諱字學問行治及夫祠廟之規橅形勝當世能言之士紀載已詳故獨取吳人之所以祀二先生與二先生之所以可祀者著之而已

右祠堂記張貞撰

虎邱故爲吳門遊觀之地士大夫過吳必一至虎邱眺覽久之然後去當事召客亦往往讌集其上予五十年前坐可中亭所見一片石曠然僧舍旁列吾猶惡其壘雜石以拓基以侵巖壑之勝今來則所拓基已不可見於其外增置茶坊餅肆欄楯層層往時僧舍大半爲人家祠堂凡當事官滿當遷去則預敕其下擇勝地建生祠以爲民之不能忘也而鄉士大夫位望通顯子孫賢有力者類皆有祠以比古之鄉先生之歿而祭於其社也予過之有詩云巖壑漸湮前代蹟軒楹相望上官祠則虎邱可知矣今年又至見有萊陽二姜先生祠則吾郡邑人士合詞請諸上而爲之者夫祠

祀也祀所以報也凡有功德於人者死則祀以報之二先生未嘗宦於吳其功德無所表見非若諸當事之皆能使民之不能忘也又流寓非生長斯土官不甚顯非可比諸鄉士大夫之歿而祭於社者也而祀之何邪然後知德莫大於忠孝忠孝不泯於人心人心所在報必彰焉固不待厲其民吏藉其子孫及時謀之以自爲不朽也二先生萊陽人一諱埰官給諫一諱垓官行人兄弟皆前進士給諫以糾貪輔觸上怒下詔獄刑鞫累次偪死舉朝力爭之移刑部廷杖一百先是垓早夜微服刺候詔獄前不解帶者數時已至刑部郎移病入圜扉侍兄寢處廷杖日垓於午門外人中蹝出抱持哀號與訣慘動天日觀者無不泣下給諫傷重氣絕垓含

沒吐兄口中得甦已謁良醫親爲刮去腐肉斗許不死而萊陽報陷一門殉難廷臣請釋埰歸治喪葬不許以上疏請代兄繫獄暫釋兄歸疏詞哀切一字一淚亦不許垓乃徒跣奔喪歸而上亦心動厚卹其家贈太公光祿卿賜謚忠肅予祭葬贈弟埈翰林院待詔益異數也久之貪輔敗賊氛漸偪乃釋埰遣戍宣州未及赴而國變福王南渡諸奸興大獄兄弟走匿浙東改革後反吳絕意仕進垓先卒埰自署宣州老兵臨歿遺命曰必葬我宣城是吾戍所君命也遂葬焉兩先生生平大節如此方給諫下鎭撫司再加考訊備極刑楚都無語惟以指染口血書死字當是時亡其身矣甯不念其親乎及觀於忠肅之殉難然後知其家敎固以忠爲孝也

不亡其身不可以爲人臣卽不可以爲人子是固給諫之忠人知之給諫之忠以成孝人未易知也大行之急難幾以身殉今讀其請代一疏情文酸楚血淚交迸雖不足以回主上一時之盛怒而終邀異數於死事之亡親亦誠有以感之也不謂之孝得乎易代以後堅貞自矢不爲困苦少動兩先生於君親之際可謂完人矣稱爲一門忠孝甯有愧焉今登先生祠者慨然如見其人則給諫百折不回之氣猶在也僾乎如聞其聲則大行呼搶無從之淚猶滴也不甯吳人凡來虎邱遊者瞻仰之餘退而考其行事庶幾皆足以感發其志氣而生其忠孝之心功德顧不遠與則祠之宜矣祠僅三楹制甚樸不如諸祠壯麗飾觀吾爲之記明所重在此不

在彼也

右祠堂記錢澄之撰

## 姜貞節

生壙者達觀者之所爲也一息尙存志不容懈遑於吾生謀身後之事哉於身也爲不誠而又以不肖待其子有道者所弗取也若仲子之爲是也其志苦其行芳余知仲子爲深則義不可以默葢仲子者萊陽姜貞毅公之子而忠肅公之孫忠肅致命危城闔門喋血貞毅直言去國囹圄餘生猶用鐵衣埋骨宣州不修怨於故主幽憶沈痛不復以殘骸上先人之墟墓遺制後賢毋有同穴風動吳人廟食茲土余遍虎邱畫船珠翠盈涌穢褻歎爲山光破碎

而以五人之墓與姜氏父子祠故低徊久之而仲子釋冠墊服盡遣妻子入城支離一身獨留以奉香火嘗與余啜茗登樓欷歔四睇萬花蒙翳鄧尉安亭之閒先孺人之元宮在焉西望敬亭白雲深處貞毅公窀穸於彼北顧萊陽吾祖若伯叔父母之血肉糜爛瀆草土而飽烏鳶吾先人念祖之堂猶有存焉者乎聚吾祖若父若母之神而對越於一樓生以吾處於樓之中歿以吾瘞於樓之外距樓數武松種成陰仲子故無恙日引四方交遊告以首邱之處而生壙遂成然而附身之具則以俟諸後人故仲子之爲生壙同而實則與俗戾者彼以身爲重岌岌乎懼軀命之不保而計出於無聊仲子與祖父爲體泚乎懼形神之不相接而謀發於深愛

百歲後不欲以少君耐以繼貞毅之志是茲邱之上吾輩有時而不來而仲子無時而去也卒以此虔劉闖閭與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相輝映豈不偉歟方忠肅公死時貞毅在詔獄貞毅弟貞文上書請代兄繫此國勢何等時也而莊烈猶不之許其剛愎豈不足於亡國初學記載姜氏一門忠孝事所以抵觸 本朝者亦至矣讀其書者甯知斯人一載之後遽蒙面易心陷於首惡而不顧哉余幸生太平不諱之世嘉仲子之志行而喜爲天下後世道也仲子名實節學在其字山東萊州人行年已五十有八

康熙甲申春二月記

右生壙誌張符驤撰

姜實節字學在號鶴澗萊陽人前明禮科給事中埰子埰崇禎末建言得罪廷杖謫戍宣城衛鼎革南都再建弟行人垓亦奔赴馬阮羅織必欲殺其兄弟亡命浙東後寄居於吳遂爲吳人學在工詩善書畫山水撫法雲林涉筆超雋爲時所重晚年建二姜先生祠於虎邱又築諫草樓於祠後爲棲息所足不入城市人稱鶴澗先生 畫徵續錄

仲子所居曰藝圃清流演漾古木叢茂隔岸巖石列峙肰若層嶺葢相國文文肅公之故居所謂清瑤嶼者也仲子以攻詩工畫聞於吳中求仲子之畫必得其題句以爲重雖不識仲子者見其畫與詩意其遺世獨立不護古之遺民焉 樸庵文集

厲徵君鶚題鶴澗畫松萊陽姜仲子矯矯清節後獨持滄海身畫松只畫瘦椏紙氣屈蟠疎影滿巖竇勿矜千霄意乃爲殷爾宥題字不滿百筆勢如篆籀對之神魄驚慘淡見寒秀裝堂沒骨花遠笑荃熙陋　樊榭山房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姜寓節

嗚呼世之不古若也平生交遊欲得一純明篤實之君子內行修而待友信所志定而守不移表裏始終洞然若一而無欺者吾於吳中而僅遇其人焉曰姜君奉世奉世名寓節奉世其字世家萊陽而轉徙於吳今爲吳縣人萊陽之姜當故明末造父子兄弟以

忠孝節義暴於天下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謚忠肅諱瀉里者君之祖也中崇禎庚辰進士官行人司行人私謚貞文諱垓者君之父也崇禎辛未進士官禮科給事中諱埰者君之世父贈翰林院待詔諱坡君叔父也方給諫之以擊權奸攖人主不測之怒也予之杖百氣垂絕矣貞文移病入圜扉口含溺飲其兄者再四得漸甦而故里以城陷忠肅公抗節死與其季子坡及家人二十餘口同日死事聞貞文疏請代兄繫獄放歸奔喪不許即日徒跣號泣東還當是時姜氏之義烈朝野震之士大夫莫不為之欷歔流涕已而嘖嘖稱歎其忠孝萃於一門也既歸而奉母避地吳門遂寓居焉明年二月而給諫謫戍宣州三月而國亡矣先是貞文初入

行人署見署中題名碑阮大鋮崔呈秀與魏忠節大中並列憤甚即抗疏請剷除逆臣名士論韙之而大鋮輩銜之切齒福王南渡大鋮用事必欲殺公公變姓名遯跡台宕閒之竹石山事已復還吳而給諫亦在公以家國之變至此居常悒鬱不數年病莫能興矣奉世年方十二侍疾即斷酒肉朝夕飲泣徧禱於神及居喪哀瘠逾於成人母孫孺人早以節殉繼母傅孺人每哭貞文慟絕不欲生君與其配號泣長跪以請曰母如是兒甯獨生且吾母體弱不宜過傷請之亙久必稍解而後起傅孺人病君與其配同刲臂肉雜藥中煮以進衣不解帶者三月中夜露禱於天且啜所嘔痰血盡器意將移其疾於身也迨既歿而君之焦肝傷腎又可知矣

君無同產兄弟給諫二子安節實節視若同生而安節以給諫遺
命葬戍所既葬因家宣州其居吳惟君與實節耳四方君子之來
吳必欲識二姜先生後人而尤以君爲歸其尤賢者君常留止其
家有累月不相釋者其蒞官此土者自開府藩臬而下慕君之家
聲高君之行義願折節與交而不可得睢州湯公商邱宋公尤禮
於其廬睢州推師友淵源至以後進禮自處而君常瑟縮引分不
敢交接其平居泊如也徐俟齋先生枋隱上沙山中嘗瀕於飢寒
君則月有餽問給其不足率以爲常俟齋亦不爲嫌遇所空乏或
竟遺蒼頭趣之感君之德至以爲吾子孫當世世不忘俟齋有子
前歿君爲之殯殮俟齋之喪經紀尤皆出於君人謂俟齋之高君

之成之者爲多甯都魏曾二氏與君交最厚曾青藜傳爕僑居吳
而客死於燕有妾生女四人子一人君割宅而處之俾女皆得所
歸而撫其孤敎之語其配曰此雖故人子嘗無異己子吾與爾其
此職矣因令與其子同入家塾者數年其嫡母兄將趣之歸君猶
欲俟其成童也魏季子禮貽之書曰先生高義朱暉之所心許者
已克踐矣今當成其嫡兄之心來必得所可無過慮書至然後遣
之夔州孝廉唐鑄萬大陶曾隨父任客吳及選爲長子縣落職復
來寄居無子晚途貧困賣文自給君時時賙䘏之又爲言於方伯
胡公俾授館焉且置田以膳之乃得優游以老余嘗過君君必止
宿流連嘗與錢塘秦開地雲爽無錫顧景范祖禹談論連日夕不

厭既而桐城錢飲光澄之慈溪姜西溟宸英至亦如之君之於友
誠心以遇而未嘗有一言不躬蹈之者以故交相重君然君竟以
此日就耗損晩年頗不自聊而未嘗以此戚戚也性寡嗜慾少壯
能屏遠聲色貞文之同年友某公來吳以名娼馮靜容者色藝傾
一時匿之別室將以試君自命駕他往戒君稍留待其歸已而靜
容突出君將趨以避之外戶已扃因莊坐極言其漂泊失身之苦
馮爲之感泣某公知之益加敬曰此年家子眞我畏友也君之配
陳孺人兵部職方司主事諱組綬孫女職方司主事諱震生女武
進人與君相敬如賓終身如一日君之子述君之行以爲家庭之
內無惰容無褻語生平不知人世有機械事即三尺童子以言欺

之亦以爲誠然也此言固矣然人見君之誠亦未有敢以僞欺之者又言其學貴自得不求人知詩文不多作亦不以示人居常好讀史記自言別有會心余曾見君談史記津津不置口又嘗見余評點樂天詩君欣然乞余本手錄之以此知君之能詩實未嘗一出也少時曾歸其鄉一試有司補縣學生旋棄之終隱吳市子三人本洙已卒士濟本渭皆業儒女二人一適徐某一適周鳳來忠介公曾孫也孫男女若干人君生於崇禎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歿以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八葬以歿之次年十一月某日祔於貞文公天池山笠堝里之昭穴後以地隘別卜遷於廣福鳳皇山之伍家村陳孺人後君九年歿享年六十有

三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某日奉君以遷孺人合葬焉既葬二年二子以其狀來請曰知吾府君者莫如先生嗚呼自君之歿余常思純明篤實之君子罕遇於世矣因論次之俾揭之墓上而系以銘銘曰

君之生值時屯免困辱不求伸維孝忠稟先人厥恆性葆其眞中之孚及魚豚矧同類有不敦絕缾罃篤純明古君子欽若人銘昭揭世家聲過者式在茲墳

右墓碣銘張雲章撰

姜先生寓節字奉世其先萊陽人父行人司行人貞文先生垓明愍帝末先生大父忠肅公死萊難母孫孺人亦遇害貞文伯兄給

諫貞毅先生方以言事得罪下詔獄貞文上書請代兄繫釋兄歸不許乃棄官奔喪萊新被兵閒攜先生僑居吳既而貞毅謫戍宣城會明亡遂留止吳阮大鋮用事金陵修舊怨跡貞文所在欲甘心焉於是避匿浙東山中久然後歸感憤成疾卒先生年十二遭父喪如成人事繼母傅孺人謹病刲腕肉以療比劇滌唾胥親啜之初貞毅卒葬戍所長子留守墓獨仲子與先生家於吳友愛甚至仲子以文辭著名而先生篤行義深潛弗曜其所常與往來類遺民宿學遯世高尚之士居家動止以禮日夙興謁祠堂上香出外雖經宿必告所從師沒繪像旁室事之終其身徐先生枋詹事文靖公子文靖殉國後隱澗上時絕糧先生以貞文會試出文靖

門又雅重徐先生月必致米粟徐先生性尤介先生饋之則受遇空乏其家人或徑從先生所取給焉甯都曾傳燦先生友也客燕死其妾與所生子女在吳先生割宅處之俾女各得所歸而子知學閱數年其嫡母兄自甯都以魏季子禮書來迎始遣歸聞者難之好施與不治生產散其貲數千金自饜粗糲意豁如也讀書嗜史記及唐白居易詩不輕著述蓋謹慎其天性云嘗一歸故里值新令覈明舊臣之他徙者族人慮禍及迫之就試補博士弟子旋棄去還隱吳市卒年五十八遺命以布衣布冠殮吳人悼先生之歿私謚曰孝正先生爲人直諒和易貞不絕俗自以家世忠義㬥著惟其身弗克負荷是懼惴惴乎有小雅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

思焉余自少聞鄉里老輩相與推服先生無異辭及與先生季子
本渭交出張徵士雲章楊編修繩武所爲碣銘謚義示予則知之
益詳乃稍采次爲孝正姜先生傳以竢志獨行者有所考焉

右傳蔣恭棐撰

祁豸佳

祁止祥豸佳山陰人丁卯舉於鄉數入春明不得志嘗自爲新劇按紅牙教諸童子或自度曲或令客度曲自以洞簫和之借以抒其憤鬱甲午冬送予北上過金陵留予家一月至維揚始返舟中爲予作山水花卉四十葉又別爲數小冊留一詩別予曾顧庵曰止祥書不在董文敏右畫則入荆關之室詩文塡詞皆有致能歌能弈能圖章以至意錢蹴踘之戲無不各盡其致以名孝廉隱於梅墅蓋異人也 讀書錄

豸佳彪佳弟天啓丁卯舉人以教諭遷吏部司務明亡不仕工詩文善書畫四方來索者輒呵凍流汗以應家居數十年以壽終 紹

興府志

黃秋圃知彰喜得祁吏部雲林秋樹圖詩所見浙習多此圖獨淸瑟瘦石間枯松點點倪迂墨出之塵埃中置之煙霞室大喜窮貫嫌不費餅金得 百幅庵畫寄

靑山白社夢歸期可但前身是畫師記得西泠風雨夜眞堪圖取大蘇詩此止祥先生遺墨偶撿敝篋得之人但知先生以書擅名而不知其吟詠過人存此以見吉光片羽云 宋長白柳亭詩話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 祁班孫

順治二年江南內附貝勒遣將東渡駐營蕭然山下遣使以貂參聘遺老凡六人其一爲故大學士膠州高文忠公時方寓山陰也其一爲故左都御史劉忠正公其一爲故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祁忠敏公皆死節其一爲故大理寺丞章公求死不得乃起兵尋行遯去而二人者竟降亦卒不得用於是別稱爲四忠祁六公子者諱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忠敏第二子也其兄曰理孫字奕慶以大功兄弟次其行故世皆呼曰祁五祁六兩公子初忠敏夫人商氏嘗夢老衲入室生公子美姿容白如瓠而雙足重趼頗惡步日堪行數百里又時時喜蹦跶娶朱氏故少師滇黔制府忠定公

變元女孫都督後府都事兆宣女也忠敏死未二旬東江兵起恩卹諸忠而忠敏贈兵部尚書理孫賜任祁氏羣從之長曰鴻孫者故嘗與忠敏同講學於蕺山至是將兵江上思以申忠敏之志而公子兄弟罄家餉之事去公子之婦翁戒之曰勿更從事於焦原矣不聽祁氏自夷度先生以來藏書甲於大江以南其諸子尤豪喜結客講求食經四方簪履望以爲膏粱之極選不脛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國之喬木而屠沽市販之流亦兼收並蓄家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複壁大隧莫能詰也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當以爲亳社之桑榆公子兄弟則與之誓天稱莫逆魏耕之談兵也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

不飲禮法之士莫許也公子兄弟獨以忠義故曲奉之時其至則盛陳越酒呼若邪谿娃以薦之又發淡生堂王遁劍術之書以示之又偏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稺張宗道輩以疏附之壬寅或告變於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魏耕有首者曰苕上乃其婦家而山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嘯聚大帥亟發兵果得之縛公子兄弟去既讞兄弟爭承祁氏之客謀曰二人並命不更慘歟乃納賂而宥其兄公子遣戍遼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而死而祁氏爲之衰破然君子則曰是固忠敏之子也當是時禁網尚疏甯古塔將軍得賂則弛約束丁巳公子脫身遯歸已而里社中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堯峯尋主毗陵馬鞍山寺所稱咒林明大師者也厲

紳先生皆相傳曰是何浮屠但喜議論古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則掩面哭然終莫有知之者嘗偶於曲籙座上摩其足而歎曰使我困此間者汝也癸丑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堂曰我將西歸入暮跏趺垂眉久之既又張目久之始卒發其篋所著有東行風俗記紫芝軒集且得其遺教欲歸祔乃知爲山陰祁公子自關外來者於是得歸葬公子性終好奇其東歸也畱一妾焉及披緇時亦累東遊東人或與之談禪受其法稱弟子嘗曰甯古塔蘑姑足稱天下第一吾妾所居籬下出者又爲甯古塔第一令人思之不置東人至今誦其風流孺人朱氏者工詩其來歸也與君姑商夫人姒張氏小姑湘君時相唱和商夫人字冢婦曰楚纕字介

婦曰趙璧以志閨門之盛公子被難孺人尙盛年朱氏哀其煢獨以姪從之遂撫爲女孤鐙緇帳歷數十年未嘗一出廳屏也其所撫之女後歸杭之趙氏是爲吾友谷林徵士之母谷林兄弟聚書之精其淵源頗得之外家谷林之子一清每爲予言公子大節有光於忠敏矣而駱丞行遯之蹤世多未稔請爲文以表之聊據所聞志之使勒之墓前嗚呼自公子兄弟死淡生堂書星散豈特梅墅一門之衰抑亦江東文獻大尼運也其銘曰

嗚呼是爲鄧林之石不磨不泐杜鵑過之有咮焉食我歌大招旌玆幽宅

右墓碣銘全祖望撰

鄒之麟 萬壽祺

鄒之麟字臣虎號衣白萬厤庚戌進士授工部主事未幾歸福王時起爲尚寶丞遷都憲南都破還里自號逸老又自號昧庵善山水橅法黃子久觀其句勒點拂縱橫恣肆胸中殆亦有磈磊歟而用筆自圓勁古秀徐州萬年少嘗介任城僧郢子求臣虎畫上題一偈云畫畫者誰寄者誰一爲居士兩爲僧江山筆墨渾閒事何日同參最上乘又跋云海內如萬道人不可不爲之畫傳此畫者又不可少郢子其自矜重如此萬年少者名壽祺讀書有穎慧工詩文舉崇禎庚午孝廉國變儒衣僧帽往來吳楚閒世稱萬道人工畫士女及白描人物頗自矜惜非重直不售也兼精篆刻書法

顏魯公而變之所著有隰西堂集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萬壽祺

萬壽祺字年少徐州人中庚午南闈鄉試有時名嫺爲詩古文詞皆雋永秀拔頗精篆刻得漢人章法隨事賦形不假配搭去柳葉鐵線急就爛銅諸習行楷遒逸有鸞鶴停峙之槩畫士女作唐裝楷模周昉不必豔冶明媚得靜女幽閒之態山水林石隨意點染覺然出塵其筆墨甚自矜惜無所操而求與操約而求奢者皆不應曰吾效唐子畏閒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閒作孽錢也甲乙之後儒衣僧帽往來吳楚閒 無聲詩史

萬壽祺由選貢中鄉試五上公車不第築室袁公浦博覽羣書明脈法通禪理吟詠無虛日有隰西內景諸集書畫俱精工絕倫江南通志

萬年少自詩文書畫外琴棋劍器百工技藝細而女工刺繡輤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唐叔升歎謂我輩十指雖具乃如縣槌若是何種慧性一能至此今世說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錢棨

錢棨字仲芳中丞士晉子崇禎壬午魁北雍閣部史可法招致幕下不就博通典墳鍵戶謝客著書大滌山賦詩作畫遠近無不贍仰卒年七十八嘉興府志

滌山先生余生平敬事之賓友而兼師者丁亥春初阻雪盱眙北征不果回憩於虎邱竹亭者旬日聚首唱酬之餘作畫見貽滿紙雲煙藏弆篋衍每一展視不勝人琴之感曹爾堪南溪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楊彭齡

楊氏之先山東之文登人徙宛平四世生嘉靖癸丑進士兩淮鹽運使君璽璽生刑部郎中從善於君爲大父善生萬厯丙辰進士諱維垣累官副都御史是爲君考君字曰商賢諱彭齡籍隸順天府學自少有聞與今致仕禮部尚書王公崇簡善而其伯子熙今爲兵部尚書者嘗從受學衆推國士是時中原賊亂君方與兵部金公鉉憤切時艱講用世之略甲申春金公闔門殉闖賊難而君之考副都公初仕天啟朝負俗累見訾清流君恨不湔雪後一年副都公官南都遇變衣冠拜闕自經死妾朱氏孔氏皆殉君既幸先公得死所南收骸骨又公私痛絕遂畢意旅食老江南學宗紫

陽氏於六經諸儒之書穿穴發伏上下數千言不輟口將有所論著數舉朝聞夕死之義名其亭曰晚聞爲文秀隱喜短篇追摘舊事謂明末大臣畏臺諫臺諫樹朋黨終誤社稷其言多切中至序忠臣烈士之篇輒嗚嗚飲泣閒粥文詞取償石不肎作熟濫語人視之泊然卒坐窮不悔京師貴人數屬當事者餉遺終不謁謝所與游惟秣陵徐處士延吳最舊他人罕識也妻閻氏故明兵部尚書鳴泰女有子始萌再納姬石氏生女少慧能爲君鈔詩宅近桃葉渡僅蔽几席雅遊日者言或用其術得百錢沽酒欣然移日予始識之顧君夢游坐上後在官相值吉州愛其詩清逸幽寒能刖浮響將序而傳之君舉酒懽甚初不言酷貧康熙癸丑十二月見

余出涕曰黔婁子且死矣恐不復見亡何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三訃聞都下尚書王公命門人金君抱一經舉其喪葬牛首山後其時爲甲寅年十二月某日其遺集有所著淮安郡丞于君藻許爲刻行而于又死銘曰

十窮見義亦以窮不大顯於世維學是耽晚節彌勵莫士非貧窶獨不言有偉其篇裂皆九原於乎傷哉

右墓誌銘施閏章撰

趙繼鼎

先生諱繼鼎字取新號止安趙氏宋魏王德昭之後傳十四世至叔珍貧依外家居常郡西鄉之東觀莊又七世至元台公名臣先生之父也苦志力學爲吳縣名諸生先生其第三子登明崇禎庚辰年進士授湖廣公安縣知縣公安自遷治祝岡縣署草刱有城無民加以流寇充斥百姓凋殘罔不視爲危苦之地莫可措手而先生不敢以苟且處之殫其心力一一必欲爲窮黎請命自先生莅此而公安自來之積惡悉除惠藩封荊州公安年解祿米七百石承奉旗校守催來縣橫虐百端値解者家無不覆先生不預僉解戶臨期點行親與同解旗校無所用其威而公安祿米無難解

之患邑有民安孫黃孱陵三驛夫馬俱無謂之倒站蓋緣縣官侵
漁驛糧而豪黠乘驛戶之急強包巧卸輕毋重予驛益不支先生
追按舊冊集馬戶夫頭諭以支糧多寡當論差之繁簡自今視差
見給夫馬一呼即至而公安無驛困之患排甲逃亡催科無所先
生以為此逋糧累田所致顧人逃田在為審併人戶句清田畝俾
有力佃者承其役而公安無逃亡之患王莊勢豪多置田公安遇
納稼則來收租以去而國賦則累年逋欠遠莫能徵先生思田屬
本縣可責之佃戶因召佃戶令以見年田租盡納逋糧身為立券
識印使與田主為信人人樂從田主亦爭完己賦而公安無王莊
隔屬逋糧之患其他若躬作驛夫杜差承過往之誅求詳審寃商

釋九人逃兵之刑戮繕城隍糾剛練使彈丸有嚴疆之勢而賊不敢窺卹民瘼獎士類俾哀鴻無中澤之鳴而俗且興讓任公安比及三年訟獄息止戶有絃歌上官合薦膺上考癸未入覲升兵部車駕司主事郎丁外艱歸而旋逢運祚之革矣先生連遭君父之變憂從中來決意謝世將以枕塊之倚廬長爲活埋之土室而族有小人者窺知之以爲先生既自放廢則爲不足畏之人並爲可弱食之肉於是四播流言多方發難先生鑿坏而出渡江以避之乃變姓名隱身於推命賣卜課徒之中而小人益肆攫奪田疇劫焚居室搆黨齗齗百毒齊起先生挈家寄居瓜渚者二年已返故里借棲於唐氏又遷於外家此時播徙顛連之慘不言可知先遺

獻詩有云一箇頭顱經百制又云破巢毀卵久吾知大略同此景象也先生夙稟至性幼時見家業凋零二人憔悴嘗籌鐙徹膳飲泣讀書矢志博成名以慰罔極友于兄弟怡怡至老無閒然吏公安見同僚石首縣楊令爲勢宦所誣先生侃侃爲辨白之巡方御史同譜毛公亶翰曾有結姻之言身死家貧先生招其子贅於家而撫字之金公堡既逃空門長子無依將從薙染先生力止收而教養俾金氏之祀不絕所爲多人所難者然由先生之一生而論則其自家而及於朋友施於公安凡諸種種世有賦質循良秉心純至者俱能及之不足爲先生異而惟是先生守一念不忍忘舊君之心含從前辛苦所得之進士與後此正未可量之功名甘受

毒痛於鄉里小兒甘蹈危亡於盲風怪浪兀然自矢不少依違此則先生之大節炳然代不數人者也嗟乎西山薇餓悼沒黃虞武王稱之爲義士孔子斷之爲賢人則故國之有遺民原爲　聖世所不禁無奈奸民宵小每乘之以張鐵含沙指瘢攻釁故非拌得一身之刳胷決脰一家之錮市塡溝者未易語此此古來遺民孤竹二人以後數千年閒寥寥無幾在有宋不過謝翱方鳳龔開吳思齊鄭思肖數人有元不過楊維楨王冕戴良丁鶴年數人耳惟有明之末自託於汐社谷音之人物者不少然覈實而觀大抵居者齷齪治生行者江湖匃貸逃方外者嗣法拈香始雖激發於一時之意氣繼且盡易其昔日之初心曾可與皋羽所南之徒同日

語哉先生赤見灰釘心盟玉玦惟以講學授徒自了一身之局故自曰江南老教書於戲如先生者方員所謂思齊之處女織崖之寡婦也

右傳黃百家撰 按趙先生爲恭毅公申喬父卒於康熙十二年

## 閻修齡

淮陰有處士閻君午叟者名修齡字再彭今之隱君子也性端凝方正不苟言笑少攻舉子業博綜經史時漳浦石齋黃公清德績學蔚為儒宗又方以直聲震天下君輒往師事之遭甲申之變棄諸生以耕釣自放與張虞山養重靳茶坡應昇善嘗同作秋心詩昭陽李小有長科為序名溢江南北而君益閉戶卻埽讀書教子孫此外事不問有蒲衣石戶之風尤諳先朝典故惡近世奢靡之習每砥礪廉隅以復古道為任追思父蟠磯公遺事編次成書垂訓後人有子若璩以文章應詔淹雅為一時冠故鄉里故家凡有所舉措莫不以君父子為模範初蟠磯公司理閩中尚無子禱於

九鯉山而生君有異徵其名字皆錫自夢中九鯉山產荔枝爲嘉果最君晚年自號丹荔老人寓意遙深虞山爲作傳甲寅春攜妻丁孺人展考妣墓指旁一邱謂孺人曰吾他日與汝同穴於斯永依吾父母之側無憾矣與孺人藉草而坐久之歸遂預自造壙人稱其達方之司空表聖云是秋八月孺人歿葬之卽其地也山水迴環松齡梅鳴相望今遂爲淮陰勝槩矣

來山王嵩撰曰吾不識君而善君之子益君之志行高潔疾流俗若浼不爲世務所糾纏聞之熟矣觀其所師友不旣然與記曰非時不見非義不合唯君有焉抑其於生死之際又何了了也或謂君嘗好天竺氏之言而學之有得者也則非吾所知矣

右傳王宏撰撰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二目錄

## 隱逸十二

李文純 鄧林材 弟文材 李春麗 李有珩
仇自奇 沈壽民 魯臬
何運亮 魏朝榮
郭士髦 弟士達 澥 李灌
呂得瑱 李句 來蕃
侯汸 李魁春 王光承
孫無言 林時益 入大山人 郭充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 隱逸十二

### 李文純

自海內不尚古學學者治一經四書外即能作制義中甲乙科後生有竊看左氏傳太史公書父兄輒動色相戒以爲有害遂使舉俗盡若避世中人初不知胃有漢晉若此三十年家長兄戒庵先生少善讀書至篤老不倦爲古文全法左馬詩於長歌學溫李五言近作復若中晚唐人幽深華靡各盡其妙與人言古今成敗爛若披掌聽者忘倦至所讀書無不經手鈔平居靜守一几流汗黏

席寒風裂窗筆墨未嘗少間識者謂先生好學如此使後生小子尚見先輩風流是先生以身教人爲世模楷其所係甚重也或謂不然凡今日擁蓋食粱肉熖燿里門俱治一經四書人也先生雖文史足用齒落耳聾一寒日甚取彼較此將何所慕然則益堅後生不讀書之心未必非先生教之也是又可歎也已先生名文純字姬伯先伯父玉海府君諱樹官四川提舉知合州子五人先生最長少美丰儀體長年十二輒冠能發讀先太保所藏書兼治詩古文詞與次弟簡仲並有名里中俱謂吾門一時頓有兩璧人先生嘗於上元夜著絳衣與郡中名士集賀監祠乘月上湖橋長嘯十洲人遙望俱謂神仙玉海府君在合州先生遠行省視蜀中諸

文士聞先生名俱與通名紙往來時相燕集先生作秋聲十首諸公爭相賡和文采炤蜀中及將歸與諸公裴回敘別凡月餘旣舟行十里夜泊一灘遙見有十數炬導一騎追尋至灘上拜別於地舟人火下視之則大中丞曠公昭也其爲蜀人所重若此然先生數試於鄉輒不第歸與弟簡仲起小齋數間徧蒔花竹日讀書其中未幾甲申難作先生棄諸生蕭然世外有丈夫子四人俱爲畢婚娶分以所有薄田使自給遂專以讀書爲事尤喜鈔書自漢魏以來諸大家集下至稗篇楚乘無不手寫若四唐人詩分家別體並錄數徧余少師事先生然見余成一書一賦一駢語亦即取鈔歲滿十餘篋爲詩於五言近體最稱意得嘗言吾詩當左拍郊肩

右把扈袖元和寶麻間有以位我然先生詩實體兼衆妙非專法
賈孟也及晚年益杜門謝客不復以詩與人往還投贈其自敘曰
蔽竹長蒿席門撫轍流連風月樂有餘閒此其風格亦略可見矣
今歲過余東齋笑語曰人作五十公便當治行吾年七十有六旦
暮可期已詮次生平文章及諸手錄當盡付汝異時幅巾薄葬亦
不置墓石但須汝作銘一篇以韻語寫我得讀之撫掌足矣身後
輓誄吾豈復知耶余笑荅曰唯唯古人作達事多類此不妨豫寫
風流共相笑樂況日月推遷復近陽至望先生再濯老眼閱世二
紀年過纖簾先生其所鈔所讀書當亦過之矣乃重取所敘銘之
曰

叱撥夜嘶畢離四起有一先生坐掩雙耳仰眂屋梁俯馮素几塡古塞今晉頭漢尾鬛腳細書反故雜紙日鈔三分月積一咫彝筆成邱漏硯如雨或欺先生織簾者侶尙酉世間讀書種子或嘲先生自苦乃爾飢當咽墨寒可衣褚一歎一嘲盡付不理有時起吟不奇不已履聲币庭手勢鬧擬頭觸不知兒童譁指自題壁間自讀自喜適過東齋笑呼吾弟今世大癡惟我與汝七十六翁復何所俟平生撰錄當盡相與幅巾大布少東行李鬼伯造門灑然行矣異時薄葬掩土一笪但須汝銘寫我韻語以樂生前不埋地底茫茫千秋誰守髮齒余羨其言達懷無比爲敘生平風流略舉先生讀之欣然笑許謂可生後不傳不誄還有往來日還舊署先生

讀書再閱二紀甲寅孟冬歲月併敘

右生藏銘李鄴嗣撰

## 鄧林材 弟文材 李有珩 李春

鄧林材字冉生湖南新化人明季諸生精天文步算善占驗與從弟文材友善時稱二材林材喜言休咎輒奇中文材每戒之使自晦癸未之變兄弟露坐庭中林材仰視絕叫曰長沙城陷矣將奈何已而果然乃相約行遯鼎革後隱於農吳逆踞衡州林材爲僞將軍某所跡脅以官以計免歸終於家文材字聖楚人 國朝年六十始生子卒時近百歲及見曾孫時同縣諸生艾友南居縣東小溪山水最深僻處通百家言夜觀星象知世將亂不復應試薙髮令下逃入萬山中家人跡得之勸歸不從乃結茅棚葢覆之而自種薯蕷拾橡栗野蔬爲食終身不出又李有珩字光廷甯遠諸

生吳三桂據衡州聞其名遣使幣聘之拒不納懸佩劍於樹以見志明日復來則已避入白雲山矣其宗人諸生春麗三桂使至門春麗涕泣別母自後垣逃去嗣土寇起母與妻皆投水死時稱雙烈春麗歸治喪哀痛過情遂絕跡人間世

右傳李元度撰

## 仇自奇

家監紀者明永明王之監軍官也名自奇字子珍號曰甯庵先世居肇郡父夢槐爲靈山縣吏卒於署公年甫十五請母扶櫬歸葬母以公年少且乏貲未之許而請益力卒能經紀其喪致哀盡禮雖老成練達不是過也承父業吏滿爲廣西陸川縣典史順治丙戌城陷公整衣冠北面再拜曰臣敢以微員自恕而負朝廷邪將投繯矣令踉蹌而來止之曰守土吾責也死而有益於國敢不共勉若使人盡如北京君臣同殉社稷奚益乎古有一成一旅克復舊物者唐桂二王無恙甌閩諸郡猶存天下事尙可爲奈何以子之才一死塞責邪公頷之遂與其令歸肇會明臣丁魁楚等擁立

永明王於郡公以大司馬式耜瞿公兵科給事中邦彥陳公薦召
對上恢復大計十二策深中時要朝廷嘉納之授以監紀官公於
是破千金之產以紓國用恩威並著深得軍心無何擁立諸臣扈
從與反正爭功武臣與降賊修怨公撫膺大慟歎曰悠悠蒼天國
事何竟至此也時年四十三遂棄官隱遯於西靈山中初公婚於
高明東砦譚氏有子曰伯璋冠矣公至靈山復婚於賴連舉丈夫
子三人曰奉璋曰顯璋曰殿璋杜門課子有終焉之志時有武弁
黃學明者聚眾於高廉間奉明永麻年號欲引公為重數造廬咨
以軍事公為之指畫形勢授以方略燎如指掌薦於西師欲彊公
西師者張獻忠四大部將之一降於明者也公逆知其無成故不

應學明隨西師由高州出掠新興河頭下肇慶而攻新會道經靈山諸部曲相戒曰此仇監軍故里毋得掠有不戒者帥斬以徇復豎一幟於村口以爲識左右村莊多藉以保聚云由是仇監軍之名愈著奈天下事愈不可爲而公入山之想愈深公大節之立亦兆於此矣康熙乙卯滇地蠢動改國爲周使其僞將徇宅兩粵幷欲起公爲參贊軍機大臣公正色曰使延陵將軍於二十年前爲先朝泣涕興師號召天下天下忠臣義士豈無起而應之者不此之務今天下已定而自圖叛逆庸有濟乎使者聞而惡之短於師帥曰必致之不然則殺之而公亦懼終爲所偪挈家奔横州八櫞莊以避詎賊迹至横州竟爲所獲公拒之益力遂遇害卒年五十

入莊僕阿係隨行回葬櫟莊時干戈道梗長子伯璋奔喪瀕於危者屢矣久之乃得抵橫尋覓母弟遷回靈山以居茲則雲仍蕃衍分住靈嶺之間人以為忠烈之報云嗟乎士君子生當亂世而能於死生之際較然不欺其志儻所謂忠知兼備者非耶明社之屋也死節之臣史不絕書顧當死而不死謂之專生不勇忠者固不為也不必死而遽死謂之專死不任知者亦不為也兩得其道者則又戛戛乎難其人使公畢命陸川節雖著又安有陳恢復策受命監軍使倉卒行在而烝烝有起色功雖未竟其心固已盡矣及其匿迹山林甘心薇蕨不肎與賊共事以至罹害非識卓而力定者其孰能之迄今讀卻吳賊數語猶凜凜有生氣生死之際公可

謂較然不欺其志矣

右傳仇巨川撰

沈壽民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峯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祿位於朝惟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縣計後來不爽累黍又非一峯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苫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逍遥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掩飾徒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尚無一人言之者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君

子必不出此即嗣昌迫於君命固應躬歷戎行衽席荷戈而乃支
吾旦夕安枕京畿外飾勤勞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
食乎臣竊謂樞臣籌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既不能循先朝大臣起
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議亦豈爲後
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不爲不武以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
爲不充整旅以往何兇弗摧即使面縛輿櫬猶當宣布皇威而後
愍其歸死以宥之詎有漫無剪治招之不來强而後可撫賊之認
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無殊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
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懾敵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
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

先始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請進劾己之章有旨這本旣違式卿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檃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留中不報黄漳海歎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眞愧死矣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辨之事則皆發端於耕巖也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爲此番係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爲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參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恆太學生耕巖孤峭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淸眞江右艾千子至宛上評許

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待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上書報罷不復厝意經生之業與周鹿溪掩關茅曲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鋮之在留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捭闔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於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鋮憾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鋮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爲首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巖矯詔將下溧陽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

亡而事解耕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既罄采藜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嘗寄十金耕巖意不欲受庋置壁中三年塵骶未嘗一發視也溧陽既相將特疏薦之專使賫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皐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陽歎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或請直諸曰身既隱矣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隘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

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洙燮棆鑒埏逢將以某年葬於某所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梅骨死海外其子幼耕巖渡海葬其骨鹿溪之歿也家業零落藐諸孤爲逋負所偪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卵故自言才疏意廣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遭患難輟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偲偲之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宛上而不遇改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鄭文江約將以秋冬

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可遠行矣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邪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簀十有三日耳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簀之際不可謂非吾兩人之冥契也先生之子逢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泫然和淚而銘曰

吳門之卒即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即勠似道之臣嗚呼耕巖千載同論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少讀南雷前輩所撰沈徵君志愛其文顧不知其有志而未葬也

蹉跎至今六十七年猶未葬徵君之孫兆符以賣書遊江湖間語及之卽流涕嘗曰先公生平重至性每展轉以應朋友之急其在甲申以前不可勝紀甲申以後尙多有之崑銅先生殉節暴骨兩花臺後適有石埭令姚六康介人求見先公曰若能爲我瘞崑銅殊勝於見我也六康亟召崑銅弟子以葬資而其弟中飽其金先公復貽六康書卒葬之蘭谿令李滄萍餉百金先公故不受達官一絲粟時適欲葬故人乃以其半爲葬費而以其半坎而埋之先公之於朋友如此而今何如矣猶憶二十年前吾友長興王豫者志節士也嘗聞而悲之爲書以告浙中好事之士謀裒金以成此事而不克今王豫亦死于官京師有以甯國守來見者予將屬之

及見其人則俗吏也恐言之亦無補乃止及歸而予連遭先人之變不暇念及此去年之江都聞臨川李閣學持節試白下予渡江訪之欲令檄下有司爲助而臨川病甚弗能及因歎麥舟高誼如斯之難吾輩徒手之苦賦詩一章志慨迫返棹江都朱上舍重慶見予詩而歎曰曾有如耕巖先生者而忍聽其一棺淺土邪吾力雖薄當爲任之予狂喜亟下拜時已歲暮予歸浙東今年重慶以書來促予束裝共赴宣城而兆符館於桐鄉予乃使人邀之同行顧重慶亦貧其里人馬曰璐聞之致金爲助而仁和趙昱故前此王豫所致書屬之者也亦以書來且助金遂以某月某日卜葬於某原勒南雷之文於石納諸壙中而予續紀其葬之歲月於後兆

符曰予年十八以先公志石乞銘南雷拜謁牀下猶憶南雷深衣幅巾鬢眉龎古流涕哭於寢門之外南雷之文行天下且三易棗棃矣而先公至今始克歸黃土悲夫

右續志全祖望撰

康辛亥余邂逅胥章庵先生於越城之 公所率爾談文有契先生即過古小學索觀鄙文每奏一篇先生歎嗟良久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自是余至越城必相過從言談盡日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近時作者爛語流傳千門萬戶其所以得所以失先生無不詳其首尾如數一二於掌中余謂今日古文之法亡矣錢牧齋掎摭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徹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文之書亦儘有到處而所作摸擬太過止與摸擬王李者爭一頭面先生固閉戶讀書然非有所授受亦不應至是也先生曰此先父與先伯父之敎也先祖之任山陽也

徐文長嘗來與二父讀書二父聆其緒論以私後人耳余象數論成欲先生敘之先生曰不可某於象數未之能學也夫胸中未明了而徒文之辭者此今日之文也先生讀書三十年越中之人無有名其能文者其不肯爲今日之文之所致乎自余與先生遇後始稍稍傳之同志葢未五年而先生不可作矣先生諱桌字季桌別號韋庵魯氏爲宋肅簡公之裔建炎間南渡遂家會稽元末敬之官提領提領生彥名彥名生原珍原珍生瓛瓛生二子長城成化進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次瓚再傳爲先生之高祖大中曾祖宗程祖錦萬厤丁丑進士亦官南京刑部郎中考湘太學生與徐文長讀書於山陽者也妣陳安人先生幼有至性太學歿時方十

三歲居喪即能盡哀安人之歿幾至滅性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選爲庶吉士一時多盛名之士而以先生與魏子一周介生王茂遠爲稱首然諸君雅好標榜自喜故後來皆中刻薄之論爲人所咀嚼惟先生沖然不盈人亦莫得而致難也李賊之變子一謂先生曰吾輩居此圍城之中死固分也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昇之日一也李賊登極之日二也先帝發喪之日三也過此三節目無庸死矣已而大行發引先生得先期拔身而子一死先生念從死之不能如三良也復仇之不能如包胥也事乖志負息機摧撞閉室不出出其書觀之門屏之間落落然不聞人聲其所與往來談經問字者亦不過數人而已花晨月夕歡娛少而愁歎多余觀今世

之爲遺老退士者大抵齷齪治生其次匄貸江湖又其次拈香餬
法科舉場屋之心曾原無耿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憒憒如先
生者日抱亡國之戚以終其身是可哀也先生風度峻整望而知
爲先朝之人物造次發語亦皆元遠所謂不在能言之流而言者
莫之能過也生於萬厤丁未十一月初八日卒於康熙乙卯九月
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九娶王氏子五人長爗先廩生次烶先庠生
次烱先己酉舉人次熺先次烜先今存者惟熺先而已孫七人長
誠候選儒學教授次基受基仁基雍基德基泰基謙曾孫一錫祚
熺先謂知先生者無過余乞銘其幽石余何敢辭銘曰
文章之名昔歸翰苑步冒鐵鑪名存實遠於爍魯公爲諸爲典追

蹤往烈裁正狂簡館課程文一洗其短豈期遯野遂嵩偃蹇石渠
水涸山龍色淺以俟君子灰飛律管
右墓誌銘　黃宗羲撰

何運亮

予撫閩時振興學校於省會𠕁立鼇峯書院擇八郡之有德誼者聚其中講濂洛關閩之學閩之人及一二好賢有司咸以何子維嶽名爲予言且稱其祖父舊德碩望學有淵源予亟招之適何子負米入粤未歸也戊子秋何子旣舉於鄉將上公車始緼袍謁予其明年罷歸從予請業未幾遽辭去察其色若有汲汲不自甯者及予調撫江蘇復以書招之何子至則又遽欲辭去詰之曰維嶽祖若父謝世久貧不能襄葬事雖然卜兆之心一夕不能忘也於是出其大父紫屏公狀長跪請曰昔曾子固爲其先人求傳於歐陽公謂惟有道德而能文章者方足永其傳今維嶽不揣欲邀長

者一言儻力稍及謂當先厝吾祖將藉爲泉壤光焉予惟何氏簪纓相望維嶽祖若父官告不卑而一貧至此其爲清白子孫可知也因感范忠宣於曼卿故事捐俸成之而爲之誌公諱運亮字忠寅紫屏其別號也先爲吾中州固始人唐末隨王審知入閩入大姓何卽其一居於泉之晉江世有好德稱遠不具載至學博怍庵公雖以聖賢教家生屏臺公仕至廷尉與其母弟大司空理學名臣鏡山先生並著清節屏臺公生封中大夫禔屏公卽公父也公生而神姿温肅氣宇淵深鏡山公早器重之嘗顧謂禔屏公吾姪有子崇禎壬午登賢書癸未成進士授粵東海康令甫下車卽詢民所疾苦凡弊所當革利所當興者悉次第舉行而廉潔清敏治

而寛厚不事煩苛尋調南海令南海爲粵東首邑煩劇百倍海康
公一以治海康者治南海循聲蔚起行取授工科給事中例升粵
東廉憲督理鹽政無何晉同知理鹽政如故鹽法舊有多斤溢引
之罰牙吏得藉是爲奸公至則逐其老而且猾者一切舊例及諸
不便商者悉除去之當是時軍興旁午公爲籌畫處置預榖數萬
石以貲飛輓事聞於朝晉階一級不數月太淑人卒於家公退讀
禮於五羊城外追國事已非戢形荒郊與遺世諸先達共結詩社
時或擊筑浩歌吞聲痛哭誡嗣君曰我即死當如唐梁震書我碑
騎箕之日命家人具袍笏曰吾將謁先帝於地下三十載遺臣今
顧畢矣嗚呼仕則忠於其君公之大節如此方太淑人之訃至商

民遮道留公公固請終制疏凡三上始得俞旨猶以不及視含殮終身若抱沈痾祝天減算以延視屏公遐齡視屏公既壽終哀毀骨立無異孺慕嗚呼處則孝於其親公之大節又如此公惟篤友于撫視猶子眞切懇摯異於尋常公守廉吏家聲薄田不及頃而宗族戚黨挾所願來者公必勉應之力或不能恆抱歉終日公林居二十餘年未嘗以辭色少加於鄉黨或有非禮相加者處之若忘即子弟有不率者亦必從容稱述先德引之於道自王公大人下逮庸夫牧豎莫不以公為忠厚長者每相語必曰是誠好德公既克敦大節而其睦於族黨鄰里又如此公之教子弟也不專尚駿要以敦倫明理為主嘗書養身讀書四字授家君曰此而祖以

勗我者今以示汝汝其省徵逐慎喜怒毋過炫聰明毋少劇思慮全眞守璞是謂養身虛其心靜其氣定其識堅其力窺聖賢之閫奧會書史之指歸處有守而出有爲是謂讀書見家君領省解勉之曰第一人科名易第一人品格難毋泛泛隨俗步趨也公天姿英敏目數行下博覽羣書而於詩律尤工所著有某草予雖未及詳讀公書然觀其大節不苟凡居官居家居鄉溫厚端凝道氣盎然必有如朱子所言實於此學上下得工夫者而家君有名石渠金馬間次皆經明才茂家孫又知卓然向道不徒爲科舉之習則公之所以貽謀者遠而其家學傳授誠非無所本也公配淑人傳氏癸酉鄉進士郡守積庵公諱元禎之女也年十九歸公時公方

肆力於學淑人輒紡績相助率漏下三鼓乃罷公筮仕海康以國事倥偬淑人奉太淑人歸鄉太淑人病篤淑人躬親湯藥衣不解帶雖澣滌賤役不以委任婢妾褆屏公耄年得疾淑人鬻簪珥為養奉起居無敢怠凡公之所以盡瘁於國而無虧子職者淑人有以相之也淑人天性溫厚撫側室之子無異己生葢有樛木螽斯之化焉當其逮事太淑人寸鏹尺帛不入私囊及太淑人棄世家政又一歸之冢姒其退讓出於天性而孝敬誠樸克勤克儉閭里談女範者必舉以為法公丈夫子五人長龍文己酉解元戊辰會魁辛未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傳淑人出次某某公生於萬厤乙卯年二月初八日卒於康熙乙卯年四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一淑

人生於萬曆丙辰年正月初七日卒於康熙丁卯年十二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二今雖擬之歸營公穴也尙其體公平生清白之意貧無厚葬是亦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所以爲教者也並預爲銘以授之銘曰

人之行己勿庸匪奇忠孝大節所不可虧緊惟我公丁時之艱盡瘁於國厥親在焉公旣盡孝亦復盡忠荆棘銅駝遺悲無窮尤矣佳城鬱乎芊芊公之風流與時偕緜爰告我公公有哲嗣公應有知賑然而喜

右墓誌銘張伯行撰

## 魏朝榮

魏朝榮字名卿湖南長沙人少年喜劍俠遇奸暴必折辱之與兄弟析產讓腴取瘠明崇禎末吉藩强收民田萬頃奸民聚衆倡亂殺校尉捉其疏不得上時流賊張獻忠已破荆襄奸民招之至且爲內應上下鼎沸長沙司李蔡道憲通判周二南縣尹堵胤錫相與謀曰衆勢洶洶非魏名卿莫能靖也强起之諭衆以禍福令吉藩退民田變得息當事愈相推重郡大事必咨而行焉癸未八月獻賊破長沙道憲殉難甲申督師何騰蛟屯兵武昌辟朝榮入幕策左良玉必反請督師防之及歸而左軍果叛騰蛟間道至瀏陽約朝榮往見握其手曰何識之先也劇談竟夜繼以泣乃先遣朝

榮入郡城令官民戒嚴爲明拒守時賊將劉體仁袁宗第寇擾湖湘騰蛟令周二南往劉招撫爲所殺檄明將之駐吉安者來援不至朝榮往見別將牟文綬激以忠義得整旆來長沙於是體仁宗第皆就撫長沙得免殺掠朝榮力也督師游授監軍道力辭知事去遂終隱焉里有孤兒冤久未雪士民髮指朝榮挾其孤鳴之郡守不爲申理朝榮直入訟庭曰殺其六命而反罪其孤有此天理耶守初震怒朝榮語益切至守大悟退而歎曰長沙有是人耶貪掾侯元柱署縣事鉗網善良朝榮鳴諸督撫罪斥之長民大驩會城建蔡周二公祠朝榮力任其事督師殉節湘潭有僧瘞之民舍康熙戊申其親屬來迎櫬當事不允朝榮昌言曰 朝廷褒節義

以勸忠也史可法亦明臣既 賜祠 予謚獨不容何督師歸葬乎遂如所請康熙十四年卒年七十知府宣紹中善化令孫皓邵陽車萬育衡陽王祚隆皆誄以文而祚隆且誌其墓

右傳李元度撰

## 郭士髦 弟士逵 潯

處士姓郭名士髦字斯士號覺海世爲太倉州劉楊堡人先世皆讀書力田代有隱德父仰竹君能殖其產頗饒給性好施予人有匄貸不以無爲解或不能償輒折券棄所負鄉里稱爲長者生三子處士其長子也處士幼善病年十三病愈始就傅卽研精好學以僻居海濱無良師乃裹糧負笈入城尋師而受業焉學益進補博士弟子員復受知學使者科試擢第一食餼於學宮文譽益隆隆起其視科第猶掇之也既而省試屢不利疾復作還居海上編茅結廬灌蔬種樹朝夕海潮之聲隱隱几席閒與誦讀聲相應和意自得也適罹母喪急營窀穸無何而遇甲申之變妻孥僻居他

所獨偕其父守舊廬知明社邱墟思宗崩殞拊膺植髮慟哭呼天
見舍傍池水汪洋指而歎曰此余死所也一夕披衣起見月光滿
地潛啟戶而出欲自沈於水適其父睡醒驚呼曰大郎早起何之
乎因遷延復返蓋處士之欲以身殉而隱忍不決者徒以親故也
及移朝改朔舊居屯兵無所歸遂寄居於州之茜涇時家業蕩盡
僅以授徒自給資脩脯以養其親未幾父患痰疾偕兩弟躬視湯
藥衣不解帶凡七載而父亡於流離屯蹇之時殯殮皆如禮自此
鬱鬱不樂無意人間事矣晚年卜居溪西村舍躬耕以給饘粥家
復燬於火屢空無儲泊如也年六十五卒處士爲人慷慨倜儻有
忠孝大節訓其二弟士達澥讀書力學皆以行業有聞改革後兄

弟同志棄儒冠絕意進取值兩弟逋官賦計窮無所出處士鬻繼室王孺人贈田以償之王孺人亦無怨色敦意氣重然諾友朋急難必傾身營救性伉直是是非非無所曲隱自其少壯時多以文字受知當事僅一謁謝而已未嘗有所干請當事亦以是重之生平以節義自許明亡之後遯跡海濱人罕見其面而處士弟濈之婦朱遇亂避兵南海望見兵至恐被辱遂赴海而死後見夢於濈曰上帝見憐已得為水神矣余聞之亡友朱子廷一并附著之亦以見處士之家風其清貞義烈萃於一門也

論曰明之亡也士大夫居高官享厚祿者類多回心易面忘舊君而膺新寵若處士者傫然布衣諸生耳顧念國恩創深痛鉅盡然

有沈湘蹈海之志使處士早登科第受社稷封疆之寄其肯改顏變節易其所事乎昔陶淵明卒於宋元嘉四年而朱子綱目書之曰晉徵士陶潛卒如處士之大節亦何愧哉處士之子紹贄砥礪文行能諳父書屬余紀其梗槩余故爲之作傳而并論著之如此

右傳唐孫華撰

李濂

歲丙辰故孝廉李向若先生以疾終於家越八月季冬將歸幽里先生之弟雄飛攜所爲狀一帙策蹇過訪曰吾兄作古有日今且襄大事謀元石爲願子一言以誌僕小子再拜伏辭謂先生曠代高賢異時史氏將有特書葢棺之論非海內名公如道隱豈山蘇門二曲輩不足以彰有道示來玆小子末學後進雖獲侍琴履而卑微陋劣昧焉文之是爲先儒增辱也固謝不可徘徊累月竟弗獲已遂奮筆而爲之誌

公諱濂字向若一字連璧關中郃陽人先世居邑城東黃河大岸之坂頭村吾邑自三代以還爲有莘國漢置郃陽封域皆瀕河後

始移今治閩其先益城南郭人也今城村李姓者稱同祖歲時且
拜掃云曾祖父尚貴力勤稼穡起家河南盧氏山中祖父福長父
時顯皆忠正長者先生幼警敏讀書不尋常日盡數千言時望萃
車公以憲副投簪負巨名號關西夫子先生每從之學爲制舉義
雄古奇崛純以秦漢行之年二十郎入庠越六歲而食餼累冠諸
生名馳三輔督學使者賈公校秦士奇其文拔置第一歎曰閱生
文令人振懾但恐子才大地氣不堪任耳其見器如此癸酉登賢
書戊辰兩上公車時國家多故王事孔棘先生感慨賦詩和旅壁
中韻有浴日壯懷擁帝闕瞻雲客淚點征衣癸未逆闖入關僭據
西京徵兵調賦所在騷然及甲申三月賊臣誤國神京失守烈皇

帝身殉社稷先生一聞十九日之變卽伏首北向號哭不食且輿己卯孝廉呂公得璜慷慨流涕誓同死王事會呂以嚴慈之命不得以身許國而先生太公亦爲之垂泣勉慰計無復之遂棄家東渡終以路梗不克北上至角北寺牢騷放廢遂披剃爲僧所寄書有風波自險吾心自平之語太公持而痛之屢使招歸 皇清革命 聖主當陽窮闡幽微徵天下巖穴有道以備側席先生堅抱盤石數以疾辭不應時偕同志孝廉管希聲呂公兄弟元佐仲佐往來太華賦詩招隱或累歲不知所向或竟著黃冠披緇衣哭歌山林行乞都市人之見者以爲此必李子向若跡之卽去已而訪之果先生也自是飄泊抑鬱多寄跡於僧房梵宇山巔水涯閒又

自結茆庵於河滸雖兒童父老歡笑終日時而採藥負薪行吟道旁若不知有人世者性至孝承志色養終身不怠妣雷以疾暴卒先生適他出聞喪而奔一慟幾絕哀毀骨立父或稍有憂色率諸弟姪斑斕戲舞務得其歡心而止兄弟之間自相師友至白首無間言家居三十年與物無求與世無爭不激不隨無諂無驕性簡易接物坦白略無崖岸然極狷介非其人不友絕跡公庭至長吏求一見不得妻子裋褐終歲屢空晏如也鄉鄰小有鼠雀必爲之反覆感諭令其自已又好以爲善陰德事勸人語意誠切被其溫音頑夫無不爽然好讀書博極祕緯而一本於忠孝之旨聽其言塵土俱盡無一漫語爲文振筆直下海立山奔雄逸不可追視詩

歌磊落豪爽如萬斛珠璣涌地而出崆峒滸西之流也顧以性不近名所存無幾散亡者多矣惜夫惜夫先生少有奇質迥絕塵俗一日遊華山至極峯下方移目忽有異物飛至與談久之且曰要知未來但觀已往語近道者理或然也晚於城南乳羅山下金水溪中穿石鑿谷得田數十畝築舍其間名小桃花源將遂家焉未幾而卒卒之日鄉之老少男女無不流涕者嗟夫先生以不世之才抱匡時之略意當如干將莫邪所向無前而逢值遭會長農夫以沒世至當·新朝鼎定不次求人一時受爵　王廷秉圭服紫者率皆際會風雲以就功名槩託之會大夫魏文貞忍小圖大英雄屈己之例庸庸覥面相視爲常先生一鄉薦孝廉耳無官守言責

誓不可逃之義而乃求死不已求死不已至於奮激奮激不已遂
至於遺落然則如先生者固世所謂大愚矣夫人情誰不愛顯榮
念妻子至於綱常名教之大居平坐論或以慷慨指髮自許樹立
及夫情隨事遷葢未有不喪其懷來者何先生之獨嶽嶽也先生
以古今爲旦暮以軒冕爲泥塗以富貴窮通生死禍福爲春夏秋
冬卽其數十年中葢已不易不成不降不辱龍德遯世自命千古
矣然則神州沈沒之感青山舊國之思惓惓顧徘徊又未嘗不三致
意焉嗚呼昔宋室遺民惘中都之淪亡至於樹冬青哭西臺雨雪
空山往往有之靖難之後葉御史扁舟江上痛哭讀騷自號雪庵
和尚今其書具在以先生觀之乃知古今未始不相同也往雲中

郭匡廬先生來署郃邑最心折先生而與之遊稱爲近古大賢豈
無謂哉兄弟五人潛以明經仕與安訓導遷甯遠學正灝庠生鴻
庠生食廩少洋先生行二元配王繼种王趙王男三維極維相維
楷女二孫男四熠焴炘焴孫女一先生生萬厤二十九年辛丑九
月二十九日卒康熙十五年丙辰五月初八日壽七十有六以是
歲十二月十三日葬於郃西北黄河岸上二里之高原東望首陽
從其志也是宜銘銘曰
有美一人兮大河其旁在渭之涘兮在洽之陽雲漢爲胸兮氣吐
琳瑯筆撼五岳兮賦奪天章乾坤易位兮血戰元黄龍去鼎湖兮
日月晦光忠孝兩窮兮永夜傍徨行吟澤畔兮披髮成狂採芝深

谷兮蘿荔爲裳商華逶迤兮希皓相將鳳德九輝兮千仞翱翔下
睎浮空兮疋亂蒼花黃沚蒹葭兮白露爲霜湖洄從之兮道阻且
長天喪斯文兮星附箕芒不遺一老兮頽我木梁掩袂流涕兮風
淒雨涼孤山鶴去兮彭澤菊荒不封不樹兮中野云藏更萬古而
千秋兮歷沒世以不亡

右墓誌銘康乃心撰

呂得璜

呂得璜字仲佐釣璜弟己卯舉人兄弟同科善詩文博洽名雅聞賊據西京士大夫多受偽職公與管公希聲兄元佐遯入太華山擔簦策蹇奚童皆以爾汝呼之人無知者亂後伏首邱壑諸人事家近乳羅山時與李向若先生賦詩招隱自號鬢眉和尚著書數十種不夷不惠以茲自終夫當定鼎時需材不次豹變龍蒸有以茂才異等而致金紫者公等皆名孝廉負匡濟略使少爲功名遷就徵車則勳猷爛然矣詎台輔奚足道哉

右傳康乃心撰

## 李匄

李匄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乞牛肉羴膏並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褉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余問以意測之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荅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邀之署中留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葛文舄插花滿頭徜徉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不予未幾葛敝縷縷風雪中自若或曰李匄向爲諸生有聲屢試不第有所託而逃然讀其詩似深山高衲不與陽狂玩世者比終不測其何如人也余於友人邸舍中物色得之爲余書扇相對竟日卒無他語

右傳毛際可撰

來蕃

君來蕃字成夫邑人來氏族甲地大君鄙其軒冕獨居貧空敝衣縷裂所儲圖史外惟缻盎十餘貯米鹽紵絮於其中每出行書衣筆袠手自持抱至有挂兩肘纍纍蔽以博袖儼五石匏者遇故人當意拱揖避道左語不當意去嘗授書江園中與其徒沈君傅君名江園二子者夜秉燭藉廣氈箕坐縱談古今興喪得失及漢魏以來理學藝文人物徹三晝夜及遇軒冕與不當意或相過或邂逅廣坐端視緘默雖終日不出一語問之閒亦不對以故値君者多卜君語默以示臧否至爲語云言勿言視來蕃蓋重之焉君夙穎十歲出試輒冠軍甲申以後棄去舉業爲詩古文詞始以博大

自喜既好爲瑰奇倜儻之語既又力追先秦閒文崇尙奧衍然終不能鋟所著行世有北沙集藏於家以別字北沙也幼精六書能作古文魚籀太小篆殳隸入神不輕爲人寫人亦竟不匃寫之嘗作故明二鼓賦其文雄博頡驁抵轢前古初不示人及示人人以口詥厭讀之既知爲君作則益置去勿讀惟虞山錢宗伯見之稱曰此馬季長之賦也君好立名節每道東漢人物人有以東漢人物擬君君喜少游於劉蕺山先生之門先生曰子袁夏甫也吾初以子爲狂者今知之獧者也子有所不爲君事父孝父困於諸生老得心疾君備飾甘脆父怒必蹴棄之甲申以後彊君出試以不能祿養箠楚幾死時蕺山先生自南都還講學於家君問曰有子

於此貧不能養父而父責子以不擇之食先生曰子不聞樂羊妻之語乎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其姑感焉二親之不諒子者之罪也且夫厲人爛其子而畏類己也天下亦安有人父而責子以非是焉者子言蓋矣君聞之悔瘠不食乃作反柏舟詩以自明蓋反其母也不諒之辭云全邑毛甡與君善嘗與君赴東江大會浙以東數郡皆在坐朝士若蔣學士胡侍御徐行人輩皆至君緘默就坐時學士方主文兩浙君以不試抗坐酒行樂作絲竹幼眇君聆之稱善頹然假寐鼾齁徐發及醒竟去姜侍御會十郡人士爲志學社甡與君往君被衣揖讓與人士款款道故既坐祭酒則已亡矣甡出游豫州君卒來學曰卒之歲大雪君憶甡遠遊覆笠登香爐

峯四顧蒼茫吟所製山陰張杉徐緘臨安陸圻江都韓畺華亭蔣平階吳江顧有孝同邑徐芳聲毛甡八君詠詩慟哭乃歸江園傅孝廉門下士也君授書江園時故友陳清家下浦每相憶約同日過輒坐語中途之柳閒至是君死孝廉經其地作柳下詞以哀之比招魂焉

右墓誌毛奇齡撰

侯汸

嘉定前左通政侯公峒曾既以城陷不屈死其子演潔皆從死已其弟太學公又以事被執太學家子秬園府君與通政公幼子瀞適在他所故不及於禍不移日而名捕瀞之令下君不暇顧家竟挾瀞以逃達於支硎之中峯謁言追者將至瀞大懼欲歸就死君持之泣曰不可汝死吾世父目不瞑矣汝速行吾代汝死立遣瀞而身自登小舟攜酒痛飲解其腰間金以與舟人揮之去乃大書瀞姓名於衣襟殆徧躍入水自分必死矣會有泅而拯之者出而良久始甦土人詢知其故歎曰此忠義家也盡留故衣水次僞有追者當以示之紿令求尸水中耳君從其言易服夜走吳山有老

僧薙君髮更其名一正授以益曰汝勿留此吾誓不汝泄也復至中峯中峯僧匿之而瀞亦薙髮亡命間道渡江匿於揚之天甯寺矣事甫定君母弟掌亭先生迹知在所遺書勸君還君乃謝中峯僧變姓名往來崑山常熟間逾三年聞瀞死與掌亭先生哭之慟君拊膺曰吾萬死一生以保吾弟吾爲世父遺孤計耳今顧至此極乎趨歸故里以其長子乘嗣從弟演以主通政公祀乘夭死又以幼子來宜繼之於是君遂無後瀕歿命以掌亭先生子蒸爲己後嗟乎天之禍侯氏何酷也微君兄弟相與奔走內外支持門戶則侯氏斬焉無遺矣豈天果未定乎抑視天㝱㝱從古所歎不獨在侯氏然邪君諱汸字記原老居桓園遂以此自號益太學公諱

岐曾子而太常少卿諱震暘冢孫也幼聰穎太常公家居嘗與子弟論李可灼紅丸事君甫九歲侍側卽請曰楊漣旣與方從哲同被召在內廷當進紅丸時何不面諍而顧從衆出公門乎公由是大奇之稍長爲諸生與諸弟講求經世之學期達於用而君尤忼爽有志節落落自喜嘉定之以銀折漕米也著爲令甲久矣崇禎之季流賊告警議者復令輸五萬餘石以佐軍興嘉定士民苦之其明年將伏闕請免募能行者君慨然與張先輩鴻磐詣闕下疏陳嘉定素不產米連歲大饑人相食之狀具爲諸公卿條其利害甚悉朝議韙之訖如所請至今士民賴焉是歲以例監生中順天鄉試乙榜凡與乙榜者方合疏乞準貢而閣臣顧遣私人邀賂君

郎拂衣以歸是後不復應舉晚而學使者旌其門曰高士君亦峻拒不受也始君歸自京師知明將亡盡出其室甯孺人匳具易金歸諸王毋龔太恭人請白塔田二頃將往耕之筮得震之剝筮者曰未可行也君曰否予退也非進也來也非往也不往則无不利也予爲長子成卦皆動宜與婦行也變而碩果宜得獨全也互曰禴祭受福所謂不喪匕鬯也又曰吉大來互之之曰黃裳元吉所謂大來也且吾資於婦承王毋黃裳居尊王毋當之矣吾其行乎旣而俱如筮言康熙十六年遘疾復命筮之筮者曰是兆也是爲出於死門君笑曰向者震之剝所謂出死門者也今已矣不可復出矣遂卒達者以爲知命壽六十有四配杜繼甯二子乘來宜皆

甯出卽後先嗣從弟者也女二許嫁許珌柴某俱碭君旣丁禍患顧爲學益進嘗論易乾坤二卦曰世之衰也所向无可用剛直者乾主於剛然繼之以健中正又繼之以純粹精蓋必如是而後可以剛也坤六二之動直內以敬然繼之以方外以義一本乎柔順中正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直也不然恃吾血氣而不撓不摧吾能免於悔吝乎蓋晚歲所得如此某年月日其孤棻卜葬君於某鄉某原乃來請銘銘曰

侯之門兮忠且義保孤難兮殺身易君九死兮心彌慰極飄泊兮天之涯茹荼蘖兮甘如飴幸生全兮返故栖君之兩父兮翔正氣薄雲與日兮摩天際今往從之兮其可以無愧

右墓誌銘汪琬撰

李魁春

康熙丁巳歲李逸民筠叟先生卒年八十越十三年庚午葬先生於梅灣山萬池宇圩志石未立迄今五十一年先生孫恕懼高行之湮也屬草志銘鐫諸石先生名魁春字元英晚號筠叟系章渠李氏爲前明諸生與潛忠先生許玉重交以甥舅爲莫逆交當是時流寇狓猖中原板蕩江左諸紳士立門戶縱情文酒先生與潛忠論古今節義事背裂髮豎恨不能以諸生效死疆場閒會甲申變思陵殉社稷問至北向號哭家人知有死志日夕環守不得死後聞潛忠死曰玉重死我何顏獨生玉重死而我生我無以妥玉重魄我益滋戾收其骨葬白公隄南撫卹其家福王南渡後倡同

學呈請當路賵翰林典籍私謚潛忠不負同志也先生死志未遂故身雖存心等於死方袍角巾屏跡郊埜時直指李公某按吳重先生名屏車騎微服過訪既相見道姓名知前進士赫然爲蓬宮者也直指示勸駕意先生曰聞之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稱盡美能全孤竹之潔揚子雲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今鴻已冥矣弋人猶不忘篡邪願公全辟方逢萌之節拜賜實多否則死耳且君子愛人以德既已自誤又復誤人知公必不爲也直指慙謝去繼以高隱鴻儁顏額相贈先生笑而裂之遂甯李如石先生實令長洲棄官後僑居吳門往來無閒嘗致書先生予性峭潔君亦不耐氛垢廿年來晦明風雨悲歌憤吒無日不共之予固覺臭味之

合君不免土炭之嗜矣云云時先大父亦秉諸生奉劉臏庵學博避地陽城湖濱歸故里每之李長洲寓及先生家先生以兄禮事先大父三人會合或終日默坐或慷慨歌泣外人莫能測也先生愛佳山水一瓢一杖逍遥林壑閒喜種竹方曲屛障悉畫竹名曰竹隱别有寄託非山濤王戎意也既老杜門日誦楞嚴豈一生心跡不能自吐託之空門以消其抑鬱耶』

「纂述甚富經史子集及陰陽醫卜之書多鉤纂注釋删革後委諸友燼今存春秋三傳訂疑癡稿合璧皆屬晚年删定者配沈氏官浦望族子二長淇次汝穎淇庠生孫四人某某某恕曾孫幾人某某繩長洲庠生予家與李本世戚而曾孫繩又嘗受業於予則銘先生者宜予抑微顯

闡幽吾生素心也銘曰

龍潛鳳遯遘陽九疵物激清心不朽抱節後死對死友幽堂杳杳閉已久銘辭勒石四紀後千秋論定在人口嗚呼有吳逸民李确叟

右墓誌銘沈德潛撰

## 王光承

處士王光承以詩文重天下自勝國時業已籍籍至　本朝定鼎以來埋光韜采者踰三十年海內不復知有王先生矣而享年七十二歲乃死悲哉士之生不逢時而至於槁項黃馘以老湮沒無聞者多矣先生豈求名者哉雖然以余所聞先生學至博誼至高於文無所不窺而淵然莫露於行無所不備而惕然若虛以彼其才何難煊赫取世資爲親戚交遊光寵乃痛心含忍自錮於海雲浦漵之間其志貞其修潔君子哉若人爲不朽矣里黨之士死於兵沒於寇牽戀於妻子摧殘於賦役飄飄掩抑於饑饉何可勝數即蘊才抱略一藝一德之流始亦堅韌如百鍊鋼而日復一日化

爲耗指柔耳先生聚生徒教授挾一編自娛至椎髻蓬頭布衣皁帽者終其身非有堅忍之力淵邃之守視一切富貴勢厚絕不攖其心能如是之不汚也哉先是先生父君諱名丕顯者積學好古爲明季廣文挂冠歸隱先生與弟烈先後鵲起爲文人居恆敦篤孝友以忠義相砥礪遭亂泛海與父居天台雁宕閒志行信於人學者駸駸來就君諱公有故鄉思侍奉還里父與弟相繼凋謝竭力護喪事環堵蕭然不爲戚也生平好爲人作序時有以文字賈禍者株連頗急先生負重名且以義自處疑有以此及之者人言如沸先生曰生不喜存死不悲沒宋纖之言也吾若遇難又何悲焉卒亦無害自丙戌歷丁巳杜門者三十三年夫此三十三年間

可喜可愕可歎可泣之事不知其幾矣假令折節而交濡足以濟
而名業小大年壽永促一旦如飄風如蟻壞則亦死輕鴻毛耳士
固有志而遲回以驗其守轗軻以揚其節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
哉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王子何愧
焉乃爲贊曰

維世之人兮勤於心而不自持賴王子兮能愛道而貞於斯天卑
地高兮世莫我知松柏後彫兮高名在茲

右傳彭師度撰

## 孫無言

白岳孫處士客死揚州寓舍予往哭其孤匍匐泣而言曰不肖孤早喪母吾父憐之失學稍長苦貧從估人餬口江淮博升斗養不得在左右父晚年思歸隱黃山不肖孤冀生事粗理先築室山中後奉杖笠歸耕田汲井以老今已矣父性樸質無他好惟獲交天下賢人君子羅致其詩古文詞若嗜欲以故棄百事爲之風雨寒暑死生存亡不少易今亦已矣而所謂賢人君子者散在四方安知吾父之死之可悲也賴先生在先生不忍死吾父敢以墓石之文請予悲而諾之其孤遂言曰吾先世山東青州人唐時有諱萬登者以金吾將軍從康成誨征蠻道經江南之休甯樂其山水家

焉世居草市此吾始遷之祖也傳二十六世有諱秉仲者爲先大父生五子父其長也配吾母吳氏生二子長自省卒次即孤自益不幸母早世父獨居三十餘年人以爲義余曰然自處士去休甯而來遊於揚也居一椽從一奴白衣青鞋蔬食而水飲鄉人多大估居積於揚競尙居室衣服飲食伎樂處士望見輒搖首閉目去見通人大儒即折節願交而於寒人畸士工文能詩或書畫方伎有一長必委曲稱說令其名著而伎售於時也然後快以故四方知名及伎能之士多歸之朝一客至即叩諸閽人之門曰某某來暮一客至又叩之不倦處士長身高足深目朗眉被服甚古見其遇風日以扇障面疾行衢巷或躑躅霜雪泥淖知必四方客至而

處士爲之來叩也兒即出卷帙闊袖中纍纍曰此某某作也如是者自壯至老如一日嗚呼善估以長子孫者吾鄉人之常也假高蹈不仕陰託王公貴人弋名利以自豐者從來處士之習也而處士獨不事生產終其身於交友文字中未嘗涉毫髮私一子亦不强教而黃山去揚州非有千萬里之遠也竟謀歸未得亦當世賢人君子之責而處士卒不言以窮老死此余之深悲而重媿焉者也處士亦索送歸黃山詩四方之作幾盈數千首又集孫氏凡以詩名者爲一家言欲鏤版以行又嘗集諸名家詞期足百人爲一選俱未果其屬余敘而先版行於世者止十六家詞死之日猶啟敝笥理四方友朋書疏授其子其重交好文固如是處士諱默字

無言又字桴萼人無識不識皆稱無言因以字行卒之時實康熙
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得年六十有六歸葬白岳銘曰
拙於己勞於人善其善如一身恥言估遑憂貧黃山高而水清宅
雖虛歸其神欲考行覘貞珉

右墓誌銘汪懋麟撰

林時益 入大山人

明季天下宗室幾百萬所在暴橫奸慨窮困不自賴爲非恣犯法而南昌偁藩支子孫尤甚崇禎末諸宗强猾者輒結凶黨數十人各爲羣白晝捉人子弟於市或剝取人衣或相牽訐訟破人産行人不敢過其門巷百姓羣相命曰鏖神當是時寧國中尉議霧年少特以賢名四方豪傑士多從之游諸鏖宗亦畏之中尉字用霖父統鏁中崇禎丁丑進士知江夏縣敢言成敗多奇中上將用公爲兵科給事中未除而歿事及世系在邱維屏所作江夏公傳中中尉幼奇慧江夏公戒之小字曰蠢七歲出應賓客公同年萬公元吉嘗與中尉對弈中尉立小机上指擊指揮攻殺旁若無人萬

公笑而睨之曰非凡兒也負則沈思徹夜且求復得勝乃已江夏旣尉邑號難治又幕無他吝錢賦悉委中尉中尉刱立開收出納法別有籍法主每項各爲首尾必不少挪借老胥見之大驚欲毫髮欺侵不可得中尉時年二十有一江夏公旣卒於官推官同年生某攝府印與公有怨牒取公在事時修城費十數萬金籍相對勘而老胥憾公父子盡匿諸籍大索不可得中尉同公門人邑諸生張若仲及弟議霖日夜窮思所出入條記合算較原數十數萬金無少差另冊報老胥及推官見之大驚以爲神江夏公柩乃得還南昌而中尉自是得嘔血疾數十年且瘳且作以至於死中尉性豪邁敢大言見天下將亂專意結客招致方外異人冀他日爲

國家用江夏公命師事太僕段公然海內所推三異人段其一也段公有異表鬚長委地數寸許以好道術觸神怒失明與中尉語大愛之更令讀大學衍義諸書求實用張若仲亦負奇才精擊刺中尉與為兄弟交得其技僧辨文道士張還初深沈有大略中尉皆委心交之而辨文往為邊帥技勇絕倫肌膚如削玉甲申中尉病撖上寇迫不能行辨文縛椅為筍輿同一鄉人舁之人見辨文狀貌奇偉咸怪異而鄉無賴子有妄擬中尉橐中裝者辨文微覺之日將夕挾弓矢為嬉游取木椎插百步外射之十發矢盡中諸無賴子大驚皆羅拜請遂為弟子而中尉更師事新建歐陽先生斌元友南昌彭士望胡以甯樂平王綱福清林全春廣濟舒益其

乙酉左良玉謀破九江悉師數十萬南下中尉因九江毛玨帥師
任濟世集其地雄武士將用柯陳兵遏左師柯陳相傳爲陳友諒
後所居峭壁廣袤地跨二省會明三百年兵征不服稱悍旅者也
以當事議不合散去九江亦隨破六月金聲桓入南昌中尉彭士
望兩人相與謀曰大亂至矣坐須此守田宅爲乎立挈妻子走建
昌士望三至甯都見甯都魏禧立談定交遂同中尉往依焉與諸
子結廬金精之翠微峯講易讀史爲易堂凡八九人初中尉與士
望爲親戚各負才不相能中尉訪士於王綱綱曰子同里彭達生
方今俊傑也而外求士乎中尉曰吾固知之遂傾身交士望士望
亦故愛中尉相定交兩人者交友遂第一及遷甯都士望嘗游四

方中尉以病多家居並督二家事既日貧中尉日不力耕不得食也率妻子徙冠石種茶長子楫孫通家子弟任安世任瑞吳正名皆負擔親鉏畚手爬糞土以力作夜則課之讀通鑑學詩間射獵除田豕有自外過冠石者見圃間三四少年頭著一幅布赤腳揮鉏朗朗然歌出金石聲皆竊歎以爲古圖畫不是過也而中尉酒後亦往往悲歌慷慨見精悍之色近十餘年益隱畏務摧剛爲柔儉樸退讓使終身無所求取於人無怨惡於世雖子弟行以橫非相干者勿與較也晚又好禪嘗素食持經咒尤嚴殺生戒見者以爲老農老僧不復識爲誰何之人戊午八月復病嘔血死年六十一葢中尉以戊午生戊午死云死之日士望阻於楚唯魏禧彭任

親舉屍入棺含殮焉先是中尉嘗謂士望禧禧之弟禮曰吾衰病
無所用於世君輩好爲之
魏禧曰中尉來甯都時年二十有八予與季禮方壯並願爲中尉
死也中尉更姓林字確齋所製茶高妙遠近名曰林茶工二王草
法詩於杜爲別出人咸推服之然求書者中尉卒書古人詩也揖
孫負志氣力作病先中尉卒幼子東孫士望女夫也以謹愿稱
右傳魏禧撰
林時益字确齋僑居翠微十餘年與魏祥昆季爲講習之友又遷
冠石課子孫耕種採茶芋自食躬親畚鍤夜則課讀毛詩離騷歷
爲鄉人平事慮有勞費常獨任不辭鄉人皆樂與之親時三魏集

成或比之眉山蘇氏三子曰人各自成其我雖兄弟至親不期相類何事高擬以辱古人時益嘗爲敘其始末既老不仕卒年六十有一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者故前明宗室爲諸生世居南昌弱冠遭變棄家遯奉新山中薙髮爲僧不數年豎拂稱宗師住山二十年從學者常百餘人臨川令胡君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年餘意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還會城獨身猖徉市肆間嘗戴布帽曳長領袍履穿踵決拂袖翩躚行市中

兒隨覩譁笑人莫識也其姪某識之置止其家久之疾良止山人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能自成家狂草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雁汀鳧翛然無畫家町畦人得之爭藏弆以爲重飲酒不能盡二升然喜飲貧士或市人屠沽邀山人飲輒往往飲輒醉醉後墨瀋淋漓亦不甚愛惜數往來城外僧舍雛僧爭嬲之索畫至牽袂捉衿山人不拒也士友或餽遺之亦不辭然貴顯人欲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綾絹至直受之曰吾以作韈材以故貴顯人求山人書畫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或招之飲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爲藏鉤拇陣之戲賭酒勝則

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可止醉則往往欷歔泣下予答南昌雅慕山人屬北蘭澹公期山人就寺相見至日大風雨予意山人必不出頃之澹公馳寸札曰山人侵早已至予驚喜趣呼筍輿冒雨行相見握手熱視大笑夜宿寺中剪燭談山人癢不自禁輒作手語勢已乃索筆書几上相酬答燭見跋不倦澹公語予山人有詩數卷藏篋中祕不令人見予見山人題畫及他題跋皆古雅閒雜以幽澀語不盡可解見與澹公數札極有致如晉人語也山人面微頳豐下而少髭初爲僧號雪箇後更號曰人屋曰驢屋驢曰書年曰瀘漢最後號八大山人云澹公杭人爲靈巖繼公高足亦工書能詩喜與文士交

贊曰世多知山人然竟無知山人者山人胸次汨涬鬱結別有不能自解之故如亙石窒泉如溼絮之遏火無可如何乃忽狂忽瘖隱約玩世而或者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淺之乎知山人也哀哉予與山人宿寺中夜漏下雨勢益怒簷溜潺潺疾風撼窗扉四面竹樹怒號如空山虎豹聲悽絕幾不成寐假令山人遇方鳳謝翱吳思齊輩又當相扶攜慟哭至失聲媿予非其人也

右傳邵長蘅撰

郭充

古人無豫爲立傳者自陶淵明爲五柳先生傳王無功爲東臯子傳柳仲塗爲補亡先生傳种明逸爲退士傳彼數君子皆飭身厲行高自標置然亦自傷其名之不立世亦無能名之乃卒自立傳以庶幾於不朽也惟司馬君實爲范景仁立傳在景仁退居京洛時則余之傳給諫先生也有辭先生郭姓世居隴西名充號損庵初名九圍以他嫌改今名登崇禎癸酉鄉書丁丑成進士其舉主則海內所稱前翰林院詹事漳浦黃公道周也初謁選人得太原府推官太原山右都會推官又專爲撫按寄耳目職七品權與大吏等公量情守法度不市煦煦恩亦不急赫赫名凡待讞者謂得

郭使君一鞫雖死無恨滿考以廉卓徵詣闕下時秦晉楚豫盜賊
充斥思宗先皇帝憂勞求治歲壬午十一月十四日夜特開德政
殿召對公等宰相東首立公匍匐階下口奏數千言盡當時要害
至尊翦燭援筆親錄所語示諸宰相卽日傳旨拜刑科給事中公
感激上知期以一身報國涿州舊相奪他姓腴產爲怨家所訐當
軸以舊相故爲曲庇公慷慨上書云輦轂之下豪貴敢橫行如此
小民安所託足請論如法汴梁流賊陷後開封推官黃君澍旋得
旨改御史又將敘功公力爭之謂論功當必有益於土地人民今
汴梁安在河南北士民父子兄弟夫婦殺戮漂沒者幾千萬誠不
知澍功在何等戶部籌餉計無出大司農倪公元璐請開例捐輸

給制誥公疏言朝廷所以激厲臣子惟此名器二字人子有歷數官而不能一與者一旦得輸金錢走捷徑邀取其弊乃甚於鬻爵賣官請速罷無貽後世譏貴與公爲同年生俔公位望至一時又公宿昔所秉爲師資者舉措失當立行封駁其不肎援黨類媚交遊以傷國體者葢如此天子知公忠旋被專敕催督江南漕運事竣報命論列大計凡數十疏其間或報或不報而甲申三月十九日流賊已陷都城矣賊入都拷索士大夫貲財血肉狼籍都市上惟公以廉潔素貧得免閒有說公脫難姑就僞職者公曰爲兩親故不克死又敢以身爲市乎跟蹌間道步走五十八日始抵里門幸二尊人無恙抱頭盡哭遂絕意人事 大清定鼎起耆舊巡按

御史魏公琯何公承都咸特疏以公名上謂公先朝謇諤臣不宜使老林下請以原官召公奉徵書就道卒以親老辭歸節次奉兩尊人諱今徜徉里巷幾三十年日與一二窮交衘栢論舊手一編課諸兒子守遺經完租稅不許與人爭仕進曲沃某君為公理太原所爲脫之死籍者已致大官來塡撫關中思有以報公數折柬迎公卒不往公起家寒生無中人產入仕不名一錢理刑言路皆熱官側足舉手便爲人榮辱重輕而公終不敢任喜怒樹黨援毛舉細過齮齕人博名高其殆古所稱中立不倚之君子歟年七十有八纔如四五十歲人余日從飲食言論攷古今是非得失錯錯然口畫指數雅不喜雜學家言平生未嘗一試其術有子曰賁曰

應曰序能文節禮世其家余有子曰文遠翰遠從余宦西來尋公以爲可教亦與諸公子講兄弟交今余以毋老致政將別公而南特援引司馬公范公之義爲公立傳將持歸以示東南人士知余八年塞上得日夕奉教有碩德溫文如公家父子者此行不爲虛往豈祇爲公推重已也康熙戊午八月初一日

右傳黎士宏撰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三目錄

隱逸十三


何惺　李模　周容

徐樹丕 方文 張風　宋曹　傅山 子眉 張際

吳鉏　劉若宜

黃周星 子楯 陳繼新　葉尚高　李鄴嗣

于琳 夏基　巢鳴盛　顧韡

施德裕　牛位坤　孫學稼 子起宗


補錄


李模　周容

方文 從孫中德 中履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 隱逸十三

### 何惺

象山諱惺字君慄姓何氏安陸鍾祥縣人也何氏先世爲山東大姓明永樂閒有名海者以軍功遷安陸久之隸籍焉海生景俊景俊生鳳鳳生伏淮伏淮生子五人次曰華號南泉始爲儒南泉生紹南諱崇科入太學授禮部司務未赴有子三人伯曰欽紹興倅季曰斗象山仲也生而慧甫十歲輒屬文應郡試郡守奇之年十五試冠一邑與欽同補諸生當是時錢塘葛公屺瞻視楚學政權

貴人子無得倖進者所奬拔多文士而士習蔪蔪以氣自豪會與獻舊邸守陵璫橫蠶食閭左亡賴者影附藉厰畝飛租虐民鍾祥人患苦之甚象山甫爲諸生輒伉慨奏記當事卽强禦弗畏也性好客座客常滿卽醫方日者彈碁説劍繪畫鼔琴韝鷹走馬之屬稍當意輒解橐裝以贈而析微洞竅盡其術而奄有之其敏如此然內行醇謹會父患風病則寢枕牀下視湯藥膏熨且三年久之病良已以老壽終居喪哀感踰禮及葬會弔者不遠千里至母陳早世事繼母王以孝聞兄弟相師友怡怡如也欽旅寓江南訃至輒孺子泣族人爲之感動焉先是雅慕鄭莊陳同甫之爲人已而忽自悔謝絕一切交游請謁杜門讀書文益雄楚風故勁崇禎間

尤尙古學而典試如吳梅村蕭雲濤諸公又負海內望象山自以入闈幾必得之然以策語忤時報罷未幾寇躪鍾祥鍾祥墟矣獨何氏舉族先幾遁去竟免於難　皇清定鼎當貢春官是時歲貢有起家別駕司李者象山竟隱不出里有大利害輒挺身建白漢水溢鍾祥當其衝隄潰居民流亢率父老亟請命中丞豁浮糧流氓迺歸郡守馬逢皐採其言爲隄政錄按察使馮公右京列爲條例鐫於石晚節精岐黃術鄉落緩急賴之所全活甚衆踰八十猶夜挑鐙作蠅頭細字里文士請益人人指授無倦容而酒酣對客嘗言某文當早貴某文當晚成若吾孫芬者庶幾吾家千里駒乎已而戊午竟鄉舉第三人芬治尙書一經皆大父口講手畫也生

平所纂輯有四書正義經書大指引蒙字說六經批釋楚騷明解綱鑑提要諸書所著有考槃居集凡若干卷當寇亂時耻書生不武取孫吳諸子薈萃成編曰武備指南其治內經有得也著本草歸一針灸圖保嬰摘要諸書藏於家垂老口不談二氏誡子孫異時毋修佛事溷乃公也臨終拂衣整冠一痦而逝時康熙己未三月初十日距生明萬厤丁酉七月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三元配孫氏子方暢庠生繼閻氏無子庶唐氏子方亨庠生女一孫三人長芬中康熙戊午鄉試第三名次杞次旃俱庠生以康熙甲子十月十八日葬於內方山祖塋之側芬來以銘請銘曰

閫厥初生有異表赤文在肩如環抱囊括鴻濛極幽窅歸而藏兮

爲鴻寶漢水渟泓雲縹渺蒼龍白虎相繚繞松楸蟠根桂杏杪億
斯年兮吉人兆

右墓誌銘金德嘉撰

李模

天誕偉人必使之赫顯名躋大年非以厚其人所以厚天下也非以厚一時之天下所以培民彝於無已也故其人嘗歸然獨峙以繫天下之望天下亦羣焉仰之其人而存固無所爲屑屑於天下也然信史書之千秋頌之即以存故國之風爲狂瀾之砥而隱然寄綱常之重焉昔宋室既亡故相家鉉翁隱居教授不涉世事又十九年而逝而史稱爲宋遺臣於戲自昔適丁革運之會守身異代之後未有如此之貞確久長而不渝者設歷年更久守身益固年考益高而翛然不滓聿稱完人則其人之存亡不更重於往哲乎吾故於前侍御灌谿李先生之歿而俯仰歎悼爲史冊之所希

有也先生年二十餘薦登上第早膺民社之寄卽著廉吏循吏之稱考績入最官爲御史觸邪指佞奮不顧身有破柱折檻之風及忤時在貶奉身里居仰事太翁色養備至不言躬行有舞衷洗裙之孝昔人稱李景讓孝於家忠於國者先生眞不愧其家聲矣迨遭世變先生潛節固守確乎不拔自鼎革時年未五十乃自五十而六十而七十而八十而守益固節益高三十餘年有如一日因迴環先生一生之著續或出或處無時無事不合於道此天下知與不知無不痛先生之歿咨嗟涕洟謂天下之不可以無先生也此吾之所以爲天下痛先生也至我一人之私則更有無已之悲焉先生爲先文靖公總角交少同硯席壯則同朝晚同里居文章

事業激揚砥礪迨先文靖畢節止水先生爲後死存其孤而恤其
後藏之中心未易一二言嘗會葬先公先生悲不能自勝見者皆
爲流涕又以不肖之息影土室也先生紬父執之分忘達尊之年
時操小舠酒尊襆被顧我於空山荒野之間又必偕吾師鄭桐庵
先生及一二方外同心之友晨夕談笑流連信宿必極意而後返
而歷歲無倦焉則其氣誼爲何如者去年臘月先生於風雪中獨
過草堂劇談移晷聰明步履有同壯夫余竊慶幸先生之壽未艾
胡期今之遽爾長往也嗚呼先生往矣典型淪喪木壞山頹卽徵
知己之感世誼之戚而有餘痛而況如不肖者宜乎旬月以來淚
如縻而心如擣也更有痛者土室中人不出戶庭人閒世事一槩

廢絶致不能一弔先生之喪一臨先生之穴今將就窆而我心鈌然則我無已之悲其有以自解乎嗚呼創臆塡膺無所抒寫聊隞楚些以志吾哀其辭曰

偉人之生實維嶽降元精疊儲鍾祥休旹胚胎前光卿長無讓早綰炎符清風遠颺履職臺端霜威伉伉國步未傾皇猷克壯中外經綸爲時哲匠胡邁滄桑旋隱園巷一砥巋然百川爲障令聞風馳迺情勞上八十之年受天之貺江左夷吾渭濱公望維公之殁靈光既傾大星霄霣赫曦晝暝未期旦旦遽卽冥冥民之無祿喪此典型遠近痛悼追維德馨巷不杵相孺亦涕零維公之年胡不百齡敕綏祝嘏以踏澄清公今往矣如彼蒼生我隞大招告公之

靈嗚呼我公維余父執元禮龍門童年早及函丈周旋孝穆殊特夙昔褒稱聲名題拂我當孤露公實覆翼感知懷舊塡膺創臆居維協洽暑商無射維此歲月我公殞歿俯仰銜悲維余啜泣嗚呼哀哉公稱肥遁聿號癯仙山林無悶逍遙引年豈期一旦哲人萎焉嗚呼哀哉精靈彷彿乘雲騎箕上下星河經帶寰區公雖往矣亙古終鬱我今安仰矯首東維夏屋之封婁江之墟千秋一窌永夜安居

右哀辭徐枋撰

周容

君諱容字鄮山姓周氏浙之甯波府鄞縣人父某妣某氏君所居在城東郊外世無顯者至君父乃讀書知學問補博士弟子員君生而慧甚芒刃四出一應學使者試筆端奇橫能檃括春秋左氏傳使者驚歎以國士遇之未幾天下多事海上用兵君才爲當世所急幕府羽檄倚辦君手君亦遂屏棄章句不屑屑尋行數墨閒載酒彈箏抗談捫蝨武夫悍將一以盛氣御之皆帖息不敢動然是時天命有屬移宮變徵士之從事於場屋者改頭換面爭叩棘門而君獨破塵決網超然聲利之外曰我故勝國之諸生也豈尙以筆墨干榮進哉於是遂放之於酒無日不飲無飲不醉其耿耿

者不能自釋或僧寮野店忍泣吞聲或臏水殘山章皇慟哭於是又以詩洩之振筆一揮清詞麗句風發泉涌大約三百篇爲其星宿離騷爲其性情少陵爲其氣格而間出入於聖俞以得其平淡陶寫於放翁以得其疏朗忽而幽噫怨亂壓咽猨嘑忽而光怪陸離鯨吟虎嘯或晞髮擊釣臺之石或琵琶溢司馬之衫傲岸突兀獨來獨往又以歐褚書法佐其詞鋒以予所見六十年來能詩家無出君右者君少時嘗謁錢牧齋宗伯牧齋目爲才子賦越絕一首以贈之然世之人但知其能詩而已不知君於出處之際朋友之情家庭骨肉之誼皆曲盡恩意落落出人意表徐心水侍御少與君有文字之知侍御避亂天童爲海賊劫之以去要質金帛侍

御貧不能應君挺身入賊壘抗詞切責賊怒甚掠君幾死卒援侍
御出之事父母承顏順志力致甘旨弟振衣勵之力學俾裹糧游
庠序間先君遂生先生精於醫學君以親故降屈每執弟子禮吾
鄉史立庵宗伯延入燕邸盡交當世名卿大夫君負其所有每以
先生長者自待人皆仄目畏之而不之奇也唯鉅鹿楊猶龍與君
有性命之契觴詠間作忘懷爾汝楊君所以軫恤之者甚厚君家
徒壁立故東西南北無所不之自帝京而外於晉於豫於南越皆
行縢敝篋飛鳥依人大略適志者十之一不適志者十之九倦游
索寞君亦浩然投筆以歸矣歸而築室藝橘蒔花種竹積書盈架
上仰天長嘯聲出林表方優游爲終老計不幸與同里某搆難仍

走京師以某年某月某日病卒止一僕介壽視其含殮嗚呼是可痛也年六十四所著有春酒堂詩集若干卷藏於家娶某氏子三某某君以先子之故待予甚有恩意其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先塋之次禮也君之殁去今已三十年垂一世矣日久磨滅恐後之人有不知君之爲詩人者又恐後之人第知君之爲詩人者於是序次君生平大節俾其子鑱之墓上而又爲銘以哀之銘曰行乎獨不謀乎俗是謂古逸民之躅孰塞其通不使之逢是謂詩人少達而多窮桐江一竿孤山雙鶴明月清風乾坤落落

右墓表徐文駒撰

鄮山先生周姓諱容字茂三浙之甯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

父某先生少即工詩常熟錢侍郎牧齋稱之謂如獨鳥呼春九鐘鳴籟所見詩人無及之者錄其詩於吾炙集國難後棄諸生放浪湖山世多方之徐渭非其倫也先生以布衣詩人名顧其素心原不肎以山澤臞夸篇什者即其救徐御史心水一事要非東西京人物不足語此先生未知名時首爲御史所識揄揚不啻口出海氛四起多掠貲糧於內地御史一日遊山莊爲士兵突至縛之去寘平西將軍王朝先營索餉數萬不得囚水牢中親友莫敢赴先生故常來往海上諸營多相識者挺身往請之朝先握手道故遽釋御史歸而部下大譁謂是必周生受賕故來請或力而拘或蹔而免將軍乃爲秀才欺邪朝先故武人忽發怒下先生獄搒掠之

先生不屈賴座客方君伯呂萬君旋及百方營護而沈閣學彤庵亦以爲言伯呂等再請之得放還然先生足由是躄嘗自笑曰吾今且爲半人因別署躄翁嗚呼由其報知己者觀之而其君臣父子之間可知也先生蹤跡徧天下所至皆有詩於浙最厚查方舟於山右則申鳧盟傅青主於江右則王于一於閩則許有介於山左則于公治紀伯紫喪亂而後嘗盡薙其髮爲僧矣未幾以母在返初服晚年已倦游適有以非意干之者乃復出門時里中史侍郎立齋官於京招先生往已而有博學鴻儒之辟朝臣爭欲薦之先生以死力辭次年卒於京邸生於明萬厤己未某月某日卒於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初娶金氏亦工詩乙酉之秋

方產女七日諠傳土寇入城先生欲奉親出避而堂上徘徊不前孺人知之曰以吾故使舅姑瀕於危不可然吾亦豈可辱乃為素羅之歌引羅自經婢急解之雖未絕然已困不能起時人歎其義烈再娶梁氏合葬於某村子宛春先生所著有春酒堂詩集十卷文集四卷詩話一卷乃其手定之稾其生平祕惜之作多付之火囚鹿島時著滃志一卷以紀時事今亦不傳先生有一僕甚義先生卒時或欲以兼金賄僕取其集以去僕固執不可先生最工書亦喜畫飲酒數斗不亂詼諧間作輒傾一座丁亥游閩有以千金屬一事者揮去弗顧太原閻徵君百詩嘗曰鄭山吾家白耷山人之儔而詩過之雍正癸丑宛春寄予書京師以餘杭孫海門所作

傳乞予表阡忽忽六年未及掇槀予罷官歸宛春來請益力且言海門之文不工然於文豈敢謂其必傳耶其讚曰

先生之節不愧遺民浮海急難幾困波臣出其餘事乃作詩人我銘其阡以慰後昆

右墓幢銘全祖望撰

鄮山先生以詩名甬上甲於同里一時諸遺民董戶部次公謂其詩一晝二書三文四惟先生自序其文亦以爲晨窗鐙夕所成之小篇也先生子宛春既乞予銘阡又屬予論次其文予爲去其十之五而存其有關於名節者數十首次爲二卷足以想見先生之生平焉且文之足傳者亦不在多也往者同里左丈江樵最持標

將其命先生向嫌其未絕酬應遂以酬應而不無委蛇因有商容之訴此亦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然布衣報國自有分限但當就其出處之大者論之必謂當窮餓而死不交一人則持論太過天下無完節矣今觀先生之文如神宗皇帝御書記白何書古卣記浮光杯記巾子岡記己亥亂後憶記以及髮冢銘十篇幾於每飯不忘故國黍離麥秀之音讀之令人魂斷他如謝氏宋槧漢書記石將軍廟碑睢陽廟碑柳敬亭傳觸目皆桑田之感陸機陸雲鄭虔諸論悲憤尤深其上沈彤庵闇學書江瑤柱賦可謂不負知己者矣祭金孺人文可謂節義刑于妻子者矣吾聞先生之詩其有關名節者多以被焚不存則今所存亦非其至者有此數十首之文

沙汰雖嚴芒角愈出郎謂有光於其詩焉可矣

右春酒堂文序全祖望撰

鄮山先生之書博觀諸家略迹取神藏鋒鋩於渾樸之中論者以爲先生之畫勝於文詩勝於畫書勝於詩蓋確評也予謂如先生之書亦可當雅健之目

右跋鄮山墨蹟全祖望撰

周容字鄮山鄞縣人明諸生入 國朝不試善書工畫疎木枯石自率胷臆蕭然遠俗不拘拘於宗法也容於滄桑之交嘗渡蛟門脫友人之厄幾死不悔所著有春酒堂集畫徵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徐樹丕 方文 宋曹 張風

徐樹丕字武子號牆東居士江南長洲人少補諸生工詩善八分書甲申後隱居不出有中興綱目識小錄又方文字爾止號明農桐城人隱居金陵工詩有畬山集宋曹字彬臣一字邠臣號射陵鹽城人明崇禎時官中書　國朝舉山林隱逸薦鴻博俱以病不出有書名張風字大風一名飆上元人少爲諸生亂後棄去書畫皆有別趣款署眞香佛空或稱昇州道士有雙鏡亭詩

右　國朝名人小傳吳修撰

## 傅山 子眉 張隆

傅山山西太原人布衣隱居著書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薦應博學鴻儒科時年已七十有四固辭不獲至京師疾甚大學士馮溥首過之臥牀不能具禮蔚州魏象樞以老病上 聞免試 特授內閣中書放還著有霜紅龕集

右 國史館本傳

先生姓傅氏名山又名眞山字青主又字僑山山西陽曲人明諸生與孫傳庭同學勝國末學使者以廉直忤當事被逮繫獄先生詣闕訟冤事白義聲動天下歸謝人事坐一室左右圖書倘佯其中終年不出亦不事生產家素饒以此中落四方賢士大夫足相

錯於其門或遺之錢則怫然怒必力絕之雖疏水不繼而嘯詠自如康熙十八年　詔舉博學鴻儒大臣連章薦辟不就當事必欲致之檄邑長踵門促上道不得已行比廷試有日稱病臥牀蓐不與試例不授官然　上雅重先生　命賜秩部擬正字　上薄之　特予內閣中書以歸自大中丞以下咸造廬請謁握手言歡而先生自稱曰民冬夏著一布衣帽以氈或曰君非舍人乎不應也好爲詩歌行世者特其一二倘有數十卷藏於家善丹青蕭散多古意書法宗王右軍得其神似趙秋谷推爲當代第一時人寶貴得片紙爭相購先生亦自愛惜不易爲人寫不得已多爲狂草非所好也惟太原段帖乃其得意之筆母喪貴官致賻作數行謝貴者喜曰此

一字千金也吾求之三年矣其寶重如此性厭紛華交徧天下而避居僻壤時與村農野叟登東皋坐樹下話桑麻或有疾病稍出其技輒應手效一婦妒疑夫外遇忽患腹痛展轉地上其夫求先生令持敝瓦缶置婦榻前擣千杵服之立止一老人痰涌喉閉氣不得出入其家具棺待殮先生診之曰不死令擣蒜汁灌之吐痰數升而甦凡言痾遇先生無不瘳用藥不依方書多意爲之每以一二味取驗有苦勞瘵者教之胎息不三月而愈年八十餘卒無能傳其術至今晉人稱先生皆曰仙醫子壽髦亦精書法

九畹子曰余嘗令晉陽見先生碑版好爲佛語而故老往往述先生高風流連不能去諸懷後王陽曲游南十方院尤多遺蹟土人

云先生終歲臥此讀佛書嗚呼其信然耶抑有所託而逃耶

右傳劉紹攽撰

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或別署曰公之他亦曰石道人又字嗇廬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先生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强之乃復飯少讀書上口數過卽成誦顧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爲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肎少與時媕婀提學袁公繼咸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故奄黨也先生約其同學曹公良直等詣匭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撫軍吳公甡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聞天下馬文忠公世奇爲作傳以爲裴瑜魏劭復出已而曹公任

任兵科貽之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毅然即疏劾首輔宜興及駱錦衣養性直聲大震先生少長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爲空言於是蔡忠襄公撫晉時寇已亟講學於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中詩貽先生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與日耆稱友生也先生得書慟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爲不如速死之爲愈而其仰視天俛

四明叢書鮚埼亭外編 卷 隱逸 十三 上

畫地者並未嘗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間諸仁義事實毒道之卽强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者亦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彎强躍駿之骨而以占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强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員轉流麗稍臨之則遂亂眞矣已而乃

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棱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狎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甯拙毋巧甯醜無媚甯支離毋輕滑甯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爲先生非止言書也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其子曰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既見問曰郎君安往先生荅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負薪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敘中州之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荅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慙於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稱老蘗

禪眉乃自稱曰小蘖禪或出遊眉與子共輓車暮宿逆旅仍籌鐙
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予杖故先生之家學
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者嘗披歐公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眞
不讀書也戊午　天子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
生薦時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辭有司不可先生稱
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牀以行二孫侍旣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
不入城於是益都馮公首過之公卿畢至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
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聞　詔免試許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
而年老者　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徵君紫峯雖皆未
豫試然人望也於是亦　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乃詣先生

曰　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爲我强入一謝先生不可益都令其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謝則仆於地蔚州進曰止止是卽謝矣次日遽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歎曰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旣而又曰使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亦附焉眉詩名我詩集同邑人張君刻之宜與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崩崖僕夫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蓋其嗜奇如此惟顧亭林之稱先生曰

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予則以爲是特先生晚年之蹤跡而尚非其眞性所在卓爾堪曰青主葢時時懷翟義之志者可謂知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請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靜修自屈者其文當不爲先生之所唾但所媿者未免爲江南之文爾

右事略全祖望撰

傅徵君山字青主山西人擅皇甫元晏之重名兼司馬子微之高節兼以筆精墨妙爲世所珍康熙己未 詔求博學鴻儒當事競爲推轂先生以老病辭强之再三乃令其孫執鞭乘一驢車至崇文門外稱疾荒寺八旗自王侯以下及漢大臣之在朝者履滿其門

堅卧不起　朝廷遂聽其還鄉是年應試中選者俱授翰林院檢討然其人各以文學自負又復拓落不羈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疑謗旋生多不能久於其位數年以後鴻儒埽迹於木天矣天下莫不歎徵君貞志適俗而有先見之明也

右人史吳翔鳳撰

吳鉏

吳職方祖錫字佩遐別號稽田晚年亡命更名鉏浙之嘉興縣人也吏部文選郎昌時子而爲世父貴州按察使昌期後職方既貴公子婦翁則少詹事徐汧也資地則盛才具尤軼羣顧瞻咳吐令人自廢尤喜結納豪俊爲友朋謀急難一麾千金曾無吝色時中原大亂東事又急職方思有所以自見劍客土豪無不攬結講求出奇應變之學又料京城必危而思預儲勤王之旅欲身任浙西以浙東屬之許都然約未定其父吏部之禍作吏部故東林復社巾眉目而首擯周延儒門下士也居吏部要地時昕夕出入首擯門頗任喜怒以持銓事遂爲祁公彪佳所糾適延儒寵衰思宗震

怒親訊於中左門嚴刑拷訊論死貲產入官時許都以亂死忌吏部者欲幷陷職方於其內以盡之徐尚書石麒力持之得止職方家既落痛心父難思所以幹蠱而廟社旋亡益不自得江南建國甫二年又破時職方貲產四萬在嘉興庫中令其客徑營出之降將陳洪範方下江南參預軍事職方舊與善洪範謬爲矢天言其降出於不得已儻得閒必不肎負故國職方大喜曰將軍能爲姜伯約吾當任餉卽以四萬貲產與之洪範既得金實無日易轍也而開薙之令下職方跳身去於是狂走南抵滇中東之海上以及諸山砦水船中如醉如魔總求一得當以自慰而不知天命已去空爲愚公之移山而已未幾當道刊章名捕四出蹤跡一子瘐死

獄中妻徐氏挈家㩦從無常日然職方展轉柳車複壁之間既以好義之名故亦多出大力以護之者浙江提督馮源淮爲故相馮銓子以所親爲都將職方深結之一日過華亭徐副院孚遠於蘆中與之偕歸副院故完髮居然前代衣冠也閭巷人稍稍籍籍源淮聞之驚懼即遣都將至職方家緝之職方迎謂曰有一偉人在此足下願見之乎都將曰吾故以是而來莫妄言乃故談他事良久徐屏左右入密室都將見副院再拜曰幕府有危機公宜速去是夕都將以舟送副院而告源淮曰無有蓋職方之受欺罔如洪範輩雖多而時或以獲濟滇之亡也鄖陽十三營尚保殘砦職方重趼赴勸其出師撓楚以救滇十三營已衰困不能用職方思入緬

向道阻乃還天下大定遂無所往然終不肎歸老南康宋之盛亦遺民也歎曰斯人東西南北所至栖栖孰知其胸中大志有百折不褻者己未卒於山東膠州遺命不必歸祔即葬於大竹山中其在滇時嘗任職方郎中云婦弟徐徵君枋以父死誓不入城居山房者四十年其與職方形跡不同然交相重徵君每語及之則曰劉越石之流也嗚呼職方遭君父之變流離顛沛一飯不忘事雖不成君子傷之

右傳全祖望撰

## 劉若宜

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莊烈皇帝身殉社稷在朝諸臣以死殉帝者若而人其有不即死爲賊所得而備受刑楚卒以不屈者亦可數而計也初賊遁後有自都門毀形變服南還者人咸以不死譏之而官於南者論尤嚴未幾國運改革事已定其譏人不死力持嚴論者爭幡然彈冠以起而是不死者枯槁巖穴徵辟屢加至死不出吾不知兩者之賢不肖相去何若也若吾鄉職方劉公泰齋其至死不出之一人矣公諱若宜字宜之號泰齋皖潛山人移居郡城爲郡人祖某父尙志某科進士仕至方伯年八十餘有子十二人公同產者五長若宰戊辰廷試第一人次若寅給事中

餘謨父也次卽公公弟曰某曰某皆楊太安人出公行入故里人稱爲劉八老少穎異未冠應童子試七篇立就學使者大奇之補府學弟子員癸酉舉於鄉甲戌會試以兄宮諭公入闈引避丁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丁太安人艱服闋調補兵部職方司時流寇猖獗蹂躪六皖公上疏陳地方疾苦哀痛迫切凡數千言不報甲申國變公遯跡浣花庵薙染爲僧賊物色得之縶至營夾以白刃嚴刑索賄會賊敗蒼黃西奔遂得逸宏光改元馬士英爲政信奸黨計凡自北來者皆借此以修舊怨欲加之罪公與士英有舊獨欲官公公不可固辭以免改革後歸皖故與公同譜者多列當道交相薦辟皆不就謝以詩曰山僧久卸朝天路只整威儀拜法王自

是閉門卻埽絕跡不入城市作不入城說託詞於老病貧不欲以
高尚為名也所居村僻去城遠多盜不得已移近郭外鴨兒塘側
予嘗過之室如斗大客至促膝而坐僅一傖僮晝謀生於市則自
挈茶進客終歲不窺門門外委土成培塿高數尺許送客出則相
與攜手一至其上以是為登眺云自為靜室銘曰六尺地半開屋
靜則有餘動則不足木為鋪蓐為幕冬無甚寒夏無甚燠常冥心
時閉目不出戶庭直遊造物皆實錄也公力學窮理經史以外諸
先儒語錄手鈔成帙以至卜筮三式之學無不精曉周易莊子華
嚴楞嚴金剛圓覺諸經皆有獨解每疑悟真篇二字與其書不倫
見陽明以悟真為誤真乃豁然劉氏雖世顯家故貧公田不及百

畝每租吏到門呼譽如虎所需索倍於編戶卽時輸應惟謹無敢抗曰吾分應爾也鴨兒塘爲城西市盡爲菜傭雜處公治比其鄰無少自異甲寅正月聞滇南之變海內震動皖中大擾士民爭避出城城外騷然公筮之得明夷初爻笑曰無能爲也其占不宜動動必有災鄰人信之皆不動已果無事遠去者皆中途被掠奪大困而還由是闤闠之閒皆視公爲安危公固通佛法好作善事諸方尊宿稱爲肉身菩薩比之維摩詰龐居士初崇禎閒赴補北上舟中遇盜盜斧劈其額急走匿柁尾按之無傷痕亦不知痛盜去囊篋一空獨遺小行笥封識如故啟視之內貯素所誦金剛經一卷斧痕在焉人皆以爲經力神助而公精誠之至亦可見矣公生

於萬曆壬寅年某月日與方伯同甲子家人呼爲小壬寅卒於康熙庚申歲三月享年七十有九不及方伯年者四歲元配王安人數生子不育遂無後以弟子餘悳嗣娶無錫成廣文粱女一女適本郡高氏遺命勿哭勿訃勿作佛事有高僧爲誦法華金剛經數卷聊以免俗無高僧則已自卜兆域凡含殮附身之具纖悉具備敎其家勿拘風水時日以本年八月初一日葬於甑山之陽未有誌銘予辱公心相知每思表章其苦節以重吾皖而其事狀未詳尙有待焉然每握筆爲他文輒隱然如有所負越八年乃得給事公所爲公狀雜以己平日與公所遊處習知者因詮次其大槩而爲之文存於集中不必納壙也予與公相識於崇禎壬申之冬〻六

皖人士大結社時也自此出處旣殊蹤跡各異辛卯冬予自天南遐寄公一書久不報怪之其兄子餘璜謂予曰吾見君手札矣從父什襲藏之自謂不能荅每君札至必手錄登諸册而藏其槀他日又謂胡星卿老友曰吾鄉某人與文皆必傳也嗚呼此吾之所以謂公者而公轉以謂吾耶己酉予以冤訟久寓皖與公朝夕過從聚甚歡見予幼子器之欲字以女兩家內人皆以郡邑相去道遠爲辭事遂止然每見予子輒太息以爲憾是可感也當甲申國變時吾鄉士大夫不屈於賊薙染南還者非公一人未及十年有死者有髡者有不甘貧賤一旦出而取富貴者士固各有志也而公四十年如一日能甘人所不能甘此吾所以獨重公也銘曰

皖山峨峨江水泯泯孑然天柱一峯孤挺惟此哲人正氣以秉甲申國變刃在其頸未獲死所終身匿影外柔而溫內剛而冷四十餘年城市跡屏一室斗大如坐枯井誰其往還方袍圓頂蒲團坐破自言有醒行年八十得死爲幸坤道在貞用六利永葢棺事定惟此堅忍孤墳寂寞甑山之嶺其室則幽其節則炳念子丹衷千秋耿耿

右墓誌銘錢澄之撰

黃周星 子楙　柴何高　陳纘新

公諱周星字九煙上元人育於楚湘周氏崇禎庚辰成進士除戶部主事疏請復姓亂後變姓名曰黃人字略似號半非又號圃庵又曰汰沃主人又曰笑蒼道人布衣素冠寒暑不易生平正直忠厚好濟人利物而眞率少文剛腸疾惡自鑴一印文曰性剛骨傲腸熱心慈自詡與正人君子鬼神仙佛相知而與小人多不合嘗賦詩云高山流水詩千軸明月清風酒一船借問阿誰堪作伴美人才子與神仙又嘗作楚州酒人歌云酒人酒人爾從何處來我欲與爾一飲三百杯寰區斗大不堪容我兩人醉直須上叩閶闔尋蓬萊我思酒人昔在青天上氣吐長虹光萬丈手援北斗酌天

飛天廚駱驛供奇釀兩輪化作琥珀光白榆歷歷皆杯盎吸盡銀
河烏鵲愁黃姑渴死悲清秋咄咄酒人非無賴乘風且訪崑崙邱
綠娥深坐槐眉下萬樹桃華覆深斝穆滿高歌劉徹吟一見酒人
皆大詫雙成長跽進三觴大嚼絳雪吞元霜桃華如雨八駿叫春
風浩浩心飛揚瑤池雖樂崦嵫促阿母綺窗不堪宿願假靑鳥探
瀛洲列眞酣飲多如簇天下無不讀書之神仙亦無讀書不飲酒
之神仙神仙酒人化爲一相逢一笑皆陶然陶然此醉堪千古平
原河朔安足數瑤葬瓊糜賤如齏蒼龍可鱠麟可脯興酣瞋目叫
怪哉海波淸淺不盈杯排雲忽復干帝座撞鐘伐鼓轟如雷金莖
玉液沆瀣竭披髮大笑遠歸來是時酒人獨身橫行四天下上天

下地如龍馬百靈奔蹴海嶽翻所向無不披靡者負辜上訴天帝驚冠劍廷議集公卿今者酒人有罪罪不赦不殺不可殺之反成酒人名急赦酒人令斷酒酒人惶恐頓首奏陛下臣有罪死無醒生帝顧巫陽笑扶酒人去風馳雨驟蒼黃謫置楚州城酒人墮地便狡獪讀書學劍皆雄快白晳鬑鬑三十時戲掇青紫如拾芥生平一飲富春渚再飲鸚鵡湖手版腰章束縛苦半醒半醉聊支吾誰知一朝乾坤忽反覆酒人發狂大叫還痛哭腕中五嶽自峩峩眼底九州何蹩蹩頭顱頓改甕生塵酒非酒兮人非人椎壚破觥吾事畢那計金陵十斛春還顧此時天醉地醉人皆醉丈夫獨醒空憔悴從來酒國少頑民頌德稱功等遊戲不如大詔天下酒徒

牛飲鯨飲兼囚飲終日酩酊淋漓嬉笑怒罵聊快意請與酒人搆一凌雲爍日之高堂以堯舜爲酒帝羲農爲酒皇淳于爲酒伯仲尼爲酒王陶潛李白坐兩廡糟粕餘子蹲其旁門外醉鄉風拂拂門內酒泉流湯湯幕天席地不知黃虞與晉魏裸裎科跣日飛觴一斗五斗至百斗延年益壽樂未央請爲爾更詔西施歌虞姬舞荆卿擊劍禰生撾鼓玉環飛燕傳觥籌周史秦宮奉罍甒與爾痛飲三萬六千觴下視王侯將相皆糞土但願酒人一世二世傳無窮令千秋萬歲酒氏之子孫人人號爾酒盤古酒人聞此耳熱復顏酡我更仰天嗚嗚感慨多卽今萬事不得意神仙富貴兩蹉跎酒人酒人當奈何噫吁嘻酒人酒人當奈何爾且楚舞吾楚歌公

感憤怨懟無聊不平則一寓之於詩喜食鐺底焦飯人呼為鍋巴老爹遂欣然受之賦詩云篭養幸無郎將號鍋巴猶得老爹名兒曹相笑非無謂慚愧西山有此生學仙恨少休糧訣嚇鬼空多噉飯身如此老爹應餓煞鍋巴敢望史雲塵隔江船尾競琵琶金帳甯知雪水茶新婦羹湯多得意老爹自合嚼鍋巴哺親焦飯記先賢苦節多存感慨篇莫道鍋巴非韻事鍋巴或借老爹傳公靜臥一室中每夜起攝衣冠蕭容絮語不休質明或問故則曰吾故人忠魂來相慰耳年七十忽感愴傷心仰天嘆曰嘻而今不可以死乎自撰墓誌且為銘曰笑精乎笑蒼乎爾既不屑生前之富貴獨不踏死後之文章乎既不能飛身於碧落獨不當濆夢於黃粱乎

而今竟若此是安得不心傷乎然則爾之英風浩氣甯不蟠五嶽而配三光乎與妻孥訣取酒縱飲盡數斗大醉自沈於水時庚申五月五日也先是明亡之四年丁亥葉公尙高亦以五月五日自盡葉公字而立樂淸人溫州府學生兵後佯狂幅巾大袖行於市太守見而執之賦詩云北風袖大惹寒涼惱亂蘇州刺史腸何似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裳守釋之不問丁亥二月上丁擕水一杯采芹一束乘太守未釋奠哭於孔子之庭曰吾師乎吾師乎縱泰山之已頹留林放之不如乎守至怒繫之獄迨五月四日語獄卒曰詰朝屈大夫沈湘之日吾其死乎俾具湯沐至明自經陳公繼新者仁和人晩節納石懷中赴龍淵寺門潭中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自撰墓誌也謂一生事事缺陷五倫皆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安樂蓋生世不辰遂與貧賤相終始然積功累行孳孳爲善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俯仰之間毫無愧怍庶幾文人之有行者惟公能實踐其言公變姓名有贈詩云半非略似君尚云此曹安得復爲人嗚呼此曹安得復爲人

右傳汪有典撰

黃九煙先生名周星江甯上元人其先爲湘潭人崇禎庚辰進士榜姓周名星後復本姓黃卽以周星爲名先生父母貧甚賣腐爲業與周氏鄰富而無子先生始生卽爲周氏所撫弱冠成進士不自知爲黃也周氏父母相繼卒忽有瞽婦詣門呼先生小名曰汝

本吾子先生駭甚婦言十數年來漂流異地夫亡矣子女皆盡無所依倚將藉汝終老焉因具述昔年與周氏授受狀且曰抱汝至此者某媼也今尚存可試問之先生呼媼詰之言盡合於是持其生母大慟而復姓爲黃時人多詆先生忘周氏撫育恩其後生子一承黃祀一奉周祧外議稍息甲申變後先生隱居不仕屢往來吾宜從默齋湯先生游默齋勸之講學先生曰吾負不忠不孝名何學之講耶一日先生曳杖獨行至宜鐵爐潘公遁之荆南山下潘公吾嘗爲之作傳所稱潘孝子也時持筆囊相隨行各通姓名縱談交相得遂爲先生負擔從之往吳門訪徐昭法昭法名枋壬午舉人父汧崇禎時官至詹事江南潰父殉節昭法將從死父止

之曰汝可不死姑爲徐祇薦飯人昭法遵命奉父喪葬訖託迹一茅屋伏處荒郊中先生及潘公至叩其扉昭法未老幾失明矣又餓不能出戶庭强起揖客旣相見則抱持大哭時日已暮昭法不能具鐙燭盎中絕粒已三日矣先生解囊貿米數升鹽少許共炊作糜食訖令潘公獨臥旁榻兩人聯牀對語數聞哭泣聲夜過半兩人皆作隱語潘公靜聽之多不可曉達旦又痛哭而別康熙戊午年有以博學鴻儒薦先生者先生避之湘潭庚申有司又迫遣之先生歎息曰吾苟活三十七年矣老寡婦其堪再嫁乎遂自投於潯陽江而死默齋先生哀之爲作輓歌曰九煙先生胡爲者深衷至孝俗所駭又曰不死甲申死庚申不貴黃金貴毛裏蓋以雩

先生不忠不孝之謗眞實錄也又聞先生於鼎革後家亦貧甚以授經餬口一日館於某宦家以貧而無諂題命諸生作文主人頗疑曰開首第一字卽言貧不願聞之先生大笑束裝辭歸是年闈中卽以是題較試主人始大悔復邀先生先生卒不往先生又嘗自名黃人字略似號半非道人

贊曰余久聞黃先生之名而未能悉其行誼許兄少來爲余述其略蓋得之於湯潘二先生者亦未盡其詳也當己未庚申間羅天下才儁殆盡而關西李中孚陽曲傅青主甯都魏冰叔三人獨超然遠引至今稱道弗絕乃黃先生以死殉之或疑其過激此非篤論也夫假息榮桑者易棲遲王官者難爲吳越之江東生易爲荊

南之前進士難而況四海同風託迹無所辟方可以巢由解免而龔勝必至絕食何黠可以齊書笑侮而袁昂之爲義士不終皋羽思肖諸人所以能匿跡潛形疊山先生所以對小女子而決然自奮也然則先生所處較難於三人而節亦倍烈矣至若徐昭法者魏冰叔嘗致書焉此眞能不食周粟者足與先生競爽余略敘其交遊之素以備後日史氏合傳之體云

右傳翟源洙撰

先生姓周氏諱星字景虞號九煙別號圃庵湘潭人也於先高祖爲從父江西左布政使之屛曾孫廪生應之孫潁州學正逢泰長子潁州年二十遊金陵愛其山水秀麗卜居焉生先生於上元育

於黃氏幼有神童之目六歲能文八歲出周郎帖十二入南監崇
禎癸酉隽北闈庚辰成進士授戶部未就職即於是年隨父挈家
歸故里明年父歿先生與族人不相能忿然去自是遂冒黃姓爲
上元人矣其作芥庵詩序有曰余本湘人今寄跡白門於湘不忍
遽忘猶復往來羈棲於湘者數四不知者多以余爲非湘人余亦
不欲自明其爲湘人也以嶔崎澹蕩之性處諠湫聲利之場其勢
不能相入兼之少年磊砢感憤易生境遇所觸往往發爲聲歌殆
不下數百首今猶記其二絕一律云嘯傲江東二十年不知憂地
與愁天一朝泛宅過湘浦始信低眉是聖賢屈子放來悲澤畔賈
生謫去怨長沙由來才子傷心地不是徬徨即咄嗟此身何故落

瀟湘四對長天淚幾行山水無緣供酒椀文章多病惱詩囊人情祇向黃金熱世法難容白眼狂明日扁舟吳越去從渠自作夜郎王則其佗鄙無聊之況可槩見矣其自述如此舊傳稱其生平正直忠厚別號笑蒼道人浪游吳越間布衣素冠寒暑不易其牢愁憤鬱之懷老而彌甚行年七十忽仰天歎曰嘻乃今不可以死乎自撰墓志謂一生事事缺陷五倫皆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安樂慈生命不辰遂與貧賤相終始然積功累行孳孳爲善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俛仰之間毫無愧怍庶幾文人之有行者自銘曰笑蒼乎笑蒼乎爾既不解生前之富貴獨不留死後之文章乎既不能飛身於碧落獨不寄夢於黃粱乎而今竟若此安得不心傷乎然

則爾之英風浩氣嘯不蟠五嶽而配三光乎遂於午日放棹秦淮
劇飲大醉繫舟自沉而歿蓋下從靈均游矣時康熙庚申夏五也
子名楫字禹公見杜于皇跋語中稱其負才有志殆亦非碌碌者
先生所著詩文有夏爲堂集時藝則有遹草均散佚先叔祖錦灣
公蒐採數十年得詩文雜著若干篇一鱗半甲珍爲異寶予又補
輯若干篇欲刊行之尚待再輯也所選唐詩快間有傳本曾於京
師書肆購得之歲戊辰奉使金陵屬上元諸門人訪求黃氏後及
詩文集皆不可得惟得墨蹟一幅自書新柳堂次山樓二律銀鉤
蠆尾體兼顏柳詩載入集中又周郎帖三種其臨曹娥碑題曰八
歲小子周星樂毅黃庭則皆九歲書後有周郎景明星二印知先

生幼字景明也董思翁跋云周郎八歲書蘭亭曹娥端勁風逸有二王筆意雖紙成堆墨成冢者未能過也豈前身工力成此宿慧耶凡百許言末又云周郎勉旃余則焚硯矣翁此跋信非虛譽向見先生傳中所稱以爲不過童子婉弱體耳豈意其偪眞二王如此斯一奇也書雖小道亦足見先生異稟絕人之一端云或曰先生旣絕棄氏籍去之若浼且百數十年矣而族之人猶豔稱之以號於人曰此故吾宗也先生有知甯無嗤笑雖然世固有子孫而不樂舉其祖父者矣抑或流離轉徙而泯滅無聞亦誰復相引重先生不以黃易周而但冠於其上是猶有不忘本之心吾族不絕之於家乘且津津不置若此從其朔耳誠重乎其文也誠重乎其

人也

右逃周系英撰

周星一名人字略似一字九煙號而庵湖廣湘潭人進士隱居江南性孤介寡言笑少年多著作從長沙過洞庭夜半爲劇盜所掠盡取舟中圖籍投之水後復著成集乙酉夏時際百六避跡蕪陰蒼黃從矛鏑叢中攫得一集挈之以行復爲盜掠今所存皆鼎革以後所作頗近於騷素懷靈均之志終投秦淮以死選唐詩快耆

夏爲堂詩

右遺民詩選小傳卓爾堪撰

佛氏戒嗔戾爲道眼不開瑣屑細故與夫己實理紕妄動無明者

言耳若夫事至宏鉅名節所關人禽之界而亦復不瞋則是形骸苟具而苶然無氣古今無氣之人莫如馮道留夢炎及平康里中阿家翁耳而可以爲法乎吾與老友故戶部黃九煙先生葢深惡之而瞋益日甚至於無終食之閒違瞋以此取憎於世以至困窮危殆弗顧也然吾之瞋徒託諸空言而九煙之瞋則見諸實事觀其無故沈淵無病辭世非實事乎葢積瞋有年而發揮於一旦世人但見其猝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宜其反指醒人爲醉而不自覺其如泥也可哀也夫今讀其絕命詩二章首章固已自言其瞋之故次章直欲與三閭大夫方駕齊驅豈欺我哉夫一部離騷經緣瞋而作也故屈子不瞋則無離騷武侯不瞋則無出師表張睢陽

不瞋則無軍城聞笛之詩文文山以瞋故有衣帶銘正氣歌謝疊山以瞋故有卻聘書九煙猶是也蓋瞋者生氣故九煙不死不瞋無氣故若輩不生世有我輩人不可以不辨此皆疇昔之日與九煙互相砥礪之緊至是其令子楙字禹公者過訪出二詩再拜以爲先人知己同調奠蹏老僕請識數語遂書此意歸之禹公負才有志能終身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

右跋絕命詩杜濬撰

李鄴嗣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寓明州爲文學宗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爲極盛淩夷至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愧野余君房瓣香於于威赤水月峯疏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爲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狷無所取裁陳後岡徐文長雖異趨時風衆勢無以發伏髓之雄氣即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溝而出諸文苑是故兩郡作者敝精神乎蹇淺由來久矣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與校覈雅鄭洗

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
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廸於是東浙始
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詑
意轉相求請充牣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款
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鑒湖社做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
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
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
珠槃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
之頡頏而肺疾爲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尚未滿其量也先生
諱文肩字鄴嗣今以字行别號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淸

淵忠襄曾孫守眞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爲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即守貴州之巡撫標也因贈兵部尚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榭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恆年十二三能詩集有秀句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驅至定海縛馬廄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竄草石與失職之徒萬悔庵徐霜皋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淒涼先生雖不逃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留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即晉

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槖而歸矣先生慼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宛轉屬人則頓首丁甯使其感動奪之鼠壥績篋餳笛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肎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眞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褌頌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

若先生草率青雲咨非勞謙尼運亦豈能一變甬東之風氣如三
子哉生於天啟壬戌四月二日卒於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
十九娶某氏子一人暾女六人長適萬斯備次適邱瑜次適沈紹
旻次適林犛錦餘未行暾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
來速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
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
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璧稱好隨羣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
然但苦三彭匠石郢人霜鐘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黎洲黃公所作杲堂先生墓志於其大節卓行畧有表見而事不備去今七十年知者鮮矣先生仲孫世法以為未慊予少得之先大父贈公所述者葢稍卒具十之三四乃詮次而復之先生以戊子正月預於五君子之禍甫得脫而尊人儀部公之喪自杭歸殯畢是年七月再下府獄葢夫已氏餘患未已也聞者以為必死而先生在囚中其所居即華公默農楊公楚石故地方作招魂之辭以酹之已而終得不死自先生蒙難後蓬藋滿三徑又時時善病或疑其壯心已盡不知其逐日焦原左執太行之猨右搏雕虎葢如故也而不大聲色以泯其相庚寅馮侍郎躋仲之難其監軍為姚江黃宗炎刑有日矣時傾家救之者為馮公子道濟奔走其間

者爲董農部次公天鑑卒成其事者爲葛農部履安而先生之力亞於道濟遂出之劍鋩之中癸巳黃岡萬僉事允康來吾鄉及別去先生餞之座客爲僉事筮易得睽之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皆大駭先生因固請僉事且潛身甬上僉事不可行至吳中榻崑之變作先生終身痛之甲辰南屏之難大帥搜得其所與中土薦紳往還筆札欲按籍殺之先生以奇計使中止其所保護尤多其餘蓋不能以畢傳嘗有客以故宮什器求售者先生一見其題識流涕汍瀾不能自勝其人亦泫然而去燕人梁職方公狄嘗曰鄴嗣將無使句甬一片地盡化爲碧血蒼燐大是可畏康熙戊午浙之大吏皆欲以先生應詞科之薦以死力辭已而萬徵君季

野亦有史館之招先生送之歎曰嗟乎鄭次都能招郅君章同隱弋陽山中不能禁其喟然而別從此出處之事且有操之者徵君以是終不受館職幕府以重幣乞先生課其子爲詩謝遣之以予竊窺先生之才甚長故能側身憂患之中九死不死其所以不死者蓋欲留身有待而卒不克故其詩曰采薇硜硜是爲末節臣靡猶在復興夏室是則先生之志也所圖其遂故垂死而喟然以不得從五君子爲恨是非先生之志也然則此九死不死者已足扶九鼎之一絲矣嘗謂先生一身流離國難則宋之謝翱鄭思肖委蛇家禍則晉之王裒唐之甄逢周旋忠義之閒則漢之云敞閻子直前此先生遺文未敢盡出或有弗能知其詳者今世法既悉表

而出之讀其書得其行矣先生私淑蕺山之學於棃洲私淑漳浦之學於大滌山人何義兆呂漢憼顧終身未嘗開講然其忠孝自持則所謂眞學者其人也

右軼事狀全祖望撰

李君甘谷出其王父杲堂先生未行之集詮次開雕令予任覆審之役予喟然歎曰先生是集之得傳也悕矣謝皐羽之卒也自其晞髮集游錄而外皆以殉葬故不存鄭所南沈心史於井底三百年而始出近有方韶父之裔孫逢人頓首求其先集足本而不可得皐羽之幸而存者冬青之歲月西臺甲乙之姓氏尚成疑案所南之幸而得出者或且以爲姚叔祥之贋本由此觀之韶父之集

之遇也難矣皋羽棄家客死所南無後其零落更不足怪韶父之後人賢矣而其生已往斯其所以爲好事之恨也殘明甬上諸遺民述作極盛然其所流布於世者或轉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內集夫其內之云者蓋亦將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洩百年以來霜摧雪剝日以陵夷以予所知董戶部次公王太常無界林評事荔堂毛監軍象來高樞部憲學宗徵君正庵徐霜皋范香谷陸披雲董曉山其祕鈔甚多然而半歸烏有予苦搜得次公荔堂披雲三家於劫灰中水功隱學尙餘殘斷者存而象來正庵雲皋則不可得矣然諸公猶非其絕無者若駱寒厓李玄象高廢翁則竟不可得卽以李氏而言戒翁嚳叟其與先生共稱三李者也皆無完

集得貽於今嗚呼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昭昭耿耿之心旁魄於太虛而栖泊於虞淵咸池之間雖不死而人未易足以知之其所恃以為人所見者此耳此即諸公昭昭耿耿之心也而聽其消磨腐滅夫豈竟晏然而已乎勃菀煩冤且將有所厲以為厲非細故也甘谷表章舊德盡發明陵之藏加以疏證使後世昭然見先生之大節討論文獻者不至有冬青歲月西臺姓氏之疑叔祥贋本之患韶父後人之痛予蓋為之喜而不寐者數日幸逢不諱之 朝采薇采芝之音後以不終湮沒其亦賢子孫之樂也甘谷去年一病幾死病中之惓惓惟此集予曰子能以此為念不須觀廣陵曲江之濤也及其愈也始決意開雕然則先生之

集之得傳也㫺矣

右杲堂文續鈔序全祖望撰

于琳 夏基

于琳字貞瑕性好綜覽膺歲薦不赴教授生徒兼通六壬數及地理醫術善行楷妙繪事晚年習禪理庚申冬脩然揮手而逝平湖縣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夏基

夏基字樂只江南徽州人僑寓湖濱能詩工畫曠然有高世之志今世說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 巢鳴盛

孝廉巢氏名鳴盛字端明號崆峒嘉興人五歲而孤事母至孝稍長母或語父行迯父言輒嗚咽幾絕出入交遊一咨於母旣婚尺帛一錢不入私室思有以顯揚及祿養發憤力學崇禎丙子舉於鄉甲申明亡母亦歿卽築室於墓顏其堂曰永思草堂閣曰止閣而自號止園跬步不離墓次康熙十九年年七十而歿蓋三十七年如一日也長洲徐枋俟齋桐鄉張履祥考夫海鹽陳恂子木聞訃會哭私諡曰正孝先生自晦跡後不爲危言危行以動衆詩亦不多作歿後檢其篋有甲申歲哭君親師友四詩以所師吳魚在執友高元倩皆於是年卒也又癸丑三月十九日一詩結語爨桂

有餘香埋沙認遺鐵引領望西山草莽汞如結足以見其志矣甯都魏禧冰叔嘗訪先生於汞思堂信宿別去他日述先生言爲書致先生曰所云錯認時務以趨時爲務者此人本心且不識安問時務固不足道獨有志俊傑而無澹泊甯靜之學雖出處得正而嗜欲名譽足擾其心則器不遠大將來措置設施必有坐受其病而不自知者此語鍼砭最切禧終身佩之至於論文云意有所會油然吐之雖大文煥發具有爽然不屑之槩致爲精論禧向匿影山中頗有此意及出而交遊未免應酬應酬之際又欲其工不覺遂以文人自處大敎所謂較論工拙沾沾自喜有好名之心有求於當世之意皆實實有之譬之先生如秦越人見垣一方五臟六

腑傷滯無不畢見禮何能更措一語但當繼此鞭策以無負我友之相成耳觀此則先生持身之宏遠自晦之貞固友道之直諒而於行文之法均可得其槩矣子二勉勳勉子庭垣與余善古誼有祖風

贊曰靜志居詩話稱孝廉裹足不入城府者吳中有徐俟齋吾郡則李潛夫巢端明顧俟齋善書工六法名尤重至今無遠近寶其遺墨李巢兩先生匿跡惟恐不深今里中士子亦不能舉其姓氏惜哉

右傳張庚撰

顧鞸

舊文學長洲顧君名鞸字開林東吳之務實君子也少當平世則務工制義以力求自於先輩大家取上第爲名臣以慰悅王父鳳臺公無忝於厥考明經君升公之嚴訓君固泊然無輕重於其際謂士所當爲未止此也顧氏家法子孫大小試後不事他途干謁君嘗以文章受知於提學御史倪公元琪撫軍張公國維直指路公振飛皆當世名鉅咸器重君以遠到期之壬午君升公病歿服未闋乃有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以母在世多難乃一意謝諸生以白初志乙丙閒艱阻㵾嘗未免飢凍已更奉母歸黃埭故鄉則務力田親勞辱自非大病內外亘細事皆身先之暑不張蓋雨雪

自持儆徒行百十里以爲常更得賢配施碩人與同操作生多男益訓以農田力學分任以事爲諸生者數人聽其浮湛曾不以科名敦迫之既改葬君升公哀禮逾節見虞山蒙叟墓誌中毋何碩人思城中故居乃爲幷兵久踞君多方殫力驅出之奉母氏居焉丙午母弟芳菁舉於鄉越二年而碩人獲歿於故居緜綴時語君曰吾考終斯室惟汝功吾目瞑矣君既葬碩人自以爲畢一生事以餘年徜徉古今載籍中殆不知今是何世君固憾君升公之歿與葬爲庸醫及地師所誤則務精研內經素問與青烏堪輿諸書其醫藥碩人及改葬君升公皆自爲之閒行之戚友殊有驗固不索謝人亦不之謝拒之則怒詬及焉君笑頷而已族指數千百以

事來質成者盡力爲之解紛强一飯不舉也所生子又多孫一以訓子者訓之不延師聽父兄自爲師爲諸生者益多則一任之不復問其進取方弟芳譽舉於鄉諸子焯成進士聞報日庶事紛拏君一過爲之經理而酒食燕會絕不一赴子弟知其意不强也君生平不覩優不飲酒不遊山水及嬉戲雜技懵然無所識於吳人之所嗜者盡反其所爲而性獨好書甚於飢渴飲食褻以君升公嚴勉事舉業亦非其好既棄諸生則益酣恣於古今之書其有裨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務事足備一代之文獻者耳目及輒展轉窮搜之必購得之爲快或書裒重及未版行而隱祕者求之益力得之則狂喜神色飛動或力有所不能得則手自鈔寫窮日夜可盡

百十紙夜常不寐寐亦止盡數刻而張鐙披衣往往達旦手不釋卷不停鈔自以爲愉快極雖老至不知也凡鈔閱校讐精審不譌一字稍涉疑義則晝記之舉其辭問晰乃已尤嗜古今石文蠹齧焚餘亦所珍惜皆能原其所自窮力購之食脫粟衣懸鶉不顧也與之語上下數百年人文政事皆歷歷如掌示能知其是非得失成敗興亡之所在繼之以欷嘘太息悲咽不自聊識者咸哀其志與人交當其意雖晨擁篲一日十返踐雨雪獨身數十里匄貸行束脩羊不辭勞費自非然者雖絕世名貴人求一顧不可得吾故知古人有篤嗜者必有深癖有深癖者必有至性而君更斂削才華食苟簡立於不貲聚訓子孫歸之實地不汲汲於榮名可尚也

已嘗有日者推算君之子命當奇貴君慨然曰吾生平無大非過吾子何荼毒至此知戚傳以爲笑君曰君未讀徐無鬼篇乎九方歅相馬得而相子綦之子梱也爲失抑知世之所謂祥神人之所謂大不祥者乎行且令吾子謝諸生以力田訓蒙終焉矣君志行儉樸躬親細務以勞生爲素業小大藏於質用而好書耽嗜漸靡其沈壯之氣幾幾有鴟夷子皮陶士行之風焉顧其子孫廿餘輩循循退讓無朱公中子之禍君得志亦必不以不與顧命爲憾頃太眞之迫促斯所以爲君子也矣君生萬厤乙卯今庚申之閏得三百七十甲子嘗自卜壤於吳縣一都帝字圩更爲元配施卜吉於長洲縣中十九都訶字圩各爲生壙舉裴晉公之言曰生老病

死時至則行吾亦何容心也哉子男六人長執桓次國樑文煥俱諸生施出執禮執中執圭俱庶出孫十六人人龍開韶執桓出從謙國樑出獻臣文煥出皆諸生餘幼未名鄉居黃埭河濆橋因自稱河濆漁人今子孫家焉予庚申秋在吳門將還山瀕行始交君予詩文集可四十卷版行未十一君從魏叔子朱臥庵見予所刻文即手鈔之介臥庵通謁自是晨即造予往返十餘里日數過求未刻集不旬餘盡鈔藏弆之喜而歎曰先生是集道德經濟非文章也今盡爲予有也矣每繳納必捧持胸膺間以經埭人爲摯最後以生壙屬予誌君固予文章鮑叔也其何敢辭銘曰

司空表聖作生壙達焉而弗貞虞山蒙叟爲雲間道人生壙記蕩

焉而弗徵乃若河濆之漁其臧丈人之釣非釣而滕子鱗鱗陽鱎

戢尾大魚有神滅木獨立孰返其眞其殆以是爲桃源阡陌世其

子孫者耶

右生壙誌彭士望撰

施德裕

施德裕字惟一雲南鶴慶府人領崇禎庚午鄉薦初授河南封邱教諭升四川射洪縣知縣於辛巳年擢黃州府同知時流氛日熾全楚蹂躪德裕單車赴任竭力守禦未幾城陷被執德裕叱賊不少屈賊索金帛德裕空囊無以應賊知其廉吏釋而遣之遂攜家寄寓雷江學圃蒔花以詩酒自娛足跡不至戶外大司農王公宏祚與德裕同年至契邀至白下一晤之外無他求也其蘊植之性如此晚尤食貧處之晏然卒年七十一歲

右滇繫小傳師範撰

牛位坤

歲辛酉坐勛勤齋見四方士大夫以文字干魏公者槩謝不敏一日市王通家子進士牛兆捷瀝血書甯人狀乞銘詞惘而惻不獲已遂命予以一言代誌其墓余不敢辭按狀翁諱位坤字調均別號太初世居澤州高平邑先世多隱德弗仕父某倜儻磊落好振施一方推爲長者舉丈夫子三翁其冢也翁生而英穎喜讀經史百家言爲舉子業渾涵渟蓄故明崇禎己巳補博士弟子歷試高等與同里畢擷雲先生爲石交赫然稱鄉祭酒癸酉掞策試太原會流寇起張甚剽鄉井行過市王翁聞中道亟還翼其父避南山之南猝遇賊奔趨躡偪翁度不獲免號天而慟策其父疾驅身故

遲遲不能步委以餌盜父得脫遂執翁刃及頸者四斷未及喉强
以肘衛項血淋漓佯僵而臥免嗚呼中世子弟趨富貴若鶩聞科
舉蹈禍害不避遑顧其家旣引還不幸父若子同罹厄矣愛其父
或恤其軀卽義不恤倉迫閒慮不能脫父父脫亦萬無自全翁獨
從容委身釋父難躬瀕死者數復甦無恙翁之孝殆格天哉寇稍
戢益發憤卒業肆力古今文冀一第爲父歡數奇連不得志於有
司父尋卒哀毀骨立喪曁葬盡禮事繼母以孝聞未幾 皇清定
鼎翁遂混迹博徒酒人里俠以與自豪絕不復言科舉事生平慕
宋陳同甫爲人晚復愛孫太初因爲號葺一亭顏曰六宜偃臥其
中且讀且耕且買以餬其口季弟少放逸家漸蹶分財振起宗黨

苦徭役毅然身任不以累恤人患難破產立與無幾微德色與賢豪大人長者語道理衡古今事當否人物高下則雄談橫辨慷慨激直不一字少借以故鄉先生臧否得翁一言爲輕重里井中行不義者不畏有司畏翁知翁眞不愧太邱云子兆捷負奇質翁嚴督以學令執經畢撷雲先生稱高弟乙卯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念翁老未廷對趨省翁翁曰兒來兒無自盈哉士束髮讀書志期遠到小得何足榮幸今未釋褐當博師當世大賢豪擴其識勿以我耄患貧不學躁進失遠志夫浮薄子幸一第侈然志得父若祖率爲榮翁世之簪纓身躐場屋者數十年乍覩子成名折展而喜亦人情翁顧不爲意勖以遠大翁益加於人一等矣是年夏翁七袠

于姓謀舉觴會歲祲翁惻然止之曰人穅秕不饜而我張飲耶憶
我父值洊饑振活數十百人今雖貧大可大施小可小予立捐所
有惠族黨鄉之人賴舉火者亡算庚申冬司寇召其子進士設絳
蔚蘿進士有難色翁曰魏先生非予向所謂當世宜師者耶幸召
兒而兒故違之何促之來甫踰月進士心怦怦動若有所攄春正
倍道還覲翁十餘日而翁竟以疾卒時康熙二十年辛酉三月朔
也翁年七十五妻馮氏聘而夭繼田氏武氏相繼卒魏氏生子三
長卽進士兆捷仲兆甲季兆鼎皆鄉學生孫二姻戚詳狀中太史
公謂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方翁之脫父患於南山也父潛
匿古廟假寐夢神人賜青獅二忽一人蒙髮濺血持而去覺見翁

來被賊刃創甚如夢狀因鑿石獅二期翁顯翁不顯而顯其子人嘖嘖以爲祥余姑不論跡翁生平讀書明大義孝於親友於兄弟繩子以義訓激昂慷直樂善不倦天之報施翁其有艾哉某年某月某日卜葬於某山之陽因爲銘

行潛斯篤德積乃昌翁砥於身修於家而善溢於鄉爰歸爰藏爰發其祥

右墓誌銘許汝霖撰

孫學稼 子起宗

孫學稼字君實福州侯官人祖承謨明萬厤十一年進士知崇德縣父昌裔萬厤卅八年進士浙江提學副使晚舉學稼愛之學稼幼能詩垂髫補縣諸生時明已阽危閩中尙安堵孫氏故衣冠家所居光祿吟臺道山石梁書屋林泉清美過從擩染皆名彥故學稼雖少承世祿刻厲過寒素唐王入閩越開儲賢館以待士宦族强半登進學稼諸父昌祖昌全皆居清要父執多九列獨漠然自守唐王敗先幾避跡長樂之三溪及魯王下福州傍近郡縣或勸之仕不應　大清順治五年亂定返故山田園盡失乃出游吳楚齊魯燕趙秦晉耽杭州西湖之勝自號聖湖漁者歷三十年每閒

歲歸一省母而已逆藩耿精忠之未叛也學稼適歸里知有變託其家於友復跳出及難作知名士多迫污僞命眾始服其遠識學稼行方而氣和自處在謝翱楊維禎之間既淪落自廢則舉天下山川徼塞井宿祠墓舊聞之忠佞人事之得失四方耆舊之顯晦生死慷慨激楚一發之於詩憤然有麥秀黍離之遺音當明之亡逸民遺老往往抱三閭之哀怨奮啾蟲咽於空山窮巷之中風雨江湖之上論世者悲其志而不能廢其辭故乾隆中編　四庫書以張仁熙徐振芳韓純玉諸人之作並摭而錄之在閩越若福清林古度茂之侯官許友有介莆田余懷澹心建甯丁之賢德峯朱國漢爲章閩縣徐延壽存永長樂謝杲清門與學稼皆其倫也不

幸遺文零落存者什一故罕得進於石渠蘭臺之府焉學稼晚焚其少作斷自順治丁酉始爲蘭雪軒集三十卷同里黃晉良高兆序之然世無知者康熙二十年重九歿於懷慶府僧舍子起宗走數千里奉喪及遺書歸久之集爲其裔稚女誤燬嘉慶六年縣進士陳鍾瀛得其槀於京師皆顧炎武紀映鍾等論定者進士從父庚煐復得其所缺逸詩數千篇乃合錄以傳於世又有十六國年表井論四卷羣言彙鈔四十卷並亡起宗字蔚若詩亦偉麗

右傳陳壽祺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三補錄

隱逸十三

李模

李模字子木號灌谿吳縣人天啟乙丑進士授東莞知縣有聲入爲御史巡按眞定諸府劾論分守中官謫南京國子監典籍福王立封四鎭爲侯伯模上言擁立時陛下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功甚至侯伯之封輕加鎭將夫諸將事先帝未收桑榆之效事陛下未彰汗馬之績按其實亦在戴罪科而與之定策勳其何以安諸將性果忠義必先大慰先帝殉國之靈而後可膺陛下延世之賞報聞尋復爲河南道御史馬阮亂政歎曰事不可爲

矣即請告還家不復出國變後里居三十餘年而終

右傳温睿臨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三補錄

隱逸十三

周容

徐都御史心水之被拘於海上也躄堂以知己之感挺身救之請代拘而遣心水以餉贖心水既歸所許餉不償諸躄堂以是受拷足爲之躄有爲之釋言者始得脫心水深慙負於躄堂及相見躄堂無怨言踰年心水死躄堂以詩挽之極哀君子以是嘆爲不可及吳農祥妄言爲躄堂以受拷故囚終於心水是未讀躄堂之詩者也農祥自居於躄堂生死之交謂當躄堂臨沒時親呵護其集以歸其家而謬戾至此且躄堂以戊子救心水事畢卽歸而農祥

謂在辛卯翁洲破後者尤非也農祥所作擬史諸傳如朱孩未章格庵張蒼水事大半舛錯全無攷證然猶可曰此皆前輩亙公故不免耳視而目聽若甓堂則既冒託於生死之交而亦從而誣之鄞書燕說不幸而傳則文獻之禍也已

右辨誣全祖望撰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三補錄

## 隱逸十三

### 方文 從孫中德 中履

方文字爾止桐城人天啟末諸生司農玉峽公之子狀貌魁傑賦性伉爽少負時譽高自標表好結四方知名士與從子以智聲名相頡頏崇禎中江上選家林立楊廷樞維斗錢禧吉士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諸名士狎主藝林國門一懸千金不易爾止楷柱其間所選訊雅一書壇墠相望並重雞林既因世變不就博士弟子試銳志著述其爲詩陶冶性靈流連景物不屑爲章絺句繪之學間有徑率之句頗爲承學口實然爾止實苦吟含咀宮商日鍛月

錄凡人所輕忽視之者皆其嘔心刻腑而出之者也好改人詩與人辨論至面赤背汗不少休人亦以此嗛之而爾止已語罷輒忘不復省記矣所著岱山集五十卷一時耆宿若□□□龔芝麓施愚山林茂之孫豹人宋玉叔顧與治紀伯紫諸公皆盛相推許以爲必傳今其詩具在如萬劫不燒惟富貴五倫最假是君臣年少才如不羈馬老來心似後凋松性情最是遊不倦富貴何如詩可傳卜肆尙能言孝弟醫方猶可立君臣天下後世必有誦其詩而知其人者爾止以己王子生命畫師作四王子圖中爲陶淵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已傴僂於前呈其詩卷王阮亭爲題詞且語座客曰陶坦率白老嫗可解皆不足慮所慮杜陵老子文

峻網密恐畬山不免喫藤條耳一座絕倒此雖戲語亦可想見此老之興酣脫擘不暇草書時也

右小傳鄭方坤撰

方爾止名文號畬山桐城布衣居金陵少有才華晚歲爲詩學白樂天以己壬子生命畫史作四壬子圖中爲陶淵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已偃僂於前呈其詩卷焉性坦率每見人誦詩者輒爲竄改以是輒忤人意然退未嘗不稱其長而掩覆其短人亦以此多之所著有畬山集西江游草宣城施愚山曰世之論詩者惟向聲調嗜咳氣象軒朗取官制典故經圖勝蹟綴輯爲工稍涉情語訾以降格於是前可移後甲可贈乙郛郭雖雄中實敝陋

爾止爲詩雖民謠里諺塗巷瑣事皆可引用興會所屬肆口成篇故其詩款曲如話眞至渾融自肺腑中流出絕無補綴之迹也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方中德

桐城方田伯名中德密之先生子敦行孝友隱居不仕卒年八十餘有遂上居集又著古事比一百卷弟素伯名中履有俊才隨密之先生於方外時人擬蘇過之於子瞻晚築稻花齋以居殫力著述有古今釋疑十八卷理學正訓學道編汗青閣集等書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四目錄

隱逸十四


吳鑄　曹元方　陳長吉
陳允衡　宋釋之　石哈與　王義士
朱黴　錢士璋　潘應斗弟應星
查士標　張穆　吳醇
駱國挺　張壯行　蔡紹元
黃中理　欽揖柏立本　侯恩炳邱園
沈通明　闞士琦邢祚允　李若傑子霦
釆薇子一壺先生　耕雲子　丁鑛

李淸　　夏羽王 子祖二　　馮君

譚紹琬 龍宏戴　　譚先台　　張霖

沈光文　　徐孚遠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十四

吳鑄

公諱鑄字鼎吾秀水人崇禎十年進士除廣信推官廣信地界浙閩山谷深邃逶迤千餘里爲逋逃藪閩中流人藝藍樹漆者主客不相安羣聚爲盜四方亡命附麗之當公視事賊已蹂躪五部勢益燄莊烈皇帝敕各司會勦撫按知公才檄公監紀軍事會華亭陳子龍以紹興推官監浙兵公故與陳善因合謀直擣其巢穴斬僞大王吳救貧生擒千里眼九爪龍等先是鉛山寇讐鉛山隸括

州州縣官莫能誰何公奉檄攝覛州事招流民撫艮善而身出募鄉勇佐官兵捍禦盜魁張晉徽宵逸亟請主者率大兵殲焉及是撫按交疏敘功疏上不報公在廣信潔己愛下尤勤於吏事不敢一日自逸歲旱疏訟於神曰惟民依神惟神答職職如酷烈浚民神其鑒諸職如訖威訖富獄貨辜功神其鑒殛職或贖宦請聚艾積薪以身塞無狀民則何辜罹此災苦其自信於明神如此十七年春有旨內召甫治裝福王監國起公吏部主事柄相馬士英使人風公曰若來何操公正色拒之授禮部祠祭明年奉使在塗陪京失守遂遯跡梅會里杜門不與人事順治三年丙戌巡撫某公以疏薦公誓死不應康熙辛酉年八十有五卒距生萬厤丁酉葢

入浹酉矣子源起字準庵進士官給事康熙戊午　詔開鴻儒制
科特疏薦當湖陸先生隴其學者稱焉
朱辰應曰申酉之際明運既移人心亦去士大夫有挈持文運身
秉國鈞者尚不恤改轅易轍公奉命祭告禹陵未渡錢塘聞弘光
主出走踉蹌歸設壇帷望吳門外哭踊復命此與公孫歸父之於
魯宣公蘇武之謁武帝園廟何有二哉然公抱亡國之戚歷四十
年卒不少渝其志云

右傳朱辰應撰

曹元方

順治初　王師渡江破金陵故明賢士大夫相率南奔往往崎嶇閩粤間思以功名自蓋然而門戶之禍益熾上不知兵下不用命文恬武嬉卒至土崩瓦解然後已其在行間者或死於兵或死於盜賊水火僅而得免或竄入方袍黃冠之中其尤幸者則又感憤無聊或廬一廛田一區甘齒編氓以終君子論其世悲其志而竊歎其所遭之不辰不忍援亡國大夫之說苛繩其後也如侍郎公與公是已公諱元方姓曹氏字介皇別自號耘庵世居海鹽之澉風里父侍郎公諱履泰舉天啟中進士踰十八年爲崇禎十六年公亦舉進士父子皆侃侃抗直不撓以才學並著聲譽中朝爭推

爲東林黨人當金陵之破也自京口至浙西無不望風內附侍郎公方以謫戍家居公亦棄常熟縣印歸省於家會滄風爲亂兵所掠公父子蒼黃中各棄家散走公由間道變姓名入閩得謁隆武主於福州授吏部文選司主事累進驗封司郎中繼而侍郎公亦由海道至授太常少卿累升兵部右侍郎父子俱在列是時閩中恃大帥鄭芝龍爲重而芝龍桀驁至與閣臣抗禮出入訶殿聲擬於蹕視隆武主蔑如也由是隆武君臣積與相猜恨竟殺其所善都督陳謙公逆策國事將敗乞視師江上乃加御史銜齎白金五十兩而遣之公僅抵浦城而江上潰兵突至遂縋城竄走山谷匿僧舍中侍郎公從隆武主趨贛州中道傳　王師至土豪將縛

侍郎公以降急投身巖石下甦而復蘇亦與臥僧舍中其地距浦城踰數百里公聞之懼侍郎公不免急號呼訪求凡閒關亂兵閒者若干日父子始相見迎至浦城侍郎公以病先返故里而公獨滯留僧舍明年夏甫歸渡錢塘而丁侍郎公艱矣於是宿風故廬已毀里中交親無藉及市井惡少年爭洶洶攘臂覦公爲奇貨所以挾持虛喝者萬端公屹不動然其家遂破挈母夫人及妻子寄食旅舍中久之事定始卜硤石村葺東山草堂以居杜門讀書賦詩暇則挾杖娛遨山水如是者三十年最後縣官慕公歎曰此先朝遺老也延爲鄉飲大賓公力辭不可得識者咸以爲允享年八十有二卒於草堂之正寢公少有至性尤重名節敦尚氣誼侍郎

公在崇禎朝以給事中言事忤大閹王永祚羅織下刑部獄公爲諸生蒲伏數千里入視醫藥於獄中爲摩創吮血日夜目不交睫出則囚服叩首控訴諸公卿之門流涕被面見者悉矜其冤侍郎公慮公爲邏者所獲公曰兒萬死不憾侍郎公竟以讁戍得脫拊公語所知曰此吾克家子也微此子吾不望生還矣及金陵建都公居選人中先是閣臣馬士英後先與侍郎公俱繫獄相親厚視公如子姪至是擅政有薦公署職方事者旨已下矣士英覬公往謁且欲借以德公公訖不往上疏願得循分守外吏語侵士英士英怒遂授常熟知縣以去其平居氣節如此公爲宋忠靖公勛之後勛扈高宗南渡其裔孫始徙著海鹽曾祖某祖某萬麻中舉人

羅山知縣以侍郎公貴歷贈太常少卿侍郎公之葬也故史官吳
先生太沖爲之誌其文典質可誦今諸孤卜於某年月日葬公大
河堰之原以誌銘屬琬謹按公自撰年譜及侍郎公誌采掇其出
處大節與侍郎公牽連書之以信後世至於行狀所述猥瑣不當
書者俱不及載云娶陳宜人子男二人三德康熙丁巳舉人三才
廩貢生皆側出女二人適諸生沈聖祥陳宜人出適監生王子顕
亦側出孫男四人孫女二人銘曰
維明之季勢傾莫支噫小朝廷僅延歲時雖有君子亦奚能爲猗
與曹公才大未施脫身兵燹晚卜幽栖硤石之麓可讀可犂可觴
可詠可詒後嗣碩果不食天若祈之壽考令終如公則希河堰之

潰神爽來依偕侍郎公九原相隨琢詞於石不磨是期

右墓誌銘汪琬撰

君諱元方字介皇浙海鹽之滄風里人也始祖勛扈宋高宗南渡官至太尉謚忠靖遂居海鹽至祖嘉謨明萬厯辛卯舉人羅山知縣稱循吏父履泰天啟乙丑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以忠義直節著聞君幼穎異有至性爲兒嬉戲俱有禮法稍長爲文輒冠其曹一時知名士交推重之崇禎壬午舉人癸未進士會北都亡金陵建國授常熟知縣時大學士馬士英擅國政政亂先是侍郎與士英以事嘗同繫西曹有舊至是有薦君署職方司事者士英亦藉君名冀往謁附己君訖不往上疏言願遵定制補外吏語侵士英

士英怒卒與合常熟常熟爲吳中煩劇邑最當金陵草剏所在兵
與民交狃無甯晷君措兵餉惜民力俱帖然邑稱治金陵敗君棄
官歸先是侍郎獲譴謫戍適歸里君父子以謂於義不可宴然以
居君先變姓名閒道入閩至建甯謁隆武主即授吏部文選司主
事進驗封司郎中頃之侍郎亦由海道至即授太常卿晉兵部右
侍郎父子俱以忠義激發閒關來一時咸偉之當是時大帥鄭芝
龍久以桀寇內附前朝崇其秩號姑息爲養驕至是益甚志叵測
君抗疏自請出視江上師閩封守欲從外爲重內計得召對加御
史銜賜白金君揮涕以行至浦城則江上潰兵接踵狼狽下 王
師繼至君倉卒行計後圖侍郎從隆武主趨贛州遇 王師投身

崖石下絕復甦舁至僧舍免頃之侍郎輾轉至浦城父子得相見侍郎疾甚乃先歸旋卒於家君聞乃亟歸微服挈母夫人及妻子行寄食旅舍中久之事稍定滄風里故居已燬於兵卜居硤石鄣築草堂自號耘庵以老卒年八十有二初侍郎在崇禎朝以給事中上疏忤大閹王承祚下獄君時爲諸生自家門蒲伏數千里出入犴狴間內則怡顏以慰親心外則搶頭呼籲諸在位者晝夜號泣訴冤人咸爲感動侍郎卒得減論謫戍君之誠有以致之也及甫登仕值革運流離奔赴吳越閩海間瀕死而不辭蓋君之於家於國患難交迸子與臣俱能爲其難者如此卒以獲全天也晚年杜門著書嘯詠泉石三十年君之志藉是以爲未計矣君之配及

子女詳礦志此不列列其大節之可傳者

贊曰士生輓近之世往往與世俯仰隨所處謀旦夕計斯已矣夫士固有志無論志之能伸與不能伸但隨其力以聽之時與命可矣吏部君當艱難之會舍安而就危卻易而爲難觀其志與流俗之所尙者異晚年退而學道蓋有得於中庶幾希聖人之仕止者歟

右傳葉燮撰

陳長吉

予成童時赴崇禎己卯鄉試見山陰陳先生以廩餼高等率先諸試人諸試人咸籍籍稱先生藝文不置既而傳先生高蹈焚所著書且盡發生平所藏諸經史載籍拉雜鬻市門嘆曰書生何益於人國而擁此纍纍爲哉予嘗聞其言而悲之今相距三十年與其嗣君州司馬參軍兄弟游於京師知先生尙健好故鄉山水嘗登種山樂之爲層樓相望閒與客汎鑑湖竟夜忘返逮曉不能別因自號鑑湖逸民予謂先生以高才碩學不能行於時懷抱鬱鬱宜假此自遣以銷支干及接其猶子廣文來京謂先生已謝世且持其嗣君書幣並狀以請予誌墓予啟讀之然後知先生篤行其生

平壘塊原有不得已於中而非以自放已也先生諱長吉字履謙小名綠衣以生時有綠衣客來故云乃生甫週歲而驟罹家變其父工正公隨兄太僕公官京師而留其所娶於家則沈孺人也沈孺人實生先生在襁褓而先生王父少府公家居王母馬太孺人性素嚴沈孺人事之失歡偶以細故女僮譸張之大怒出沈孺人當是時沈孺人脫先生於懷置地去先生不知也及稍長知之嘗出外傅長跪請就里門學冀以往省不許遇伏臘親串有慶弔必長跪請遣行不許時先生嬉戲百計謀所以過省者雖馬太孺人知其情故禁勿往然閒一自往而沈孺人則竟以是怏怏死先生隱痛既不言顧私自哭踊若居喪者而見馬太孺人輒收涕如平

常幸先生少慧且鞠於馬太孺人馬太孺人故愛孫而先生承伺之曲至偶有過苦之必跪曰請易以杖問之曰恐傷大母手也馬太孺人以是亦憐之嘗侍馬太孺人於京邸就工正公養時年甫垂髫帷鐙之讀達曙不寐人勞之曰吾不敏故然也且肆力古學日就太僕公紬諸古文史每遇前人處人倫之變必反覆流涕求其得當而後已嘗謂新序宋襄母歸衛襄每欲省母而不能也託言兒有舅在衛嘗愛兒請省之慟哭曰吾獨無舅氏哉因作懷舅詩十章曰諷之以見志云既而工正公再娶則馬孺人也馬孺人齒少於先生馬太孺人愛馬孺人甚惟恐先生事之不能如事母而先生事馬孺人無異事馬太孺人會先生娶婦俞其事馬太孺

人馬孺人無異先生然後馬太孺人大悔恨謂前此誤聽女僮言出沈孺人沈孺人無過先生乃乘閒涕泣請立沈孺人主且請合兆於陳氏之墓擇日發喪遷於盛塘之上埠而於是沈孺人還陳氏焉崇禎十六年獻賊破武昌先生奉馬太孺人歸自楚以就工正公養也既而馬太孺人卒先生終其喪不出試會國變人有以先生名入薦者曰吾安庸矣先生性近物不好訐人過人以逆至必受之顧介節不事干謁里中人以庸調列先生名先生起自直乃免邑長吏有舉先生鄉飲酒禮者先生拒不許至金錢往來必自損甯于勿取歲歉里各施粥廠先生請馬太孺人設粥紫金里當工正公仕楚時人多貸其金雖家居甚貧而不之責也嘗曰生

丁不辰吾所得於天已歎若金錢豈吾所宜有哉鼎革以來先生旣以高行稱而諸子游京師者爭致所得賣賦金爲奉養貲先生悉均諸弟馬孺人所出者且爲族譜自溯家世從潁川後迄宋中葉有宣和進士拜錄參大夫扈蹕南渡移家上虞閱七世而遷郡城有正一公者仕元爲紹興路副提舉實居山陰紫金里乃爲宗祠祀一世祖自上虞以下稍合錢於羣從之有財者而身成之然猶以未置祀田爲嗛臨卒顧諸子而嘆諸子曰豈以兒輩不盡在側耶抑祀田未置耶曰吾六兒而在側者三何憾若祀田不置則誠有之然不曰有兒輩在乎吾所苦者幼不得奉沈孺人一日歎老不得待馬孺人百年後耳先生生於萬厤年月日卒於康熙年

月日娶俞孺人則前山海關游擊將軍閻然公女也子六士鐸士銓士錦士錫士鎬士鈺鐸與銓則前所云以廩監爲州司馬與參軍者餘悉具狀狀又云先生聰敏多技然不好用當其在京時有異人授祕書能避刀劍爲隱形法先生薄爲幻屏去然閒以易數射覆多奇中同舟客畫銜書雀於紙請射之兆成笑曰鼓翼無聲傳言不明晝禽之銜簡者也其敏如此銘曰

於惟君子顯德被身慮物用義居心以仁修是天節篤於人倫豈謂少小遭生不辰阿母投杼慈闈拾塵漸起中搆因之反脣銀牀斷梗金車覆輪大歸在嬀絕兆於陳哭止孔伋養亡曾元所藉孝子周旋其閒北歷燕齊南遊楚郢宴爾視聽親爲寒暄至誠所感

克斗於神珠還就浦璧完自秦唾地已滅煉天無痕況經多學夙稱博文珪璋特達形聲斯聞將獻司徒入公車門縣丁陽九遠屏典墳絕跡仕進甘心隱淪鑑湖一曲忘乎冬春但抱好予達節任眞才智狡獪槩勿以先潛光彌耀隱德倍宣堂構日大子孫其蕃爰溯世德肇自穎川近代祖述興於南遷作譜敦族爲祠安神三鳳同辟八龍成荀趨嬉詩禮侍垂冠紳薄祿致養小輿迎歡顧蒐虧復何足以言少微載殞雕梁乍驚甫聽虞殯旋歸原阡潘誄永叶郭碑新鐫閟宮孔揚以貽後人

石墓誌銘毛奇齡撰

陳允衡

陳允衡字伯璣建昌人御史本子閥閱之胄也家東門避亂移居與劉遠公俱流寓蕪江杜門窮巷以詩歌自娛最工五言體清羸弱不勝衣雙瞳子碧色食貧不輕以言干人有引其家伯玉事者荅曰吾愛吾琴耳因署其堂曰愛琴并以名其詩有寶琴館集好表章故人遺書所選婁子柔堅徐巨源世溥古文尤爲不苟人競傳之後徙舊京晚復歸東湖葺蘇雲卿蔬圃故阯居之著詩撰詩慰國雅等書同時施愚山撰藏山集葉訒庵撰獨賞集陳其年撰篋衍集惟篋衍集行於世好論詩在廣陵評漁洋詩譬之昔人云偶然欲書此語最得詩文三昧其在江南一時名公卿詞人皆樂

與之遊惟其學成於己而信孚於友也其五言清深沖淡如斜日明孤城晚風下飛鳥籃輿望歸鳥日暮空城曲此例數十句信非韋蘇州倪元鎮輩不能道其春殘山更青幽居傍水色疎鐘荒寺在澹月空牀得則白下同于皇過孟貞水閣夜話作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宋釋之　石哈興

少時耳宋釋之名以冥鴻弗詳也友人邢瑤溪曰吾知之家富平好讀書貧無以資有渭南石哈興者傭於釋之鄉見而奇之縱令學以其值給之發憤鍵門徧讀諸經史自朝迄夜漏下十餘刻不寢每丁夜居鄰睡醒猶聞度紙聲顧不爲章句學學成賣卜長安靖逆侯張勇方少賤食伍嘗從卜輒效心奇之屢立功至建牙欲偕往釋之不可乃以千金壽其母迫與俱事必諏而後行其祕謀密計人莫得聞然勇所向制勝皆本於釋之故秦人諺曰勇之功釋之功無何吳逆蠕動勇督師鳳翔寶雞間是時三藩聯絡勢燄猖獗自大散關以西皆屬於逆逆屯兵關口有驍將馬三保在滇

素所委任傳令三保至兵始出秦隴諸戍卒洶洶無鬭志日夜望三保來卽款附勇雖擁重兵而部下解體一日迴翔奧室釋之潛至拊其背曰嘻公無以逆故勇愕然曰將若何曰安坐封侯耳再問不對而出勇思居恆遇機要釋之不盡言而半語隻詞靡不奇中乃一意堅壁嚴斥堠申約束士伍肅然既而三保爲子娶婦遷延不至七月淋雨浹旬軍皆黑痢死勇鼓行蹙之不交刃而蕩平逆授首荅天祚　聖朝而釋之先見若此事定勇受　上賞　封靖逆侯侯勳高傲睨獨嚴憚釋之釋之覩一切世故泊如也獨師事哈興於是歸大陳金幣邀哈興至欲拜之哈興瞪目厲聲曰吾始以若非常人乃爲他人作嫁衣裳反以是啗我耶不顧而去釋

之奉母老青鞵布襪徧遊名山川勇蹤跡不可得或云訪王無異於華山入不返當靖逆侯時天下初定呼吸風雲凡珍奇瑰異王侯卿相所不能致者皆歸於勇勇必爲釋之壽釋之曰若功成吾去矣勇固留防衛甚周一朝扃戶不啟勇排闥入則釋之遯矣几帳依然所餽金寶珠玉皆瘞之土牀中籍記分寸不失夫天下衣冠方幅籍籍稱自好而錙銖成市所爭毫釐反顏相向視釋之爲何如哈與卒無聞士論尤高於釋之釋之能前知世多異之或伺其出竊發其篋亦無他奇惟多有太一占

右傳劉紹攽撰

石哈生者或曰秦人或曰蜀人長七尺餘力能扛鼎無妻子生業

自鬻於西安某家供芻米薪水之役惟謹無大小皆喜之居常寡言笑無喜慍色人莫測其爲何人詢之不言問其名亦不告因共呼爲哈生哈生者諺所謂無能而虛生也獨與富平人宋石芝善石芝嘗游滇南察吳三桂必叛因潛匿及三桂之叛也我 朝遣大將軍商善貝勒及將軍班第討之與賊相拒於滇之石萬溪其山三面險峻獨一面稍平賊據之期年不能克 朝廷復遣將軍張勇助之勇兵西北人滇路崎嶇值霖雨多疲敝扶杖而行既至旗兵見之鼓掌笑曰是尙能殺賊耶號其軍曰張娘子軍於是石芝黃冠道服詣勇轅門軍校疑爲賊諜拘以見勇石芝長揖不拜勇詰之曰某與將軍同里聞將軍善將略兼下士特爲百萬生民

攀嶺而來獻破石萬谿之策勇奇之以禮見屏人語曰策將安出石芝[illegible]所恃者石萬谿也彼負險以抗必將探老吾師須其微也然後擊之故爲將軍計利在速戰速戰而取勝非用奇不可勇曰用奇柰何石芝曰此山東南隅有間道險阻無備可通人旗單攻其前將軍以銳卒襲其後樹旗鳴鼓令軍士齊聲大呼曰大兵已據此山矣賊衆聞之必驚怖散亂破之如振槁耳此固將軍平賊第一勳也勇善其計次日大將軍督戰勇託病使副將將其軍以行而潛引三百銳卒從間道步行沿嶺攀葛而上悉如計賊兵果亂遂破石萬谿勇以爲能留中軍參議其後平定諸藩多出石芝之策嘗閒居與勇語曰某平生少知己勇曰如某者不足爲公知

已耶曰某與將軍一言偶合非知己也所稱知己獨石哈生而已及歸西安每訪哈生於其家必攜酒從後戶入相見偕至僻地趺坐飲酒劇談談罷大笑笑罷復大哭興盡棄其飲器而散又嘗於將軍幕中大會賓客設席虛左或問之曰此待吾友人石哈生也俄而哈生草冠草屨褐衣昂然而入揖眾直踞其席石芝之傍侍執壺傾酒甚恭哈生亦不稍遜持盃豪飲傍若無眾賓客也眾大驚駭卒莫測其爲何人後哈生病篤其主人將爲殯殮之具哈生曰待吾友人宋君備之主人憂其不及有頃石芝之果至哈生張目視之不發一言遂卒石芝爲痛哭竟日悉出囊中資厚葬成禮而去天下既定將軍勇欲表薦石芝之於 朝謝之贈以金亦不受遂隱

於華山云

彭子曰余嘗與張將軍孫宗純者遊爲言石宋兩人事甚悉宋石芝之一出而爲張將軍畫策建奇勳功成身隱哈生見重於宋其才智必有大過人者乃爲人奴而不辱彼其中固有不可測者耶宗純又云哈生既沒或傳其善天文本故明宗室子以石爲姓有託焉爾問之不言故世莫能定要之此兩人亦奇矣哉

右合傳彭端淑撰 按宋釋之一作石芝石哈生一作哈興未知孰是並存待考

## 王義士

王義士失其名山東人幼業農嘗夜從兄耕時多盜兄誡曰愼毋聲盜聞將劫吾牛義士方八歲揮鞭大呼曰賊來卽殺之兄懼走歸義士驅牛耕達旦鄉里皆驚異之及長多力善擊刺精火攻膽略過人崇禎末天下大故黠者往往鋌而從賊或招義士義士曰吾將爲朝廷殺賊肎從賊乎拒不應久之數往來兩河閒交其豪傑豪傑爭下之義士身長八尺貌甚癯訥於言而忠誠出於天性嘗有友遇難託其妻義士躡屩挽車送之歸周旋千里未嘗敢仰視以是名益重諸天祏者秦中大俠驍捷善戰嘗憤逆賊猖獗欲合義旅勤王與義士結爲兄弟圖大舉遠近部署既定而大眾未

集時四十二人先起於鳳翔賊發步騎二千急擊之鼓行而前天祐以二十人分兩翼逆擊斬一裨將殺百餘人賊大驚擾亂退數里復合兵環而進矢石雨下四十二人談笑接戰復殺賊數百鏖戰三日夜賊益眾力竭天祐遂爲賊困圍之數重義士大呼躍馬馳入左手運矛右手解甲與天祐天祐不受義士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公強擐之潰圍翼天祐出四十人爭呼曰王君眞義士也遂各脫身走天祐竟以馬蹶被害前所部署皆解散義士痛哭曰兒死我不欲獨生生終必爲兒報賊乃撫其妻子益傾橐交四方奇士圖再舉會國變遂隱身秦晉閒或曰義士今在山東人嘗見其縱鷹獵海上云

王源曰余友徐人者嘗爲余言義士生平好使酒難近臨敵以牛胞貯酒負馬上戰酣數人下馬坐地角飲賊望之不敢犯以天祐建義勤王得義士足多也乃諸人俱脫而天祐不免抑獨何歟

右傳王源撰

## 朱澂

公諱澂字派思號碕庵與予居同里少同學老同栖遯者也曾祖
大中邑文學嘗學於陽明先生實踐有得著心印錄爲當時四方
學者所推重祖家棟鎮江府教授嗣祖家楫萬歷己酉科舉人江
西永豐縣知縣有清節以不能媚上官投劾歸父士鯤卽五十年
前東南士所稱魁壘骨鯁之爾搏先生也繇選拔貢授廣西武宣
縣知縣擢兵部職方司主事改授吏科給事中鼎革時偕元配楊
孺人季子北流縣知縣滉闔門殉難烈與北都死事諸君子等而
朱氏數世之學始於是乎益光嗚呼忠孝節義天地之所繇立也
學者學此矣給諫獨致命遂志明其學於舉世波靡之日其功於

吾道甚大今信此者或鮮然君子恆不疑豈非以其道哉碕庵爲給諫長子初以給諫命故不及隨侍後得訃南嚮號踊慟絕者數矣而又以拮据籍產之役六遘妻子之喪錯忤犇迫又數年始得爲弟滌治裝爲歸骨之計而又以蠻煙宿莽人徑都絕躑躅三年而終不能得嗚呼此碕庵之所爲窮天極地此痛無已終其生爲煢煢在疚之身雖至於易簀之時氣息支綴而猶哀吟於迢迢之嶺雲者也碕庵生稟異資又以脈胎家學岸然自立故其一生攻苦得力特於文章爲尤著方弱冠即受知於學使者倪三蘭先生每試皆冠軍乃食餼當是時給諫方主壇邑中爲文會予與碕庵兄弟並時時相過從奉訓迪以追隨淬厲於其間然心懾碕庵甚

而邑侯陳寒山先生尤極稱碕庵有國士之目壬午舉於鄉而其文益貴重益識趣才涌而又沈潛乎六經子史之要養其根而竢其實含咀醲郁閎中肆外以抉發聖人之微言而足備當世謀國者之用故疇昔諸選家所刊行之專稾至今震耀學者之心目猶以爲奮雷之發蟄芳春之始華也繼是益又肆力於詩與弟蒼巖家庭閒自相師友倡和極富跼蹐蘆碕之志白首銜恤之哀未嘗一刻忘也故其詩悽婉沈痛者爲多可以見仁人孝子之思焉又彙輯其先人數世之詩爲詩系人謂碕庵如蘇氏之父子兄弟各極其才情之勝各成爲一家之言予以爲給諫獨有千古包括天地之元氣源深流長發之於碕庵兄弟譬如黃河之水擘華蹈襄

回復萬里儻不遡之崑崙天柱終不得其委輸分逝之故也碕庵爲人貌樸而氣和志潔而行淳敦倫好古嗜學不厭日就斷編蠹翰寤寐窮研寥寂以當友幽憂以當金石琴瑟蕭閒澹泊而意恆有以自得故素性尤不肎輕入公府諸隸人廝養唯見公猶側足不敢出氣負時名甚久絕未嘗有氣矜之色然素不妄交交則肝肺洞然必誠必信始終無閒言尤好獎植後進見人微善必咨嗟誦說以冀其有成立又嘗以課藝大會邑里諸少年士手之口之以相訓勉且饔飧之以期其必赴如是者數年士果以此多爲名諸生至今人往往誦之而碕庵不言嗟乎吾靖至今日邑父老不敢問矣向有碕庵在則先民舊德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今碕庵

又逝此吾邑之不幸也吾故為之傳而因以自傷云

論曰生民當易代之際其為抱畸庵之痛者多矣悲夫儻所謂天道者非耶抑吾又嘗思之子之身親之身也子身在則親固宛然在也然或者修名之不立則又豈非誠死其親者耶然則觀畸庵之文又觀其行事之能自愛重眞能具體給諫者矣且給諫原不死而又有畸庵則學之所係固如是其大也夫如是則為臣與子者皆可以觀矣

右傳朱鳳台撰

錢士璋

錢士璋字章玉少隨父任京師明習典故負經濟才苦於徭役士璋建議爲條鞭法以均之著爲令在甬上值海寇亂士璋出奇計定之舟山以安薄游天台因號赤霞山人後歸西湖見石山壁立有篆刻赤霞字符其號遂築菟裘終老焉善吟詠工草書尤精繪畫得宋元人筆意所著有赤霞山莊集年八十有五錢塘縣志

錢士璋仁和諸生甲申後隱西湖赤霞山屢徵不起每放舟孤山琴一曲笛三弄酣飲後吟詩數章走筆作雲林畫見者目爲神仙中人圖繪寶鑑續纂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潘應斗 弟應星

潘應斗字章辰武岡人崇禎十六年進士累官太常寺卿有允孚堂詩文集

舊志應斗舉進士擬館選值國變蒼黃南奔上書言時政言甚激切爲時相馬阮所抑授萬州知州桂王時累遷卿寺會劉承允劫遷王於武岡應斗乃告終養歸敝衣垢履灌園自給

耆舊傳先生性剛介簡澹好讀書與弟應星友愛最篤誅茅威谿之麓日相倡和饔飧不給晏如也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潘應星

潘應星字夢白應斗弟南渡後以恩貢官禮部主事

耆舊傳應星性孝友父病篤刲股和藥進創重幾危嗜學强記晚年益耽禪悅兄弟偕隱與車孝思王稚潛輩友善皆前明遺老也名所居日儔影堂作賦以見志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 查士標

查士標字二瞻號梅壑散人海陽人前諸生尋棄舉子業專事書畫家故饒裕多鼎彝及宋元人眞蹟遂精鑒別畫初學倪高士後參以梅華道人董文敏筆法用筆不多惜墨如金風神嬾散氣韻荒寒逸品也見王石谷畫愛之延至家乞其潑墨作雲西雲林大癡仲圭四家筆法益有所資取也晚年技益超邁直窺元人之奧嘗作師子林册宋漫堂得之爲快年八十四卒於維揚漫堂爲立傳並序行其詩二瞻性疏嬾嗜臥或日晡而起畏接賓客益有託而逃焉先時有王額駙者貴甚擁高貲人冀一見不可得三顧二瞻終不荅無何王敗人以是服其先見生平無疾言危論見後輩

書畫必奬譽之故名高而人不忌與同里孫逸汪之瑞釋弘仁稱四大家書法純學華亭足亂眞本弟子何文煌字昭夏號竹坡畫筆超老趾及踵矣書亦得其法焉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 張穆

張穆字穆之號鐵橋東莞布衣也善詩著鐵橋山人稾畫馬爲嶺表好手嘗讀書於羅浮山石洞得其山嵐隱見故畫山水亦有生氣善擊劍身長三尺年八十餘步履如飛 畫徵錄

韓純玉題張鐵橋畫馬鐵橋年已七十五醉裏蹁躚拔劍舞餘勇猶令筆墨飛迅掃驊騮力如虎維縶蕭蕭古白楊四蹏卓立明秋霜昂然顧盼氣深穩風鬉霧鬣非尋常用之疆場一敵萬如何閒置荒坰畔壯心烈士悲暮年永日披圖發長歎 蘧廬集

朱檢討錫鬯贈張山人詩鐵橋老人逸興長草堂卜築東溪旁彈棊擊劍有奇術飲酒賦詩多樂方逢人豈憚霸陵尉畫馬不數江

都王莫道雄心今老去猶能結客少年場曝書亭集

右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吳醇

吳醇號艾庵長洲縣人工畫文處士掞有艾庵贈山水歌新年積雪天氣寒文子愁坐慘不歡吳生憐我久寂寞衝寒蹋雪來相看入門相見即歡呼贈我一幅山水圖瑣屑不肎學黃鶴淡遠直可追倪迂對之恍疑身在深山裏石上潺潺聽流水晴窗展卷恆臥遊頓覺沈痾陡然起 十二研齋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駱國挺

寒厓草堂在鄞南湖上所謂小江里者故職方駱先生精舍也其地蓋已累易主乾隆辛未諸生盧鎬假館授徒於其地予歎曰三十年以來求職方之子孫以訪其軼事而不可得則求其詩文而不可得則求其邱墓而表之而又不可得年運而往里中之知職方者希矣今過其草堂其安可默然而已況其石闌花時風流宛在是固東籬之遺也乃爲之記職方諱國挺字天植寒厓其五十字故諸暨人也居鄞甫二世有殊才當是時其東鄰李氏方貴盛忠毅公鎮三藩一門子弟多儁士而職方以諸生崛起名甚盛里人引而齊之曰李駱不以勢位甲乙也鄞士尙節義職方所與爲

素心者曰華公夏王公家勤陸公宇㷼高公宇泰風格相伯仲而
東江事起左右錢忠介公破家輸餉遂爲六狂生之亞降紳夫已
氏欲殺之亦與六狂生等忠介浮海戊子又有五君子之難夫已
氏欲株連先生而帛書中無其名乃散流言謂待翻城之後盡籍
諸薦紳家以賞軍蕊激衆怒以害之華公聞而歎曰如此則國人
皆曰可殺矣天植之肉其足食乎竟被逮訊久之得脫而家遂中
落於是柴門土室不接一客蕉萃三十餘年以卒然每年五月初
二日必致祭於石檄山房爲華公也而配以楊屠董諸公六月二
十日致祭於石雁山房爲王公也而配以施杜諸公西臺東臺嗚
咽之聲相接遝舟雖過不恤也嘗夜宿草堂慟哭驚四鄰門人皆

起先生尚未寤旦而問之則曰夢見蒼水相語於荒亭木末之間不覺失聲因作寒厓紀夢詩著有寒厓草堂集駱氏本自諸曁來無族屬一子傳之一孫祕其集不肯出以多嫌諱也乃未幾而其子卒其孫又卒駱氏遂無後其集竟不知所之嗚呼其可痛也職方之惓惓於華王諸公如此今孰爲職方念及者乎百年以來諸公之或死或生不必盡同而其趨則一吾鄉遂以成鄒魯之俗其功大矣是非世俗之所知也此予之所以過草堂低徊留連不能自已也

右寒厓草堂記全祖望撰

## 張壯行

己卯之春讀儀封周伯章所爲張孝廉傳慨然流涕者久之葢傷世之知之者未能旣其實也孝廉祥符人名壯行字心孟生來負奇氣往往脫略矩繩中然大德實尺寸不自苟其爲文亦然故少能識之試童子連不得志於有司年三十餘卒以儒士中天啟甲子鄉試計偕至京師寓之鄰閒有吹洞簫者其聲特異遂往叩之吹者與言賞其妙悟於是盡其所得之師者授焉心孟精究至忘寢食一旦恍然悟曰此七均正聲也失傳久矣何幸於茲遇之倚節而弄無不合者因面壁自語或時起舞珊珊從者以爲狂矣試之前一日僕人爲理入場具白曰詰朝當入闈心孟曰我不知

也至音之淪墜向千載今者於一器之微古人之神奇寓焉孔子所嘆爲不圖至斯者我幸遇之不特聆之於耳且能會之於心不但會之於心兼能傳之於器此來所得多矣我方樂此懽弗及也遑問其他哉言畢輒捐管嗚嗚然吹不休直至鎖院門扃音猶㛹娟矣僕人復白日試誤矣張目曰東裝不顧而歸歸後時時絕人事而爲之或值可喜可愕與一切無聊不平之感率作一弄以消磨之久之流寇攻汴獲之驅使去猶佩所吹簫於身至砦踞地而吹之淒惋幽鬱嗚咽動人環聽者眾始而喜繼以太息忽不覺思鄉懷土悲從中來爲之涕下霑巾焉於是羣相嫗煦護愛卒縱之歸明亡　國朝按籍授官邑宰迫之往心孟横簫長揖曰壯行亡

國癈物顧可污清時耶令曰奈無辭以脫公何曰以死報必免於是心盂不復列士籍矣自是益復以吹簫自娛飢寒之戹踐更之呼閙則疾其聲以勝之畢曲語家人曰試聽吾簫因自忘也編戶之役則次第往應絕不匄免惟科場令作守號軍則笑曰我故諸生重入此似有嫌乃出百錢雇代者晚為上官所知賓行鄉飲酒禮亦弗卻也年八十餘病革猶理簫不能成聲遂置枕旁曰人琴俱亡吾其死矣遂瞑嗚呼人生所最難忘者功名最難堪者憂患最難恝者死生卒無以奪先生一簫之嗜豈無所恃而能然與必有先立乎其大而後可以覘得喪為一致耳區區以癖而好奇耽情一技之微目先生抑淺矣於是詳論之因生余浩然無窮之歎

也

右書傳後田蘭芳撰

## 蔡紹元

蔡隱君諱啟鈞字紹元學者稱爲溪巖先生生而岐嶷幼知禮讓食飲必奉親長不先舉箸七歲就外傅讀書警穎不羣過目即曉大義人咸異之弱冠游庠食餼有聲士林工制舉治五經而以其餘力博綜典墳讀史至忠孝節義拊膺流連欷歔不自勝學古行高遠邇嚮風從游者日衆其訓迪先德業而後文藝一言一動繩以古禮事親承顏聚順非講授接賓未嘗離左右疾則籲天祈代不時之需旁求必獲爲親預營壽木入山採漆遇虎虎避寇起城陷母被寇獲哀號請代寇感其孝遂并釋同胞三弟躬爲教育課業甚嚴燕則怡怡如也出同行入同息朝夕饔飧奉親外不集不

食乾宗睦族恩誼周浹歲饑捐粟倡振鄉人賴以全活癸未闖逆入關兵薄秦隴隱君趨龍亭再拜大慟結繯欲殉爲父所止甲申之變隱君聞之太息流涕自是絕意仕進旣而以積餘貲序起貢屢徵不出杜門奉親罕與世接每吟屈騷以寄慨晚嗜濂洛關閩及河會姚涇遺集潛體默玩多所自得庚子秋仲弟琴齋司鐸余邑數造余齋盤桓隱君由是知余極欲北面問道於余念二親年皆期頤冢子不敢遠離於是齋沐遙拜發書託其族弟千里齎贄俾琴齋步至余齋代以納拜遙質所疑書問不絕雖非余所敢當而志道之切有不可得而誣者矣嘗夢登西山晉謁夷齊題壁有指示埋身之句覺而悵然自失深以屢值闖變見阻於親弗獲殉

難爲歡居恆鬱鬱不懌更號癡癡生久之竟鬱血疾作臥牀吟疾血詩四首見意疾革子蕃泣問後事惟以先親而逝不及送終爲憾乃以歷年所畜翦髮俾附於身曰此吾受之親者當全而歸之不可忽也斂以斬衰戒子姪勿持服俟親終暴己棺於野次以明未終喪制之罪三年喪畢歸骨百日以踐前夢言訖泣抱親頸而卒年六十有一所著有四書洞庭集蒙解集鑑觀錄并文集若干卷蕃恪守先型修孝弟廉讓之誼有父風

右家傳李中孚撰

黃中理

黃中理字茗隱八十居貧老於諸生日用之物以匏充者九自號九匏道人一兄一弟白首同居工畫牡丹求者甚眾中年後藉以餬口 南匯縣志

月粗主人云道人畫蘭及雜卉俱佳牡丹乃其技之下者 百幅庵畫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 欽揖　柏立本

欽揖字遠猷吳縣人洞徹經史寓居僧舍終身不娶山水饒秀韻

江南通志

張大緒題欽揖畫離騷圖欽子古逸民結交半緇流清詩誦賈島

小楷師鍾繇忽摹楚離騷神鬼供冥搜經營在象外畦徑迥不侔

疑其落筆時默與靈均游勿攜近江滸蛟龍懼見收畫笥題詞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 柏立本

柏立本字嶷山江南華亭人年未及冠畫理精妙已入宋元之室

嘗過涉園魏青城稱其高風秀骨英采慧姿照耀泉石今世說

柏古子立本畫理精妙父子偕隱泊如也青浦縣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侯思炳邱園

侯思炳字尉宗樂清人性疎放詩畫書法秀出一時遊三吳歸卜築漁村以居顏曰漁村小隱劉撫軍宵欲禮聘幕中不荅殁後韓介君則愈梓其遺詩傳於世子英出繼薛氏康熙甲子領鄉薦溫州府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邱園

邱園字嘯雪東海侯岳之後隱居塢邱跌宕不羈縱浪詩酒善度曲被新聲茂寒松蜀鵑啼諸樂府有元人之風琴川志

黃鼎古少時學畫從邱高士嘯雪入都後師麓臺侍郎然每與人

言淵源所自日吾邱先生弟子也　歸愚文鈔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 沈通明

淮安沈通明字克亦嘗為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為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　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跡至通明家且幷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謀圍其居通明走入寢室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邪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為浮居已

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鬢髯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間以曼聲雜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籛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爲會朱家邪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一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爲

浮屠又名元弁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率倜儻非常之器意氣幹略橫從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湮沒爲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卽闒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掣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僨決潰裂揍手無策則槩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眞乏之才也耶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政此予所以歎也

右書事汪琬撰

闞士琦 邢祚允

闞士琦字碣公桃源人崇禎七年進士官南安知縣數月以內艱歸遂絕意仕進南渡後授編修不出耆舊傳碣公有蟛蜞館文蝌蚪詩餘仙草闕也草即當草等集在當時有盛名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邢祚允

邢祚允桃源人

桃源志祚允博學工文明季高蹈不仕與闞碣公嘗一男爲煙霞之交著有桃源拾遺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 李若傑 子霖

李處士名若傑字梁甫後更號先民南京諸生也其先高郵人父自華萬厤丁酉舉人知福建上杭縣以清廉擢戶部主事卒於官處士幼穎異讀書日千言不忘長補弟子員試輒高等崇禎初天下多故天子憂勤側席求賢才而廷臣朋比爲奸或迂疏不識時務故天下益大亂何公楝如處士外舅也負氣多大略以進士授湖廣襄陽府推官忤璫廷杖繫獄久之釋歸講學南京招致四方奇俠揣摩當世之務既而以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起用建言請用戚繼光遺法募浙兵禦邊制曰可於是得精兵七千人帥之赴關甯是時經略熊公廷弼以王化貞詿誤鍛鍊成獄論死公亦創

籍歸而公門下士數十百人無或出處士右於是盡以所學授處士及公卒處士遂慨然有殺賊立功之志嘗語人曰今天子聖明朝廷無一人分憂欲定禍亂句誰與如字吾苟得第誓死扞牧圉縱得禍破家無恤矣乃處士終不第中原盜益横崇禎十七年京師陷天子死社稷處士號泣累日不食曰天乎君何辜君死吾何生乙酉南都復變於是立斥散家財棄產獨持一兩具徒步渡江長子霦亦棄諸生從之偕隱高郵甓社湖中先是京師陷南方尚不知南京兵部尚書史公可法檄應天府聘諸生有才辨者二十人處士與焉既見公曰賊犯京師今久不得報吾欲帥師勤王苦無餉南都巨室多兼四方搢紳僑居者衆諸生能爲我持書說令捐

金急國難乎十九人無以應處士抗言曰明公建義旅勤王孰不應破產報國但今日士大夫公所知也縱奉明檄以大義動之應者有幾且餉自足用公何事紛紜乃爾史公愕然曰餉安在處士曰今浙餉輸京者四十萬閩餉二十萬道阻不敢前悉停貯於此公若便宜用之則餉立辦不數日兵可舉俟事定上疏謝罪朝廷甯爲公罪乎史公不能用及福王立降賊諸臣因賊敗多間道南歸夤緣復官爵處士憤甚懷疏詣闕將上之遇史公與馬士英朝門讓之曰新皇御極固應赦過宥罪與天下更始但從賊諸臣得罪先帝罪不赦今乃使之復立朝其何以謝先帝之靈服人心振國紀乎史公曰朝廷已有處分將以六等論罪處士曰果爾吾疏

可不上矣遂歸其遇事敢言類如此處士身長七尺貌豐偉善談笑博學強記隱居十餘年不入城市日食貧誦讀不稍衰後湖水漲廬舍盡傾沒乃僦居城中課句讀爲童子師而知處士者莫不折節下之初崇禎末以修練儲備課吏殿最吏皆以文應無實績處士皆各有成畫未得用而國變及高郵水旱數載民大饑處士曰救荒之策豫則立如吾所論儲積法行何憂水旱矣聞者多竊笑獨與化李瀅同邑賈良璧北京王源以爲善故與三人交最篤討論古典禮歷朝經制無虛日而談及兩都敗亡軼事文武奸庸誤國未嘗不抵掌投袂起慷慨欷歔泣下也霖彩亦好學能詩先處士卒王戌春處士寢疾不能起瀅良璧市蔆進處士受服之謂家

人曰吾以盡艮友義也藥療病孰與造命吾年七十有五得全其志見先人於地下復何求乎自此不服藥陽陽談笑如平時一日早起源視之謂源曰吾自臥病以來未嘗一動念昨忽憶引光君臣宣淫黷貨抵於亡椎牀憤恨終夜不成寐吾殆將死矣由是病益篤越三日處士死

王源曰處士與源爲忘年交見其文即稱善以爲可見諸行事非空言也及病屬源爲之傳復自銘其棺曰李生若傑厥字梁甫浩浩落落今今古古非夷非惠不衫不履生順死安爰獲我所

右傳王源撰

采薇子　一壺先生

汪有典曰吾宗人之居歙者由憲爲予言　國初績溪之嶺北有病於路亭者拾枯枝撫野菜入沙罐煮食之鶉衣百結間入書館作字題詩詩不可解而字甚工自署曰采薇子問其姓名卽泣而不荅每當三月國忌時則偃臥數日不飲不食不言笑人以是知其爲故明之有官君子葢績爲徽之僻壤嶺北又績之僻壤采薇子之隱此有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之意乎其姓名既不可得則其科分官位益不可得而捐妻子甘行遯其意極可哀予往績之嶺北偕友曹尙賢等尋其墓榛莽之中一孤墳耳再拜而退此人既無姓名則不可以入史外之書然予費半生苦心搜羅

勝國孤忠得香盈屋得玉盈車而畢竟香玉之沒於泥沙者多有吾欲子於書之終篇梓此一傳以槩忠義之士之不知姓名者以慰忠義之士之不知姓名者又即以爲予書之後序可乎予敬如其說備著之抑又有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閒一讀書欷歔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先生蹤跡無定或宿野人家或居僧舍然不久輒去去不知所之嘗往來登萊閒與即墨黃生萊陽李生善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瞪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爲汝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荅即舍之去康熙

二十一年去卽壘久矣忽又來居倚舍容貌憔悴神氣憔悅每夜半卽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死年垂七十矣李生云嗚呼予論次前明忠義諸公本末淚涔涔下盍投筆而起者屢矣吁嗟乎又益以采薇子一壺先生

右傳汪有典撰

## 耕雲子

耕雲子秦人也隱於楚江之西嘗有人見其登匡廬頂擕一竹杖衣葛藟衣布冠冬夏不易見月出則撫掌大叫歗麋鹿不辟從之行見之者皆謂神仙人也身長七尺長髯而修下雙瞳子炯炯如流電光人問其姓字不荅性嗜酒有餉則大笑盡飲去亦不謝卒有人經餉之不懈人疾病過其前者則止之語其故治以藥草遂愈酬以錢不受曰吾非醫者惡用此其行事多如此類然其不能與人以可見者人遂不能知也嘗入市衆譁之謂其異人趨而前則不爲禮各相視無語則又兩手爬搔眼顧五老峯雲起移時去或曰耕雲子非秦人也耕雲子曰秦無人也或曰耕雲子有道人

也龍蛇其身者也人莫知其所自來其隱君子耶

洪子曰古無神仙無異人天下有道將安其身於煙霞泉石之中乎夫何皇皇如也欲與天下之士日相見哉顧天有不可逆者而終晦然長往矣鳳集於棘鷃雀調之神龍潛乎深淵終能雨此九士也

右傳洪嘉植撰

丁鑛

嘉禾有隱君子曰丁九貢先生以壽終將葬其子穎徵等述其行誼世系生卒來請銘泫然曰噫予戚也又名德應銘法何敢辭先生諱鑛九貢其字世居嘉善之永安鄉其先號海鶴公諱某者以徵聘起家仕黃州別駕四傳至淸惠公諱賓明神宗時歷官大司空爲名臣事具載國史子三人先生其仲也生以明萬厤丁酉十二月某日卒以康熙癸亥六月某日年八十有七先生爲人溫厚與人語嘔煦惟恐傷之燕居每自整飭辨色起盥櫛雖盛暑不脫巾襪浴罷必衣冠爲學遂於性理以躬行爲宗不崇議論性最孝嘗淸惠公懸車歸晨省秉燭問起居命退始退暮復往候就寢率

以爲常遭喪哀毁循禮每歲時伏臘爲魚菽之祭進觴飯拜跪雖老不以屬子孫旣祭必泣方髫齡時補諸生前辛酉就試南雍中副榜以明熹宗登極恩當得官久之會崇禎甲申之變乃絶意仕進一以讀書自娱然於古今治亂興亡以及忠臣孝子蹈難捐生之事輒邑邑竟日不食或至流涕四十年丹鉛甲乙窮晝夜忘倦先生固樂此不疲抑其衷抑鬱感慨固有在耶屢舉鄉飲以避淸惠諱堅辭不赴其辭當事啟略曰少不如人猶辭簪紱老無能事敢與敦槃杜門卻埽聊擬中屠之藏終隱焉文豈有彥方之譽又曰避嫌僭事固讓中書曾戒同音況於直犯桓君對酒宜泫然於問言劉叟望山必惕如其卻步雖中私悃良關大防嗚呼高節亦

槩見矣昔班史嘉龔勝之守死美郭欽蔣詡之好遯謂被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也東漢尤高守節士而當時處士之賢若孺子叔度皆隱約終身言論無大表見而聲施百世其名重於王公大人葢有所以不朽者也嗟乎彼獨行終其身不悔者詎無故哉再娶皆錢氏三娶張氏子男三人穎泩郡庠生嗣澂裔沆皆國學生女二人皆適望族孫男七人棠發舉人來紱候選州判其餘幼也孫女九人曾孫男四人曾孫女十二人葬以某月日墓在某鄉之原

銘曰

猗嗟先生維德之充匪其時之逢也碩果不食道剝窮也隶施盈車蓀獨芳也薰不自燒膏不自銷以大耄終也以考貞珉以利其

後人茲焉藏也

右墓誌銘邵長蘅撰

## 李清

先生諱清字心水别號映碧先世句容人有諱秀者始渡江徙居興化秀生旭旭生鏜鏜生大學士文定公春芳文定仲子曰茂材以廕仕至太常寺少卿茂材生思誠累官禮部尚書思誠生長祺長祺生子二次先生也天啟辛酉舉於鄉崇禎辛未成進士筮仕司理甯波以考最擢刑科給事中先生同日上兩疏一言禦外敵當戰守兼治不當輕言款禦內寇當勦撫並用不當專言撫一言治獄不宜置失入而獨罪失出因論尚書劉之鳳不職狀尋以天變復疏言此用刑鍛鍊刻深所致語侵尚書甄淑淑遂劾先生把持詔鐫級調浙江布政司照磨無何淑敗即家起吏科給事中先

生入朝疾朝臣日競門戶疏言國家門戶有二北門之鎖鑰以三
協爲門戶陪京之扃鍵以兩淮爲門戶置此不問而閧堂闕穴長
此安底疏入不報是秋遣冊封新昌王崇禎十六年也明年京師
陷弘光即位南京遷工科都給事中先生見朝政日壞官方大亂
乃疏言大讎未雪凡乘國難以拜官者義將慚慟入地宜急更前
轍以圖光復又憤時議以偏安自足抗疏曰昔宋高之南渡也說
者謂其病於意足若陛下於今日其何足之有以河洛爲豐沛則
恭皇之舊封也爲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爲長安則
高帝之始基也爲高帝所全有而不有則不足臣深望陛下無忘
痛恥以此志爲中外倡也儻陛下弛於上則諸臣必逸於下先帝

之深讎將安得而復哉且宋之南渡猶走李成擒楊幺以靖內制外今則獻猺交熾兩川危於累卵汀潮南贛並以警聞北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臣竊爲陛下危之疏上報聞而已有司始諡愍帝爲思宗先生言廟號同於漢後主禪請易之又請補諡太子二王及開國靖難並累朝死諫諸臣或以爲迂先生歎曰士大夫廉恥喪盡矣不於此時顯微闡幽激發忠義之氣更復何望耶先生事兩朝凡三居諫職章奏後先數十上並寢閣不行尋遷大理寺左寺丞遣祀南鎮行甫及杭而南都失守乃由間道趨隱松江之六保又渡江寓居高郵久乃歸故園杜門不與人事當道屢薦不起凡三十有八年而歿先生忠義蓋出天性愍帝之變適在揚

州聞之號慟幾絕自是每遇三月十九日必設位以哭嘗曰吾家世受國恩吾以外吏蒙先帝簡擢涓埃未報國亡後守其硜硜有死無二蓋以此也初師事倪文正公元璐後聞文正公殉難輒號慟者累日晚年著書自娛尤潛心史學爲史論若干卷又刪注南北二史編次南渡錄諸忠紀略等書藏於家嗚呼先生不幸丁明之季國事已不可爲顧猶大聲疾呼侃侃建白未能以一木支大廈及滄桑之後匿影林泉僅以勝代逸民老嗚呼豈不重可悲也哉先生元配陳氏側室吳氏薛氏子三人曰稹曰蘭並太學生曰枏康熙癸丑進士今官左春坊左中允孫男女若干人枏與予有一日之雅自都下走書以先生狀謁文於予予特爲節其大略俾

表於道庶幾尙論者有以察先生之志云

右墓表徐乾學撰

李清字映碧揚州興化人大學士春芳五世孫禮部尙書思誠之孫也舉崇禎辛未進士授甯波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請脊績溪季世選假赦之獄未移工科左給事中出封淮南會國變復命南京進本科都給事中上言陛下自中州播遷後櫛風沐雨備極辛苦漢光武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太宗之不忘質衣戲舍皆從安樂憶艱難以勵儉也陛下亦宜持此自勵則安不忘危侈源塞矣否則窖用必至多藏多藏必至厚斂厚斂必至煩刑恐全盛之天下膏血亦殫況今日乎乙申飭內外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之傳奉

勿謂奢小而爲之勿謂儉小而不爲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又言嘗今各鎭自爲守土計增設兵馬需求器械曾不念司農之艱各監局皆爲御用計增索金錢務求華靡曾不顧司空之匱公私交困何以應之乞敕各部察現徵之數通行會計量入爲出皆報聞是時廟堂但修文法飾太平無復有報仇討賊之志而淸於其間疏請追諡開國名臣武臣兩朝忠諫諸臣加成祖朝奸諛大臣胡廣陳瑛等惡諡更請追封馮勝傅友德爲王賜之諡皆得議然人多議其所言非急務也懿文太子時已尊爲孝康皇帝淸請與興獻並祀別廟奉孝宗爲不祧之宗不聽北都之陷鎭遠侯顧肇迹等十五人爲賊所殺諸勳臣朱國弼等請如殉國難例贈蔭廟祭

淸言肇迹等或禁或拷半膏賊刃非殉難也同時文臣若内閣邱瑜方岳貢等何嘗不以拷禁死而褒諡相半祠祭猶懸何獨文武異施乃已又請裁宮中獸炭歲省費一千八百餘金議者謂時政雖亂言官尙有機惜乎所爭者細無裨大計淸在省中號爲淸正嘗陳内治之說引規時事言子胥之揣句踐曰爲人能辛苦何謂辛苦毋荒於燕觴毋荒於瓊宮瑤臺南金和寶是也明年二月晉大理寺卿請更思宗廟號修實錄及惠宗實錄並允之四月遣祭南嶽南都亡歸隱於家以著述自娛閱四十年乃卒

右傳溫睿臨撰

公諱淸字心水別自號映碧先世自句容遷於興化少而穎慧太

常有所籠雋鳥死於是太常臥病方諱言死問曰鳥無恙乎公適侍側家人急目公公即陽應曰然太常後知之喜曰是兒甚解人意年七歲贈公病革遺書戒公曰世父爾師也爾惟其言是聽公讀其書哀號如成人故終其身事世父如父年二十以諸生與世父同舉於鄉越十年而舉崇禎辛未進士方考選庶吉士公心薄同籍之爭名相軋者遂不赴試釋褐甯波府推官居官勤敏日夜櫛垢爬痒興利除病務使吏畏法而民戴德至於發擿姦伏如神雖老猾宿蠹莫能秋毫欺也從巡按御史行部句稽七郡求大辟可生者凡破械出四十餘人浙中士民驚服旁府缺官爭乞公攝治之考既最愍帝召對稱旨特擢刑科給事中同日上兩疏其一

言禦外敵當戰守兼治不當輕言款禦內敵當剿撫並用不當專言撫其一言治獄不宜置失入而獨罪失出又以刑部案牘積滯論尙書劉之鳳首鼠狀會之鳳得罪下獄公仍疏救謂前日彈之鳳者臣也今日理之鳳者亦臣天子察其誠不之罪也　大淸兵破文安而去明總兵官不敢㢈下公疏言我兵怯於禦敵勇於殺良老稚婦女淫掠無遺是尤敵人而效之也天大旱又疏言此用刑鍛鍊刻深所致因劾尙書甄淑引烹宏羊誅來俊臣二事爲徵淑愠甚且恃有內援遂以把持劾公詔鐫二級調浙江布政使司照磨至家丁內艱無幾何而淑以賄敗愍帝始念公言卽其家補吏科服闋入朝疏言治道在固民心其詞曰臣聞周設三征緩其

二則饒秦有十失存其一則病往臣爲外吏見有司所急者京邊
邉三餉耳自戶部將雜項錢糧盡入考成不能爲國家增毫毛之
利而一時刑與賦並急民安得不窮民窮而爲盜盜起而用兵兵
穴而加派派溢而民益窮盜益熾自非陛下遞年蠲租省刑與諸
臣更始天下事尙忍言哉而或者以北兵入犯城堕黎殘無乃行
仁義不效乎臣不敢謂然也周之宣王玁狁孔棘不得已興六月
之師而究宣王所以致治則見之鴻雁之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
寡所爲勞來安定若此其勤也漢之文帝匈奴苦邊烽火達於甘
泉不得已親勞軍霸上而究文帝所以致治則見之史臣所載蠲
農租除肉刑以德化民未嘗一日倦也夫仁義患不行且行不力

耳安有行且力而效不臻者臣聞元氣凋於毒藥者必調以歲月益以薓苓而後徐俟其復臣不勝大願願陛下堅持新令一切求賢納諫輕徭解網力行勿怠而更敕諸輔臣同心協力共守此仁義之本計也公又疾朝臣日競門戶疏言國家門戶有二北門之鎖鑰以三協爲門戶陪畿之扃鍵以兩淮爲門戶是也置此不問而閧堂闞穴長此安㡳疏上皆不報其秋遣冊封新昌王是歲崇禎十六年也明年春未返命而京師陷弘光主即位南京遷工科都給事中公見朝政日壞乃疏言君父之讐未雪如臣等輩乘國難以拜官者義將慙痛入地宜亟更前轍以圖光復中官有請御用器物者公恐開侈靡之漸疏言昔召公戒成王曰所寶惟賢則

邇人安又鼂錯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明乎人君代天理物以用賢勸農爲上而區區器物金玉不與焉國初建宮殿時或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甃地高皇帝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若華美是好豈不過侈至哉言乎陛下今自中州播遷櫛風沐雨備極艱難漢帝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宗之不忘質衣餓舍此其時也不則侈用必至於多藏多藏必至於厚斂厚斂必至於煩刑雖至盛猶虞不支況此江左一隅乎又憤朝政以偏安自足疏言昔宋高宗之南渡也僅有天下半耳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若陛下於今日其何足之有以河洛爲豐沛則恭皇之舊封也爲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爲長安則高帝之始基也爲高帝所全有而不

有則不足臣竊有味乎伍胥之揣句踐也曰爲人能耐辛苦蓋謂無荒於禽無荒於酒無荒於色無荒於瓊宮瑤室之觀與南金和寶之翫也今何時乎宮闕已燼矣陵寢半蕪矣登城北望慨然可涕故臣深望陛下無忘痛恥以此志爲中外倡也儻陛下弛於上則諸臣必逸於下先帝之深讐將安得而復哉抑臣更有慮者宋之南渡猶走李成搥楊么以靖內制外今則獻猺交熾兩川危於累卵且汀潮南贛皆以警聞北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臣竊爲陛下危之疏上皆報聞而已有司始諡愍帝爲思宗公疏言廟號同於漢後主禪諡請易之又請補諡太子二王禮部奏從公請先是嘗請諡開國靖難及累朝死諫諸臣部閣不行至是復申言

之章下所司或譏公迂緩公歎曰士大夫廉恥心喪衣冠道盡不急於此時顯微闡幽激發忠義之氣吾更何望耶公事兩朝凡三居諫職其御門及御平臺面陳者不論章奏後先數十上觸一時之諱觝新下之令上則剴切人主下與貴臣權幸爲敵反覆再四不顧死生利害旁觀者咸爲心悸股栗而公處之晏如也以是詑不得大位遷大理寺左寺丞加一級遣祀南鎮行甫及杭而南京已失守矣公諳練國家掌故尤長於料事崇禎中嘗力爭總理熊文燦撫張獻忠非是忤閣臣意其後獻忠竟叛京師之陷也南京諸大臣欲舍福藩立潞藩或以私問公公曰若然禍未艾也神宗德澤猶在人心今舍其孫而外求君將焉置此且宜立者不立又

誰不可立者左良玉擁楚鄭芝龍擁益以令諸侯其誰禁之是動天下兵也其後潞藩竟不果立而門戶報復之事遂起蓋公之過人大都類此難以一二記也公由杭閒道趨隱松江之六保已渡江居高郵之三垛久而始歸宮保公故園杜門不與人事蔡都御史士英開府淮陽將以遺逸薦力辭而止徐學士元文復以纂修明史薦亦謝病不行閒居惟著書自娛凡三十有八年而歿爲人純厚不設町畦其忠義蓋出天性當愍帝之及於難也適在揚州聞之號慟幾絕自是每遇諱辰必設位以哭曰畢臣此生如是矣晚歲豫作遺令甚具且曰吾家自文定公以來世受先朝大恩吾一外吏荷先帝簡擢涓埃未報國亡後守其硜硜有死無二蓋以

此也先帝罹禍僅得柳木作梓宮且不獲御衮冕而吾用紗帽錦衣以殮取沙木爲櫬於心安乎今與汝曹約止買一杉木棺副以幅巾深衣他物悉當稱是先是公會試卷已爲本房所乙倪文正公元璐見而奇之始得錄遂事文正公爲師數相從游論議益合及以吏科北上與文正公偕是時　大清兵方破山東諸州縣兵火塞道文正公冒之而前有沮公者公叱曰吾忍倍師而獨生乎竟同日造朝京師既陷卽慨然曰悲夫吾師必死吾君矣已而信至果然公號慟一如哭愍帝也其篤於君友如此於書無所不窺尤潛心諸史之學嘗爲史論若干卷絕不蹈襲前人成說而是非好惡一軌於正其論秦檜最善略曰邱文深之謂檜再有造於宋

也其說偵矣夫不究其制和何術則梓宮之返鑾輿之復檜且居功不疑抑知和議之成蓋成於岳成於劉成於吳楊諸將而檜無功焉檜特借戰之勝局以定和之成局者也嘗考紹興閒劉錡楊沂中等有順昌柘皋之捷岳飛牛皋等有郾城朱仙鎮之捷吳璘楊政等有劉家灣之捷雖狡猾如兀朮梟悍如撒离喝亦悚然於用兵之非策檜所爲巧乘其機而迎之也何功之有雖然檜不獨無造於宋也且敝延於金而斃極於元夫金以和乞蒙古以戰應而金不競既而元踵其轍於是幺麼之方國珍倔彊之張士誠皆以招安爲言招安者和之別名也一和而困於盜再和而亡於盜矣其敝金而斃元若彼顧獨再有造於宋乎公殆借檜事以發其

憤悶至今讀之有餘味焉又刪宋齊梁陳及魏北齊周隋八書合南北二史而夾注其下爲一書又合陸馬二南唐書爲一書其他編次若南渡錄三垣筆記諸忠紀略等書又若干卷又集平生雜文二十卷安道先生陳公瑚公執友也嘗評之曰公行文飛動有令人歌者令人涕者令人喜解頤怒衝髮者唐宋稗史野乘莫逮也知者稱其篤論云元配陳安人前公若干年歿側室吳氏許氏子三人吳之出居長曰禎某官許之出居次曰蘭某官曰柟某科進士今官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孫男女若干人公自少丰姿朗秀見者歎爲神仙中人居平御家嚴整閨門之內儼若官府教飭諸子姓咸有程度 大清興四十年先代賢公卿凋落殆

盡獨公巋然老壽海內以鉅人名德相推重所著書才脫稾卽傳相繕寫以去雖遭逢非偶而其歿也斯不朽矣某年月日將葬公某鄉某原中允先生屬琬狀公行琬不及登公之堂而辱從中允先生後載筆史館故不敢固辭謹采安道先生所作公生傳及公自敘年譜爲狀如右謹狀

右行狀汪琬撰

## 夏羽王子祖二

公諱某字羽王先世棠邑人幼倜儻有大志既就外傳喜讀先秦兩漢文字作舉子業發明大旨不以絺章琢句爲工每就試操筆疾書如夙搆然以是受知於詹李兩太史名譟一時四方負笈者日眾公析疑剖異有叩輒應莫不虛衷而來厭飫所聞而去周藩上洛王聞延爲世子師先生據皋比闡經義世子北面執弟子禮惟謹王亦虛懷折節不敢以食客視之也值流寇鴟張蹂躪秦晉遂入豫圍汴汴城堅而守固王既捐金募士畢力防禦而公更從中指授方略以是屢敗賊乃夜占星緯知不可守遂辭王冒雪歸公歸而賊決黄流以灌城城潰人服其見幾之早旋以明經考上

第授武昌司李未赴而國變公微服南遷卜居南郊芙蓉山之側自號芙蓉老人葛巾野服不入城市日與二三老友談經味道暇則課諸孫學業繙閱緗帙丹鉛考訂而已公方壯年已失內助獨寐寤言義不再娶令子祖二英才慧業有聲庠序間捐衿佩侍公起居先意承志慈以旨甘聞詩聞禮亦一室之太平也公素履康勝不嗜飲己丑冬忽抱微痾因自念洗腆酭爵古以養老亦以養病乃小飲數杯每歲時伏臘花晨月夕輒陳觴列豆兒孫侍坐或擊案高歌或持杯長歎繼以泣此意誰解者意古人中思肖皋羽知此心耳甲子春不豫滋甚仲夏望前三日召家人語曰此月之十七吾將逝矣乃命筆作絕命詞記之遂不復言及期晏坐而逝

享年八十有四所著詩一卷纂集遺詩遺史若干卷藏於家

道者曰古今改革之際必有一二仁人志士含辛茹荼保眞完璞爲天地畱其正氣然顯晦既殊遭逢亦異如思肖棄家依僧寺以老子然無侶而皋羽所至有方公鳳吳公思齊生與晨夕死爲含殮西臺慟哭聲至今洋洋在耳此畫蘭無土人所不敢望也公隱居南郊有星卿胡翁及江鄭諸子時相過從差不寂寞而又得令予祖二生養其志致揚其名此又晞髮翁所不能望也公可無遺憾矣

右小傳張怡撰

馮君

康熙丙子中州馮子泌遣一介二千里馳書來以其顯考文林郎貞文先生狀屬予文以表諸墓且曰誌銘以藏諸壙表以樹諸道徵先生文無以稱敢請余惟先生之文章道德於義當得易名既不得諸朝先生之門人以先生之生平不可沒也遵古人私謚之法謚曰貞文先生稱其德也夫貞者正而固也古之貞臣必以節著故貞於義爲節然在易節之卦辭曰苦節不可貞上六曰苦節貞凶悔亡既曰不可貞又曰貞凶若是乎貞未易言也先儒吳氏曰節之爲用中而能節則爲九五之甘中而過節則爲上六之苦過乎中則不可貞也安定胡氏曰上六居無位之地行於一己苦

節於一身則悔亡過節於身外則不能無悔于乃深歎先生之貞爲能合乎節之中宜其可貞而始終無悔也先生成進士爲明癸未凡人初得一第不能無侈心始患得既患失乃益復患得當是時物議推先生宜館職先生辭不就請就百里且曰詞林貴官豈不樂居但今時何時也我甯爲一邑吏善全於外可也明年甲申北都陷同時清要諸公大半不可問先生獨得幾先以全而無負於國此非先生守身之節乎其筮仕令浙之德清時事且益亟凡人不詭於觀變必肆爲封殖計先生盡心所職不期年大治即謝去去之日止將身之素以行此非先生居官之節乎先生歸田杜門自晦當事屢欲薦諸　朝先生輒不應未嘗通往還顯者來必

固辭以疾日著書爲事者四十年此非先生隱居之節乎之數者先儒所言行於一己苦於一身節得乎中豈尙不可貞而悔有不亡哉變節之苦而爲節之甘善於處無位之地者矣先生文章道德人能言之余獨表先生之大節能得乎貞者如此而表之石

右墓表葉燮撰

# 譚紹琬 龍宏戴

譚紹琬字玟卿茶陵人明季貢生有涉園詩文集

湖南通志紹琬博極羣書期爲有用之學未幾明亡遯迹巖壑以逸民終當事推重湘陰令受誣被黜罪且不測紹琬言於上臺得釋令攜金密謝卻弗受家貧箸書自適康熙甲子修郡志紹琬與焉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 龍宏戴

龍宏戴字駿工湘鄉諸生有旃檀集西江游草

宏戴爲順治戊子拔貢際飛之子弱冠入學鼎革後徧游名山隱

居南直棲霞寺自號楚雲上人與魏石生張素存王覺斯黎博庵諸公交善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譚先台

先生譚姓先台名賓綸其字貴州安順府安平縣人明季壬午科鄉試第一歷官四川敘州府知府生而孝友好讀書慕前賢行義母劉安人早歿泣血三年至於骨立事父承德公生盡養歿盡喪葬禮老而致祭必盡哀伯兄光美由舉人任戶部郎中流寇犯黔伯兄與難先生冒險入賊境負其骸以歸少時求友四方兵中復社諸賢皆所結交談文章砥名節其官於敘州也律己以廉子民以惠當是時戎馬蹂躪滄桑變更先生知事不可爲拂衣歸里家甚貧然遇人患難煢苦無不周卹多貯書籍訓誨子弟寒暑不少輟安平瘠縣當往來之衝先生籌畫利弊勸有司課耕息訟民氣

少蘇刊縣志以備文獻修學宮以安師徒壽八十餘乃終縣人舉其賢督學華亭張公允行祀典嗚呼士大夫之賢一鄉之倡也百行之不修而相尚勢利赫赫一時未久而名隕何以爲後生勸先生以官爲迹而專務修己愛人之實宜其子孫登賢書列黌序家聲日以熾鄉人思慕之俎豆勿替可不謂賢乎哉學使者之職非徒程校文字將以獎善鋤忠移易風俗仰稱 明旨大受司學於茲謁孫文恭申御史李先生祠睪然流風如存義士烈婦所至建坊立碑風示民苗過安平未得薦瓣香於先生與其孫舉人廷愷亥悉其善行文以傳之鄉先生沒而祀於社有不能忘者耶安平自先生沒既久士風頹然司土者滅裂名教不可復振庶幾譚氏

有達者力障其狂流也夫臨文欷歔傷今之衰益思先民不置云

右傳張大受撰

## 張霖

張處士霖者字杏蘠世爲新城東南杜柯村人處士居張店鎮之東偏有田數十畝闢圃一區種松百頭其南築小臺東望花鐵馬公諸山其北有亭有池綠葵紅蓼早韭晚菘取給有餘處士生萬厤中時海內無事不樂仕宦獨喜賦詩飲酒以善釀聞鄉里歲所收秫稻租賦外盡以供釀中更世變益屏跡逃俗褎衣博帶婆娑田野以終其身始予過野寺見處士題壁詩異之康熙甲寅過訪其園居處士聞予至欣然倒屣出坐予池上指松謂予曰是皆老夫手種今五十年矣時處士年已八十意氣蓬勃引滿勸客如少壯人自言生平不入城市不謁官府歲正月則畢納一年之賦稅

於官故胥吏追呼未嘗及門今老矣旦暮且死死則遺令子孫以布衣斂卽日納壙中不棺椁不封樹少讀漢史慕楊王孫之爲人願以末路師法其萬一其言曠達類有道者明年予遊京師賦二詩寄之乙丑歲予奉　朝命祭告南海事竣過里處士已前歿治命如其言嗚呼可謂達生也已

論曰予讀班史楊王孫傳未嘗不歎息徘徊追慕願爲執鞭其荅祁侯書所言終化反眞葢深有得於莊生之旨者處士嘐嘐然乃能追蹤千載之上逷哉邈矣故著其梗槩爲傳葛溝之誚通人諒焉

右傳王士禎撰

# 沈光文

沈太僕光文字文開一字斯庵鄞人也或以爲文恭公之後非也或曰布政司九疇之後以明經貢太學乙酉豫於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事晉工部郎戊子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舉事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寺卿辛卯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徠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公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公遂留閩思卜居於泉之海口挈家浮舟過圍頭洋口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成功尚未至而臺灣爲荷蘭所據公從之受一廛以居極旅人之困不恤也遂與中土隔絕音耗海上亦無知公之生死者辛

並成功克臺灣知公在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亦以得見公爲喜握手勞苦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贈公公稍振已而成功卒子經嗣頗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軍亦日削公作賦有所諷乃爲愛憎所白幾至不測公變服爲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於羅漢門山中以居或以好言解之於令得免山旁有目加溜灣者番社也公於其閒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嘆曰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而卒不克其命也夫已而經卒諸鄭復禮公如故俄　大兵下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公亦老矣閩督姚啟聖招公辭之啟聖貽書訊曰管甯無恙因許遣人送公歸鄞公亦頗有故鄉之思會啟聖

卒不果而諸羅令李麟光賢者也爲之繼肉繼粟旬日一候門下時耆宿已少而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衮鄭延桂榕城林奕丹吳蕖輪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結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尋卒於諸羅葬於縣之善化里東堡公居臺三十餘年及見延平三世盛衰前此諸公述作多以兵火散佚而公得保天年於承平之後海東文獻推爲初祖所著花木雜記臺灣賦東海賦檨賦桐花賦芳草賦古今體詩今之志臺灣者皆取資焉嗚呼在公自以爲不幸不得早死復見滄海之爲桑田而予則以爲不幸中之有幸者咸淳人物葢天將留之以啟窮徼之文明故爲強藩悍帥所不能害且使公如蔡子英之在漠北終依依故國

其死良足瞑目然以子英之才豈無述作委棄於氈毳亦未嘗不深後人之痛惜公之巋然不死得以其集重見於世爲臺人破荒其足稍慰庚淵之恨矣公之後人遂居諸羅今繁衍成族曾鄉人有遊臺者予令訪公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遂錄入甬上耆舊詩

右傳全祖望撰

太僕居海外者四十餘年竟卒於島吾里中知之者少矣況有求其詩者乎吾友張侍御柳漁持節東甯其歸也爲予言太僕之後人頗盛其集完好無恙予乃有意求之適里中李生昌潮客於東甯乃以太僕詩集爲屬則果鈔以來予大喜爲南向酹於太僕之靈嗚呼陳宜中蔡子英之遺文尚有歸於上國者乎是不可謂非

意外之寶也太僕之詩稱情而出不屑屑求工於詞句之間而要之原本忠孝其所重原不祗在詩即以詩言亦多關於舊史今明史曾王傳曰王不爲鄭成功所禮漸不能平會將之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是言也如楊陸榮輩向嘗載之野史而予竊疑之蓋成功之卒也在壬寅張蒼水有與盧牧舟書以成功既卒海上諸臣議復奉王監國是成功卒於王之前也成功卒二島爲　大兵所取則南澳道斷王之不得薨於南澳明矣阮夕陽集則謂王薨於金門歲在庚子尤屬傳聞之謬庚子乃成功自江甯歸之次年又一年始入東甯又一年而成功始卒以蒼水之集證之庚子之謬不待言也及太僕之集至而後了然太僕有挽王之詩其序曰

王薨於壬寅冬十一月是其在成功之後明矣成功卒諸臣欲奉
王監國而王亦遽薨牧舟諸臣之舉所以不果也詩言王之墓前
有大湖葢王本與成功同入東甯故卽葬焉是不特其薨有年有
月而且其葬有地焉可誣邪予再證之蒼水集中更有祭王之文
其中有十九年旄節之語由乙酉起兵數之至癸卯恰十九年葢
王薨以壬寅之冬蒼水在浙至次年始遣祭正合十九年之目也
考成功之於王修唐魯頌詔之隙故不肎執臣禮葢信有之其後
蒼水與太僕諸公調停其閒言歸於好故雖不稱臣而修寓公之
敬矣讀太僕集中王在東甯頗多唱和宗藩則甯靖遺臣則太僕
雖不復行監國之儀而已可以安其身中土傳聞因成功前者有

差池而加以此事不亦一乎 大兵入東甯王之子隨眾出降安置中州若王以非命死則覆巢無完卵不得尚有遺胤也然非太僕之集何從而考得其詳此詩史之所以可貴也予既錄太僕之詩入續甬上耆舊錄中復爲序之

右詩集序全祖望撰

道光四年傳安爲鹿仔港同知已二年矣勤於課士士皆思奮因文昌宮之左隙地甚寬請建書院其上傳安給疏引勸諭以海外文教肇自寓賢鄞縣沈斯庵太僕光文字文開者爰借其字定書院名以志有開必先焉工費既鉅鳩庀不時又明年風鶴有警軍書旁午傳安奉檄權郡篆浹歲乃及瓜期士民喜其重來益亟亟

於是役未幾而書院告成輪奐俱美講堂齋舍廓乎有容規制渾堅信可經久傳安閱視甚歡將筮期鼓篋而先爲文以記攷戴記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說者謂先聖是作者先師是述者鄭注曰國無先聖先師則釋奠當與鄰國合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必合今學宮奉孔子爲先聖從祀者皆先師書院多祀先師而不敢祀先聖閩中大儒以朱子爲最故書院無不崇奉海外亦然若於鄭注則惟建陽之祀朱子可稱國故餘皆所謂合也臺灣至 本朝康熙二十二年始入版圖前此猶是荒服豈有國故不得不仰重於寓賢傳安前以沈太僕表德名書院已爲從祀朱子權輿況太僕卒葬俱在臺

子孫又家於臺今雖未見斯庵詩集而讀府志所載諸詩文慨然慕焉固國故之彰彰者也其先太僕而依鄭氏後太僕而東渡亦設敎於臺者爲華亭徐都御史孚遠成功嘗從徐公受學渡臺後優禮過於太僕公自歎如司馬長卿入夜郎之敎盛覽想當日海外從遊必有傑出若盛覽之人惜府志不載而僅見於全謝山鮚埼亭集中今祀太僕未可不祀徐都御史矣府志所載避地遯荒固不乏人而係戀故君故國閱盡險阻艱難百折不回如二公者惟同安盧尚書若騰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陽辜都御史朝薦並亟稱於鮚埼亭集其郭都御史貞一府志雖闕可攷鮚埼亭集海濱紀略以知其忠嘗連類而祀之至漳浦藍鹿

洲鼎元曾贊族兄元戎廷珍平朱一貴之亂所著平臺紀略及東征集仁義之言藹如不但堪備掌故以勞定國祀典宜然昔朱子諄諄以行仁義存忠孝勉人玆奉諸公栗主以配享諒亦神明所深許也諸公皆人師非經師孫業諸生仰止前哲更思立乎其大不僅以科名重人則長者藉書院成功蒐羅遺佚以補海外祀典亦未嘗無小補也是役也閱四歲而竣工其費白金若干以歸官閒田爲膏火所資計若干畝當上其冊於大府聞於　當宁定邀　天語褒嘉如行省鳳池書院之蒙　特賜扁額如南宿遷鍾吾書院之蒙　旌獎急公紳士矣時傳安升補臺守將行善後事屬之來者且因落成有記並書樂輸諸姓名於碑陰

右文開書院記鄧傳安撰

## 徐孚遠

徐都御史孚遠字闇公明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太師文貞公之族孫而達齋侍郎裔也崇禎壬午貢士方明之季社事最盛於江左而松江幾社以經濟見夏公彝仲陳公臥子何公慤人與公又社中言經濟者之傑也時寇禍亟頗求健兒俠客聯絡部署欲爲勤王之備陳公任紹興府推官公引東陽許都見之使其召募義勇西行殺賊又令何公上疏薦之而東陽激變之事起陳公心知都無他乃許以不死招降之大吏持不可竟殺都既殺而何公疏下已召之公移陳何二公書曰彼以吾故將耳今負之矣故陳公雖以功遷給事而力辭不赴馬阮亂南都尤惡幾社諸公乃杜

門不出南都既亡夏公起兵公贊之閩中授福州推官已而以張公晉堂薦起兵科給事中閩事不支浮海入浙而浙亦亡錢忠介公方自浙奔閩相見於永嘉慟哭忠介復拉公同行會監國至再出師公周旋諸義旅間欲令協和共事而悍帥如鄭彩周瑞之徒不聽公勸忠介已早去時諸軍方下福甯圍長樂忠介望其成功不用公言公復返浙東入蛟關結砦於定海之柴樓已而鄭彩弟兕纍畔換忠介貽書於公服其先見卒以憂死然公雖告忠介以引身而其栖栖海上卒亦不能自割特其來往風波之間善於自全則智有過人者監國自長垣至舟山公入朝從之時甯紹台諸府俱有山砦以爲舟山接應柴樓最與舟山聲息相近以勸輸充

貢賦海濱避地之士多往依焉遷左僉都御史辛卯從亡入閩時島上諸軍盡隸延平衣冠之避地者亦多延平之少也以肄業入南監嘗欲學詩於公及聞公至親迎之公以忠義爲鏃厲延平聽之娓娓竟夕凡有大事諮而後行戊戌滇中遣漳平伯周金湯間行至海上晉諸勳爵遷公左副都御史是冬隨金湯入覲失道入安南安南國王要以臣禮公大罵之或曰且將以公爲相公愈罵國王歎曰此忠臣也厚資遣之卒以完節還公歸有交行詩集明年延平入白下不克尋入臺灣延平尋卒公無復望飭巾待盡未幾卒於臺灣閩中自無餘開國以來臺灣不入版圖及鄭氏啟疆老成耆德之士皆以辟地往歸之而公以江左社盟祭酒爲之領

袖臺人爭從之遊公自嘆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覽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國之大夫當之傷何如矣至今臺人語及公輒加額曰偉人也公一子鄭氏內附扶柩南還未幾其子餓死故公海外集佚不傳嗚呼明季海外諸公流離窮島不食周粟以死蓋又古來殉難之一變局也幾社殉難者四夏陳何三公死於二十年之前公死於二十年之後九泉相見不害其爲白首同歸也蛟門方修縣志以公有柴樓山砦之遺來訪公事先贈公曾貢公山砦中知之最詳予乃序次而傳之

右傳全祖望撰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五目錄

## 隱逸十五

陳昉 子高 瑜 度　王暐
周茂蘭 弟茂藻 茂萼　李世熊
倪元楷　顧有孝　杜濬 弟岕
徐芳聲　蔡仲光　王泰際　熊才
徐石公　郜獻珂　毛先舒
陸圻　陳廷會　張綱孫
武平宇　周西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十五

陳昉 子高 璵 度

陳昉生名昉樅陽人家世業儒昉生孕十四月而生少負奇氣岸傲習舉子業非其好也既試有司不得志[illegible]枋博覽飲酒自適意於詩好李長吉徐文長於文喜李卓吾諸書然亦隨其意興涉獵而已不竟讀也喜爲詩多自撰造不入常格亦不以示人宅故倚山山石嶢峭塊然壓宅而踞其左君毅欲鑿去之鑿十三年而塊然者悉破除鏟平半壁削立因其方廣搆軒曰石舫內供魯仲連

李太白元次山黃山谷王文成五先生山谷則土人相傳宅後山爲其讀書臺要無所據其四先生出處學術固不同不知君何取而合供之一室也自石舫循半壁上有屋如巢曰舫閣閣中見江及江南諸山色焉閣後爲浣齋以課子而江以益廣山以益近君每憑檻顧望而大樂之而君之家以罄矣浣齋者惡世俗之靡污人也而市人亦罕與君交游被酒嫚駡不休人望而避之目爲酒狂家既中落顧好客客益盛時時置酒石舫召妓佐客觴流連日夕皆鬻產稱貸爲之以是益貧其所與游者既得志則謝絕不與通飢寒困頓終無所干謁人或謂之則曰非有所嫌但性不喜與貴人接耳所居屋盡質與人儋州守蕭君爲贖回君亦不拒蓋健

事也君為人徑情直性不沒人之善亦不能掩人之惡其駡人也
無有宿怨但酒後人有觸之者輒詈以是人亦不深 恒謹避之
而已崇禎壬午秋流寇奄至君方飲於下市酒酣或告曰賊至矣
則大駡賊至始奔回家人業已避賊先去君被執至義津橋使負
擔不勝斫之仆地死猶背刺十四槍斫未殊賊去復甦自顧頸血
滿地成塊撮而吮之後賊至佯死有二小賊見之曰此血黑冤血
也又覷之曰陳先生也試喚之若能欬猶可以活因連喚陳先生
君微欬喜曰可救矣為合其頸取汗污氈帽燒灰傅之上下縛定
扶起捧其首掖以行行至楊老嫗家以所掠簪珥絲枲雜物給之
屬其善視陳先生也嫗視惟謹旦稍愈舁歸卒不知二小賊為誰

氏子方賊大至時人去盡獨有老媼在家不去可怪也既至家故居盡燬瓦礫滿地卽其地遽廬臥焉是時賊去諸子初避賊返朝夕不給孺人出行汲於水側得金數鋌以歸皆黝色似甫出土者公叱之問所從來具以告急命諸子隨孺人再往復得若干於是諸子於瓦礫中梧鼎炊餅日鬻錢數千食飲以足益求醫藥調治創漸合平復如常噫嘻君死而不死乃重活四十餘年更於廢址次第結搆稍復舊觀斯亦異矣人初聞君遇難謂君性怪僻故遘奇禍已見其死而不死則以君平生熱腸好施得報也君嘗見有人被誣爲賊者其人實非賊須賣婦償所失乃得免君慨然解囊如其數償之婦得不去同里生負博錢謬以他故告急於君君方

鬻産餘三十金即持付之生以償博逋竟負君君亦不問皖人范生於通市遇羅時范閒出爲市人裸摯幾斃君以歸爲衣襦食飲之事解乃令去其急人難如此然君非有心要人感激值其血性偶動則爲之亦不常爲也縱陽故有上下市橋以通相傳橋畔有怪日落輒出魅人君嘗飲下市大醉夜半逃席歸叩門家人見其獨返大驚問之曰一老人提燭送我來徧覓無有是時市門已閉久矣又有請乩於陶氏宅者方縱筆忽停訊其故曰陳朗生過門是人狂生且俟其去又一日醉臥鄰人請乩仙至自書姓名則陳朗生也由此數事觀之君不畏鬼神乃爲鬼神所畏又復游戲鬼神之間豈非眞狂者哉晚年貧益甚諸子養必以酒得酒餅挂樹

枝上往來過其下輒就樹飲飲醉拾敗葉破瓮片書所得句吟數過棄去以爲常改革後髡頂服古衣冠久之冠服儆甚白髮鬖鬖望見相識者卽引去紙窗堊壁上徧書爲天下眞逍遙叟得世間大白在人袁中郎詩句也死年八十一歲臨死自爲墓誌祇數語云平生所嗜山水詩酒風月閒靜而已治亂何有哉又自爲石舫喪制誡子孫不得用世俗禮親書銘旌題爲閒翁石舫老人之匶君於世事旣少周旋又不爲身後之名得酒便飲胸中蕭然無有一事可謂閒矣亦惟君自知其閒也有三子長高次瑜次度度有詩名皆能順承父志雖極貧誓守敝廬不去謂先人志在焉爾然皆謹飭類狷者無復父風

論曰君固以酒狂稱而自署爲閒翁甚矣君之有得於酒也夫閒非聖人所以訓世而其取諸狂也必曰簡惟狂故簡惟簡故閒觀君之擺落世俗遺棄一切而獨縱意於酒不可謂不簡矣方酒時於時之治亂不問家之有無不問卽酒之有無亦不問至於酒之不問則君之閒也至矣酒後罵人人固不怪然怪與不怪總一不問也而人因以爲狂君曰吾閒甚此其所以爲狂也歟

右傳錢澄之撰

## 王晫

王丹麓名晫錢塘城北里人也七歲與柳靖公葵同塾塾師方課孟子兩人倣作柳子王子各數篇黏小板上潛自鐫刻爲師所覺叱毀之乃已丹麓少靖公一歲亥年同習詩經夏五值師出强要靖公至河濱觀龍舟歸柳故約共作觀龍舟賦不成以嬉游鳴師丹麓蓋未識所謂賦懼柳張言憶詩注有賦也乃應聲曰汎汎楊舟擊鼓其鏜言覩其旂旂旐央央河水洋洋行人彭彭卬須我友攜手同行柳大笑而止十三試有司補縣學生名譽隆洽癸卯年二十八得喉閉疾瀕死醫者謂攻苦所致父令棄舉子業三年始開初丹麓過仙林橋遇一道士語之曰郎君已閱三災尚餘四難

過此當大有名於世惜不富貴耳至是果驗丹麓既謝籫籍杜門聚所藏經史子集數萬卷於霞舉堂縱觀之凡讀一書必首尾貫穿胷中始放去意有所得便信紙書之以及問遺贈答詩詞尺牘片言隻字具有元本其所論著事理兼該小大畢舉靡不終始條貫斐然成一家言學者嗟歎之每一篇稾就購求競寫流傳海內家居北郭江漲橋西爲往來舟車之衝賢士大夫過武林者必先造其廬問字納交停軓不忍去常束身自下悃愊如山中人處衆人中不先一語名士讌集故未嘗不在竟日沖然若不知其在坐者事父嚴謹無事必侍左右自少至壯無一夕外宿父命與幼弟析產欲更授一屋以厚適長丹麓固卻曰已違古人取少之義敢

益多取以重戾耶卒不受已喪父葬祭如禮衛恤賓娣風雪中重
趼走千里徧告當世能文者乞爲志傳成帙曰幽光集讀者莫不
悲之一經授子以躁進爲戒與人期重取與然諾不爽時刻家殖
旣落又時脟刻書客至質衣命酒其詩曰平生好賓客貧用苦不
周有懷莫可告室人且見尤宣城施侍講閏章誦之輒失笑曰益
有類予者晚辟牆東草堂墾土得泉因爲小池池上累石成山雜
植桂樹木芙蓉紅藥蘭草之屬架重屋曰竹樓曰吟齋其中值好
友譚論移日或至信宿不厭非其人闌不得入偶過他所亦不妄
交一言鄉里宵人故多懟之至欲相傾搆則察幾豫應並不明其
所以然卒不能爲害性不耐飲酒極喜人飲若玩好珍異之物携

摴博弈之具一無所好嘗見客圍棊即亂其局或竟納子匳中日日往月來柰何爲此鬼陣居常善愁終身不見有喜色閒六合之內或有才士塗窮佳人失所爲之於邑甚至累日減餐偶檢書得同夢方時念故人張生客燕郵書三千里相約試夢聞者皆笑愛坐花間靜覩榮落獨不喜人采摘亦未嘗手折一枝於昆蟲魚鳥之類胥極護惜著遂生集十二卷以風世嘗曰生人爲文得覩爲按第置諸几席食訖而繙之一如千百世後得前人集而爲之品隲亦一快也故自第其所爲集自辭賦記傳銘誄書疏以及雜志野乘偶體諧說與夫論辨記述之自爲義者合三十五卷名霞舉堂集屬同里吳儀一論定發凡蕭山毛檢討奇齡序之曰其植

物也闕其斂材也敷其功積也千至而流效也四應而五達故其
質皦皙其文青黃其爲幹攫擢而其聲其色卽雲興於樊而噫散
於壑卽之爲無垠而放之爲可到眞作者也丹麓撰今世說羅參
軍賢手數條頓首屬載已盡寘不錄羅銜之亦不顧嵇太守宗孟
慕丹麓名不得見折柬招之不赴亦不報謝後嵇解任謂人曰吾
守杭無他闕事惟未造訪丹麓與訂交耳梁大令允植點徵屋稅
詣門丹麓出咨應公事終不道姓名後梁知爲王竟蠲其稅成侍
衛德素未通問特致書顧太守岱稱毛稚黃王丹麓兩人文行爲
西泠第一時開館修邪志毛令其子通謁遂延入館王終不往山
左趙千門鑰讀參杭州慕與丹麓游好愛賞牆東方竹時往過之

一日王體小極不出趙固要之見丹麓曰看竹何必主人趙笑曰子猷意不在主人吾看子猷意不專在竹耳草堂內設量書尺每歲積四方投贈詩文及諸雜徧於除夕量之準以六尺上下七尺外爲癡五尺內爲細雅惡論人短失見客有佳句張之恐後其以詩古文辭書牘遺己者裒次贈言如干卷刊布流傳乙丑歲値五十塡千秋歲詞一闋自壽悠閒曠達若有以自適者一時大江南北名人競相屬和傳爲千秋雅調年既長學業益深寖喜自晦先是戊午春　詔徵天下博學隱逸之士京師貴人多欲以丹麓應辟召知其志不可奪相與太息而罷丹麓初名棐後更今名去非取木自號木庵鐘山黃農部周星爲作木庵說又好坐溪上聽松

自稱松溪子華亭朱若始溶造松溪子傳見者稱爲松溪主人主人亦自爲傳丹麓軀幹修偉美須髯雙眸炯炯若神仙中人好事者命圖畫勒石有聽松圖傳於時

論曰嗟乎哉世之難免也漢郭泰臧否人物能不爲危言取怨禍尙已申屠蟠至絕跡梁碭閒自同傭人抑何悲也夫光和中寘鴻都門學封侯賜爵者衆二子之名獨皦若日月丹麓言行聞天下靡所黨倚匹夫有志貴人知不可奪可不謂榮哉

右本傳吳儀一撰

## 周茂蘭 弟茂藻 茂萼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綸始自常熟徙郡城曾祖冠龍游知縣祖可賢父卽忠介公順昌也母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忠介被逮吳門擊殺緹騎巡撫毛欲陷之烈皇登極子佩刺血頌冤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鷺何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奄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追封三代亦緣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何此戔戔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刺舌易書忠介清無宦產而三

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忠介齎志而歿者葬於子
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側閭巷間以立門戶授綏結帨皆有條
序棺槨衣衾盡歸窀穸而忠介琴城尤爲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
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絀也乙酉之亂奉母避兵倉惶
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
臣周氏家乎其誥軸落我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寶綸篇紀其事
人以爲孝感所致文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壻也牽連吳日生事被
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子潔亦遭連
染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爲計會溧陽當國爲子求婚於
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女易一弟耶子潔始出吳門故爲淸議

所主危言覈論不避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文肅姚文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鍾石畢變以後子佩俟齋貫溪巍然晚出雖糾奏寂寞而冥頑闒茸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子佩頗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挐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攘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鍊之法疾尋愈信之甚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注參同契入僧舍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脩然屬纊時曰今日方聞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間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淪落至此鬼

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佩之不能忘世如此則託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祇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卽如文王二公邂逅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塵駭之中飾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德不有邱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厯乙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子靖諸生孫鳳來余與子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絕者久之甲辰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

墓而去又明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日破關出見執手甚喜豈知其爲永訣乎方欲爲之論次而請書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

私謚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曜誰曰不宜以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違繼志述事端孝先生允矣作謚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先生諱茂蘭字子佩私謚端孝姓周氏爲宋太師左丞相益國文忠公必大之後本爲江右廬陵人從益國五傳而遷吳郡之虞山復三傳而別居郡城郡城再傳爲贈太常卿渭川公諱冠官龍游知縣龍游生贈太常卿沖宇公諱可賢沖宇生贈太常卿忠介公

忠介諱順昌卽熹宗朝天下所稱爲周吏部清忠絕世以忤逆璫緹騎逮吳民爲擊殺緹騎者也忠介故四子先生爲長忠介逮時爲天啟丙寅先生年二十二時變起不意吳民傾城號哭擁忠介忠介不得行稍閒閒行赴逮先生不得從於是日夜徒行至京口始及忠介艤之曰吾此行必死復有此變禍益不測汝往俱死則誰爲我完未竟之事者汝其速返先生哭絕於地同行至親及家人環護之良久復蘇而忠介舟已遠去矣時吳城譌言日至一日數驚忠介夫人吳氏日同諸女謀死所聞急步疾呼輒恨死之晚先生强爲鎭靜上以安其母下以慰弟妹長幼六人彌縫扞拄無所不極自丙寅三月至丁卯八月十有八日閒覆巢之下何得全

遺卵者先生一人之力也烈皇立璫敗崇禎改元先生奔京師伏闕訟冤請誅逆黨倪文煥以報父讐又請三代贈官以伸父志刺十指血書疏淋漓千言姚文毅公一見改容爲避席盥手而閱之既而愀然謂有非所宜言者先生曰請易之文毅曰今爾十指枯矣柰何先生俛而泣曰苟能鳴吾父冤糜骨無所恨於是復以刀刺舌取血再書以進既而俱如請當是時使國法無遺誅之譏忠魂被殊褒之典同難諸公盡邀特恩爲三百年所未有者先生一人之力也先生既卒事甫二年而葬贈太常涓川公贈太常沖宇公又一年而昏一弟嫁一妹又二年復遣一妹嫁又二年而完其兩弟昏又一年營賜塋葬忠介又二年爲忠介起特祠又一年而

嫁其幼妹又二年而天下亂矣嗚呼先生於破巢僅免之餘拮据十二年完忠介所未竟俛仰無豪髮遺憾天若相之以畢舉於承平時亦異矣吳夫人春秋高奉養盡孝年五十而居喪毀瘠自丙申後憂勞成痼疾遇異僧授導引術疾盡瘳晚益精强乙酉世變避兵太常三代誥命失去其二久之有武人者捧而歸之人皆以爲孝感云初忠介典銓時先生年十六家居四方有以書幣至者輒卻之其志節如此以故其守身六十年無纖介至今丙寅考終先生年八十二前後配皆毛氏無子早死又娶陳氏生一子靖二女女皆夭孫二鳳來鸞翔女孫一卽於丙寅十一月甲申葬於吳縣之貞山先生所卜也銘曰

先文靖公昔爲諸生冀紓忠介之難奮不顧身忠介有子繼志述事底於有成年幾大耋克守其身考終令名今將即窆悼昔悲今以爲之銘則文靖遺孤秦餘山人是豈偶然爲諛墓之文

右墓誌銘徐枋撰

先生諱茂蘭字子佩號芸齋明吏部文選員外郎周忠介公長子也先生誕時忠介夢一嬰兒自雲中下故小字曰雲方忠介官選司先生年十六承庭訓以名節自厲有以書幣至家者悉卻去忠介被逮吳民擊殺緹騎當路上變告禍且不測先生尾忠介舟徒行至京口忠介恐其俱死也麾之歸屬以亟葬先世喪先生痛哭江滸至氣絕良久乃甦歸而譌傳將籍沒母吳淑人及諸妹日謀

死所賴先生調護以免忠介掠死詔獄喪還里門先生泣血三年慘動行路莊烈嗣位逆璫伏誅旋下優卹死忠之詔忠介贈太常卿予祭葬給蔭謚建祠賜額先生以父讎未報伏闕刺指血上疏其略曰臣父始仕福州推官稅監高寀擅作威福臣父不屑一見時有監司假名調停實左右寀臣父每事與之相左幾爲所中入銓署十有五月未嘗受人一緡一楮因與一科臣弗協拂衣而歸半刺不入公府獨至地方利弊不憚嘔血區畫迫逆璫煽禍臣父蹙眉搤掔恨不從楊漣諸臣後請劍斬賊會科臣魏大中逮過吳門臣父痛其介特孤蹤横罹羅網遂與締婚緹騎具告逆璫逆璫痛恨臣父不減漣與大中逆黨倪文煥瞯璫微旨首先操戈而臣

父削奪矣撫臣毛一鷺阿附逆璫臣父微文譏刺向之媚閹璫者挑鬪其閒一鷺遂從杭州要李實至蘇促膝獻計更有同鄉失職之人借臣父以媚文煥殺機既發罪罟難逃而臣父逮矣逮命既至萬民悲憤緹綺大逞咆哮愈干眾怒臣父潛赴詔獄訊鞫之日奮詞忼慨肌肉爲糜指脛俱裂立刻追命獄吏傳示外人與臺省形之章奏皆云臣父氣更揚語更烈死亦更慘尤可恨者臣父身故追贓藉親故捐俸捐貲勉完三千之數當年挑釁攢謀之人借桐封以頌忠賢甘入幕以悅文煥者皆倖逃指摘臣三年立庭寢苫嘗膽誓不與諸姦戴履天地聞文煥在鼎湖之際首先勸進贊成不軌眞九廟神靈所必殛而一鷺頌璫建祠罪狀具在豈容以

溘先首邱免其追奪同日又疏請給三代誥命其略曰伏覩大明會典凡百官死於忠諫已經贈卹者其父母妻室不限存歿俱給予應得誥命臣父業贈三品例追封三代皇上既卹慘死諸臣之父母并及其妻豈獨靳於諸臣之祖并乞全賜三代誥命移封九原使臣得奉明綸歸先隴時姚文毅公見先生疏血縷淋漓避席盥手閱之愀然曰鼎湖勸進語無左證非所宜言先生曰易貼黃何如公曰疊書易爾汝今十指枯矣奈何先生因破舌取血更書以進得旨倪文煥即究擬正罪並給三代誥命於是同難諸公贈卹者咸得如其例云文煥在獄猶冀營救緩死先生曰我歸必漏網矣日訟言於法司之堂遂決不待時而逆黨呂純如即疏所稱

假名調停之監司也時方上書列辦思脫前辠先生復具揭言純
如頌璫原疏一則曰廠臣之選才艮再則曰廠臣之率屬嚴旣犯
稱功頌德之條幷廢君前臣名之禮此而以爲非頌美毋乃雪消
見晛之餘別有吐霧吞雲之術用是刊布原疏以聲其辠揭上純
如乃伏法嗚呼忠介高名固已爭光日月矣然使爲其子者選輭
葸懦不能挺特自奮一邀賻卹有隱忍顧恤身命而止耳安能以
孤忠弱息痛哭天子之闕卒伸討賊復讎之大義而又能連章籲
恩頻邀曠典幷榮施同難諸臣如此千載下讀先生疏論其世當
無不悲慨流連以先生之爲仁至義盡絕出等夷萬萬也先生旣
歸遂歿兩世之葬爲忠介相擇賜塋卜吉具禮會葬者數萬人次

第婚諸弟嫁諸妹舊廬湫隘昆季子姓聚居如故既省試屢被擯或勸以蔭入仕先生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既有詔纂修國史閣部太僚上先生名以母老辭弗應明亡遂杜門不出晚歲尤喜靜坐喜讀先儒語錄尤邃於易閒及釋道書與里中耆逸方外老宿揮麈清遊灑然自得年七十餘月朔望猶走謁忠介祠睢州湯公撫吳雅敬先生式廬就見固請應賓筵講鄉約爲國人矜式先生力辭年八十有二而終距忠介之變六十年矣歿前數日謂子靖曰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差可見先人於地下將屬纊復自語曰今日方開既暝夜半有氣如雲冉冉上屬天良久乃滅同人私謚曰端孝先生定求大父與先生爲通門兄弟先君執後進禮

最恭㬎年定求歸省先生惓惓奬勸以循禮何恥爲勖私心悚然比先生歿竊歎老成典刑零落盡矣瞻望門閭感喟横集因梓忠介遺書復銓次靖所述先生事狀爲之傳

右傳彭定求撰 按先生孝行已附見明史忠介公傳茲數篇敘述大節較詳謹列諸隱逸

崇禎初天子既誅逆奄自楊忠烈漣周忠介順昌以下得賜贈䘏有差時忠介公長子茂蘭以爲殺吾父者逆奄所以殺吾父者倪文煥毛一鷺也讐人未伏其辜茂蘭終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於是草疏發二人姦狀刺血書之天子覽奏泣下正文煥辠一鷺以死免科而公得進爵易名贈三世官稽盥手正襟誦茂蘭血疏歎古今爲孝子者當如此矣父之死冤於君則在白其父之冤冤

於姦人則在誅其父之讐父寃雖白而讐不誅則人子不可以一日釋古人所以重報讐之義也禧嘗怪伍員報楚雖君臣之義有所不顧獨班宮載於左傳鞭墓載於史記而入楚之日求費無極之黨生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於父兄之墓則皆無聞焉何也員不出此是員不得爲孝子也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夫讐其君而不讐其姦人非所以敎天下後世之爲孝子者也吾故曰爲孝子者當如此也茂蘭之孝在父寃既白朝廷加恩贈卹之後而不以爲足當茂蘭刺指血上疏時主姚文毅公官舍公適退朝索視其疏見血迹淋漓紙上瞿然改容旣而曰上新卽位而疏有鼎湖勸進語非體也茂蘭於是更刺舌血改書貼黃以

進今所存血書是貼黃原本茂蘭字子佩吳人所稱芸齋先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弟茂藻茂葶皆守義執節不愧其父禧並得與友而先生行尤高云

右書血疏後魏禧撰

李世熊

閩甯化泉上里有文行奇偉士曰李君元仲諱世熊別號媿庵顏其所居之齋曰但月去所居一里許築書舍名曰檀河皆其志也遠近士因稱檀河先生云爲人少負奇氣植大節更危險死生弗渝篤交友之義敢任難事其才力足相副生平喜讀異書聞有所在雖千里必多方購借之君强記强力年八十餘讀書至夜分始休於是六經諸子百家之言靡不貫究而發諸其古今之文都盛名於海內者六十餘年嗚呼豈不偉哉君九歲出就童子試爲有司所器許十六補弟子員二十中辛酉副榜葢以興化司李佘公昌祚得君文爭元於主司弗得佘袖其卷去曰須後作元也甲子

餼於庠凡冠諸生者九往君同筆研友多才士皆俯下於君如余
公颺曾君巽撰輩先後得科名而君乃不第然吾聞君每赴鄉試
闈出入郡士咸來趨視君文君不勝劇揭其文於寓廬之牆於是
譁闐雜襲畢至牆下如觀榜日嶮巇猶聞咿唔聲涉旬始衰息焉
君之當國變也自號寒支道人屏居但月中不見客徵書累下固
謝卻之凡守令監司鎮將至其門者罕能一識面而隆武監國時
用大學士黃公道周都察院何公楷禮部侍郎曹公學佺薦徵拜
翰林博士君曰不可爲也亦竟不就蓋君以大節定力自持而審
於機事故動靜不失其正東南之亂耿氏數徵迫君君以書來言
曰王審知輩固不足道然今正未易得也遂堅臥勿顧君晚節好

南豐程山謝秋水文洊甘健齋京甯都易堂彭躬庵士望家叔子冰叔禧及吾廬魏禮而於躬庵予尤篤四方士歸往君者如水之朝宗君終未嘗以先躬庵與予也君父恬庵公倜儻任俠豪於酒喜急人患困產遂中落而君少亦豪於酒嘗爲予述其事卽想見其才氣橫潰力所必到處老則自沈弢稍耽禪悅然其鄉人及旁鄉人凜君趨決事如官府焉君能用其鄉族更先後亂輒率等輩設方略禦而或虔劉之而賊之過君里者相戒曰毋壞李公居室往往顧護其廬物去君迺築土堡若城俾宗人鄉人保芘其間故諸鄉落多殘毀而君之鄉獨完有司以君故亦恆薄其鄉人徭賦予嘗謂兒曹曰李先生眞蔫厤時人非二百餘年承平積厚之氣

不產是也君生明萬厤壬寅九月二十日辰時配鄧氏年七十四先君卒側室賴氏丈夫子三長曰堯亦先君卒次曰唐俱鄧出季向旻賴出三子皆娶鄧氏而曰堯有適謝氏楊氏子六人琳奇謝出琳彥鄧出皆早卒琳音琳歆謝出琳環楊出三子亦娶鄧氏惟奇娶周彥娶黃奎娶於陳向旻一子琳𤩽琳奇之子枝分枝佃枝俟彥子枝佳枝傳歆子枝侗奎子枝偉女子一人適同里某丙寅冬得君訃帖以九月二十八日丑時卒予方患瘍痛困甚且病脾不得急奔哭君廢食而泣十二月聞君將葬乃強疾往泉上拊棺再慟遂於二十三日祔葬君於本里白沙坳一世祖墓傍首坤趾艮享年八十有五而是春正月君方與予書言姚羹湖注昌谷集

佳處且索綏寇紀略先叔兄左傳經世去將卒乃箚二書命季以歸予所著詩古文有寒支初集二集錢神志二十卷史感物感各一卷狗馬史記若干卷甯化志書七卷編輯本行錄三卷經正錄三卷手評左國子史及古今人文集甚備今文有聞文集抗談齋集君往於今古文賞心其門人長汀黎振三有綱有綱兒子慶遠道媿曾士宏隱若一敵國云君之八十也予往壽君君急逆諸門外注視予執手涕下曰鬢髮遽如是白也翌日命其季子拜君親持掖予使勿答及歸送一里許揮涕曰知能再相見耶不謂遂竟别君予之初過君但月輒屬君脫義士難君欣然不遺餘力爲之後又屬君全一友人天倫君多方營探竟得完大抵君遇人忠孝

事好之揚之如出自己其天性然也戊己間嘗侍恬庵公飲公問汝若早得志亦能官乎對曰不能公曰云何曰美官莫如翰林臺省翰林須醇默習宰相度兒不能雌守撿押必出位言則轉瞬外調矣諫官多爲黨人鷹犬兒必挺身持大義招尤府怨不兩月敗矣惟縣令得親民瘼郡守可倡率羣屬令兵備屯田水利督學道職一事足展其能然守令苦於奉上官何由得至方面員無可如何公曰汝眞不能官矣且飲盡此酒因舉杯大笑國變後君常慼戚母曰汝亦官耶對曰然兒弱冠食餼歲糜朝廷金錢十餘兩今金以百計者三朝廷久豢養無所於用能無慚痛乎君三弟早世遺子女悉君撫育裝遣之餽遺其親戚終身又獨建祖祠修祖墓

纂述九世以來宗譜凡祭祀必親必謹父母忌日則減餐絕宴會元旦展先人遺像則泣下沾襟拜伏不能起丁卯六月大旱賜君季子向旻奉狀來山中請銘曰予與尊君交誼豈待子請哉予知君又豈待狀哉君二子存者曰堂清淨向浮屠向旻務繼父志勸敏克自立或曰君宜稱徵君予應之曰非君志也惡得以徵君稱

銘曰

君還書彭躬庵曰某痛憤是眞痛憤慚媿是眞慚媿愛敬是眞愛敬涕淚是眞涕淚躬庵評識寒支集以爲超羣而絕類心史睎髮可置廢當世名宿謂君合經傳秦漢子史詞賦而爲制舉藝曾弗人稱曰似屈原韓愈之氣味黃石齋曹能始謂君異才博學當今

無輩黎媿曾與官公璧廷植書謂君沒未見有其替魏禮曰屈原自謂奇懷忠孝是也人謂君奇才審斯義也申以歌曰四員以居天之晦用晦而明人之志君爲挐雲問上帝榑桑瞰月通幽闕千秋萬歲光裔裔

右墓誌銘魏禮撰

嗚呼天生才顧不難哉世際昇平措置無關輕重至於流離喪亂天若一一有以相之賢者殉社稷力者角疆場而必留二三數逋民遺老於殘山賸水之間此數人不必盡皆通顯又往往爲當世所指目卒之刀鋸鼎鑊無所得加使其老且壽徜翔歲月得正而終而一代興亡之局始畢如今泉上先生其一也先生李姓名世熊

字元仲世居甯化泉上里晚號愧庵所築之室曰檀河曰但月天
下習其初字咸稱元仲先生也先生少籍諸生年二十應辛酉鄉
舉興化李官佘公昌祚爲同考奇先生文與主司爭元再三弗合
佘負氣竟袖卷而退曰安知此生來科不第一耶先生遂不第歷
九試皆冠諸生凡來典閩試者莫不欲場中一物色李生爲重而
先生亦竟不得乙酉弘光建號制下畿省郡縣各選貢一人時督
學爲揭陽郭公之奇郭公固雅重先生視一貢如攜取忽試前三
日郭公挂飛章註籍值後學使素不習先生特置先生弗錄其遺
逢遇合佹得而數奇若此繼還延變亂先生亦已遂厭棄諸生隆
武稱制閩中大學士黃公道周都御史何公楷禮部侍郎曹公學

侄各尉薦先生何志博學徵拜翰林博士先生固辭不赴丙戌
王師下汀州有齮齕先生於鎮將者謂先生懷二心勢洶洶不測親
知咸交勸謂止詣庭一謝事可立解先生爲書答所知曰甲申以
來名雖挂諸生儒巾儒衫久歸敗簏今日解戮釋縛正如鹿返長
林若復伏謁强顏其胑性刳心何殊殺戮古之處士含酖飲刀者
史冊相望僕年已四十八矣去諸葛瘁躬之日僅少一年視文山
盡節之辰已多一載請爲婉謝當途若蒙假借冥報爲期詞倨而
理直鎮將終懾先生名高無能有所挫抑自是住泉上四十餘年
足絕州府未嘗一出里門中閒惟一詣西江泛彭蠡登廬山絕頂
而已所著蹇支初集八卷錢神志二十卷史感物感各一卷狗馬

史記若干卷甯化縣志七卷本行錄三卷經正錄三卷先生文奇偉悽麗長於推測情變層見疊出雖百家無不窺少獨好韓非屈原韓愈之書故其造就咸有根柢昔楚中馮公之圖謂先生得秦文氣多漢文氣少先生每誦爲知言先生之生爲明萬厤壬寅九月二十日歿於　大清丙寅九月二十八日父恬庵公母邱氏先生娶於邱生子曰堯曰唐邱與曰堯皆先卒側室賴生向旻孫曾十四人先生困頓諸生者三十年進退出處輒若有物陰爲裁量及徵書屢下先生復齊奪時勢不妄爲附緣使蚤得通顯上爲侍從文學卽不然乘亭守陣一遇險阻先生又豈肎偸生求活者丙丁之際禍亂多門而卒不能死先生必至八十五年然後歸全正

命而死則余所謂天必留三數人於殘山賸水之間以爲遺民遺老完一代興亡之局豈曰阿所所好哉先生葬本里白沙坳甯都魏和公禮誌其墓和公爲先生晚年交先生又篤好其文故向旻奉遺命以請而弟子長汀黎士宏不揣而爲之表和公云稱徵君恐非先生志余按陶淵明有晉徵士書法身歿與朝號仍前代後之讀其碑者其庶有所觀感乎

石墓表　黎士宏撰

先生李姓勝國諸生邑甯化泉上里人名世熊字元仲自號曰寒支子少豪宕不羈視天下人讀書無足當意者自經史子集以及秦漢唐宋近代百家靡所不覽獨好韓非屈原韓愈之書故其爲

文沈深峭刻雄偉悽麗奧博離奇如悲如憤如哭如笑如寒泉烈日如暴風雷雨雖非盛世和平之音葢自稱其所遇也時當天啟崇禎閒金甌未缺若預知有甲申以後事者每論古今興亡儒生出處及江南北利害備兵屯田水利諸大要未嘗不慷慨歔欷惓惓有所屬望奈數奇困頓諸生九試冠同列典闈關者莫不欲一物色李生為重竟不可得　大清定鼎閩中尚擁唐王未歸命故大學士黃道周何楷並薦寒支尚志博學徵拜翰林博士辭不赴反復上書與道周悲憤時事及道周死義走福州請褒卹時問其孤嫠存沒廬舍完燬輒嗚咽不置丁亥　王師入閩序應歲貢辭自是杜門絕迹城市有齮齕於郡帥者帥遣某生移書偪入郡寒

支復之日天下人無官者十九豈盡高士來書謂不出山慮有不測之禍夫死生有命甯遂懸於要津且余年四十八矣諸葛瘁躬之日僅少一年文山盡節之辰已多一歲何能抑情違性重取羞辱哉時蜚語騰沸勢洶洶不測寒支矢死不爲動疑謗亦釋寒支既以文章氣節著一時名聲大震辛卯壬辰間建昌潰賊黃希孕剽掠過泉上里有卒摘寒支園中二橘希孕立鞭之駐馬園側覘卒盡過乃行粤寇至燔民屋火及寒支園其魁劉大勝遣卒撲救曰奈何壞李公居室是時天下人雖盜賊亦知有寒支矣寒支積有壘魂於胸中每放浪山水以寫其牢騷不平之槩嘗詣西江泛彭蠡登廬山絕頂追維闖獻横行事痛悼欲絕淚下如泉涌不能

禁也乙卯耿精忠反遣僞使敦聘駱驛踵門寒支嚴拒之自春徂冬堅卧不起乃得免寒支自甲申以後山居四十餘年鄉人宗之有爲不善者曰無使李公知也晚號愧庵顏其齋曰但月所著寒支集甯化縣志錢神志史感物感本行錄經正錄各若干卷年八十五以疾卒於家

論曰余聞先生少時嘗單車走泉州出安海潛覘鄭芝龍其意念深矣及唐王據閩明數已終日月出矣爝火不容於不息宜先生之不應聘也使先生早年得志癸未甲申間必有可觀者一腔熱血付之清冷之鄉悲夫文章如韓心事如屈志節之清高與管幼安伯仲矣

石傳藍鼎元撰

## 倪元楷

倪元楷字端卿乙酉夏鄞人擁錢忠介公舉事倪氏子弟從之元楷與兄僉事懋熹同起江上官評事丙戌八月事去歸家不冒薙髮遂被怨家所告論死評事慷慨坐囚中與華公過宜李公昭武高歌相和聲撼獄壁時評事尚有母在堂用奇計遣人以酒入獄飫評事至大醉熟睡因盡薙其髮醒而覓其髮已禿矣痛哭欲自裁旁人以母命止之得免歎曰吾竟不得與仲晦白首同歸也蓋後公四十年而卒其荼苦艱貞亦足與僉事公配今評事已無後予附書之公志中者以其布衣報國生死雖不同而志則同也

右小傳全祖望撰

## 顧有孝

雪灘頭陀者東吳文學顧有孝茂倫也茂倫生而長身玉立秀出人表其父復庵公爲經生宿儒家學淵源確有指授自少游於雲間陳大樽先生之門爲諸生有聲申酉之交焚棄儒衣冠與山陬海澨之客相往來嘆滄桑而歌離黍幾至破其生產然意氣甚豪攟摭博蒐窮日夜不休用是業益困而茂倫固夷然不屑也嘗竊嘅於唐人之詩選者承譌踵繆千百年來未能洗刮爲之揚搉論次擇其眞賞者命之曰唐詩英華捃摭新舊唐書以及紀事藝文志人自爲傳臚而陳之虞山宗伯稱其不立阡陌不樹籬棘分曹迭奏異曲同工煥然復覩唐人之面目書成凡扶餘日出之國無

不爭購於是茂倫詩名及於海外然其自爲詩每矜愼不苟作遇
有分題擊鉢者恆終日不成一字而閒出片語必雋永似其座人
人以是益推服之至其訂證經史左圖右書丹黃錯互必窮究根
柢不汎汎爲漁獵故事故其學殖甚富名益大起四方游聲揚光
之士有過松陵者必停橈問茂倫起居而茂倫家故貧或不能治
鮭菜必具脫粟與之對飯客每欣然一飽而去閒有留者常至下
榻經旬雖甕無宿舂而歡笑宴如人有窮孟嘗之目其郵筒往返
所得投縞贈紵之作悉登棃棗如所謂驪珠歲郵諸集往往不甚
持擇世或以是訾議茂倫而要非茂倫志之所在也晚而鬢鬢蒼
然長眉皓齒幅巾布袍儼如圖畫經生執業者日益進抉摘字句

搜討典故之餘必爲之追話前輩風流軼事令人聽之娓娓忘倦見有舉止錯迕勿克當意者出其微詞冷語中人要害勿顧人頭面發赤而胸中寔温良易直不爲崖岸斬絕也茂倫先自號雪灘釣叟雪灘故在垂虹亭畔爲少伯浮家天隨泛宅之鄉海內同人賦雪灘釣叟詩歌以贈茂倫者盈數十百首其臨歿也夢陳大樽先生招之語頗近怪不足傳自爲遺令囑門生勿擬私謚親友勿作祭文并令諸子以頭陀殮我因更號雪灘頭陀云頭陀年七十一長於余十有七歲辱引爲忘年之交余因以執友事之丁卯余既還譎里居每思東阡西陌與二三老友相尋爲雞豚同社之樂故當風日晴美或命巾車或駕扁舟一過雪灘訪茂倫於疎籬野

水之側恆至竟日忘返而今已矣嗟乎吾邑自啟禎以後耆舊如
周安期徐介白俞無殊張九臨朱長孺暨茂倫落落數輩皆所謂
前朝之遺老　盛世之逸民也乃諸公既相繼淹沒所存惟茂倫
一人今亦冥然物化余之爲是傳也其亦有慨於風雅云亡老成
凋謝不能不俛仰太息者也豈止酒壚之感鄰笛之痛而已哉

右傳徐釚撰

杜濬 弟岕

先生姓杜氏諱濬字于皇號茶村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避流賊張獻忠之亂流轉至金陵遂久客焉少倜儻嘗欲赫然著奇節既不得有所試遂一意於詩以此聞天下然雅不欲以詩人自名也於並世人獨重宣城沈眉山吳中徐昭發自愧不如其在金陵與先君子善客維揚則主膀前民金陵爲四方冠蓋往來之衝諸公貴人求詩名者湊至先生謝不與通惟故舊或守上吏迫欲見徒步到門亦偶接焉門內爲竹關先生午睡或治事則外鍵之關外設坐約客至視鍵閉則坐而待不得叩關雖大府至亦然及功令有排門之役有司注籍優免先生曰是吾所服也躬雜廝輿夜

巡綽眾莫能止先生居北山去先君子居五里而近以詩相得旦晚過從非甚雨疾風無閒先君子構特室從橫不及尋丈置牀衽几硯先生至則嘯詠其中苞與兄百川奉壺觴嘗提攜閒以問學先生偶致雞豚魚菽必召先君子率苞兄弟往會食其接如家人丙寅春先生年七十有七攜襆被叩門語先君子曰吾老矣將一視前民歸而窟室蔣山之陽死即葬焉是日渡江數月竟死維揚喪歸寄長干僧舍一二故人謀卜兆子世濟曰吾有親而以葬事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無何世濟亦卒先生故三子一子幼迷失一爲僧遠方眾莫敢主又數年長沙陳公滄洲來守金陵謂先生其鄉人之能立名義者哀其志爲買小邱蔣山北梅花村召

先生從孫揚文及故人會葬先君子執紼視窆穸時苞客燕南歸而命之曰先生吾所尊事汝兄弟親炙可無誌乎苞重其事將俟學之有成而措意焉自先君子歿患難流離今衰且老矣自恨學之無成猶昔而舊鄉限隔恐終墮先人之命乃姑述其大略使人往碣於墓之阡先生詩世所傳不及十一平生著述手定凡四十七冊世濟歿勢家購得之弗善仍歸其從孫某先生生於明萬厤辛亥年正月十六日卒於康熙丁卯年六月某日葬以康熙丙戌年二月十六日銘曰

死而不亡光於世嗣逢長

右墓碣方苞撰

杜岕

先生姓杜氏諱岕字蒼略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與兄濬避亂居金陵卽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衆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於衆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埽除有子教授里巷間窶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嗁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閒無幾微不自適者閒過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卽默默去之行於途常避人不中道與人語雖兒童廝輿惟恐有傷也初余大

父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間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蒔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沖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牽也辛未壬申間苞兄弟客遊燕齊先生悄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爲君惜之先生生於明萬厤丁巳四月初九日卒於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於家其子掞以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

蔽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與此其的也

右墓誌銘方苞撰

徐芳聲 蔡仲光

徐芳聲字徽之蔡仲光字子伯原名士京一字大敬蕭山兩高士也才名素相埒而高尚之名亦與齊天啟丁卯芳聲父子同舉省試主者斥子而取其父明徵卷爲書經冠明徵曰吾冠一經無所媿吾媿者特吾兒耳時甫弱冠所試無大小必第一四方論文之家每耻不得與芳聲交而仲光之學則益主居敬者也甲申之變同集學中諸子弟哭孔氏廟三日既而芳聲入潘山隱稱潘山埜人嘗曰讀書貴有用也自惜其經濟不爲天下用思以言嬗後因著兵農禮樂諸有用書而於兵尤詳別輯兵書數十卷凡選鋒指顧制械器設屯竈無不簡覈以闢從前之虛言兵者嘉興徐仲威

於鄉閭慮策及兵政忽夢關侯告之曰蕭山徐生善言兵盍師之仲威即晉謁而語以故乃盡授之初與里中翁德洪何之杰張杉毛甡交最得德洪字纖若乙酉闔家以義死杉字南士亦盡節甡獨受聘應制科芳聲仲光各為詩文贈其行寓意切劘甡佩之至都都人士問兩君者踵至晉謁益都馮相國溥於私宅升階見左廂朱扉間大書蕭山徐芳聲字徵之蔡仲光字子伯十四字其足不出戶而名達都下者如此會　朝廷恢復西南大赦　詔徵天下山林隱逸之士侍讀湯斌侍講施閏章聯名具薦以例由外入貢於是蕭山知縣姚文熊承益都命特齎書幣親造門徵之芳聲仲光竝卻之芳聲年八十四卒於貞節里既而毛甡歸里詣仲光

請見時仲光樓一樓久不與世相接甡至亦謝之甡拱立不去無已憑樓語曰僕與子爲金石友子今　新朝貴人也爲忠爲孝則子自有子事僕以桑楡之景將披髮入山矣更弗敢豫世俗交甡灑然動容已復請其業遂出舊著經學諸疏曰仲光畢生精力盡此子能昌明斯道請即署子名無傷也命童子舉以爲贈或云今西河集中之論經者都半是仲光生平於指授弟子文章忠孝外無他言至裁祥星緯之驗亦無不昞徹而絕不肎妄言休咎當戊申之夏六月地震凡幽燕齊魯以南晉豫以東閩與粵江南與江右半天之下震無不同於淛而泰山之東爲尤甚客有自遠游歸者告之敂其故至再迺著地震說數千言以示之略云土莫旺於

五月之午六月之未陰氣乘之一震而洩以震之時日測之其在甲寅之年乎震之月日皆剛剛爲陽以陽勝陰天之道也甲木之德爲仁寅木爲祿木得祿逾彊有除刑去暴之義以東方震之日合於都城震之日兩支相刑甲輔與寅又刑申申雖屬金不能敵也故陰之衰必始於甲寅天道三十年一變以甲申始必以甲寅變今茲天下東方其有栽乎然震之歲在申雖栽不害後七年而有逆藩之變起東南旋平學者益尊其言若操券年至七十有奇康熙乙丑秋以病終晚歲得男子子二長某先卒載嬗而嗣斬著述遂散佚凡詩文之傳於世者僅數十篇

右繹史摭遺李瑤撰 按徐先生卒於康熙丁卯秋高祖母李氏以節旌故所居曰貞節里

王泰際

貞憲先生姓王氏諱泰際字內三中崇禎癸未科進士與黃陶庵先生爲同邑同年友陶庵集中有荅王研存書商略處患難爲隱身不出計者卽先生也先生別以研存自號黃先生荅書在乙酉之五月將去城而鄉與先生偕隱未幾身在圍城中城破之日黃先生念不可復避避則將受辱遂與其弟偉恭往西城之僧舍作絕命詞以其身同日而殉天下莫不知黃先生之義烈然而猶自謂可以無死者與先生皆未受職且黃先生有父而先生有母忠孝可以兩全也其書中之言曰吾輩埋名不能而潛身必可得冠婚喪祭以深衣幅巾行禮終身稱前進士一事不與州縣相關絕

跡忍餓焉可也又謂此大關係處不得不以眞語就正前世如龔君賓謝疊山及國朝龔安節而在其商略不過如此噫黃先生與先生皆非畏死者苟可以不死而仍不失吾之所守亦何必以其身委之一燼士之有君猶女之有夫也其以身殉夫者烈也終其身守之不變者貞也士不幸而遭國家喪亡之日所出惟有兩途與夫既嫁而孀居者何以異哉黃先生既所處在必死之地而死之得其所矣先生適當可以無死而完其終身不改之節一如黃先生書中之語亦復何憾哉使兩先生易地而處皆能爲所當爲志一而道同也先生所居在縣之六都去城數里縣人皆曰六都王氏云家本崑山遷至嘉定三世皆隱而不曜父承爵人尤重其

者德歿於故明奉母夫人朝夕無閒喪之尤盡哀禮先生三子兩
孝廉君霖汝楫汝皆居於城然人罕有於城市見先生者未嘗一
謁縣正巡按御史趙李二公皆欲勸先生一出力謝不應縣屢舉
鄉飲大賓曰吾第不死而已柰何以此困我食淡衣麤三十餘年
以丁卯之冬無疾而卒殮以深衣幅巾如平日所服是年先生七
十有七平湖陸稼書先生治縣慕向先生而未一見爲文以弔之
親往拜焉邑之學者相與言曰先生植節甚堅始終一貫可謂貞
矣學行之正爲世師法可謂憲矣因私謚曰貞憲先生所著詩文
有冰抱集若干卷選漢魏以來古今體詩八十卷又輯四書廣古
注八十卷藏於家

張子曰余嘗閱崇禎癸未進士題名錄而歎諸君子之生於末運何多不幸也其後非抗節致命則守貞歿世按籍而考之出於此者蓋過半焉亦可謂得士之報矣然諸君子能爲忠臣豈不能爲良臣哉惜乎其不處交泰之朝也士苟通籍而懷致身之義未有不忠而能良者也吾邑黃陶庵先生天下無不稱其忠而貞憲先生或未盡知予故表而出之使人知一死一不死同歸於仁而已況乎先生所守皆黃先生之夙約哉

右傳張雲章撰

熊才

公諱才參伯字元仲其號也先世楚之江夏縣人始祖興一明洪武朝御史以建言謫雲南隸籍昆明數傳至祖昇貢士官禮部司務父應吉郡諸生卜南關外之南壖家焉公生而穎敏好學博古弱冠蜚聲庠序閒居家孝友志圖經濟以節義自期許時流氣猖獗西南多故公志不克遂甲申寇陷京師懷宗殉社稷公聞變蚤夜號泣會永明王駐粵西李定國迎之入滇知者以聞召爲禮部主客司首上恢復之策不納值僞永甯侯叛使監蜀軍公兼程至蜀距永甯三百餘里是夕與諸總師者計曰兵貴神速惟出其不意敵可擒乃戒師中夜疾馳至一堠卽闘一堠之偵諜者而後發

違旦肆市不改兵已入永甯捷上永明王奇之蜀新破綏輯必得其人廷議無出公右者命署嘉定峨嵋愛民如子蜀撫萬仁徵夫動以千計公曰民甫離鋒刃忍更驅之湯火乎遂與萬交劾去官

我　朝大師平滇永明王走緬甸公安人司投龍江死公大喜曰眞吾婦也未幾明亡公亦自放廢隱居授徒絕口不言時事癸丑吳逆竊據欲辱以僞命力拒乃免辛酉我師復滇公策陳數十事大指謂兵四出賊必乘饑民遠遁糧自運惟加意招徠人民聚集之則兵能捍禦民樂轉輸交相得矣且營中有難民數千人公籲當事者護送出境不爲戰場蹂躪滇平當道高其義請徵辟焉公曰吾籌滇非籌身也仍隱居教授丁卯遘疾爲詩示家人曰吾將

逝矣病數日而卒年六十有八子五曰男魁男傑男望男良男賢以文學世其家公天性忠孝與人交坦白和易胸次灑落興至高歌呼朋脫略世故家居愛客客至未嘗不留飲飲未嘗不醉暇則與幽人逸士遨遊山水間說有明遺事往往泣數行下工臨池詩效白樂天閒作山水竹石孤潔有致肖其生平善品騭人擇壻當幼穉時卽決爲大器後竟如其言他多類此文章不自收拾頗多散佚至今滇人士皆稱南壩熊參伯先生云

太史氏曰南壩者盤龍江之所經也先生家在東岸前通大橋橋下水深莫測湍激往往覆舟司安人爲兵所迫盡節於此越六日亂定家人沿江求之不可得仍探故處則卓立水底衣裝修整予

聞之泗水人黃選功云北有別業先生隱居時築久廢其子允維占維諸昆季與友陳卣臣搆茅舍讀書其中占維乙酉舉於鄉卣臣丁卯省元先生愛壻也與余同官京師余於是重有感也當明運既改節義多在南中而滅沒不可勝道如先生則又其心至苦者矣嗚乎豈不悲哉

右傳王思訓撰

## 徐石公

秋風榜三十有二人其合志同方未有如吾石公者石公負才名擅著作披同譜萃時主司謬賞予後場遂就予語恨相見之晚石公家保山予家浪穹兩人苦爲鐵橋所隔迺天假之便予任保山教諭石公入城必館於齋篝鐙夜話高語破心曠懷空物至酒酣耳熱臂攘鬚張輒露其義俠豪爽之氣其欲大有爲於世者不可掩也會吳逆草竊遂不樂仕進癸丑之變以禮幣遠來欲其草檄石公侃侃示大義毅然不許後僞晢守再備儀物力聘石公自申不可用狀其於名節去就間可謂明且決矣人第目石公爲曠達人而不知其謹飭退斂肝膽如雪故人之稍近廉節者卽相投特

不喜鄙俗猜僞每謂學問本領不越人品心術若恃才傲物雖載籍極博倚馬萬言無當也生平嗜古於書無所不讀左史尤爲精熟詩則寢食少陵所爲詩文高古沈雄自謂其詩簡遠近高達夫故以造適名集然終不以此見長至性孝友母年期頤不肎旦夕去左右每食必躬調三世共爨弟若子姪輩無私蓄隔屏聞謦欬即起立非品行之卓性情之眞能如是耶蓋其所造者大而其所養者深也予乙卯歸自保山石公依依不忍別迨丙寅石公過滇寓過諸塗予拜伏於地泣下不能起留兩日盤桓湖山石公詩有云只道今生會面難誰知此日共魚竿芘湖一晤千秋事淚灑杯中酒亦丹以此思石公交情其交情何如也石公尺素文情雋永

讀之不忍釋猶記其一牘末云邇者專有所願欲於匡盧台宕間入影蟲獸絶迹處化作冷石一片受日月雲煙供養豈有於因果輪迴哉以此思石公見地其見地何如也此後石公老不能作字遂無由再接手教前王堉有保山之役遣候起居聞其尚善飯然已艱於動履摩蒼雞黍之約徒切停雲不意人傳石公逝矣傷哉同譜半登鬼錄石公今怛化是吾榜之梁木壞矣予老且衰既不能敦古誼哭於寢門又不能命范車款於路側冥冥中負吾良友甚矣雖然死生異路此特爲平流言也若石公忠孝之氣騷雅之英其神宜無所不之彼颯颯而來冉冉而至者甯非鶴莊之主人耶

右事略李崇階撰

郜獻珂

崇禎壬午癸未間余客曹南嘗出逢尹於途驚其瓌秀歸叩所以爲政於逆旅主人主人曰尹姓郜氏長垣人起家進士自壽陽來調壽陽人不忍失訴於上幸諸當路力持之而後吾邑始得而有貌雖纖白文弱中實介特有主遇大事不可回奪因道諸美政甚悉且曰若其抗驕鎮拒汰督則賁育不足道也問其詳主人目覩戶外下其聲語余曰劉澤清邑人也素無賴不見重於鄉里今以大將軍鎮山東即家開府睚眦殺人甚眾戚屬監奴率恐喝丞尉以亂法公則執而法之曰吾奉朝廷三尺以能不敢取重將軍爾輩敢撓我如將軍何澤清有所欲治輒出一刺下縣獄及公來從

容謂澤淸曰公受命鎭一方貴與制府臺使等制府臺使置人獄以符今以刺是公自絀其體使約於制府臺使也縣官不願爲公承是後旣醜以刺干而難於行符遂絕不更下人獄吾邑惡少竄名軍籍者率與民雜居城內常數輩腰刀帓首遊市肆少逆其意即破器物掠貨財或至傷人肢體公白澤淸請各兵主名籍記之餘悉出諸城外一軍皆譁矢及廨垣公弗動澤淸察公不能容其逞卒禁而徙之如公約其所以迣公拒督臣者更纖悉又云是時督臣奉尙方兩司以下稍忤其意輒以從事公則以一令倔强其間人爭爲公危會諸生蔡輝詣軍門訴士卒攫人肰督臣疑受公指遂杖蔡而作蜚語撼公終以公所守者正不能害也余時雖爲

童子頗知壯公後數十年於書肆見有江北七子詩其一爲長垣
部雪嵐先生愛其語清宕蒼婉問知爲公子因訪公去曹後事書
賈云公事白後以兵部主事赴召未至都城不守遂反曹邑聯絡
舊部沫血討賊擒僞官復城邑以失援南奔授驗封主事弘光出
亡從之不及匿名吳越者近二年其子蹤跡得之迎以歸當路屢
薦之奉　命敦迫堅臥不起余問曰今亡幾年矣曰見在也於是
合今昔所聞不禁欣然願爲公執鞭康熙辛未雪嵐先生以書來
曰某慕君文筆久不幸先君子以戊辰棄世今卜以今歲葬某所
墓之銘既有屬矣願賜隧道之碣以不朽先君子公既予所夙仰
先生請之勤又如此謹爲文使勒石以昭示後人公諱獻珂先世

居山西長治有諱果者始來長垣愛城南邵莊地爲蘧伯玉舊里遂占籍焉果生信信生王娶於邵生子二長永年次永春王早卒邵以節聞永春中明嘉靖壬戌進士由御史爲按察使公大父也父和鳳娶吏部尚書崔公景榮女生公而和鳳歿崔氏殉焉事聞遂與大姑同旌爲雙節公二歲失怙鞠於廉使公八歲廉使公復亡乃就學外大父冢宰公家經史經目輒了其義多爲先達所獎許十五補博士弟子邑令張公士第嘗見公文延爲其子師三年未嘗共胥吏一語崇禎癸酉舉於鄉出葛公徵奇之門謂其策多經濟名言尤嘆其折漕之議爲通達時宜及入中臺上之朝遂著爲令庚辰成進士觀戶部政他觀政者爭出遨嬉公獨晨入署公

事畢即取簿書精閱於天下戶口軍儲登耗出納之數鉤稽檢覈人或笑之曰此國家大命也苟不熟之胸中事及必棘吾手大司農以下皆畀之初選壽陽知縣縣當秦晉之衝號難治公至剔弊發姦壞者理冤者雪其逆司理成案解不應辟者人尤驚服云巡按御史陳公純德亟薦之侍御之使秦者如陳公昌言霍公達亦莫不交口譽於朝會曹縣缺令霍公語主爵曰曹巖邑又鎮帥家不易理也非得如郜某者不可遂調知曹縣壽陽人數千聚臺門乞留不得乃肖像祀之其去也車軹連日不能前於時公令壽陽纔七月耳其感人之速如此抵曹受事進父老於庭詢民所苦僉曰邑有六大害曰盜曰兵曰漕曰河曰賦曰訟公慢然曰吾知所

以治曹矣曹介畿輔兗豫爲羣盜淵藪盤踞數十年爲人害公視事三月例閱城先一夕戒壯丁率以登陴卽戎服介馬而馳直壓賊巢出其不意悉殲之自是境無伏莽之戎縣歲漕萬石於張秋二千石於臨清皆在四百里外吏胥出納爲姦民苦蕭然煩費公則親至倉所驗兌額外一無浮需且戒曰三日往三日還十日輸米吾待汝過期不汝待也民恐公去弊生皆爭先運致故人不擾而事集曹境之瀕河者凡爲隄十四壩二十歲征民閒銀數千兩以備修築官以充橐而仍分其役於里丁人不勝怨故版築不力田廬時遭淹沒公悉用其銀募丁壯相度有方而撫循復至無不修築鞏固卒公任不聞有漂蕩虞及河決柳園上命工部尚書周

公堪賡治之徵柳山東諸邑曹當輸數萬束以軍興法督趣上下
蒼黃憂不能辦公乃以家財使僮客就近買運先期告完然後徐
以輕値取償曹人不知有役於是巡漕霍公逵總河張公國維及
周公胥才公交章薦奉命減俸行取公乃肅紀綱以繩兵酌緩急
以登稅劑貧富以均差逐訟主以省獄六弊爲之一清間念時事
孔亟武備尤所當先於是選良家子之有勇力者授以方略日訓
而月練之久之皆成勁旅公復鼓以忠義優其衣糧故人人願爲
公死嗣後擒大盜保孤城卒賴其用先是王公永吉兵備通州受
知懷宗嘗召見平臺俾巡撫二東以收攬人才見寄至是以公名
上稱爲山東廉吏第一方需次而督臣之貝錦成矣遂下東臺平

議卒無所得會督臣去事乃解甲申闖賊據關中兵指三晉畿輔大震上諭樞臣推擇內外臣僚之知兵者補部屬以備簡用樞臣請以公爲職方司主事管前司前司者部祕要也公聞命北上至濟甯京師已陷公遂反曹人參將張成福營成福者澤清部曲也時據邑安陵鎮以自守公說使起兵復往來大名廣平間合大司空劉公遵憲等與爲聲勢而公駐軍桃園將圖大舉會南都有所立封澤清東平侯開藩淮南召成福赴其軍公聞之急往謂曰賊勢猖獗大名諸邑命危若絲君一動足城粉齏矣能稍留數日共擒叛人之爲賊張聲燄者則餘者破膽不徒河朔猶得圖存君之東行亦可無累成福用公言遂留誅僞尉擒僞令復數城而後去

成禍既去公孤軍無援遂南下道梗僮僕皆亡去單身卧病舟中賴曹人傳生扶持之始得渡淮既渡麻衣草履見東平侯侯迎歎曰君蒙難不失其正向苦知公未盡也爲具冠服使詣閣部史公可法於江浦爲言進軍徐邳號召曹濮固圉河外以圖興復不可以險遺敵失豪傑心史公乃治一軍白洋河擬以公爲監軍使者時南中狃於偏安分朋黨以脩恩怨動掣閫外肘而藩臣亦驕不奉命公度事終不可爲辭不受冢宰張公愼言素知公薦授驗封司主事張公去徐公石麒代之事皆咨公而後行公亦悉心甄別經所進退人無不以爲允南都陷轉匿江湖久而始歸曹公溶陳公名夏孫公承澤及撫按先後薦之奉 旨仍補舊職終辭不就

優游林泉垂五十年而卒方其病也家人進湯藥卻之曰反本還原人道之常若以觀化爲恤耶遂書自序以見志於子孫各因人示戒絕無一語及私公生於萬厤壬寅二月二十一日寅時卒於康熙戊辰八月十四日酉時得年八十有七娶王氏前少保吏部尚書永光孫女　皇朝封榮祿大夫鑾儀使鏷之女也幼聰慧榮祿公授以書及爲說古今賢人列女事即皆通曉及歸公廟見後母崔夫人使婢往覘之見已早起盥櫛操作供婦人事歸報榮祿公大喜曰吾可無憂矣公當廉使公亡後年既少田園廬舍悉委隸人侵蝕不可究詰安人意弗善也謂公曰先人既無厚遺奈何盡黠奴手且家亦何需此怏怏者公大以爲然即日召諸隸人罷

遺之安人手操管鑰出入有稽家遂日饒廉使公及元配殯十年不克舉至是始襄事焉公爲諸生屢舉不中安人爲延名儒時元清先生儲偫食品無不腆潔先生嘗歎其賢至於家務安人一切任之不使纖毫關公心故得一意讀書聯掇科第迨公作宰兩縣安人勤苦更倍他日安人明知過人公每有大疑必決之而後行故公欲南奔則曰渡江諸賢聲施至今行矣勉之及 皇朝迫授以官則曰蘧郵小築可以偕老因自號偕庵以勵之公得爲聖朝逸民固其勁節不渝亦安人有以成之也其致雪嵐先生亦如所以相公者故鄉人爲之稱曰前不愧婦道後有光母儀至於應變當機哲不累貞尤非人所易及以子煥元貴稱太安人其卒也

公私諡曰莊慈淑慧且謂其有過人者三功我者十蓋實錄云安人生於萬厤癸卯正月十六日申時卒於康熙戊申二月十四日未時得年六十有六子二長卽雪嵐先生煥元順治丙戌會試中式丁亥成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僉事娶劉氏次寵元壬子拔貢娶王氏繼耿氏女三婿爲杜宬楊暄張握理俱庠生孫爲煥元出者拔貢驥遴爲寵元出者騏逵庠生騂遠曾孫一貴曾曾孫女一皆騂遠出公奉先孝與人義行已廉述作富詳狀中者不更載里人欽其大節羣稱曰貞靖先生爰系之以詩曰

鐵石爲骨雪爲肝幼好奇服岌高冠生公爲世迴狂瀾渤海潁川合一官戴頭入軍曖腨基欲提鐘簴還長安廈傾有木空盤桓蒼

梧雲遠淚不乾炳炳屢磨色愈丹早帽從著莉共餐壯年肥遯老
河干有配閨中實慧端錯節觸手易所難鹿門相攜歲月寬大書
茲銘加深刊貞靖榮名萬古完

右墓碣田蘭芳撰

毛先舒

當甲乙之際士君子棄置今學學古人爲文辭往往萃一二指名者互相標許維時臨安諸君則有所謂西泠十子者實以稚黃爲項領云嘗與山陰張杉始甯徐仲子過稚黃許與稚黃論古韻不合座客陸圻西泠十子之一也默而覛不置臧否仲子曰景宣甯獨無一言乎曰二毛難降予之所以不禽也蓋戲以兩人爲不相下矣及予官京師高陽相公迎詢曰聞君有難兄稱大小毛子今安在意謂先教諭也予以稚黃對相公曰非三毛乎時嚴州毛會侯以推官改祥符令薦京師工古今學京師爲之語曰浙中三毛東南文豪故以云則又以稚黃與予及會侯而三也予既逡巡謝

不敏去然私念會侯與予以被薦名京師而稚黃家居尚爲人稱道如是曁予請假歸會會侯來臨安按察佟公遣兩公子擇良日請召賓客治巨艦於湖延予三人坐上坐而稚黃以年長祭酒當是時四方賓客在坐者多請敎稚黃稚黃各有以應之既而稚黃死會侯哭曰三毛已亡其一矣康熙庚午八月日孝子熊臣等將卜葬於西湖靑石橋先塋之傍扶服請銘予考毛氏譜大抵汴宋以前無二族而予族以南遷後徙居餘姚謂之浙東毛氏惟君與會侯俱居浙西而君自爲族其族譜爲君所自著可信自宣和御史扈蹕而南九傳入明有平易公者其兄鳳儀公舉洪武鄉試官致諭平易公再傳至孟遠公其弟竹軒公舉景泰鄉試官南安府

知府孟遠公四傳至繼齋公則君父也君祖愼齋公篤行而君父繼之號繼齋生君時母許夢虎登於牀占之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是兒後以文顯乎君六歲能辨四聲八歲能詩十歲能屬文十八歲著白榆堂詩集鏤之版華亭陳子龍爲紹興推官見而咨嗟於其赴行省特詣君君感其知己師之時復有歗景樓詩質子龍子龍爲之序後因過紹興謁子龍官署會山陰劉中丞講學於蕺山之麓君執贄問性命之學當是時君方棄舉義與諸子賦詩談道而專於力行事父母色養遇父母有疾告廟請代居喪盡禮一切凶功皆身自歷之臨饗祀以誠禁日雖遠歲必衣帕其於從父昆弟及族黨親里雖葭莩皆以厚遇之嘗貰所居屋償責忽念

女兒與其夫未葬出所賣屋金營葬事或難之君曰假使女兒爲
兒者則此賣屋金固均有也區區營葬事而又何有康熙癸亥浙
撫王君修通志請召諸名士匄以屬筆次及君君所登載必擇忠
孝節義事及乙丑繼撫趙君每月朔望講學明倫堂令三學司教
咨請德望素聞者司教以君應君力辭之不獲曰昔子夏設教於
西河使人疑其似夫子而曾子責之今東皐張先生吾師也吾敢
肖吾師以膺此任卒不就其愼如此君作詩以大雅爲主文不一
格自兩漢以曁唐宋皆有之至於辨析則反覆侃侃必本經術往
往有鄭元王肅之槩嘗曰文須具根柢根柢者如草木之有根荄也
然而根柢無他誠厚虛靜而已矣誠通天心厚養元氣虛則受益

靜乃生慧誠厚虛靜四字常記文章本根端在乎是每自領之爲作文箴云君自執贄蕺山後即有志聖賢學始嘗傍覽二氏書久之以其說濫漫棄去究觀有宋諸儒習語取其有裨實行者題曰鍼心愼鈔葢以自爲鍼砭也其論學以宋學爲歸獨大學格物則專主去欲謂欲去則理存所謂閑邪而存誠克己則復禮也大學首功莫大乎是且朱子註首節亦曰物欲所蔽又曰無一毫人欲之私是亦未嘗不以去欲爲首功人顧不察耳嘗以斯旨與學者往復辨難約數十萬言觀者嘆伏顧生平好談韻學著韻學指歸以爲字有聲有音有韻而韻爲尤要顧韻有六條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脣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又撰唐韻四聲表

及詞韻南曲韻諸書其大指與柴氏韻通顧氏韻正相表裏其他所著有思古堂集匡林巽書螺峰說錄毛馳黃集小匡文鈔聖學眞語格物問答東苑文鈔東苑詩鈔橤雲集晚唱詩辨坻韻白鸞情集選塡詞名解諸書皆鏤版行世其未鏤者存於家君少無宦情後以父命爲諸生及父歿仍棄如故顧有奇疾夏月衣重裘如五石瓠首戴幘數重疊幕三十層於牀上如覆斗而偃其中聲息㗅㗅然每呼人則以手擊榹然卒不死後忽得脾疾自夏六月至十月不起君初名先舒字稚黃錢唐人旣而名騤爲仁和諸生更字馳黃娶胡氏副娶王氏曹氏朱氏子三長熊臣次鳩臣次豹臣皆曹出女三長適徐鄴卽世臣仲子也胡出次殤次適金大章王

出君生於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寅時卒於康熙二十七年十月
初五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九乃爲銘曰
浙之東西有三毛生比諸管邴以君首龍惟臨安初士繫於林後
逮莕落徒存典型乃復秉此何用爲情所賴力學格致說精生平
著書且不一名嗣子克衍既已振振夜臺無燭亦可以瞑生不滿
百三二而贏相去何幾而猶涕零南山之石原非堅貞所不磨者
第視此銘顧爲名者三人中人

右墓誌銘毛奇齡撰

草薦先生不知其名字氏族始居豐樂橋南又徙而之鐵冶衕經
歲不出戸一夕偕客訪其居童子曰方臥薦上未敢通日移晷徑

披其帷闚其無人已而牀上有聲謦欬覓唾壺肰始盤旋下牀立帳啟露薦語曰天寒甚客從何方來先生裹氈幘加以布帽帽東帨望之頭上長二尺許坐語移時呼童子進酒衣厚如重鎧䄂臃腫手不得卒把杯三人擁鑪坐望其牀薦高於几迫而視之計二十八簾夫牀高五尺耳受薦二十八簾簾以寸計高二尺八寸受臥止二尺餘扳而上如登山傴而下如墜谷勞矣無何先生醉又上薦臥案上詩文高與薦等與客竊而讀之似不從人間來客大笑曰昔司馬子長好遊故其文日益奇乃公跼蹐戶庭固以薦上得之者也先生踞薦不得坐怒下牀曰客惡知我吾束髮以還冬月御夾衣客至嘗剉薦以飼馬客去徑上牀臥又數好遊醉叩舷

歌或墮水溼衣冰澌澌衣上不知寒而日與名公卿賢豪長者相把臂先生昔遊雲間識彝仲夏先生及令子存古遊越師事念臺劉先生與李官大樽陳先生又識世培祁先生文學王懸趾先生吳門則交葉君聖野雪苑則交侯君仲衡毘陵則惲君遜庵豫章則王君彰石於浮屠氏乃與南屏豁公久遊先生又曰嗚呼自吾遊至今三十餘年矣今其人皆以逝故鄉好友自陸大行鯤庭殉國死諸君子三十年間或出或處意趣各殊然南皮北海分曹賦詩歲歲修禊事以爲娛樂迄今有蟬蛻軒冕者有山林終者有自髡頂爲僧者有小草坐寒氈者有起以大慰蒼生者有墓木已拱久者有餬口四方金盡裘敝者有憔悴且行吟者吾老矣猶得臥

鷰上追季秋輒益鷰吾不意竟益至二十八簾也汝愼無言吾又將臥於是里中人咸呼曰草鷰先生云或曰先生毛氏名先舒字稚黃古錢唐人

右草鷰先生傳林璐撰

毛馳黃先舒嘗有詞云不信我眞如影瘦又云鶴背山腰同一瘦書來淡𥂕知伊瘦世稱毛三瘦見陳檢討集中毛馳黃韻學通指序

右紀聞陳康祺撰

陸圻

講山先生陸圻字麗京杭之錢塘人也知吉水縣運昌子兄弟五人而先生爲長與其弟大行培並有盛名吉水嘗曰圻温良培剛毅他日當各有所立大行舉庚辰進士當是時先生兄弟與其友爲登樓社世稱爲西泠體性喜成就人門人後輩下至僕隸苟具一善稱之不容口平生未嘗言人過有語及者輒曰我與汝姑自盡毋妄議他人爲乙酉之難大行里居自經死先生匿海濱尋至越中復至福州薙髮爲僧母作書趣之歸時先生尚崎嶇兵甲之閒思得一當事去乃返雅善醫遂藉以養親所驗甚多有人病亟夢神告之曰汝病在腸胃得九十六兩泥可生也旦以告其友友

默然良久曰嗟乎此陸圻先生也圻字分之爲斤爲土其姓爲六合之乃九十六兩土也卽迎先生至下藥立已由是吳越之閒爭求講山先生治疾戶外屨無算會莊鑨史事發刑部當大逆詞連先生與查繼佐范驤三人於史固無豫莊氏以其名高故列之卷首械繫按察司獄久之事白　詔釋之既得出歎曰余自分定死幸而得保首領宗族俱全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貽書友人封還月旦不知所之或言其在黃山子寅聞之徒步入山長跪號泣請歸先生曰昔者所以歸以汝大母在今大母亡矣何所歸寅請一祭墓乃從之歸會弟堦苦心痛他醫治益甚不得已留治八月餘與弟同室臥終不入內既愈遂往廣東丹霞山一夕遯去自是其

能蹤跡寅往來萬里負零丁求數歲卒不得竟以是悒悒死時稱其孝先生所著有威鳳堂集詩禮二編陸生口譜靈蘭堂墨守藏於家初先生兄弟之並起也大行最盛氣難犯嘗與同里陳太僕潛夫以檄相攻而先生於其間置身事外及國難作大行以乙酉死太僕至江東起兵駐營下莊先生亦至越與其事次年太僕死先生竟以高蹈終其身論者謂其於兄弟友朋之間均無媿也而予於姚江黃公家得見先生所封還月旦之書甚自刻責以為辱身對簿從此不敢豫汐社之列嗚呼其亦可哀也夫

右事略全祖望撰

錢塘陸先生圻字麗京一字景宣高尚之上也甲申後賣藥海甯

之長安市會湖州有私撰明書者爲人告訐辭連先生旣而論釋
遊嶺南時前進士知臨淸州事金君堡遯跡浮屠南雄陸太守世
楷爲闢丹崖精舍棲鐵鎖以上先生依焉一夕夢至琳宮丹梯碧
瓦中有神建龜蛇之旐宿對寺僧言狀僧楚人謂曰此太和山也
先生乃易道士衣往訪竟不知所終

右序朱彝尊撰

康熙間陸圻景宣毛先舒稚黃吳百朋錦雯陳廷會際叔張綱孫
祖望孫治宇台沈謙去矜丁澎飛濤虞黃昊景明柴紹炳虎臣稱
西泠十子所作詩文淹通藻密符釆爛然世謂之西泠派稚黃嘗
作詩評云陸景宣如濯龍甲第宛洛康衢流水游龍軒蓋聯映柴

虎臣如連雲夏屋無論榱棟即構櫨支撐都無細幹吳錦雯如淺草平原朔兒試馬展巧作劇便有馳突塞垣之氣陳際叔如孟公入座者邁絕倫孫宇台如春江一消波路壯闊張祖望如酈生謁軍門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沈去矜如秦川織女巧弄機杼心手既調花鳥欲活丁飛濤如黼帳初寒銀箏未闋月光通曙與鐙競輝虞景明如叢篁解苞新蓮含粉虎臣見之謂先舒曰君詩如伶倫調管氣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籟康祺按毛陸諸子政是一時詞賦之才稚黃評詩仍不出釆組雕繢家數然今日之杭州則湖山無恙雅道寂如西泠一社不可謂非風流韻事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陳廷會

陳廷會字際叔以貢教授河清閒居父喪斷酒肉傫然骨立將葬拮据營辦頗竭資財發穴得舊棺急掩之曰冥漠君不安即親靈未妥也仍厚禮葬師而遣之與陸麗京孫宇台齊名友善一日聯袂出北郊道旁觀者竊歎曰此三人定爾殊常何乃神理都肖麗京酷推際叔文典冊類相如陸撰沈士逸祇文毛稚黃謂爲陳作陸有欣色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張綱孫

張綱孫字祖望一名丹字秦亭號竹隱君錢塘人性恬淡不樂交游美鬚髯長尺餘手足胸背皆有毫寸許夏月好坦腹臥大樹下視富貴若不介意侍御何元英與之善人短之曰此君遺落世事傲慢難近何曰吾正喜其傲慢喜山水深溪邃谷不避險阻每得意長嘯而返爲西泠十子之一毛稚黃嘗言祖望詩蒼莽頓挫如大漠風雲莽莽無極有從野堂詩晚定爲秦亭詩集十二卷其爲詩骨格蒼勁七言能用比興雅近少陵五言尤峭刻如涿州城云曉霜不在地微白生牛背側耳聞嘶飢傷心自我輩夏日宿沈氏園云新月映歸翼涼扉生夕陰贈恆貫上人云天盡條枝北河流

大夏西白竹村云仰視如鳥巢夕瞑梯雲宿俱不減古人朱竹垞亟稱之華州羅賢亦云老而好學有德有言吾敬張祠望王丹麓又稱其賦謂爲盧柟以上張衡以下潘岳郭璞之儔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武平宇

慶州老人武平宇者不知其眞氏名年七十餘矣康熙戊午後來福州寓居于西園東偏嘗步臨池上從予兄弟游爲予誦尚書禹貢甚熟予異而問之自言弱冠爲慶陽諸生任俠好酒嘗因醉殺所愛妓因亡命爲賊時天啟六七年也又言闖獻皆後起闖獻盛時已革心歸明弘光後隸興平伯高傑軍中腰玉矣　本朝兵南下遂遯跡入河南入粵其門下人從　新朝往往有至藩臬都帥者語未竟泣數行下自是數來予書室輒繙吳祭酒梅邨所著綏寇紀略案其語日月不失尺寸如孫督師傳庭出關敗師狀及四鎭爭揚州時事所語尤詳其狀貌不驗中人平居恂恂不妄發一

語不知其爲武人者遇有所感觸輒奮袖起舞意氣激昂顧影自詫謂矍鑠尚可一用鐙灺話寂則兩淚龍鍾問之復不肎自道也丁卯冬將送其女於汀州與予兄弟來道別形容枯槁云此行與君將永訣矣平生一腔熱血今灰心矣言畢涕下不可止予愈悲之亟挽問其姓名堅不肎應曰吾子向不知君勿復問也明年果卒於汀其別時予兄爲詩贈之而予特追爲之傳云

論曰予嘗讀宋潛溪所爲謝皋羽傳疑其慟哭西臺至今有餘悲也雖然皋羽文士耳其志行宜如此卓卓若老人者失身爲賊乃能翻然守義國亡之後遯跡嶺海遇談勝國事傾促涕洟此豈有所强而然耶至弁不肎以氏名留人間其志則愈可哀矣予又嘗

從容問其易代後遯跡如君輩者幾人則云癸丑甲寅間尚存百餘人今垂盡耳惜乎其皆無從考而傳之矣

右傳林佶撰

## 周西

定海周布衣名西字方人學者稱爲勁草先生生明季少喜讀書父母憐其體孱稍節制之方人密藏火書室俟父母熟睡復篝鐙默識又恐鐙影外洩以被蒙之往往達旦久而其被如墨鄰有少婦狙獪其夫每方人至必整衣更飾而前或手進茗果方人逡巡卻退久之婦挑以微言遽起不復往其婦慍曰眞癡兒也順治丙戌方人年二十六嘆曰楊鐵崖稱老寡婦今其時矣遂棄去舉子業而以經教授奉母時往來鄞之寶林鄞人多從之游者己亥海師大掠鄞之東鄙方人奉母逃深山中猝遇盜盜見其母豐頤以爲富家姬用火爇之以索金方人抱母大慟願以身代盜揮戈斫

其右手將指幾殊旁一卒曰孝子也舍之方人以是得生自是作書甚苦方人易書詩禮春秋孟子皆有圖解於史記漢書皆有論說於唐宋諸大家皆有鈔所謂勁草亭諸編者也所著詩古文詞曰痛定集卒年六十八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六目錄

## 隱逸十六


張拱乾　彭行先 鄭士敬 金俊明　魏菁

彝俠　韓純玉　葛芝

芮城　周鼎昌　焦復亨

車以遵 子萬含　汪之順　昝宏祖

鄭溱 馮元仲　張寶居　鄭與僑

張若化　張若仲 若化子士楷　徐逸度

常延齡　劉文炤　楊山松

張仁熙　魏允枏　張戴

葉有年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 隱逸十六

### 張拱乾

啟禎之代天下之言文章氣節莫過三吳甲申鼎革其盡節里門者既備詳野史昭昭人耳目矣而亦有身雖不死而盡節無異者則如吳江張九臨先生其一也九臨諱拱乾號愧庵生萬麻乙卯卒今戊辰世爲吳江人宋元間家越來溪號越溪張氏明初分縣治之西號治西張氏祖父皆以儒學顯九臨少沈潛好學勵志以大儒自期弱冠爲諸生試輒第一名譟吳下太倉兩張松江陳夏

諸先生交口推重遊長洲楊維斗金壇周仲馭兩先生門時三吳名士結應社幾社既合爲復社而吳邑吳䎘扶九計名青遴沈應瑞聖符張起將子及九臨爲之弁冕未幾江南擁立弘光仲馭既遇害阮大鉞方羅織善類嗾宗室朱統鏍疏參復社黨魁九臨與沈壽民吳應箕皆緹騎提問方就逮適 大兵南下得免旋下薙髮令禁甚嚴九臨及伊伯君美公以不薙髮爲鎮將吳某所繫同繫者四十餘先戮數十人次及九臨父子吳帥見其名忽心動曰吾固稔此人三吳才士也俾具服當特原之九臨曰死則死耳不受晃鎮將意不懌低徊未忍加誅杖四十釋之九臨翦髮冠黃冠日誦道德經杜門不出溧陽相雅重九臨既柄政言於 朝以中

斡徵不應作荀彧論田疇論以見志部使守令聞其名請見皆不報同里吳茲受晉錫爲莫逆交諸子及孫皆受業焉問字之屨滿戶外順治丁酉茲受子兆騫以科場事謫戍九臨喟然太息屏謝交遊坐臥一小樓顏曰獨倚所著詩文皆號獨倚樓集方九臨之兩遇禍也既盡破其產有一子未就傳避兵時殤晚僅得二女困日益甚饘粥弗繼天之於九臨亦甚矣哉九臨號浮休居士以自傷又稱枯木道人人呼之道人則應他呼則不應生平一語一動不肎稍自貶損尤嚴取與交游饋之米輒笑受餽以金帛亟麾去所著巾服途巷人皆能識之晚好學禪焚香唄誦習以爲常而根柢於儒先性命之旨不敢以佛掩儒也嘗手鈔先儒語錄居敬近

思二編晨夕展玩不忍釋爲文初學昌黎暮年喜止齋同甫之文曰吾才小苦拘檢非此不足以拓心胷也書法宗顏魯公筆力勁挺而拙肖其爲人九臨且瓢且衲時而混世時而出世奚之而非性眞也耶嘗留心縣乘與朱鶴齡長孺顧有孝茂倫蒐輯遺佚互有考證山左郭公琇令吳江纂修邑志長孺前卒聘九臨草刱凡例於明末死難節烈諸軼事多所表彰同事者意弗合貽書辨難竟謝去年七十四卒鄉人私謚曰貞毅先生

匏野史曰或謂氣節二字士君子行己之一端耳於世道無預不知氣節之有功於世道甚大也譬星辰之在天鬚眉之在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修而人容妍無之則晝夜乖舛而儀貌陋

劣矣由此觀之氣節烏可一日不存天壤閒耶予客吳江聞人說九臨遺事未嘗不酸鼻欲涕也傳曰當仁不讓於師九臨志仁與維斗先生無異所謂弟子不必不如師者非與予傳九臨益歎維斗先生之不可及也吳固多賢哉

右傳張汝瑚撰

彭行先鄭士敬　金俊明

吾吳有隱逸之君子三人焉曰彭先生諱行先字務敏一字貽令與其友鄭舉人士敬金秀才俊明年齒略相若雖未及從宦顧皆以鉅人長德見推於士大夫三人者歲時過從鬢眉皓然相與討論文史揚扢翰墨杯酒豆肉談笑移日見者羨以爲神仙中人也既而鄭金兩先生相繼物故獨先生巋然老壽以是尤著聲望故尙書睢州湯公嘗開府吳中每月吉讀法必命有司延致先生以爲重先生稱老病固辭及湯公還　朝入見　天子下訪吾吳人物公即首舉先生姓名以對他若總督漕川王公學使者吉水李公亦悉遣使齎書幣候問起居不絕然先生卒引分瑟縮不敢輕

往報謁也於是先生之從子瓏瓏之子祭酒定求相踵取進士祭酒旣以第一人及第最後先生之孤孫編修甯求復以及第第三人入翰林家門鼎貴賀者塡里閭先生顧愀然曰吾家遭遇若此吾子姓其何以圖報益恂恂退讓日夕鍵戶悉謝賓客干請間出游城市布袍褸屐以一老蒼頭自隨絕不盛軒輿傔從相街衢也康熙二十八年某月日以疾終於家是歲某月日將葬諸孤以祭酒所撰事狀授琬曰願爲銘琬按彭之先故居臨江自明初以義旅歸附隸籍蘇州衛遂家長洲踰數傳而有諱時者隱居不仕以大耋終於先生爲曾王父生嘉靖辛酉舉人天秩天秩生先生之考萬厤丙辰進士汝諧釋褐甫逾月而客終京邸先生年未弱冠

隨伯兄蒲伏數千里護其喪歸哀毀無不中節識者稱其爲遠大之器既補諸生所師友悉知名士磨礲浸灌發爲文章銳欲借科第自奮而會友人以場屋事被訐其人與先生雅故陰援先生爲左證冀以解免而先生實不之知也遂牽連見褫或諷先生訟諸官先生歎曰功名細事耳奈何隤人家聲俾蒙玷辱乎乃走京師上書闕下以自雪然始終未嘗歸獄其友也有旨還先生於學宮士大夫咸以爲異數而滋推先生長者先生既坎坷摧抑自是亦不復思奮於舉子業矣明季用拔貢生謁選考授知縣見國事浸以不支竟棄官還隱故里教授生徒藉以自給者逾四十年編修所由成名者亦先生親訓督之使然也先生內行完潔事兄若嫂

以敬育兄之遺孤子以恩當昆季析產所析有無厚薄槩置不嘗省與人交醇謹無他腸雅善書法暇卽簾閣據几力撫晉唐諸家莫不酷似貧不能購書數借人書手自校讐繕錄日課數十紙錯置巾衍中時時繙閱不倦尤習前明典故每對知交必據故家遺老流風佚事娓娓抵掌以爲常疾將革預剋期日屏去食飲湯藥至期脩然而逝春秋九十有二明亡以來吾吳之逸民未有康甯壽耇高朗令終如先生者也先生歿而老成之典型於是乎凋落殆盡矣當先生之年六十餘也躬營壽藏於東吳鄉祀字圩之原乙卯先生誌其壙而金先生書之於石誌中述先生之言以爲持情必平處物必恕加恩於人所不知施德於衆所不報其自敘云

爾知先生者謂之實錄云娶顧孺人先先生卒春秋七十有七已前葬矣至是諸孤奉先生柩合焉子六人三男三女曰珮府學生曰璜早卒贈翰林院編修曰球長洲學生埍曰諸生陸嘗吉曰朱有孝曰諸生程棅孫十一人曰予繡予緩甯求實求宏求志求思對廣益思光思毅錫光甯求爲康熙壬戌科進士第三人官編修宏求爲府學生孫女六人曾孫男女十有五人先生長於琬二十餘歲琬之少也猶及見鄭先生願以久官京師不及從之游金先生之歿且葬也則琬爲之銘至於先生由進士公而下與汪氏講通門之好者凡四世矣況以先生之名德尤爲琬所敬事此太史公所謂欣慕執鞭者也後生晚進幸得以文字受先生役其何敢

辭故遂諾諸孤之請銘曰

彭之始兮鼻祖鏗維老壽兮迄今傳遠苗裔兮超其先猗先生兮名德全文若獻兮儀後賢福曰五兮躬有四雖不富兮非所冀子之子兮登貴仕身則尊兮德彌懿儼徜儒兮與寒士甘寂寞兮鎭浮譁善之積兮慶靡涯制書褒兮光且華荮寵錫兮來　天家徵斯刻兮知非夸

右墓誌銘汪琬撰

金俊明

吾郡故多絜修好古獨行之君子近世如杜用嘉邢用理沈啟南先生降而至於趙凡夫文彥可之屬率皆遺榮弗仕或以詩文或

以字畫或雜出醫卜卓然有名於時其遺風餘韻至今猶傳述鄉士大夫之口自有明既亡吳中好事者亦皆棄去巾服以隱者自命當其初流離患難之中希風慕義儼然前代之逸民遺老也既而天下碭平苦其飢寒頓踣有能初終一節老且死牖下不恨者葢實無幾人若孝章金先生庶幾大易所謂樂天知命者與先生諱俊明字孝章吳縣人少從其父官甯夏往來燕趙間馳騎游獵頗任俠自喜遼左多事諸邊帥爭欲延入幕府先生意不屑也既歸里始折節讀書受經於孝介朱先生之門朱先生數歎異之補縣學生名隱隱起數試於鄉不見收最後復赴試以焦氏易筮之得蠱之艮其繇辭云云先生憮然太息曰天豈欲我高尚其志乎

吾將從此逝矣遂不終試而歸歸即謝諸生杜門以傭書自給是時明猶未亡也踰年流賊陷北京又踰年　王師渡江吳人始深詑先生知幾云先生幼以善書著聲吳中小楷師曹娥碑行草師聖教序悉有法度晚益自名一家兼工詩古文辭四方士大夫聞先生名以書若詩文來請者相次不絕里中寠人子手不持一錢亦日夕踵門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應之不少厭也以是三吳碑版旁及僧坊酒肆率多先生筆得之者爭相誇示以爲幸閒喜畫樹石皆蕭疏有致其墨梅最工吳人尤傳寶之先生既善書平居繕錄經籍祕本以訖交游文稾凡數百種無不裝潢成帙皮置縢鐍惟謹予嘗走詣先生老屋數閒塵埃滿案與客清坐相對久之自

起焚香瀹茗稍出其書畫與所錄者娛客而已予嘗論之以爲先生非忘世者也旣已遭逢不偶積其激昂奇偉之才與夫輪囷結轖傲兀不平之氣訖於暮年而剗削未盡不得已寓諸書畫閒吳中後生晚進高談賞鑒者徒推其書畫之工且欲求諸筆墨蹊徑之內俱未爲知先生也先生年七十徧乞常所往來者賦生輓詩引陶淵明自祭文爲況蓋其風流雅趣如此嘗有學使者慕先生名欲招致之不可得因歎曰淸眞絕俗雖古之沈冥不過也壽七十有四某年月日其孤葬先生長洲縣爪山之萬字圩以狀來乞銘按狀曾祖篪祖可大考永昌官陝西甯夏衛經歷妣徐孺人娶浦氏先卒女二長貞琬適吳江張某次貞玟適長洲方某男四長

上震某科武舉人今方爲某官次侃次祜次預早卒孫男三先生篤於孝友每居喪必手書孝經數百本以給人撫愛仲叔兩弟尤力晚而自號耿庵又嘗自書其堂額曰孺宜以志之銘曰

於學則豐於德則崇不逮於用維時之窮庭有幽蘭先生所藝篋有奇字先生所制潛光隱曜後人是詒後人其昌斯石識之

右墓誌銘汪琬撰

金俊明天性孝友修行純潔其學自經史子傳以至天文水利諸書靡不精究補邑諸生數舉於鄉不售益勵清操多所著述精書法畫墨梅及詩歌古文詞無不臻妙甲申後棄諸生傭書自給年七十四吟詩而瞑所著有闡幽錄康濟譜春草閒房詩文集若干

卷 吳縣志

金俊明棄諸生混跡詩人詞客閒工書善畫墨梅論者儗之鄭思肖之蘭云 江南通志

孝章於辛亥曾親寫陶詩見寄畫梅則王子寄余兄弟比至西樵已歿聞孝章旋亦捐賓客矣故予有詩云維摩丈室幾黃昏春草閒房日閉門成佛生天兩何處暗香疎影爲招魂當年五字寄柴桑又寄孤山世外香一幅生綃千載意也應配食水仙王 居易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 魏菁

先生魏姓菁名明之字也先世官江西南昌因家焉再徙建昌府廣昌縣之株溪父復禮光祿寺署丞後其叔復禧年二十爲縣學生崇禎丙子貢入太學授中書舍人値世亂棄官歸居水斗砦砦離株溪十里山谷峻險可避賊糾其族居砦中縣人相依如市先生有族孽在砦通賊爲亂讐殺族中數輩守將杜承芳奉檄圍砦賊間道逸去承芳將入砦殲其人獨素善先生當是時砦中人相聚號泣待死先生徒跣謁承芳承芳南鄉坐執訊數十人於帳下氣張甚見先生竊喜屏人語曰若不來予方爲若謀授以令箭曰持此歸護而家先生曰某非獨爲一家來砦爲賊所躪賊今悉遁

獨良民在耳某一家活而忍無辜者咸就死乎承芳頗感動然察其下皆利砦先生乃破產得千金爲承芳壽而以三百金賂其左右兵入不戮一人不污一女砦中千餘家皆脫湯火登衽席先生力也先生家素封自少至老行德施惠至窮極不能自贍鼎革後不復仕辟福建邵武府推官辭不就獨喜飲酒至醉不亂時時賦詩卽事寓意稾散佚不復顧屏蹟株溪不入城府晚更遭亂爭欲致先生先生年老而志益堅確然理亂禍福之外不可拔也子方泰請寫先生像先生憮然曰置我邱壑間科頭箕踞不知漢晉可也先生生於萬厤丁巳歲卒於今康熙庚午年七十有四子五人方泰其第四子甲子鄉試第一與大受交盡知先生本末因爲之

傳

贊曰明季江西士大夫以忠義著者甚多先生位卑守正隱居株溪五十年闡其風皆興起豈非逸民之冠與記稱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宿守將爾砦砦中人旦夕死先生傾其家財周旋生殺呼吸之間千餘家蒙一人之力保其後必昌過株溪者拜其廬涕泣而思其德也

右傳張大受撰

## 髯俠

髯俠事有爲之傳者不如楚人周君岐言之詳也君岐曰髯武昌舟子不告人鄉里姓名髯長尺許分五髭甚美人呼爲美髯艄公目光如炬獨操一舟往來吳越間崇禎時楚黃陳大巖者有文名訪友於金陵賃得髯舟見髯貌怪之既登舟鼓棹如飛暮宿見水牛十餘頭浴於江舫泊處髯以左右手各持一牛蹶擲岸上如拔鼠跳數擲而盡其行止隨意不擇地而泊每至孤舟荒嶼急灘迅流留連而止大巖患之髯曰吾舟所至海倭所不敢犯陽侯所不能怒也君何怯焉每過壇廟輒詬責鬼神叱咤不休忽大巖見舟尾幔內有二八女郎嫺雅似仕族子益怪之而未敢言一日曉起

推篷遥望風吹酒帘有惠泉字顧謂髯曰而能爲我市酒乎髯曰諾即索百錢去大巖起招女郎問曰汝誰家女胡從髯游髯何人耶試私語我我能脫汝女泫然曰妾杭人從父官於粤西官歸舟次湘潭盜夜劫舟殺妾父母一家十人投於江欲掠妾去俄頃髯從他舟走至揮刀殺盜十餘人無有脫者妾叩頭請死髯曰吾非盜乃爲汝殺盜者今汝父母讐已報矣吾將訪汝兄弟而歸焉脫無所歸當爲汝擇佳壻吾義不污汝勿怖吾也遂令妾入彼舟髯獨宿篷上風雨雷霆無所避所往來者四五人相與入蛟宮探虎穴得虎蛟肉爲脯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不知所語云何但見笑哭無端或登山而觀天象歸舟不樂取酒大醉醉復大哭妾不知

爲何如人也語畢舁持酒脯至大巖迎拜曰吾有目不識異人遂相與共飲飲酣舁曰萍水相逢一言爲驗可乎君雖有文無科甲相無子以兒子爲嗣兒子亦無祿也大巖拜祈曰貴賤命也得一子承祧窮約所甘心焉舁曰無能爲也忽蹶然起曰君有子矣吾舟處女有福相知君喪偶可配爲繼室此女當生五男以君相孤止得一男今日良吉吾爲君成之即呼女郎更衣取酒合巹成禮悉以前盜所劫千金歸焉大巖既婚思歸舁一人自挽舟送至九江辭曰天下將大亂君其入山自愛吾亦從此逝矣大巖夫婦牽袂苦邀之不可絕袂覆舟而去不知所之其後大巖所嗣兒子果天所娶舟中女果產五男前四子殤惟季子存焉嗚呼自中原鼎

沸以來天下之無人也久矣使得如髯者起而救之甯遽至此哉然如髯者朝廷雖得之不能用雖用之亦不能竟也君岐又言近有人自海歸傳髯在海中倡義旅有功尋棄去入山辟穀不死曾見其披髮仗劍於武夷絕頂蹈空如飛者是耶非耶儻所謂神龍不見尾者其信然耶

古傳賀詒孫撰

韓純玉

蘧廬避跡樓[illegible]錄其詩於明詩綜歸愚別裁列於 國初康熙中葉尚存年將八十

右吳興詩話張維屏錄

明翰林韓敬之子也敬以黨附湯賓尹見擯於時純玉以是抱憾終身不求仕進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illegible]遷浙江歸[illegible]著[illegible]齋詩集

## 葛芝

葛瑞五名芝本名雲芝吳郡崑山人也父太學君諱鼒祖太常公諱錫璠太常以進士起家歷官通顯有子八人多負才望季子復舉孝廉門第鼎盛聲華人物冠於一時尤昌明古學刊政經籍時葛氏書滿天下其盛如此葛子太常之孫也一出而名掩諸父上懷奇抱異俯視儕輩常稠人廣坐默然凝思人莫能測也十五爲邑諸生試輒高等時婁東二張先生負天下望從之遊者如登龍門葛子爲南張先生之壻爲西張先生高第弟子砥礪名行文章擅一時每一文出人爭以爲高文典冊二張先生亟稱之先達薦紳及當事皆折節與交而葛子夷然不屑也當是時葛子年最少

雅自負謂富貴可立致苟出而返民俗於敦龐致軍國於太平匪
異人任也旣遭國變葛子盡棄其所爲學而潛心求道一以姚江
爲宗求所謂致良知者姚江史子虛沈求如兩先生者良知正傳
也葛子渡浙江入石浪山以訪焉沈先生則以言授葛子史先生
則復入吳訪葛子葛子慨然曰苟不得不可以爲人於是舉人生
可欲可喜之事稍自割絕而惟精求性命之微食息無間久之忽
然身心洞豁而吾可知也而年未三十也葛子復徧叩諸方知識
徵詰往復無所不至復與其同學葉君者入古南之室古南付囑
之於是葛子乃以其所得通書於史先生史先生復之書曰人生
惟此一著子尊兄瞥地證入良可慶幸台鼎不足貴萬鍾千駟弗

與易也雖然百尺竿頭猶當進步否則藕絲一綫亦能絆人不可不察也尊兄直下知歸幸立造純亦不已之域方不負爲一大事出見於世耳葛子於是買山而隱嘗盡屏其家累入山獨棲一室竟日瞑坐久逾十旬亦時攜室入山水邊林下從容笑言婦張亦知元學能辟穀夫婦之間自相師友誾誾如也僮豎忻忻如也惟謹人見之者皆以爲神仙云葛子籍門胄之高華早擅文章之譽有國士之目旣復以道自貴誠有所謂不改其樂者然其所遭憂愁拂鬱顚連坎坷亦極人世之所不能堪至繚戾而不可解葛子過之弗置矣性孝友篤於師友死生之誼早及先公之門顧與余交晩而相得極懽嘗盡讀其所著書及其母夫人狀一篇余爲之

泣下復讀其繼母狀余亦悲不能自勝而葛子語其子曰徐子眞知吾者他日吾死不煩求人作誌墓文及吾之生存乞徐先生爲立一傳可矣葛子於書無所不窺文章聿稱名家其爲人沈靜英斂事有節制不踰分寸往往懷高世之意人初不知事往而靡然心折也初世之變也崑獨踞守赴義之士劃地嬰城葛子獨以誼不必任先期避地及城破死者數萬人而葛子家父子叔姪兄弟皆無恙給諫陳先生爲時事所染微行抵所知葛子泣曰以張儉投張儉豈得全乎越宿而不免而含藏者亡身以及親焉人於此而益以識量推葛子云有臥龍山人集若干卷容膝居雜錄若干卷行世而其秘弗傳者猶多藏於家

野史氏曰吾聞葛子年九歲聞人傳說吳氓擊殺逮周忠介公緹騎立屏側涕泣曰更益我數歲庸詎不能從公於難奔義若嗜欲其天性也而其後所見乃如是嗟乎賢者固不可測然非其與道屈伸能如是乎每與葛子飲酒悠然相對輒自以爲弗及也嗟乎葛子深遠矣

右傳徐枋撰

## 芮城

邑故處士芮城字巖尹農家子也幼隨父過村塾聞羣兒讀書綫一徧各爲覆誦如流乃令就學補縣弟子員旋食餼是時明社將亡流寇訌海內惟江左半壁晏然知名士方盛修壇坫互相標榜而城獨與同邑陳名夏趙理之吳穎彭旭史燧馬世傑世俊等合社講學以忠孝大節相切劘稱瀨上十三子會甲申之變城日偕諸子哭臨縣庭嗣聞京城破後朝臣或遁或降而名夏自給事中亦污僞命則益悲咤忿忿恨不獲以布衣殉國難而又惜同學之守節不堅爲桑梓玷也爰賦滄浪吟數十篇且歌且泣徬徨澤畔聞者擬諸謝皐羽西臺之作云福藩稱制捕諸從逆者名夏逃歸

里詣城城面壁臥曰君亡不死安用子見爲名夏踞且哭曰嘗再縊不幸爲救者誤城厲聲曰胡不三亟麾令去曰吾不忍嗚汝罪也城自是遂與諸子稍稍異尙獨行其志及我

朝受命龍興諸人多以文章勳業奮跡自庸而城已謝諸生服矣既名夏枋中樞屢專使以大魁招城出不應隱居荒野幅巾裹髮終身弗變初名夏之歸自北也彭旭率同學攻訐之過後修郄將中旭以法既成獄適奉

敕來江南城乘肩輿往而局其外名夏喜遽出迎叩何言城隔帷語曰從公乞彭旭耳名夏立應諾釋旭訖不一見而返城高才於書靡不讀嘗有賈挾二十一史截僻句挑之城應聲指卷葉無一錯賈不取直而去一異僧自遠方來博辨罕對比推七

十三甲子溯厤元僧士歎服乃下拜或曰僧故崇禎朝名進士隱於浮屠者也城之學傳而能醇經史疑義考證尤精具載匏瓜錄他著述尚廣多散佚半爲人更名刊布其沒也前一日階前紅牡丹花盡白

論曰余童年謁里中鄉賢祠見芮先生名褎然首列心竊異之長而讀其文訪其生平軼事乃知先生固以處士終者也夫先生之志節矯矯若此設早通顯於世成仁取義當媲倪馬諸公並光國史甯僅以處士俎豆一鄉哉然吾意陳公有知之轉悔不爲處士也

右傳彭光斗撰

## 周鼎昌

周鼎昌字睿伯崇禎癸酉孝廉也孝廉少有文譽癸酉計偕京師自是試於禮部者再再試再不遇孝廉竟不出孝廉純孝人也母老矣孝廉繞膝奉養如孩提之童出門百里心搖搖若涉千里然孝廉所以僅再試不遇而竟不出者為母故也歲大饑鄉人或鬻妻子以償所急孝廉之母惻然悲之孝廉破產濟之俾復完母乃大悅孝廉之能養志多類此孝廉有經濟才其任家督也族之猾桀有感泣易行者其為士者奮於文學為農者墾田益勤族俗大化甲申燕京陷孝廉邑人有與孝廉同舉於鄉者自燕京歸陷於酋都之獄孝廉以計脫之所以營救其家者甚力未幾　皇清定

鼎同舉於鄉者任樞要力薦孝廉於　天子　天子慨然許之曰少欲大用孝廉徵書屢至而孝廉竟不出故終其身以孝廉老云後任樞要者竟得罪用其薦起家者半坐黨廢惟孝廉優游泉石以壽終焉孝廉溧陽人

論曰予與孝廉之姪麟振交麟振每仰天椎心爲予言曰麟振以三歲孤童不自廢墜者內有母氏之鞠育而外有伯父孝廉公撫如己子也予以是重孝廉之爲人間嘗攷其一二大節至脫同籍於極危辭徵書之數至枯則噓之菀則謝之孝廉非人情歟綜覽始末然後知孝廉之不出非獨志節有過人者抑亦見微知著既明且哲使然也以予論次孝廉孝友睦婣不言躬行孔子曰是亦

爲政奚其爲爲政嗟乎孝廉其知之矣

右傳儲欣撰

## 焦復亨

焦處士復亨號陽長登封人也祖太僕卿子春爲明萬厤閒名臣祀於鄉父贈文林郎一霑早卒陽長幼穎敏坐立凝然事祖太僕公及母周太孺人能先意承志攜三少弟同敎萊舞友愛無閒及析產推膏腴授諸弟人以薛包目之性耽山水以詩歌古文詞自娛不屑屑章句閒明季詔徵隱逸邑宰以陽長應陽長曰吾不以朝廊易山林也辭不赴時流寇方張士人不軌者乘機肆掠登邑被圍二十有七日陽長決策守禦賴以不陷其請援書畧云儻卒遺黎永置死地殘山賸水誓還天朝撫軍詢知出陽長手壯之將以賚畫用陽長掉臂不顧也會闖寇破洛陽偪登封勢如壓卵登

眾潰陽長妻楊氏偕其姊牛氏赴井死陽長率弟子避地自全洎亂定歸里有以功名勸駕者陽長曰吾向固無仕進意況經滄桑閱人事多矣吾以遂吾初耳感丙子之烈不復繼室嵩麓潁湄適意遨遊自署曰箕潁外臣且徧歷秦晉齊楚燕趙吳越諸名勝所交盡賢豪長者詩文蒼深古奧與胸中邱壑相副著有關係世家詩畫缶音洛陽秋行於世而邑志家乘並稱名筆藏於家者尚數種焉齒踰大耋尚無恙一日預示卒期類象山之前知蓋其學有得力也子欽寵明經傳其學

冉覲祖曰人有德而後可以隱不然田間夫接踵矣盡曰隱乎謂之隱者以其有可見者也聲華爛然而斂跡不試斯其隱有具矣

覲陽長先生之攖城固守能挫寇鋒充其所施何往而不效哉而屢卻薦辟不肎一綰朝組非所謂抱道林泉獨行不愧者乎然其行誼表表隱其身不隱其名是有德焉爲之本也以覘古逸民何多讓焉

右傳冉覲祖撰

車以遯子萬舍

嗚呼此　國初遺民邵州車孝思先生遺像也流傳百數十年小子今日何幸瞻仰得大尉平生景慕之誠耶邵州車氏在前明國初世以文學名德顯於時先生幼負異稟誕時有文烏入樓之兆弱冠即以詩名學問淹博操履端潔屢困鄉場不得舉遭時多難意怲鬱鬱獻賊陷寶慶大索紳士授僞職先生投繯以謝得免及國變浩歌遠引矯然熷繳之外入　本朝屢經薦舉力辭不出年八十三以布衣終先　著作至富負名最重有高霞堂正續集百餘卷初與鍾譚抗繼乃不復知有竟陵其集初刻譚元春陶汝鼐王岱諸人均有序陶序稱其晚年思益沈學益大品益高當世

負歐蘇之望者莫不折節定交而弗能測其首尾孝思其猶能也哉今海內耆舊殆盡求其行無纖尤老而彌篤負龍門之望者孝思一人而已其推服如此高霞堂集入　國朝凡六刻顧邵人無有能知之者乾隆朝廖大隱楚風補出逸其名姓存詩四十首但署曰高霞居士而已余叔父憫其姓名若滅若沒亟選其詩入沅湘耆舊集且爲作小傳搜攷舊聞長言詠嘆俾先生姓氏復得表襮於當世嗚呼先生地下有知其忻感當又何如也先生蹤跡峭冷頫古之高士今觀其貌清癯嚴厲髯疏而挺朱袍大袖意氣兀岸而又若愀然不得於中者瑤斂容拜睎凜然想見其爲人痻瘝間遂常有先生音容存之心而恍惚遇諸目圖藏其家深匿固貯

未嘗出以示人頃先生裔孫照赴省試賫以行過郡城持示余故得見之噫先生之歿去今百數十年余顧何幸奉瞻遺容得大慰平生景慕之誠抑又念余叔父心契先生甚至既輯其遺詩復思建一祠以前明潘章辰鄧鹿崖楊東山王稚潛　國朝唐袖石王醒齋周訒庵劉澹山車補旃諸老與先生同祀顏曰邵州十先生祠其推服先生又如此今得先生遺像惜吾叔父生前不獲一親見之照嘗從叔父游則又憾其匿不以告而使小子今日睹先生遺像悲喜交集於不能已也先生名以遵字孝則從字孝思別字仂園寶慶邵陽縣人

右遺像記鄧瑤撰

車以遵字孝則徙字孝思號勿園邵陽人參議大任子著有高霞堂集

省志以遵貢生工詩與湘潭周聖楷竟陵譚元春嘉魚任宏震名相埒凡三修府縣志卒年八十有三子萬含舉天啟辛酉鄉試第一

耆舊傳孝思有異才屢躓場屋崇禎中饑滿當貢執政以其名應薦辭不出嘗取諸史論箸將獻諸朝書未成而國變遠引熠繳之外以布衣終先生交最廣負名甚重明季言詩者必歸鍾譚先生初與之抗繼乃迴出其上高霞堂集譚友夏陶密庵王山長諸君均有序

車萬含

車萬含字長發邵陽人諸生

寶慶府志萬含十一齡補弟子員屢試高等督學無錫高世泰彙旃建濂谿書院於鄂渚遴選三楚英茂讀書其中萬含與焉萬含負奇姿一目十行下有名於時矣以潰兵之變悒鬱猺山卒其父以遵孝思有過含殯詩見高霞堂集

## 汪之順

汪梅湖名之順字禹行懷甯人明季補諸生明亡後自匿以老死爲人多技能而尤長於詩梅湖卒後百餘年其族子銳齋鉞得梅湖詩愛而刻之姚姬傳先生稱其詩清韻悠邈如輕霞薄雲依空映日不必廣博而塵埃濁穢無纖毫可入又言當梅湖時皖人名工詩者錢田間與梅湖並二人之才各有優絀較之正相埒然田間交游較廣爲世盛稱而梅湖伏處草澤僅甯昌陳伯璣知之而復不盡其後遂聲華寂寞凡諸家選詩者裒錄勝國遺老甚備而梅湖之作終不與焉非徒生前身之顯晦有數即死後之名亦若有提之使不揚者而孰知其有不可沒者存哉今得銳齋刻而傳

之自是世將多有知梅湖者矣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昝宏祖

昝氏之望出太原又出彭城其自陝西三原遷於宣州則宋靖康間諱某始也自宣城遷懷甯則明洪武初諱某始也君諱某曾祖曰某有隱德祖某嘉靖癸酉舉人知金谿縣事考某縣學生員君年十八補學官弟子以文試有司輒置高等名籍甚於時貴池吳應箕次尾宣城昝質無疑交譽君延之入復社復社者東南知名士相結持清議拒閹人黨與東林卿大夫聲氣相附和者也應箕實爲倫魁君辭不可謂必有鉤黨之禍未幾果然福王南渡馬士英阮大鋮柄用濫以名器假人江東諺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而大鋮之母君之姑也一日君往省焉大鋮留之邸謂曰弟欠

官平君不應曰道匪遠也池州太平需同知府事督餉數月可遷
爾君以不習吏事辭遂亟引去大鉞既死平生藉其勢者或竄匿
或縲絏縶之或遇於道至唾其面而君獨以遠權力一無與焉人
曰詧君可謂皎皎素絲涅而不緇者已君性孝友六齡繼母王撻
之無完膚幾絕婢奔告其父父大慽君曰母撻兒教兒也家人聞
之盡流涕及父卒執喪盡禮讓產給其弟鄰里匱乏有昏喪必助
之君始居懷甯縣北荻坂廬舍為寇所焚乃徙桐城樅川之梅渚
晚結茅杏花村筮之得坤之萃曰括囊无咎无譽因自號晚訥書
其壁曰飽吾嬉焉爾臥吾甯焉爾醉吾陶陶焉爾又曰惟慎無憂
惟忍無辱惟靜長安惟儉長足君於學博綜經史旁及醫藥卜算

之書老而愛釋典恆語其子曰吾前身怳忽在深山草閣中積雪千丈有龐眉叟行送別執手不能舍來自雪中吾生矣吾沒之日亦必以雪夜及卧疾天大雪擁被起曰吾其逝乎遂卒君妻阮氏曾祖鶚巡撫浙江都察院右都御史祖以臨欽州知州考士鐓銓授府推官歲乙酉叛卒屠城阮氏遇賊以刃脅之不從身被重創猶罵賊幸不死享年七十乃卒子男二人茹芝茹穎女二人孫男三人女六人曾孫女一人銘曰

適來雪也適去亦雪也夫子之潔也琢銘幽宮永勿涅也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先生諱宏祖字寅谷自名其齋曰僅學者稱僅齋先生姓昝氏說

文旹篆作贊卽古贊系出漢相國酇侯何後世以贊分氏宋元時爲陝三原望族建炎從南渡者居宣城明初貴三復自宣城遷皖之荻坂遂世爲懷甯人曾祖陽多隱德祖學易嘉靖癸酉舉人任江西金谿知縣有篤行生二子俱諸生長誠中次文中卽先生父也先生少負異才工進士業秋浦吳次尾先生嘗亟稱之年十八補諸生校經義輒高等入南闈輒不見錄以孝友廉介重鄉里其卒也無老稚咸悲傷自遠奔弔者日無虛邑大夫親致奠誄焉曰嗚呼皖之望也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先生生四歲而母夫人周氏卒繼母王賓壽撻之父知之怒則跽而請曰母撻兒者教兒也及就傅每定省必私見繼母伺喜慍求得其歡年二十父歿

事繼母益謹母或私遺其家服食器用臧獲以告則訶而扶之令無敢復言母乃益安弟張祖庶母蔣出也幼羸疾又性嗜飲先生爲手劑湯藥共寢處垂涕切責弟感悔疾良已卒奮學爲名諸生世父誠中子天因以爲嗣遺產薄先生分己產裒之使均同母姊適管氏者無出爲夫置側室晚嫠先生居臨卒密以所擕奩中貲累千畀先生先生悉緘置姊靈側壻來哭悉付之居無何側室所生子家難作先生復投袂起爲白其事益先生忠厚懇惻出於天性而有所不可則又必行其志也南都之再建也阮司馬騶起用事其母先生姑也以姑命召致先生欲假督餉池太官以同知則謝曰親知邀光寵多矣酉賓筵中一布衣高歌謔浪不所得更多

乎遂告歸既而有客踵門奉千金爲壽曰司馬意也先生笑卻之
南都敗附司馬者皆竄伏而先生以親故獨皭然不爲彈射所及
先生自幼與流俗異趨舍而卒爲人所推服單詞啟口四座肅拱
以聽或面諍人過人亦不怨人有急則周之與人言貫穿經史百
家咸究底蘊江郭宅燬於兵卜築桐城之梅渚五十後復避地於
龍山之杏花村遠近負笈者屨恆滿凡經指授多成令器家居持
禮法甚嚴族黨子弟見之不問不敢對弟張祖年七十事先生若
嚴師頗耽繹典嘗自書斗室曰飽吾嬉焉爾臥吾甯焉爾醉吾陶
陶焉爾又曰愼無憂忍無辱靜常安儉常足年七十看花數里外
不倚杖終日危坐讀書對客無倦色如是者又八年無疾而卒年

七十八於時大雪深數尺先生擁被起曰吾生也大雪今去亦大雪吾行光潔中至樂也遂瞑夫人阮氏曾祖曰鶚浙江巡撫乙酉四月七日叛卒屠城露刃脅夫人行不爲動身被數十創罵賊不止絕而甦里人稱曰生烈詳桐城錢飲光先生集

贊曰先生之族多在吾宣有無疑先生者讀其遺集慨然思其人初同里沈眀巖徵君與東北名彥爲復社無疑招先生弗往久之而先生之心乃大白也徵君以諸生抗疏攖鱗直聲震動然余及見之道德之氣玉潤春温盎介而和先生則和而介將毋同矣徵君逾七十芒屩行百里易貲從容作詩略無繫恪然雖不信佛著書闢之而先生精內典要其晚節益光羽儀於鄉國脫然於榮辱

死生一也余交先生之子元彥獲悉先生之槩故爲之傳俾後來者觀法焉

右傳梅文鼎撰

鄭溱 馮元仲

慈溪鄭溱字平子父敔邑諸生有盛名明天啟中逆奄亂政浙主司閹人奄姓命題敔對策中歷引仇士良曹節等專政之害以譏切之主司驚不敢發視崇禎庚午中副榜貢生溱亦中己卯副榜時思陵心厭科目思復祖制儲材太學中詔副榜貢生悉入國子監以六曹諸務及騎射試之溱入國子監一年祭酒擇十八人上薦溱與焉思陵將異等擢用爲要人所持不果遂約同列拜疏歸甲申之變聞報就縊迫於父命而止自此終身不復言仕讀書教授以奉其親故人來爲郡守縣令者求一見溱悉拒不納然閉匿愈深名愈重晚以著述自娛年八十有六而卒時同邑諸生馮元

仲字次牧亦負奇節好直言以檢討汪文毅偉疏薦至京下吏部問弭蝗策元仲歷數撫按守令閫帥大臣中貴賄賂養寇干政之弊皆比之蝗而以孽蟲災害非根本不足問部臣駭其狂直黜授縣丞辱之元仲不就歸而隱居東郊之湯山改名天益鑿山爲洞通往來取前人未刻書及米趙諸家墨蹟雕鏤精好又取古名墨按法製之一時東南諸名士欽其高行皆慕與之交而天益山書墨遂名天下明亡後好與人談黃漳浦倪文正諸公遺事輒語不得了人多厭苦之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 張實居

張實居字蕭亭鄒平人少保忠定公之孫家有湄園今蕪矣國變後去城市卜居於大谷得靈芝五色於山麓泉上因作朵芝山堂茅茨數椽斤斧不施莞牀著席彈琴詠歌以自樂客至樵蘇不爨設茗飲橡栗清言竟日而已王士禎刻其詩六卷曰蕭亭詩選清明云桃花乍放柳初生葉底春禽送好聲人在西園山翠裏斜風細雨度清明阿那瓌云明月照白沙黃羊逐野馬三千河朔兒大戰天山下夜雪云斗室香添小篆煙一鐙靜對似枯禪忽驚夜半寒侵骨流水無聲山皓然明湖別業云微雨初晴劇可憐登樓四望碧垂天誰將一幅西川錦鋪向明湖晚照前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鄭與僑

公鄭氏諱與僑字惠人號確庵又號荷澤山東濟甯州人也鄭出滎陽爲著姓宋時避金人亂徙家楚之黃岡有壽二者於明洪武間從大將軍徐達北征永樂五年隸籍濟甯衛遂爲濟甯州人壽二生友才友才生興興生贈戶部主事通通生文炳文炳生眞皆登進士官知府眞生道立道立生履名履名生耕是爲公父耕早卒公方五歲隨母張孺人依外族以居門戶中落履名所傳負郭田纔一頃母悉讓仲獨取遺書一篋授公曰兒讀此可飽公遂自奮爲諸生崇禎丙子舉於鄉丁丑試南宮極言時政得失華亭楊庶子汝成得公卷奇之擬置第一而主者以觸忌諱擯勿錄公歸

益究心兵農禮樂刑政諸書以及山川阨塞古今成敗興廢無不旁搜博覽時流寇充斥山左饑民嘯聚十數萬人所至破城郭殺官吏公以濟甯爲漕艘咽喉地倡義與城守張君世臣孝廉孟君瑄併力殺賊城賴以完總河兵部尚書張公國維上其事烈皇帝方嚮用之而李自成已陷京師矣有賊郭陞者將至濟州吏議迎之屬公草表公辭有李姓者迫公公曰古止有世草降表李家未聞有世草降表鄭家衆色沮事乃止亡何賊至公率鄉人殲之遂徙家淮揚當是時江左新造悍帥分部四鎮國家莫能制閣部史公可法開府淮上聞公名亟奏爲儀眞令而吏部以公前守濟甯功改除揚州府推官揚州爲興平伯高傑列藩地興平故流寇所

卒將弁多驕橫不法稍不當意輒抽刀怒視公裁之以法不隨不激在事凡七閱月平反滯獄百六十有三人巡按御史何公綸薦公以推官監江海軍駐通州方去廣陵才兩月而　王師南下大江失守公奉母之武林總督張公存仁經輔洪公承疇奇其才欲官之皆遜謝不起悅豐社孟城之勝欲攜家終老以　朝廷方徵南遷者遂歸濟上立社教授生徒絕口不談仕進然性癖於游嘗徧覽秦晉川蜀荆楚吳越諸勝晚年奉母遂不出公性至孝方毅有遠識遇事能斷詩文簡質取義達而止所著有碓庵稾客途偶記丹照集爭光集儉戚說濟甯遺事濟上名園記秦邊紀要彙難偶記諸書卒年八十有四自爲壙誌

論曰余之識公在濟甯郡丞王君署中時公老矣猶精悍矍眸炯
然顧王君俗吏無足以知公者時余與公同坐一室每見公盱衡
前代事眉宇間勃勃有英氣且爲余言四鎭强弱及高傑與黃得
功爭揚州甚悉嗟乎有才如公未竟其用至老且死不克少施於
世非公之不幸實當世之不幸也

右傳徐釚撰

## 張若化 張若仲 若化子士楷

張若化字雨玉號蒼巒世居漳浦之丹山弱冠師事黃道周得聞明誠之學旁及律厤經綸諸務靡不淹貫崇禎丙子舉於鄉兩上公車不第而弟若仲以庚辰捷南宮因留京師時道周以言事下北寺獄若化青衣小帽雜厮役中時時進獄問起居左右之燕都陷唐王入閩徵拜御史數月乞歸事父母以志養食貧茹苦嘗擣柏葉以代園蔬諸孫嘗之喀喀不下咽若化茹而甘焉山居四十年足不及城市未嘗以姓名通有司勵志獨行不標講學之名疾惡守義凜不可犯雖骨肉至親不少假而惻隱所周悉力於人者不少芥時值兵荒盜賊蜂起羣相戒曰慎勿犯張公廬鄉人依以

避難終其身盜不入境丹山在羣山中巉巖阻絕日夕雲霧往來茅茨數椽上漏下溼豺虎交横時曳杖孤往登陟羣峭徜徉泉石嘯歌自得人咸異之年六十六正襟危坐無疾而終子士楷能繼父志隱居不仕潛心性命之學稱儒宗焉

張若仲字聲玉號次谿生而韶秀讀書明理以不欺方寸爲本嚬笑不苟作止語默持之以敬若性成焉崇禎丙子與兄若化同舉於鄉庚辰成進士例選州牧性廉靜不願任煩劇改授益府長史居官清儉簡貴以禮匡宗藩請祟寬大戒嚴切不納以去就爭之益藩爲之改容以母病乞休歸母沒既葬爲土室處其傍聞狐兔嗥嘯輒泣下嗚嗚鼎革以後山居五十年淸修獨善藝圃一區果

蔬薯蕷度給賓祭餘悉種梅竹栽蒔灌溉身自爲之時蓑笠牽犢飯隴畝與野夫雜處晚歲益務爲敦篤飲人以和遇鄉里有爭訟勸之以誠久而化焉邑濱海有蝗起羣飛蔽天觸禾稼草木葉噉盡民多聚泣或泥首禳之獨若仲所居數里內外無蝗患里賴以安時康熙二十九年也歲丁卯秋夜風雨大作所居屋盡拔若仲獨腹地上無恙黎明人視之毛髮爲悚年八十四以壽終鄉人稱若仲兄弟爲丹山二先生而不名與兄若化同祀鄉賢

論曰二張當明祉既屋年未强仕草蔬儆廬以終其身志亦苦矣家門穆穆兄弟相師疾惡守善纖微不苟至於盜不入鄉蝗不犯境純孝孤忠天人鑒之黃漳浦以忠烈顯天下二張苦節清操与

其後塵論者方之古夷齊夫豈過哉

右合傳蔡世遠撰

徐逸度

遂初老人徐逸度以字稱中山之裔國變後自廢其蹟棄家遠遯以挾崑山李氏子同竄嘷之以伯仲遂姓李以來南故遂名南世或有言李南詩者非眞姓名也其先人系於外家呂氏官韶州府同知逸度自粵遘難間關至淛隱於杭東郭之艮山賣藥自給不與世通所交惟逸民徐堅石施蕙農數人疾革時予嘉錫跪牀下請宗姓及名瞋目叱之終不言故若子若孫終不知氏之所自卒年八十有五其爲詩歌多可嗟可泣語率不存存者惟楚歸吟村居漫興二卷前後梅花二百詠而已

右傳溫睿臨撰

常延齡

懷遠侯常延齡字喬石號蒼谷開平十二世孫有大志襲封官錦衣指揮遇事敢言崇禎中疏陳時政凡十二上帝爲嘉納熊姜獄起抗章請釋二臣皐又致書首輔周延儒以文彥博救唐介故事相激勸朝論韙之福王立馬士英薦起阮大鋮乃與給事中羅萬象應天府丞郭維經等具疏劾之不報卽挂冠去乙酉後與妻氏徐中山上公女偕隱金陵湖墅種菜爲生晏如也歿後無以殮友人醵金葬之雨花臺側

右傳溫睿臨撰

劉文炤

新樂小侯劉文炤號雪舫兄文炳爵新樂侯故稱甲申之難文炳闔門殉節具明史其姑卽孝純皇后生母也文炤年才十五逃回海州故里已而變姓名避人至袁浦流寓珠湖惟與一二遺老爲觴詠計嘗有句云去住向誰商出處飄零到我負平生可嗟也

右傳溫睿臨撰

## 楊山松

楊山松字長蒼一字龍髯別號忍古頭陀武陵人太傅嗣昌長子以祖蔭襲錦衣衛指揮軍監紀同知

湖廣通志山松才略明敏從父嗣昌督師贊畫軍務每至達旦嗣昌卒山松哀毀幾不得生而廷臣摭嗣昌病國事章疏相繼山松作孤兒籲天錄上之事多得雪

耆舊傳長蒼幼在軍中有楊家小飛將之號入　國朝撰孤兒籲天錄雪父冤購求祖父文集哀錄不遺餘力吳逆之變欲訪求楊氏子孫授偽職乃遯之江南得免 按孤兒籲天錄久佚故耆舊傳注云徧訪不得汝懷近得之長沙彭氏家擬集合羣書為楊武陵事實考惟長蒼之弟山梓仲丹所作辨謗錄不可得見錄為華容嚴首昇平子有上某相公書而

作

也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 張仁熙

介節先生者廣濟人其家居藕灣嘗刻藕灣詩文集以行世者也姓張氏名仁熙字長仁其卒也鄉人誄而私謚之曰介節先生云張故廣濟大家宋元明代有顯人大父玉臺平武令父雪巓天啟甲子鄉舉母徐海防同知徐存吾女也先生生而徐卒大母劉鞠之年十一屬文有奇氣又三年受知督學顧公補漢陽學官弟子檄歸廣濟邱公毛伯督楚餉一見賞識遇以國士督學虞公試上等於是名籍甚江漢間當是時雪巓以名孝廉紹玉臺家學庋閣書踰萬卷而舅氏祿儒君又出海防藏書佐之藕灣草閣鐙熒熒夜達旦所爲古文意無可鴈行者而獨與劉千里醇驥友善兩人

者桴鼓約束里中文社之盛自是始孝廉公有志未遂而早卒先生感愴涕泣逾益肆力於學門以內結五經社與從兄一生復熙競爽漢陽李愚公先生序其文寓書文文肅公許選以行白下於是楊維斗顧麟士楊子常吳次尾蔣楚珍劉伯宗諸名宿書劄勞問藕灣無虛日而同郡易曦侯王在明何子安黃美中梅惠連壇坫相望太倉王公澄川視楚學政楚人應以閎覽博物之言先生掉鞅與諸名士相長雄脫槀而書賈購之淩駿甫所稱爲風華古博者也先生貫穿史學慨然思有以用世然闈試久不第會流寇躪楚職方楊卓然又先議安插革里眼左金王諸降賊蘄黃山後號曰新民先生以故人子奏記略言武侯兵民雜處渭濱而不亂

以屯田耳今茲新民實賊也坐食民粟而弗佃舊民之畝不數月食且盡新民去而蠶食他方舊民還而寄命空谷蔓延濡染可爲寒心項襄毅之於房竹王文成之於桶岡大藤操縱有方服而鎮之且巢在則宅爾宅田爾田也今之新民譬諸勞猳鋌鹿箭藉此以紓且夕之力而公乃以爲檻虎不憂其餓而噬人亦誤矣纚纚數千言職方讀而韙之然不能用後卒如所料寇警至廣濟邑無城先生丁王父喪倉卒走避蘄州蘄城破還走積灣自玉臺下世鄉里兵火歲歲不絕先生作王父及考傳聲淚俱下先是母徐以產卒擔拾婢子語觸緒蒼涼酸音促節爲人子者嗚咽不能讀其至性如此山居既謝絕貴遊而京口譚長益蘄州顧赤方同里胡

孟培劉千里過從講藝麥飯豆羹往往極驩去今吏部尚書商邱宋公牧仲通守黃州於雪堂築東齋延致先生言詩推官王君俠齋黃岡知縣徐君亦久相與下上千古聯牀且踰數月會修楚通志布政使司張公九如聘竟藝文書成未及上有 詔中外臣薦舉隱逸布政使司徐公子星列名且上督撫先生以疾辭而禮部尚書王公昊廬時官翰林吳文僖公時官禮部尚書都御史姚公岱麓時爲給事中欲合疏薦先生蒿岑李公時爲卿大理止之以爲不可屈也事遂寢宜興蔣公脊齋督楚學寓書耦灣虛左席以待先生以疾辭而手疏先哲吳自守韓紳同學胡篤生劉醇驥請祀鄉賢檄下鄉人僉曰此盛德事也初通志垂成而稾散佚於司

庠至是再奉　詔先生力疾往事竣乃還先生之學大都苞蘊史漢渠蘧入家而沈酣於騷選書法縱橫自得人以爲在顏米間初刻藕灣詩鈔十卷文鈔十卷續刻詩集十卷其日庵野錄雨湖莊論別錄草窗祕錄近詩文凡若干卷四編凡三十卷藏於家垂老猶善飯旅進曾元孫口授六經大義未嘗齒豁行間注釋猶小楷益春秋八十四以卒子佳勛晟昌環金咸績學有父風

贊曰漢史傳黃叔度言論風旨不少槩見竊識荀淑袁閎戴良陳蕃周舉郭林宗諸君子之論以爲道周德全無得而稱焉若介節先生者嘗脫人於犴獄活人於刀俎陰德軼事余不具述述其師友之際近古者綴於篇嗚呼亦足以見先生矣

右傳金德嘉撰

魏允枏

魏交讓名允枏嘉善人忠節公之孫忠節當明天啟中被逮過吳門周忠介公慰之舟中以女許字其孫卽交讓也明亡後交讓高蹈不出閉戶讀書愼於取友所交皆東林後人家甚貧非義不取著有詩穀詩玉諸書交讓從父弟卜臣名允枚順治戊子舉人授西安教諭未及上事而卒有楚游集其自序云五福無徵漫擬傷心之賦百年將半長謠病肺之篇遂使夜猿晨鶯徒工迸淚春花秋月祇解傷神蹤跡難期命途多舛悉其襟抱不無噍殺之音託諸篇章惟以悲哀爲主云爾卜臣弟州來名允札才充學贍不急榮進晚歲好衣道士服其孫預爲製棺會有故人卒貧無以斂卽

畢贈之著有東齋詩文集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張載

張子容名載桐城諸生相國文端公之仲兄也少負氣節多技能善弩射明季流寇圍桐城紳士分陴守子容發弩矢斃數賊賊不敢近久之引去明亡後隱松山所居門臨大湖羣峯環繞松篁交蔭子容獨攜書冊隨意所之欣然忘返足迹不入城市者三十餘年有達官某泊舟訪之留數日終不得見嘆息而去善書法尤工小楷年七十餘著地輿圖尺幅作數千字細如秬黍精工絕倫卒年八十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葉有年

葉有年字君山嗜畫山水足跡半天下得名山大川之助肅藩聞其名禮聘至秦有年爲繪圖桀苑名勝甲於八郡後歸隱石筍里卒 上海縣志

葉君山畫宗孫雪居册中皆陳借六同年爲余索得者今年八十餘尚吮筆不倦張友鴻曰君山爲雪居之首座而又斟酌於文度竹嶼之間故出奇無窮遂成作手 讀畫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K320·45
2
1573344
189-690
2110100016129 3